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启示录 21:3 和合本

迦南 书集选译

护教学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基督教启示录的优势和必要性（第一卷）》

原著：约翰-利兰

原著出版日期：1818年

基督教启示的优势和必要性：

从古代异教徒的宗教状况看基督教启示的优势和必要性：

特别是关于对唯一真神的认识和崇拜：

道德义务的准则：

以及未来的奖赏和惩罚。

后附关于自然宗教和启示宗教的初步论述。

共两卷，第一卷

约翰-利兰

1818 年

基督教启示的优势和必要性：

从古代异教徒的宗教状况看基督教启示的优势和必要性：

特别是关于对唯一真神的认识和崇拜：

道德义务的准则：
以及未来的奖赏和惩罚。

后附关于自然宗教和启示宗教的初步论述。

共两卷，第一卷

约翰-利兰

1818 年

前言

我深信，基督教的启示，考虑到其教义的优越性、诫命的纯洁性、践行这些教义的动机的力量，尤其是其极其伟大和宝贵的应许，以及善良的人们由此而升起的光荣和崇高的希望，是上天赐予人类的最珍贵的礼物之一，因此我认为，没有人比努力向世人展示它的优点，并在反对者的反对声中捍卫它更好了。这就是我在以前出版的几本关于这一主题的书中的真实意图；我相信，这些书

并非完全没有用处。然而，考虑到我的年事已高，身体日渐衰弱，我既无意也不想再从事这类工作。但不久前，一些人（我非常敬重他们的判断力和权威）敦促我回顾一下我所写的书，并从这些书中整理出一篇论文，将赞成《启示》（圣经）的论点归纳成一个有规律的系列，并对它们进行单独和共同的思考，以及将它们与《启示》（圣经）联系起来。

为了方便起见，我可以随意使用自己以前发表的观点和表达方式，并将其转录到这本新书中。这个计划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过了一段时间就搁置了。因为我无法让自己满意地将这样一部作品公之于众，而这部作品不过是我以前出版的作品摘录或节选，尽管是以另一种形式出版的。然而，这促使我再次将思绪转向基督徒与自然神论者之间的争论，于是便有了下面这篇论文。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发现，那些试图以理性和论证的方式来维护自然神论事业的人中（因为我不是指那些满足于一些不恰当的玩笑和嘲笑，以及重复那些已经被频繁回答和揭露过的陈腐而琐碎的反对意见的人），最有能力的人都把他们的主要力量放在断言自然理性的绝对充分性上，让它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而不需要任何更高的帮助，就能达到宗教和幸福的所有目的。他们（自然神主义者）认为，即使是大部分人类也不需要其他或更好的指导；尤其是，植入所有人心中共同理性本身确实最清楚地发现了上帝的统一性、完美性和属性，发现了上帝对世界的旨意和管理，发现了整个道德义务的公正范围，以及未来的报应状态：这些都是所有宗

教的主要内容，自然为全人类所知；因此，完全没有必要从上帝那里得到非同寻常的启示：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说，从来没有人得到过这样的启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根本无法达到任何有价值的目的。（那些自然神主义者说：）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既然所有对自己的状况进行适当反思的人都必须意识到，他们在许多情况下都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从而使自己受到上帝公正的惩罚，他们可能仍然非常需要上帝的启示，告诉他们上帝愿意以什么样的条件使他的罪人重新获得他的恩典和宠爱，以及他认为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奖赏他们真诚的、尽管并不完美的顺从。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帝的启示，宣布他的智慧和爱使我们康复的方法，以及他对悔改归来的罪人的仁慈目的，并根据他认为合适的条件和要求发布赦免和救赎的喜讯，将是我们感激不尽的好处。

但是，如果除此以外，还能表明人类非常需要神的（特殊）启示来指导和教导他们，甚至在通常所谓的自然宗教的主要条款上也是如此，那么，自然神主义的事业（试图形成一个前后一致的体系，排除一切启示），就会落空。我非常清楚，那些以自然神论者自居的人，在论证（否认）神圣（特殊）启示的必要性或有用性时，他们极力颂扬的那些宗教条款的清晰性，与他们的观点相去甚远；而且，我们有太多理由认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基督教启示产生偏见的主要根源之一，就是基督教启示把那些原则及其

公正和自然的结果说得太清楚、太强烈了。但是，为了更好地继续攻击（特殊）启示宗教，他们（自然神主义者们）装出一副相信这些原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样子，而且（他们声称）这些原则对全人类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对那些从未得到过神的启示的人来说也是如此。

这些（自然神主义者们所在的）国家被认为是最博学、最文明的国家，其中有许多人（自然神主义者）以学问和哲学自居。这一调查花费了我大量的时间。虽然其他（反对自然神主义的）人已经论述过这一主题，我也努力从他们的工作中获益，但我认为完全依赖他们（那些已有的、反对自然神主义的人们）并不妥当，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亲自研究每一件事；在少数情况下，我没有机会查阅原著，而是依赖于他人的引文，我已请读者参阅我所引述的作者。

我的研究结果包含在下面的著作中；在这部著作中，我首先要介绍外邦人世界的宗教状况，这与所有宗教的基础——对唯一真神的认识和崇拜——以及偶像崇拜和多神教——是相对立的。第二，考虑他们对道德责任有什么样的观念，这对人类来说是最重要的。第三，研究他们对未来奖惩状态的看法；这也是对世界宗教和美德事业具有重大影响的一点。在这几个标题下，我并不打算从有关人性假定能力的推测性假设出发进行论证；也不打算断言任何人都不能仅凭自己的理性力量就对这些事情达成任何理性的说

服；我只是根据事实和经验进行论证，这些事实和经验将有助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形成最真实的判断，并将告诉我们，在人类目前的状态下，如果仅靠人类理性自身的力量，我们对人类理性的期望会是什么。我的研究一直进行到救世主降临的时候，就我自己的具体判断和信念而言，我的研究结果是让我充分相信，人类非常需要非同寻常的神的（特殊）启示，即使是那些通常被称为自然宗教的最清晰和最重要的条款；并让我对上帝的福音启示产生最崇高的感激之情，因为它将这些事情置于最荣耀的光辉之下。这就是我竭力要说明的；如果我就这些问题提出的建议能够有助于激发其他人同样的情感，提高他们对《圣经》中所包含的基督教启示的敬意，并使他们更加谨慎地改进它（基督徒的信心、以及对于圣经的敬意），以达到它（基督徒的信心与敬意）显然是（圣经）为之而设计的卓越目的，我将不吝惜我所付出的努力，而会认为我比任何世俗的好处所能使我感到的更幸福。

这部作品在我手中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我的初衷。但是，当我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时，我并不愿意以肤浅的方式对待它；然而，我已经准备好的一些东西被搁置一旁，而这些东西本可以使它更加充实。仅第一部分的材料就足以写满一大卷书，因此我打算单独出版。但一些明智的朋友认为，最好将全书一并呈现在公众面前。我冒昧地这样做了，虽然篇幅很长，但我希望这个主题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巨大篇幅能够得到认可，以示歉意。全书附有《关

于自然宗教和启示宗教的初步论述》，我相信这不会被认为是这种性质作品的不恰当导言。

在论述所提出的主题时，我有时不得不与我非常尊重其学识和判断力的人持不同意见。虽然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曾故意歪曲事实，但很有可能在这么长的篇幅中，我犯了一些错误，请读者见谅。

由于这类书籍不可避免地要包含大量引文，我认为没有必要每次都提供原文，尽管我经常这样做；但我总是尽我所能，忠实地叙述其含义。我非常注意使引文的参考资料具体准确，以便任何人都能更容易地对它们进行研究和比较。

在我将下面的工作接近尾声时，我看到了已故的圣安德鲁斯大学神学和教会史教授、博学的阿奇博尔德-坎贝尔博士写的一本书，这本书我以前没有见过，书名是《启示的必要性：或者说，对人类在宗教事务方面的能力范围的探究；尤其是那两个基本条款，即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朽》，1739年出版。由于这篇论文的设计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我非常仔细地阅读了这篇论文，我必须对他说一句公道话，他以渊博的学识和勤奋的态度处理了他的主题。但是，他所使用的方法与我所采用的方法大相径庭，两者互不干扰，也没有改变我所制定的计划。不过，我在多处参考博士的著作时加了旁注，因为我认为博士的著作更充分地说明了我所做的简短提示，或者有时我与这位博学的

作家观点不同。

为了不再耽误读者的时间，下面这部作品的计划简述如下：

在最古老的时代，就有一个原始的启示传达给人类，引导他们认识上帝；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人类的疏忽和堕落，宗教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与对唯一真神的认识和崇拜有关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被玷污，并被最粗俗的迷信和偶像崇拜所淹没：即使在最礼貌和最文明的国家，情况也是如此，所有的学问和哲学的帮助都是无效和徒劳的：因此，非常需要一个来自天上的新的神圣启示，以最清晰和令人信服的方式阐明宗教的伟大原则，并通过神圣的权威，以适合其巨大重要性的方式将这些原则强加给人类：因此，上帝喜悦通过《基督教启示录》（即圣经）来实现这一目标，该启示录适合并旨在向全人类公布，并附有一切神本的证据，以利于世人接受：为了为此铺平道路，在几个世纪之前就有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启示，虽然它是立即向特定的民族（以色列人）颁布的，但在几个方面却对其他民族有用，因为它遏制了偶像崇拜和多神教的发展，并在世界上保存了对唯一真神的认识和崇拜，而当时它（对唯一真神的信仰）似乎有熄灭的危险。

由此看来，上帝从来没有让自己在人类中没有见证人：他对人类的安排是以伟大的智慧、公义和仁慈进行的；我们因上帝的恩惠而享受着有史以来对人类所作的最后和最完美的天意启示的益

处，我们负有最高的义务，以最深切的敬意接受它，对上帝的仁慈怀着最真诚的感激和感恩的钦佩，并努力对它加以最好的利用和改进。

目 录

第一卷

介绍性论述，分两部分。

第一节. 自然宗教

第二节. 关于启示宗教

第 I 章.

人的原始构造和造物主的设计，是一种宗教创造。

他的宗教信仰。在他刚出生的时候，并没有人给他制定（人为的）宗教计划。

这种假设是合理的，也得到了最古老的记载的证实、宗教知识传给了人类最初的父母（亚当夏娃），并由他们传给他们的后代。

（后来）他（人类）的父亲是诺亚。上帝向诺亚——人类的第二位父亲——进一步揭示了他的旨意。

传统是早期的传递宗教知识的主要方式

第 II 章.

人类最初的宗教不是偶像崇拜，而是对于唯一真神的知识和崇拜。其中的一些残余可以追溯到最古老的《圣经》时代。

创造世界的传统在古埃及人国家中延续了很长时间。

关于唯一至高无上的神的观念从未在民族中完全消失；但对于他真正的崇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落，并被异教徒所遗忘。

它（异教徒的信仰）建立在众多偶像神灵之中。

第 III 章.

宗教的第一次堕落，以及对知识和崇拜的偏离。

对唯一真神的崇拜转变为对天和天体的崇拜。这是最古老的偶像

崇拜。它开始得很早，传播得也很有基因——

在异教国家中集会。

第四章.

对被神化的人和英雄的崇拜是另一种最古老的偶像崇拜。

在异教徒的世界中很早就有了。至高无上的神适用于他们，尤其是朱庇特；同时，在那个时代，人们将最罪恶的行为归于此。朱庇特-卡皮托里纳斯（Jupiter Capitolinus）是当时的王子。

古代罗马人崇拜的主要对象不是唯一的真神，而是异教神灵的首领。伪装，即异教的多神教是崇拜一个以各种名称和表现形式出现的真神、——经过研究，这证明是不够的。上帝的不同名称和称号被竖立成不同的神像。

第 V 章.

异教徒多神教的进一步发展。神的象征和形象自己变成了神。

另一个异教徒的生理学偶像崇拜的根源。他们用自然界的事物、和宇宙的各个部分，以及一切对人类有用的东西——造神。

思想和情感，生活中的意外，甚至邪恶的品质——它们被神化，受到神圣的尊崇。

根据卡德沃斯博士的说法，大多数高雅的异教徒都同意，他们将神分成几个部分，并将其繁衍成许多神。他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上帝是万物之灵，因此（万物）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受到崇拜。神圣的荣誉被授予了公认的邪恶生物。

（但是），“神”和“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埃及的偶像崇拜

第 VI 章.

瓦罗将异教徒的神学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诗学的或神话般的神学、民间神学、和哲学神学。

诗歌神学或神话神学

结果表明，民间宗教崇拜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的。

它贯穿了他们的整个宗教信仰，并在以下方面具有极大的权威性

第 VII 章.

异教徒的民间神学。古罗马人的神学；虽然它受到了很多人的称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荒诞程度却丝毫不亚于堕落与迷信。

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堕落与迷信）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复杂的关系。

这对宗教和道德造成了恶劣影响。

数一数古埃及的荒唐和不道德的仪式

这些宗教也是大多数（古代）文明国家宗教的一部分。由法律规定，或由具有法律效力的习俗确立。

政治家和民事法官没有采取有效的方法来纠正这一点，而是支持和怂恿大众迷信和偶像崇拜。

第 VIII 章.

异教徒的奥秘备受推崇，因为它是为以下因素提供的权宜之计

民事（民间宗教迷信），既是为了引导人民践行“美德”，也是为了让人们相信普通偶像崇拜和多神教的虚荣。

（那些推崇民间迷信的人认为）奥秘的趋势是净化灵魂，使人走向完美。

它们（民间宗教迷信）充其量只是（看似）为了促进实践对社会最有益的美德，（但实际上却）使人们远离这些美德。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民间宗教迷信）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变得非常腐败，对人们的道德产生了不良影响。

发现庸俗多神教的错误、并使人们承认和崇拜唯一的真神

第 IX 章.

立法者和行政官自己也是（民间宗教迷信的）主要的宣传者。

从政治观点来看，流行的多神教的信徒们都是政治家。

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政治家们）暗中打算用神秘（主义化）的方法来颠覆它（民间宗教迷信）。（但是，他们）对于将异教徒

从偶像崇拜中拯救出来毫无益处。最重要的是，有信仰的基督徒不应因他们对异教徒的坏看法而受到责备。

第 X 章.

古代异教徒的哲学神学思考。

（但是）它无助于引导人们对上帝和宗教有正确的认识，并使他们重新摆脱他们的偶像崇拜和多神教。

这从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首先，即使哲学家们自己的宗教观念是正确的、但是由于缺乏适当的授权，他们对人民的影响很小。

第 XI 章.

另一个原因是异教哲学家的晦涩难懂。

他们（异教哲学家们）不适合向人们传授宗教知识。他们没有清楚地解释他们的立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他们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情感与庸俗。

此外，还可以补充一点，他们中的一些人使用他们的实用工具——极力破坏一切确定性和证据，扰乱人们的思想。

至于对所有宗教基本原则的信仰，即使是最优秀的、他们中最伟大的人，也承认他们所处的黑暗和不确定性——尤其是在神圣事务方面。

第 XII 章.

第四个总体考虑。哲学家不适合在宗教方面教导人民，因为他们自己的神性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非常错误的。他们是安息的最大败坏者。

许多自称探究世界起源的人，努力解释事物的形成。但是它们（哲学家的观点）有很大的缺陷，没有办法从偶像崇拜和多神教中回到真理。

第 XIII 章.

进一步证明古代哲学家在以下方面的错误观点。

关于神性。普鲁塔克的观点；他认为古人普遍认为有两个永恒的原则，一个是善，另一个是恶。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亚里士

多德时代之后，坚持认为世界的现有形式是永恒的。它在著名哲学家中广为流传，并在博学的帕维尔人中普遍流传。

（他们认为）神是世界的灵魂，整个有生命的世界系统就是上帝。

这种观念的恶果显而易见、以及利用它来鼓励和宣扬偶像崇拜和多神教。

第 XIV 章.

古代最伟大、最优秀的异教徒哲学家普遍表明，在多神教的影响下，他们（哲学家们）没有把人们引向真神；而是，他们说得多神，甚至在他们最严重的失信行为中也是如此。他们把这些（自然）工作归于（众多）神灵；（而这本属于造物主的至高无上的权利）。

第 XV 章.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考虑，以说明人们对哲学的期望是多么渺茫。

这些哲学家不能让异教徒摆脱多神教和偶像崇拜。他们向神谕寻求神圣事务的指导，而神谕是由祭司管理。这一点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斯多葛派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的普遍格言是，每

个聪明善良的人都应该遵从自己国家的宗教（而不是那至高无上的造物主）。

（那些哲学家们认为），他们（世人）只（需要）崇拜各自国家的神，根据既定的仪式；（哲学家们）并劝告其他人也这样做；

他们（古代哲学家们）被赋予了立法者的角色，并制定了法律计划和最好的政府形式，——不是对唯一真神的崇拜，而是，——多神教是他们所提议建立的宗教。

第 XVI 章.

进一步证明哲学家们支持并鼓励流行的偶像崇拜和多神教。他们用自己的学识和能力捍卫、并为其辩护。他们建议在许多情况下崇拜下级神灵；他们以维护最高荣誉为借口。

他们中的一些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人试图掩盖异教徒最荒谬的部分。

他们将最下流的寓言故事寓言化，从而形成了诗意的神学，他们甚至为埃及的动物崇拜辩护。而一般的庸俗异教徒在其他国家受到嘲笑。他们（哲学家们）辩称偶像崇拜和形象崇拜是必要的，为了防止人们陷入非宗教和无神论的泥潭，这是必要的。一些最

高雅的哲学家都不反对对至高无上者的任何外在崇拜（即把上帝偶像化）。

第 XVII 章.

异教世界在神赐（天意）观念方面的状况

他们相信有上天主宰着人类事务，这一信念从许多方面中得到了证实。

但他们（异教徒）对于“天意”的理解是，他们把这些“神意”分成多个神。他们的这些观念在其他方面也非常不完善和混乱。

哲学家们对天意的思考。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及博学而彬彬有礼的异教徒都否认天意。有的人（异教徒）将其（天意）局限于天堂和天上的事物；还有的人将其（天意）扩展到地球和人类，但（天意）这样做只是为了行使一般照料和监督，但不包括个人；其他人（异教徒）认为万事万物，无论是最小的还是最大的，都在他（神祇）的照料之下，但他们并没有把这归功于至高无上的神（上帝），他们（异教徒）认为他（上帝）不关心这些事，而把它们（世事）完全托付给下位神。《启示录》（圣经）的巨大优势是向人们传授天意学说而展示的崇高思想。

第 XVIII 章.

对上述古代异教徒宗教的一般思考

第一个反思是：在《圣经》中向我们做出的陈述是关于外邦人宗教悲惨状况的描述，这完全属实、与事实相吻合，并得到了异教徒一些学识渊博的人的言论的证实。他们试图解释什么是真正的信仰，而这些都是徒劳的、不充分的。

第 XIX 章.

第二个总体思考。异教世界宗教的堕落是，他们对于上帝的智慧和仁慈，没有任何正当的反对意见。上帝没有让自己在他们中间失去见证人。他们很久以来有着一些最初源自《启示录》的古代传统遗迹。此外，在世界其中，他们在神的奇妙作为中得到了神性的确凿证据。

《犹太启示录》（圣经旧约）的初衷是为针对日益增长的偶像崇拜，并有传播对唯一神的认识和崇拜的趋势。

在许多情况下，它（圣经旧约）确实起到了这种作用。

如果广大异教徒没有利用这些优势，如果他们坚持偶像崇拜和多

神教，就不能把过错归咎于上帝、而是他们自己。

第二十章.

第三个总体思考。偶像崇拜在列国中积聚力量，虽然他们的学识和礼貌都有所增长。艺术和科学在异教世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他们仍然变得更加越来越沉迷于最荒唐的偶像崇拜，以及最可憎的恶俗（骄奢淫逸）。

这两种恶习在救世主来临时都达到了顶峰。

第 XXI 章.

第四个总体思考。人类的智慧和哲学，如果没有更高的援助，不足以使人类从偶像崇拜和多神崇拜中恢复过来。

有神论，引导他们正确认识上帝和宗教，以及对他（上帝）的崇拜。普通的补救办法是行不通的、——不是来自哲学家，就是来自祭司，或者来自地方行政长官。

异教徒中最聪明的人，以及很多世人都意识到自己在上帝的事情上的黑暗和无知、以及他们对神圣启示的需求。

第 XXII 章.

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一般性思考。适合新时代的基督教启示，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它给事物的面貌带来了光彩夺目的变化，而且改变了世界宗教的状况；但这却是由看似最卑微的人（耶稣基督）完成的。

在最大的困难面前，它（基督教）是最合适的工具。它以最合适的方式、在这个季节里，有最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它（基督教）的作者是神。

我们应该多么感谢它（基督教）带来的有益之光，又应该多么小心翼翼地来继续服侍！在我们的生活中拥有《圣经》是多么大的优势啊；在我们面前，必须严格遵守那里的神圣规则；为了维护基督教的纯洁和简单。

=====

=====

=====

=====

=====

=====

=====

引言

关于自然宗教和启示宗教。

宗教的真正概念，必然假定、并包括神与人之间的交往：即在神方面，彰显他自己及其完美性，以及他在所要求的义务方面的意志；在人方面，有能力并愿意接受和改进这些发现，并遵从神意的所有含义。因为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则是，凡是明确显示为上帝的的心意和旨意的东西，无论我们以何种方式去了解它，我们都必须遵守。上帝向人类显明他自己和他的旨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他的作品，另一种是通过他的话语。

因此，宗教通常被分为自然宗教和启示宗教。这不是两种本质不同的宗教，更不是相互违背或矛盾的宗教：因为这两种宗教都被认为来自上帝，而上帝本身就是真理，所以它们之间必然是和谐的；然而，它们也不完全相同，只是在传播方式上有所不同。虽然所有真正的启示宗教都必须真正符合自然和理性的明光，并且不包含任何与之相悖的东西，但它（启示宗教）可能会发现和揭

示一些与真理和责任有关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如果任由自然和理性的明光自己试图去发现和揭示，是不可能发现和揭示的。

我们（在自然宗教中）根本没有发现，或者（自然宗教）没有足够清晰和确定地发现。因此，（自然宗教与启示宗教【基督教】）这两种方式并不是对立的，其中一种方式也不是为了排斥另一种方式。事实上，上帝从一开始就以这两种方式（自然宗教与启示宗教）彰显自己；因此，可以最公正、最恰当地说，他（上帝）从未让自己在人中没有见证。如果他们（人类）小心谨慎地正确利用和改进这些发现，那将是他们的幸福！

第 I 节.

自然宗教

人们对“自然宗教”一词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认为，“自然宗教”是指宗教中有关真理和责任的一切事物，这些事物一旦被发现，就会被清楚地证明，在事物的性质和关系中有着真正的基础；而且，只要提出合理的建议并加以适当的说明，没有偏见的理性也会赞同。因此，基督教哲学家和神学家们制定了非常公平和完善的自然宗教计划，其中包含了圣经启示中所包含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例如与上帝的存在、统一、完美和属性有关的重要真理和原则，他（上帝）的管理天意和道德管理，对他（上帝）应有的崇

拜，赐予人类的律法，或与上帝、我们的邻居和我们自己有关的全部道德义务的公正范围，未来状态的奖赏和惩罚，以及与这些几乎相关或依赖于这些的其他条款。他们（基督教哲学家们与神学家们）煞费苦心地说一切完全符合合理的推理，并建立在事物的本质之上，然后将这一切冠以“自然宗教”之名。不可否认，说明宗教的主要原则和义务是正确的理性所必须认可的，这对宗教来说是一种真正而伟大的贡献。对于那些以清晰的思路和有利的论证来证明这一点的人，我们当然应该给予高度的赞扬。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因为这些东西一旦被清楚地发现，就可能被证明是符合理性的，并且在事物的本质中具有真正的基础，所以，在人类目前的状态下，如果没有更高的帮助，单靠理性，仅仅靠它（理性）自己的力量，就会发现所有这些东西（宗教的主要原则与义务）及其真正的后果，并将它们用于适当的用途，以指导人们真正了解和实践宗教。伟大的洛克先生公正地指出：“我们从摇篮里就开始相信的许多事情（在福音的熏陶下，这些概念变得熟悉而自然），我们都认为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很容易证明；却没有考虑到，如果启示录（圣经）一直保持沉默，我们可能会怀疑或无知多久”。他（洛克）还曾说过：“每个人都可能观察到许多真理，这些真理最初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他很容易就肯定这些真理是合乎情理的，而他自己却很难发现这些真理，甚至可能能力不从心。原生的、原始的真理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从矿井中挖掘出来”。为了同样的目的，博学的克拉克博士指出，“

可以看到的是，这些生活的规则，是事先明确而具体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完全符合理性的；而仅仅通过理性的光辉来发现这些规则，而不首先以任何其他方式让人们了解它们，则是另一回事”。因此，一些能干的自然宗教或自然法则的有力支持者（基督徒）虽然认为自然宗教或自然法则是建立在事物的本质之上的，并且符合正确的理性，但他们认为自然宗教或自然法则的最初颁布是来自神的启示。

普芬多夫认为，“上帝很可能教给了先民自然法的主要内容，这些内容后来通过教育和习俗在他们的后代中得到了保存和传播：但这并不妨碍，这些法则的知识可以被称为自然法则，因为它们的真理和确定性可以通过推理的方式，通过使用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自然的理性来发现”。根据这种说法，自然宗教或自然法则之所以被称为自然宗教或自然法则，并不是因为它最初是由自然理性发现的，而是因为它一旦被人们所了解，就会被人类的理性所适当运用，并被认可为是建立在真理和自然之上的。

由于人类的堕落，自然宗教的重要原则和义务陷入了黑暗和晦涩之中，被有害的错误和晦涩的混合物所混淆，以至于需要一种特殊的帮助来恢复人们对自然宗教的正确认识和实践。

还有一些人认为，“自然宗教”绝对不包括一切非凡的启示，而是与之直接对立的。他们所说的“自然宗教”是指人们在没有任何

其他或更高的帮助的情况下，完全凭借自己的天赋和能力发现的宗教。他们摒弃一切非凡启示，将其视为热情或伪装的结果。那些自称为自然神论者的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自然宗教的，他们极力推崇自然宗教，认为它是唯一真正的宗教，是对真理和责任的唯一发现，是可以安全依赖的；它包含了为了获得上帝的眷顾和真正的幸福所必须知道和做的全部事情。但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自然宗教的人在他们的计划中并不完全一致。

与启示录（基督教）相对的自然宗教的最有能力的倡导者宣称，自然宗教对全人类来说是非常清楚和显而易见的，它是所有人都有的自然知识。他们认为，既然宗教与全人类息息相关，那么上帝的智慧和仁慈就要求所有人都真正了解宗教。既然上帝赋予了动物自然的本能，引导它们实现其存在的正确目的，那就更应该认为，上帝为所有人提供了引导他们走向宗教和幸福的可靠方法。赫伯特勋爵经常这样论证；在此基础上，他断言，上帝已将宗教和道德的主要原则刻印在所有人的头脑中。廷德尔博士经常这样说，就好像有一束普世的明光照耀着所有人的心灵，向他们揭示了他们必须知道、相信和实践的全部内容；外来的非凡启示无法使任何人更清楚地了解这些内容。这就是他那本名为《基督教与创世一样古老》的名著的基础，也是贯穿这本自吹自擂的书的全部内容的原则。事实上，这也是那些声称非同寻常的启示录是绝对没有必要和没有用处的先生们的计划能够始终得到支持的唯一原则。这位作者（廷德尔博士）经常说，好像所谓的自然法则或

自然宗教，就是一个完美的宗教和道德计划，它公正地描绘在每个人的思想和心灵上，任何人都不可能弄错。他甚至肯定地说，即使是最不识字的人类，甚至连母语都读不懂的人，也自然而然地对整个宗教和他们的职责有清晰而深刻的认识。不难理解，人们自然而然地知道的东西，并不需要非凡的启示来教导。事实上，在这种假设下，也丝毫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指导，无论是用语言还是文字：最好的办法就是（正如这位先生自己有时暗示的那样）让所有人完全听从自己，听从纯粹简单的自然指令。这种说话方式或许在推测中显得公平合理。它似乎很好地体现了我们人类的尊严，以及上帝对全人类的普世仁慈。但是，在接受事实和经验的检验时，这似乎是一个空想的计划，根本不符合人性现状中的真理和现实。人们不禁要问，对世界和人类历史稍有了解的人怎么会相信这种说法呢？它假定宗教的真实性质和公正范围是人人都自然知道的，因此他们不会弄错：然而从人类各个时代的历史来看，没有什么比他们对宗教的重要原则和义务产生了误解更确定和不可否认的了：为了使他们（人类）对这些原则和义务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他们（人类）非常需要得到特别的指导和信息。事实上很明显，如果不注意教导人们，他们（人们）对宗教几乎没有任何概念，反而会陷入最严重的无知和野蛮之中：因此，历代最聪明的人都意识到教育和教导的巨大好处和必要性。普鲁塔克（Plutarch）在他的论文《教育的自由》（*De liberis educand.*）中甚至断言：“没有学习和教育的自然是盲目的”； - 他在《论听觉》（*De Auditione*）一书中说：“罪恶可以通过身体的许多部位

进入灵魂，但美德只能通过耳朵来控制一个年轻人”，他（年轻人）通过耳朵接受教育。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篇》第六卷中说，如果人有良好的天性，又碰巧受到正确的教导和教育，就会成为最神圣、最温顺的动物，之后他又说，如果人没有受到充分或适当的教育，就会成为世间所有动物中最狂野、最难以捉摸的动物，即 *dygiátalov Ford Ques yũ*。哲学家们经常抱怨人类的无知和愚昧，甚至在谈到雅典和罗马人时也是如此，而他们（希腊罗马人）无疑是异教徒中最有知识和最文明的。他们（自然神主义者哲学家们）肯定会认为，每个人，即使是最卑微的庸人，天生都是如此知书达理，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假设；在宗教和道德方面，他们不需要上帝或人类的进一步教导。

其他人意识到这一方案的不便之处，他们所说的“自然宗教”，不仅仅是指自然和必然为所有人所知的东西，而是指经过适当锻炼和改进的理性，在没有特殊启示的帮助下，凭借自身的自然力量能够发现的东西。至于这一点，人类理性的最大可能性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的天赋能力在没有任何更高帮助的情况下，在提高到其自然能力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时，能把我们带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这也不是一个有多大用处的问题：因为有许多事情，不能说绝对超出了人类的能力范围，但如果没有特别的信息，人类中很少有人会知道这些事情。就自然宗教而言，目前的问题是，——以人类目前的状态和人性而言，他们沉浸在肉体和理智中，有着所有的食欲和激情，在他们所参与的许

多爱好、事业和烦恼中，仅仅依靠他们自身的自然力量，而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帮助或指导，他们一般能在多大程度上了解宗教问题：——如果我们假定有些人具有很强的理智、非凡的判断力和智慧，能够仅凭自己的理智和勤奋的研究，为自己制定出一套包含所有主要原则和义务的宗教和道德体系，——但这并不符合一般人的情况。人类中许多人既没有能力，也没有闲暇，更没有进行深入探究的意愿。——这些智者也不可能自诩有足够的权威，将自己的情感作为法律强加给人类。——或者说，如果让人们对他们的旨意唯命是从，那么就会为那些反对启示录（圣经）而自封为自然宗教守护者的绅士们所惧怕的祭司术和阴谋家开辟一条道路。

在此，我们不妨引用一位巧妙的作者的承认（他不会被怀疑对启示录【圣经】抱有偏见、并不遗余力地说服世人相信相反的事实）。他说：“他们（自然神主义哲学家们）在人类目前腐化堕落的状态下，要想正直地评判人类在道德和宗教问题上的理性力量，就应该从世界上那些从未受益于《启示录》【圣经】的地方来进行估量：——这或许会让他们（自然神主义哲学家们）不那么自负，而更加感谢上帝赐予的福音之光”。他问道，“如果自然宗教在人类目前的堕落和腐化下，以足够的力量和清晰度写在每个人的心上，为什么中国人或印度人不能像基督徒一样制定出完善的自然宗教体系，为什么我们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宗教？”他还说，“让我们把孔子、琐罗亚斯德、柏拉图、苏格拉底，或者没有启示

之光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道德家都找来，就会发现，他们最好的道德体系都掺杂着许多迷信，掺杂着许多严重的荒谬，以至于完全回避和违背了他们的主要设计主旨”。同一作者指出，“在基督降世之时，人类对于上帝、对于自身、对于我们与至高无上的存在、以及彼此之间的所有道德关系和义务的真正认识，普遍处于严重的无知和黑暗状态”。“他们对未来的状态，以及神圣的天意对世界管理的关注，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如果不对人类理性在宗教问题上的力量和能力进行不依赖于一切启示的漂亮的推测性讨论，那么最可靠、最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从事实和经验中得出。——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重要的是探究人类理性在没有任何特殊帮助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究竟做到了什么。这一点不能从那些生活在曾经享受过神圣启示之光（圣经）的时代和国家中的人们所形成的任何体系来判断，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合理地认为，他们从启示（圣经）中借用了光，尽管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或者他们自己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我们现代基督教国家的自然宗教崇拜者所建立的体系，不能被带入非基督教国家的自然宗教体系。虽然这些都是真正的自然和理性的指示，但当他（自然神主义哲学家）把它们放在适当的光线下时，就应当看见，如果没有这样的（来自圣经的）指导者，没有这样的（来自圣经的）知识途径和机会，人们是永远不会知道（那些完美自然宗教体系的）的。而

且，”这并不是说，因为这些都是自然真理和道德义务，所以不需要启示来发现它们；就像欧几里得和牛顿的《原理》一书中包含的自然真理，以及那些必然建立在事物的理性基础上的真理一样；——除了傻瓜或疯子，没有人会说，没有这些（圣经中的）书，他也能了解这些（完美自然宗教的）事情”。【摩尔根博士的《道德哲学家》，第一卷，第 143、144、145 页】。

一位学识渊博的作家不允许人类中有任何一个人，在没有外来教导和帮助下，仅凭自己理性力量的自然发挥，就达到了对上帝的正确认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断言，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没有启示的帮助，仅靠自然理性之光的充足性，也不能从基督教启示录（圣经）出版之前的古代哲学家、法律家和道德家的体系中得到合理的论证；除非可以证明，他们自己所传授的宗教和道德原则，完全是来自他们自己的理性的研究和探讨，并否认他们在这些真理和原则方面得到过传统或神授的任何帮助。——通过最著名的古人的证词，我们不难发现事实，他们（古人）自己也不是这样认为的。众所周知，希腊最令人钦佩的哲学家们并不自命不凡，仅仅依靠自己的知识储备，而是游历埃及和东方各地，通过与这些国家的圣贤对话来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

如果说人类本身有能力扩展他们对宗教事务的知识，那么我们必须一直指的是人类的大多数，而只是考虑到人类本性的共同能力，因为我们人类的个体在人类生活的共同环境中可能会运用和发挥这些能力：因此，尽管在世界上的这个或那个时代或那个地方，有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碰巧在某个幸运的时刻，从一个步骤到另一个步骤，最终表明他们能够发现上帝的存在和完美、灵魂的不朽，以及自然宗教的其他条款，但这一不寻常的事件永远不能被视为一个公平的标准，据此来判断人类大多数人的共同力量和能力。【坎贝尔的《启示的必要性》，第 64 页。坎贝尔的《启示录的必要性》，第 64 页。他在第 66 页和第 72 页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他们（古代著名哲学家们）自称自己的知识不仅来自他们自己的理性探索，而且来自一个更高的来源，来自非常古老的传统，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赋予这些传统以神圣的起源。事实上，假设人类的始祖和祖先曾得到过原始启示（我将说明这一点），那么我们就有很大理由相信，东方民族是最有可能得到原始启示的，因为东方民族离人类始祖的居住地最近；世界上其他民族也是从东方民族获得宗教和文学知识的。此外，古代最著名、最睿智的哲学家们也对人类的黑暗和无知，以及他们在探索真理时所遇到的巨大困难进行了喋喋不休的控诉。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意识到，在宗

教问题和人类的责任方面，非常需要神的指示和帮助，以启迪和引导人类。

因此，从古人中的智者和哲学家那里无法得出任何合理的论据，来说明通常所谓的自然宗教知识在其合理的范围内，完全和最初是由于人类理性的力量，而不包括一切神的启示。我们确知不可能如此：——他们从未从神圣启示的光辉中获益；在他们中间发现的宗教真理和义务的原则，最初只是自然理性的产物，没有任何更高的帮助。在他们（古代智者和哲学家们）中间可以看到几件事，似乎是一种古老的普遍传统或原始宗教的遗迹，源于最遥远的古代，其最初来源可能是神的启示，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已被大大改变和败坏。【这里仅提及这一点，但在本论文的续篇中将对其进行更全面的探讨】。

第 II 节.

启示宗教。

所谓“启示宗教”，通常是指宗教知识，这些知识最初是上帝以非凡的启示方式传达给人的，目的是教导他们重要的宗教真理，引导并促使他们践行自己的职责。从一般意义上讲，所有真理及其表现形式都可以说是来自上帝，甚至包括我们在正常使用上帝赋予我们的理性能力时发现的真理。但是，当我们说到启示宗教，并将其与通常所说的自然宗教区别开来时，我们应该理解为宗教知识最初是以非凡和超自然的方式传达的。这种启示要么是对每个人的直接无误的启示或照亮，以启迪和指导他对宗教的认识和实践；要么是上帝对他自己和他的旨意的非凡彰显，并以他的名义传达给某个人或某些人。在前一种情况下，它不能被恰当地称为非凡的启示：因为如果它是一种普遍的、无懈可击的光，传授给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那么它就不可能被称为“非凡的启示”。从世界之初开始，它就会像普通的理性之光一样为每个人所熟知，并因其普遍性而不再非同寻常。这对神力来说是可能的，这一点不容置疑；但事实上，这显然不是神的智慧所乐于对人类采取的方式。因为，如果每个人都能得到宗教知识的启示，而这种启示又是无懈可击的，那么，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历朝历代，大多数人类都陷入了黑暗和错误之中，对真正的宗教一无所知，陷入了最荒谬的迷信和偶像崇拜之中。因此，如果真有启示宗教这回事，如果上帝乐于以非凡的启示方式向人类揭示他在宗教真理和义务方面的旨意，那么最自然、最适合人类现状的方式似乎就是：将启示传授给某个人或某些人，由他们以上帝的名义传达给其他人【当我们谈到启示被传达给其他人时，除了那些最

初立即从上帝那里接受启示的人之外，这应该被理解为启示的内容，或由此揭示的教义和法则。虽然灵感默示本身被视为上帝对心灵的一种行为，是一种个人的东西，不能由接受它的人传达给其他人，但他因此从上帝那里接受的教义和律法，可以由他通过语言和文字传达给其他人，就像他以普通和自然的方式接受它们一样容易。这些教义和律法所传达给的人，必须接受它们，因为它们具有神圣的权威，与所给予他们的证明和证据相称，这些证明和证据表明，传达这些教义和律法的人确实是上帝派来的，并通过启示从上帝那里接受了这些教义和律法】；——同时向他们提供充分的证据和凭证，使他们能知道以他（上帝）的名义向世人发布的教义和律法确实是由他的启示传达的。——因为在这种方法中，有足够的证据让心智健全的人感到满意，而且如果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还可以对他们进行宗教知识方面的指导，并让他们履行宗教所要求的义务：——同时，还有空间让人们行使理性，对证据的性质进行审查和调查，并对人们的诚意和勤奋、对真理的公正热爱以及接受真理的开放性进行检验。

关于现在所解释的启示录，有几个问题值得考虑。第一个问题与启示录的可能性有关。第二个问题是，在人类目前的状况下，启示录是否有用，是否合适，甚至是否必要。第三个问题是关于证明和证据，通过这些证明和证据，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启示实际上已经被赐予了。

在我看来，上帝如果认为合适，可以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向人们启示他自己和他的旨意，这种启示不同于人们自己在仅仅自然和普通地使用他们自己的理性能力和力量时所作的发现，这在我看来是显而易见的，我看不出任何相信上帝和天意的人如何能够合理地否认这一点。

我们无法清楚地解释我们思想的起源，也无法解释它们是如何在人的头脑中产生或留下深刻印象的。但我们知道，这些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难道我们可以认为，我们生命的创造者没有能力把思想传达给我们的心灵，以指导和告知我们那些与我们有关的、至关重要的知识吗？这并不是反对启示录的正当理由。对于这一点，我们得到了一位高尚而独具慧眼的作家的承认。他指出，“上帝对人类心灵的非凡作用，也就是现在用灵感（默示）一词来表示的，并不比心灵对身体或身体对心灵的普通作用更难以想象”。而且，仅仅因为我们无法解释，就否认任何现象的存在是无礼的”。

不可否认的是，上帝如果认为合适，可以通过非同寻常的启示方式向人们传达他的旨意，那么，他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那些最初立即得到这种启示的人，充分而肯定地确信它是真正的神圣启示。这自然是前者的后续。因为，假定上帝能够以非同寻常的启示方式传达他的旨意，但却不能向接受他启示的人充分保证启示来自他（上帝），这显然是荒谬和自相矛盾的。这实际上是

说，他可以启示他的旨意，但却没有办法让人知道他是这样做的：这是对神力和智慧最不合理的限制。如果有人声称这是不可能的，那他就必须说明不可能的地方。如果人和我们一样，可以通过语言或文字传达自己的思想，从而让我们知道是谁在对我们说话，那么，如果说上帝以非凡的启示方式将自己的思想和意愿传达给一个人或几个人，却没有办法让他们知道那是他，那就太奇怪了。

“上帝可以通过人自身自然能力的优势和范围，或者通过任何更直接的超自然启示，在他（上帝）认为合适的时候，或间接或直接地传达和传递精神和神圣的真理”。那位作者还说，“上帝可以用一种优于普通和自然的方式向心灵揭示或彰显真理”。他还承认，“上帝的直接启示或默示可能会给受到启示的人带来一种确定性，这种确定性与数学证明所产生的确定性相同”。

由此，我想到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另一个看法；那就是，上帝可以委托那些得到他旨意特别启示的人，将他们从他那里得到的东西传达给其他人，并且可以向人们提供他们神圣使命的凭证，足以证明是他（上帝）派他们来的，他们以他（上帝）的名义传达的教义和律法确实是从上帝那里得到的。必须承认的是，尽管最初得到启示的人从未如此怀疑这是真正的神圣启示，他们是从上帝那里得到的；但他们的确信对其他人来说并不是保证，除非他们能够提供更多的证明和证据，这些证明和证据足以说明他们的主

张是正确的。诚然，如果从他们的整个行为和品格来看，他们是优秀的人，非常虔诚、正直和纯朴，不为世俗的野心、贪婪或感性所驱使，也不被混乱的想象和头脑发热的热情所迷惑，而是心智健全、头脑清醒：——如果他们自称从上帝那里得到的启示没有任何违背正确理智的明显指示，而且具有极好的倾向，明显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和人类的利益，是为了在世界上促进真理、正义和美德的事业：——如果他们以上帝的名义发布的教义和律法具有这样的性质，并具有这样的智慧、善良和纯洁，远远超出了以普通方式向世人发布这些教义和律法的人的预期；——因此，不能合理地认为这些教义和律法是他们自己发明的（而不是来自于上帝之启示的）产物；——而且，如果从整体上看，没有任何地方让人合理地怀疑他们是在巧取豪夺，或企图强加于人类；————这些都是对他们有利的强有力的推定论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合理地预期，如果上帝委派一些人以他的名义向世人传播教义和法律，他一定会向他们提供确凿的证据，足以让那些通情达理、心地善良的人相信是他派他们来的。上帝有可能提供这样的证明和证据，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这位无所不能的自然之主和宇宙之主，如果认为合适的话，无疑可以让这些人以他的名义完成最奇妙的工作，以证明是他派他们来的；这些工作的性质和环境，显然超越了人类的一切能力，并带有神力干预的明显痕迹。

他（上帝）还能赋予他们超自然的恩赐，使他们能够明确预言未

来的突发事件，这是人类的智慧所无法预见的；然而，这些（所预言的）事件将在适当的季节实现。

上帝可以用他无穷无尽的能力和智慧，通过这些方法和其他方法，向世人表明他派遣了他们，并对他们以他的名义传达的教义和律法给予神圣的证明，任何对神性有正确认识的人都无法否认这一点。一位作家认为，“当人们陷入严重的无知和错误之中，感情和激情受到严重玷污时，上帝可以通过特别运用他的力量和旨意进行善意的干预，向人们揭示有用的真理，否则他们可能会不知道，或者可能不会注意；在他们面前展示他们应该遵循的生活准则，并以适当的方式敦促他们服从”。

如果奇迹是真实发生的，其性质可能足以证明创造奇迹的人的神圣使命，以及奇迹所证明的教义和法律的神圣权威。柯林斯先生承认，“神迹如果是为了证明符合理性的教义和诫命，是为了上帝的荣誉和人类的利益，就应该让人们相信和接受”。伍尔斯顿先生说：“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同意，让一个无可争议的死人起死回生是一个巨大的奇迹，两三个这样的有充分的证据和可信的报道的奇迹，足以让人相信，创造这些奇迹的人是一个神圣者，并被赋予了上帝的力量”。

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不仅生活在《启示录》（圣经）首次向世人公布的时代的人，可以得到足以使他们相信其神圣权威和原始性的证据，而且《启示录》（圣经）还可以带着这样的证据传给生活在后世的人，使他们有义务接受并服从它。

上帝启示的教义和律法最初是以非同寻常的方式传达的，那么，要使这一启示对遥远的时代和国家有用，所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一启示所涉及的教义和律法，连同证明和证实这一启示的神圣原始性和权威性的证据和证明的真实记载（圣经），忠实地传给后代。在这种情况下，得到这种传承的人就能享受到启示录（圣经）的益处；可以说他们得到了启示录（圣经）的启示，就像他们生活在启示录首次颁布的时代一样，虽然不是那么直接，但也确实得到了启示录的启示。必须承认，口耳相传并不是一种非常可靠的传递方式。但显而易见的是，著作的传播可以做到证据确凿，让人没有合理怀疑的余地。这是向后世传播启示录知识的最简单、最自然的方式。因此，如果《启示录》（圣经）具有任何原始的权威，那么，假设后世的人有足够的证据向他们保证《启示录》（圣经）已经安全地流传下来，那么，对他们来说，《启示录》（圣经）确实具有神圣的权威，就像它（圣经）对那些最初被出版的人一样，他们有义务接受并服从它：因为，他们手中所掌握的正是那些最初由神的启示所传达的教义和律法，而且还充分保

证了那些非同寻常的事实和证据的真实性，而这些事实和证据正是这些教义和律法最初所证实和确认的。没有人能够证明这种论点有任何荒谬之处。可以、而且经常可以证明的是，就《圣经》中所包含的启示而言，这里所声称的，实际上是事实。

除了道德证据的不确定性和人类历史证词的不可靠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反对（上述）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说得振振有词是很容易的；但是，尽管可以看似合理地指称这种证据常常是谬误的、是不可依赖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证据可能是、而且常常是，情况是这样的，以至于几乎没有人会认为一个人是理智的，应该认真地否认或怀疑它。一个从未到过巴黎或罗马的人，正是通过道德证据，以及善于欺骗和被欺骗的人的证词，才知道有这样的城市，而他对这一点的确信，不亚于他亲眼所见。我们的所有法律和记录，以及对任何过去事实的保证，都是通过道德证据得来的。然而，有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不相信前世所做的许多事实，就像他不相信自己亲身经历的发生的、在他自己记忆中的任何事件一样吗？显而易见，我们生命的创造者和世界的智慧主宰，希望我们的大部分知识都能以这种方式获得，并希望我们在许多重大事件中都能受这种证据和证词的支配和决定。我们之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的天性和事物的构成，以及我们在世界上所处的环境，因此也是上帝的旨意和安排。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荒谬地认为，上帝不会如此安排，使我们对一些与宗教有关的重要问题的了解也以这种方式传递呢？如果上帝在以

前的时代乐意将他的旨意启示给人类，如果这个启示及其教义和律法是以我们自己认为在其他情况下无可置疑的传递方式传给我们的，而且具有我们可以合理预期的那么多证据，显明启示真的是在过去的时代中赐予的；如果我们对最初证明启示的非凡事实有同样多的保证，就像我们对任何过去的事实所能合理期望的那样，表明这些事实真的发生过；——上帝就可以公正地要求我们接受并服从启示。根据这一证据接受启示的人是明智和善良的，他成为了一个合理的存在者和道德者。如果要求上帝不断发出新的启示，让我们确信他曾经给过我们一个证据确凿的启示，并且为了让我们信服而让同样的事实重演一遍，那将是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事情。这样一来，那些非同寻常的事实就必须在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重复出现，让每个人都感到满意；因为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一样有权要求这样做。奇迹不会无缘无故地增多。我们也不能合理地认为，上帝会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向我们保证过去的事实，——当普通的事实已经足够，当这些事实带着事情的性质所允许的、我们自己在任何其他情况下都认为足够的证据来到我们面前时。

但是，尽管不能合理地否认，上帝只要愿意，就可以对他的旨意做出非同寻常的启示，并附带足够的证据来说服那些，然而，我们不能认为，如果这对人类没有真正的用处或好处，他也仍会这样做。因为，如果没有必要，如果这样做根本不能达到任何有价

值的目的，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一个无限智慧的上帝会采取这样一种非同寻常的方法。

因此，在证明了上帝的非凡启示是可能的之后，接下来要考虑的是神圣启示的巨大作用和好处，以及在人类目前的状况下，为了支持和促进世界上宗教和美德的利益，对它的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得出结论：上帝的启示是非常有用的，是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和仁慈的一个显著例证。

即使是对于那些作为所有宗教基础的真理和原则，比如关于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卓越和无与伦比的本性、完美和属性的真理，它（上帝的非凡启示）也可能大有用武之地。人类中的大多数人似乎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追寻这些真理，并从清晰而确定的原则中，通过有序的论证链条推导出这些真理。他们被世俗的烦恼所困扰，被各种各样的快乐和忧虑所驱使，被感官和物质的事物所纠缠，如果仅仅让他们自己去思考，他们几乎不可能对精神和不可见的事物形成正确的观念。一般来说，这些原则首先是通过教育和指导进入他们的头脑的，而在他们没有接受过教育或指导的地方，他们对这些原则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即使是那些具有哲学头脑的人，他们致力于抽象的探究，并声称要探究事物的本质，但当他们仅仅相信自己的理性力量时，他们是多么容易对神灵形成错

误的观念。

下面这本（认为人类有自然宗教就足够、而不需要启示宗教的）书将提供许多令人忧伤的证明。一位公开支持自然宗教而反对启示录的高尚作者告诉我们，“有神论者会一致将所有可能的完美性归于至高无上的存在”，但他又补充说，“当他们深入到任何细节，并声称对这些细节有特别的看法时，他们总是会有分歧；因为他们对这些完美性的看法总是不同”。因此，我认为没有理由否认，真正的神（上帝）的（非凡）启示可能会大有用武之地，它可以让人们更清楚、更确定地了解那个最可爱的存在（上帝）及其光荣的属性，并防止或纠正他们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可能容易陷入的错误，而这些（防止和纠正错误的能力）又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有谁能像上帝一样，在我们应该和有必要了解的范围内，如此恰当地宣告自己的本性和完美呢？而这正是每一个真正的、心地善良的有神论者所殷切希望的，那就是上帝会仁慈地乐意对他自己和他的完美做出如此清晰明了的启示，以引导人们对神性形成公正而有价值的观念，尤其是对我们最想知道的，他（上帝）的道德属性。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关于上帝的旨意，在这个问题上，神的启示可能大有用处。如果仅凭我们自己的推理和猜测，我们心中可能会产生许多疑虑，不知道这位（上帝）无限荣耀、超越我们

最高想象力的威严，是否会关心像我们这样微不足道的生命、或与我们有关的任何事情。

若世人想到，上帝可能在不断地检查我们的行为，这自然会让他们找任何借口来拒绝上帝的检查。但是，如果上帝通过一个有充分证据证实的明确启示，向我们保证他关心人类中的每一个人；他（上帝）了解他们的行为，并安排与他们有关的事件；这将是消除他们疑虑的最有效的方法，使坏人产生有益的恐惧，使好人和有道德的人产生愉快的希望、完全的顺从和坚定的信念。

理智的受造物应该向上帝表达某种宗教崇拜和敬意，这似乎是理性和自然的要求。但是，什么样的崇拜最能为至高无上的存在者所接受，什么样的仪式最适合用来侍奉他，仅凭理智的帮助是无法肯定和确定的。即使是为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向上帝祈祷，这也是人类似乎最普遍认同的宗教崇拜的一部分；但如果没有上帝在这方面的旨意，这（祈祷）在多大程度上是合适的、或与我们对他的至高伟大和威严的崇敬相一致，——也可能是令人怀疑和顾虑的。因此，一些自诩聪明和尊重自然法则的人，就竭力把我们的这部分职责（即祈祷的义务）搁置一旁。但是，如果上帝通过明确的启示，指定他自己的崇拜仪式，告诉人们他要求什么样的服务、并将接受什么样的服务；如果他（上帝）不仅允许、而且命令他们（应当祈祷），——这对所有相信并接受这一启示的人

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满足和益处。

灵魂不朽和未来报应的学说对人类具有重大意义；证明这一学说的自然和道德论据也不乏份量：然而，如果仅从自然理性的角度来考虑，这些论据也有几处可能会遭到反对，从而削弱了证据的说服力，并可能成为怀疑和疑虑的理由。——因此，一些最杰出的古代哲学家要么否认这一点，要么对此表示怀疑和摇摆不定。虽然上帝会在此时或彼时、此地或彼地奖赏好人、惩罚恶人的一般原则非常符合正确的理性，但对于这个一般原则所包含的几个细节，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正确使用和应用这个原则的细节，——理性的光辉无法给我们提供多少信息。

但是，如果上帝亲自通过一个证据确凿的启示向我们保证，死亡不会彻底终结我们的存在；今生只是我们存在的第一阶段；我们将从死里复活，上帝将对所有人进行问责，并在未来的状态中根据他们在今生的表现对他们进行奖赏或惩罚；这必然是大有裨益的，而且会在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上让我们感到满意，从而鼓励人们践行美德，远离罪恶和邪恶。

自然之光和理性之光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一般性的希望的理由是，只要罪人悔改，上帝就会对他们施以仁慈：但这种仁慈会延伸到什么程度呢？——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赦免是否只是减轻或

免除威胁的惩罚，而不是完全恢复恩典和恩惠；他会在多大程度上奖赏那些有失败和缺陷的顺从；这些事情可能会给严肃而深思熟虑的头脑带来焦虑的疑虑和困惑。——特别是当我们进一步考虑到，理性会引导我们把上帝看作是公正仁慈的，是一位睿智公义的管理者，因此他会以最符合他的管理智慧，最能达到道德管理目的的方式来行使他的赦免仁慈。对于这一点，像我们这样目光短浅的人是无法胜任的。——因此，如果能得到上帝的明确启示，知道他将以什么样的条件来接纳他的罪人，使他们得到他的恩典和宠爱，那一定是大有好处的；如果他们真心悔改和改过自新，他将完全赦免他们的一切罪过，尽管这些罪过可能是非常严重和令人发指的；他不仅会将他们从因犯罪而招致的惩罚中解救出来，还会赋予他们最荣耀的特权和利益；他还会用永生和幸福来奖赏他们尽职尽责、真诚顺从的行为，尽管这些行为并不完美，也没有达到律法严格要求的程度。这对于意识到自己有许多失败和缺陷的人来说，一定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满足。此外，上帝还明确应许，如果他们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上帝就会赐予他们圣灵的恩惠和帮助，这一定会给他们极大的安慰和鼓励。

他们（那些谦卑地寻求上帝的人）为自己的软弱谦卑地向他（上帝）求助。由神圣的权威和见证来向我们确定这些事情（即上帝会以仁慈来眷顾那些真诚寻求他的人），必然会使好人的心中充满虔诚的信心和喜乐，激励他们在目前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和诱惑

中，坚持不懈地勤奋和努力行善。

关于道德义务，它包括我们对上帝、邻居和我们自己应尽的责任；无论我们对这些义务的一般理由有多大的把握，但如果仅凭我们无助的理性，我们可能会对这些一般规则所包含的特定法则和责任感到非常茫然。有些义务似乎合乎情理，但从事物的性质来看，却无法明确证明其必然具有强制性。——可能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看似有理，可能会大大削弱它们（即我们所应尽的道德责任）的力量和影响；特别是，如果另一方（即那些质疑道德责任的人）恰好有强烈的欲望或明显的世俗利益的话，情况往往就会是这样。

但是，在这些情况下，决定我们（道德）责任的神的（非凡）启示很快就会决定这一点，并赋予这些法律和责任以重量和力量，从而压倒相反的借口。我可以向人类的常识求助，——如果上帝给我们一个明确而肯定的启示，宣布他对我们（道德）责任的具体要求是什么，——这是否会带来巨大的好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认识到自己的（道德）责任，是否会比每个人自己从事物的理由和适宜性中（即凭着自己的理性），或从他可能认为是他自己的天性所决定的、有利于他自己的幸福的东西中，或从哲学家（以及自然道德家）的推理中，——更容易、更肯定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呢？这些哲学家、道德家的观点彼此之间相去甚远；或

者说，即使他们观点一致，也不能绝对依赖，因为他们（哲学家、自然道德家）无权将自己的观点作为人类必须遵守的法律。

关于神的启示的有用性或必要性，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最后一点是，可能有几件事情，我们知道了会有很大的好处，但它们的性质，我们根本无法声称仅凭我们自己的理性去发现它们；因为这些事情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或取决于上帝的自由安排。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神的启示是彰显它们的唯一途径：我们的确定性与我们所拥有的证明和证据成正比，证明它是神的见证。

这几方面的考虑足以说明，如果上帝赐予世人真正的神的（非凡）启示，那将是大有裨益的：在人类目前的状况下，是非常需要它的。如果这样的启示被赐予，并且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它的神圣权威，那么人们就应该以最虔诚的顺从和敬仰，以及最崇高的感恩之心来接受它。但我们也要明白，神的启示不是为了取代我们自身理性的使用，也不是为了使我们无需运用理性，而是为了引导、改进和完善我们的理性。

启示远远没有抛弃或削弱任何论据，而这些论据可以合理地从理性中提出，以证明与宗教或道德有关的任何真理；启示还为这些论据增添了神圣权威或证词的证明，而这些权威或证词必须具有极大的分量。——这样，对于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理性之光发现的事物，就有了更大程度的确定性；而对于那些没有辅助

的纯粹理性，如果任由其发展，就会产生的事物，则提供了充分的赞同理由。而且，启示还向我们指明了，那些我们凭着理性不能发现、但知道了这些以后对我们有用的事情。

根据人类的共识，在许多情况下，主管当局是向我们保证事情真相的良好和适当的媒介。相信这样的权威和证词，远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放弃我们的理性，相反，这是理性和理智所要求的，拒绝它就是荒唐和不合理的行为。特别是当上帝给了我们非同寻常的启示，而且我们有充分的证据确信这一点，那么根据启示者的权威接受启示是非常合理的。事实上，如果我们相信这是上帝的启示，但却拒绝接受，那将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一个最显而易见的原则是，既然上帝不会欺骗人，也不会被人欺骗，那么他所启示的一切就一定是确实如此。

上帝将他的旨意启示给人类，这是古往今来人类的普遍看法。这最初可能是由于一种传统，即在最早的时代，人类的始祖确实得到了某种或某些非同寻常的启示；这些启示从始祖传给了他们的后代，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破坏和遗失。至少这说明，人们普遍认为上帝给人类的启示是可能的，是非常有可能的；这符合他们关于上帝的智慧和仁慈以及上帝对人类的关怀所形成的观念。这也表明，他们（世人）意识到他们需要这种

非同寻常的启示。

他们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指导他们了解上帝的旨意和他们的职责。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这种上帝与人类之间以非凡的启示方式进行交流的观念，曾给人们带来了欺骗和妄想的机会：它诱使那些想象力丰富的人把他们自己的遐想，把他们扭曲的大脑和幻想的运作，当作是神的启示；那些狡猾的骗子利用它，把他们自己的发明当作是神的发现和命令，强加给人们，以达到他们的野心和贪婪的目的，并对人们的思想和良知实行暴政。这为他们的诽谤亵渎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但这并不能合理地推定，上帝从未给过人们真正的启示。从中可以得出的公正结论是，最美好、最优秀的东西都可能被人的愚蠢和邪恶所歪曲和滥用。无神论者也用同样的方法来论证，他们认为人类最好不要有任何宗教信仰；（无神论者声称）除了否认上帝和天意之外，没有任何方法可以防止或消除迷信的弊端。（据此类推）还有人振振有词地说，各种民事政府和政体都应该被摒弃，没有民事政府对人类更好。然而，我相信每一个深思熟虑、不偏不倚的人都会认为，滥用宗教和民事政府所带来的一切弊端，都远远比不上无神论和普遍无政府状态的罪恶；无神论和普遍无政府状态会带来一切秩序的解体，以及社会最强大组织的解体；无神论和普遍无政府状态会产生如此混乱和放荡的景象，以至于一个聪明善良的人在它（无神论与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混乱与罪恶）面前宁愿选择自己不存在。

此外，必须考虑到，这些反对神圣启示有用性的先生们并不相信曾经有真正的神圣启示赐予人类。因此，他们不能从他们所提到的并不厌其烦地夸大的弊端中，公正地论证一个真正的、有充分证据的启示对世人没有任何用处或益处！因为，根据他们的声称，祸患只是由于虚假的假启示录造成的。我看不出这些先生们能采取什么方法来对此反驳（即，他们并不能有效地指出，神的非凡启示没有益处或用处）。

世界上许多虚假的宗教，都是由于那些实际上根本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造成的。因此，我们可以公正地断言，真正的神的启示，为人类所用而出版公布，并有充分的证据加以证实，如果得到适当的关注，将是最好和最有效的保护措施，以防止因虚假的假启示而产生的滥用和弊端。这将是有可能为人们提供公正的宗教观念的方法，并将他们从无知中解救出来，因为无知会使他们受到欺骗和蛊惑，并往往使他们成为狡猾的阴谋家的猎物。事实上，可以肯定的是，在《圣经》中所包含的基督教启示在世界上最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和传播的那些地方，（那里的）人们最普遍地相信和最好地理解通常所说的自然宗教的伟大原则；同时，由于人们熟知《圣经》，他们最不容易被迷信和祭司术所强加。

毋庸置疑，在自命为基督徒的人当中，曾经或现在出现的弊端并不是因为他们恪守启示录（圣经），而是因为他们偏离了启示录

（圣经）。而防止这些弊端和堕落的最好、最有效的补救办法，就是紧紧围绕这些圣书中规定的信仰和实践的原始规则。

这说明上帝有可能给人类带来非同寻常的启示；还说明这样的启示将大有裨益，而且在人类目前的状况下非常需要，以引导他们认识和实践宗教。无论谁适当地考虑到这一点，都会很容易从上帝的仁慈和人类的需要中得出结论，——上帝并没有让人们在任何时候都缺少这样一种宝贵的帮助，以在世界上维持真正的宗教，并使他们践行虔诚和美德。因此，上帝以他的宏大恩慈，将宗教知识的主要基本原则传达给人类的始祖和祖先，由他们传给后代。这种原始宗教在其后的时代里大为败坏，尤其是在有关对唯一真神的认识和崇拜方面：各国普遍陷入了最严重的偶像崇拜和多神教。上帝本可以让人类不再对他的旨意有任何非凡的发现；但他以他的伟大智慧和仁慈，认为赐予新的启示是合适的，这特别是为了通过最惊人的努力和展示他的神力和威严，确立唯一至高无上的真神的主权荣耀和统治，以对抗所有偶像神灵：此外，他（上帝）还通过一系列杰出的预言，为他的到来铺平道路，以保持人们对那位从一开始就应许的人类伟大救世主的信心和希望。这本《启示录》（圣经）虽然是直接赐给一个特定民族（以色列人）的，但其目的是要为其他民族所用，而且在几个方面确实如此，因为它在世界上保留了一些关于真正宗教的知识，而当时这种知识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玷污和遗失。经过数个时代之后，《圣

经》被罗马人所继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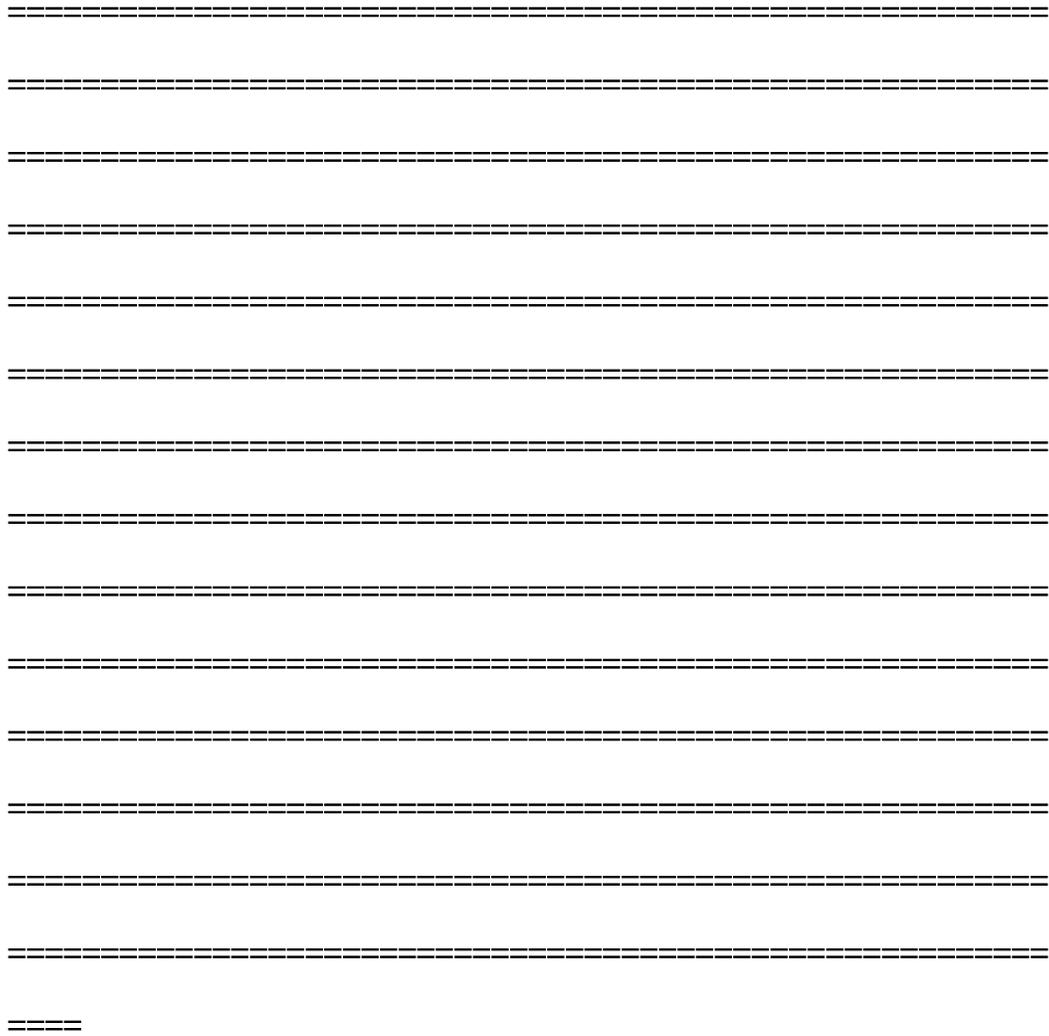
这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完整、最完美的宗教，它是由那位光荣而神圣的人物（耶稣基督）带来的，他（基督）的降临早已得到应许和预言，他也实际完成了古代先知所说的所有大事。通过这一启示（圣经），人们恢复了对独一真神的认识和崇拜，而这些民族已经在偶像崇拜和多神教中沉沦了许多年：在这里，人们对上帝以及对上帝的精神崇拜有了最好、最高尚的认识：最纯洁的道德诫命向人类公布，将我们的全部责任公正地摆在我们面前：神圣的恩典和怜悯对即将灭亡的罪人的丰富彰显，表现得淋漓尽致，新约的恩惠条款和荣耀应许被置于最清晰的光亮之下。我们得到了关于未来报应的最明确的保证，这种报应的一些不完美的概念曾长期存在于各国之中，但最终由于人类的堕落，以及自诩为智慧和哲学的人的虚假诡计，几乎完全被玷污了。——这些论述有力地断言了顽固的恶人和不悔改的人将来会受到的惩罚，并最充分地揭示了有福的复活，以及好人的永生和幸福，作为他们真诚的、尽管并不完美的顺从的奖赏。

这几种（安排）分配相互照应、相互支持。同样的宗教实质计划贯穿始终，但在最后一个计划中尤为完整。这一（新约圣经）时期离我们的时代最近，而且伴随着与其巨大重要性相称的丰富证据，为之前的各时期提供了杰出的证明。它们（圣经旧约与新约

各个时代)各自都有独特的证据,因此,将它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时,它们之间的和谐也会产生一个共同的证据,——它展示了上帝神圣的智慧和对人类的仁慈,令人赏心悦目。

目前,我无意对犹太教(圣经旧约)和基督教启示录(圣经新约)的神圣权威性所提出的证据进行特别的思考;这两部启示录(旧约与新约)都提到并确认了从一开始就给人类的原始启示。许多学识渊博的学者都曾以极强的理性和论证力做过这样的论证;我也曾在一些场合做过这样的努力。——在这个问题上,除了怀疑和推测,(世人)往往还有粗暴的歪曲和无礼的嘲讽;或者是不影响主要证据的特殊困难和反对意见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实质性地)反对所提出的论点。我也没有遇到任何可以称得上公正、直接的企图,来使那些非同寻常的重要事实的证据失效,——而这些启示录(圣经)的神圣原始和权威性正是通过这些事实得到证明和确立的。

(启示之)宗教的反对者似乎所依赖的主要东西,是假定人类的理性,如果仅仅依靠其自身的力量和力量,就足以达到宗教的所有目的;由此推论,非同寻常的启示是完全没有必要和无用的。但是,在接下来的论文中,我将用无可否认的事实和经验来证明这种借口是多么缺乏根据。



第 I 章

按照造物主的原始构造和设计，人是一种宗教性生物。在他（人）最初形成时，并没有让他自己制定宗教计划。我们有理由认为，宗教知识是通过上帝的启示传达给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的，并由他们传给后代的，这一点得到了最古老的记载的证实。上帝又向人类的第二个父亲诺亚传达了他的旨意。“传统”是早期传

播宗教知识的主要方式。

人是一种有宗教信仰的生物，即，有宗教信仰的能力，并为宗教信仰而生，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对人的本性框架进行适当反思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

当我们说人是有宗教信仰的生物时，并不是说每个人生来就对宗教有实际的认识。我所理解的宗教，是有理性的生灵对上帝的责任，上帝是他们的造物主和恩人，是他们至高无上的主宰和至善。通过观察和经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有能力思考他们生命的伟大创造者和宇宙之主，有能力崇拜他（上帝）的完美，有能力尊重他的权威、并遵从他的法则行事。低等动物似乎非常适合感官生命的各种功能和享受，但我们（人类）却无法从它们（动物）身上得出结论，认为它们（动物）能够形成任何关于上帝或宗教义务的观念。如果说，有些人身上几乎找不到任何宗教的痕迹，然而，他们仍然具备一些能力，这些能力如果得到适当的提高，就能使他们接受宗教教育。但是，有谁愿意教导动物认识上帝，以及宗教和道德的原则和诫命呢？

这（宗教性质）似乎是人类优于这个低等世界中其他生物的一个

显著证据。由此可见，人是被设计来实现更卓越的目的和更高的幸福的。事实证明，人在得到适当的指导后，能够在思想上超越眼前的感官对象，上升到看不见的大自然的创造者，即至高无上、绝对完美的存在者，并对他（上帝）进行思索、爱慕、崇拜和服从；因此，我们可以公正地得出结论，这是人被设计的主要目的，因为这是人最崇高力量的、最有价值的用途。这是他存在的主要目的，也是他最初被造和被设计的目的，而他们（人类）有能力通过思考（理性）和适当的指导（启示）来达到这一点。

人的肉体部分和动物性的能力，的确与低等动物相同，他适于享受感官上的美好，但由于他的内心也有思想，这无疑是他（人）体质中最崇高的部分，所以他的主要目的和最高幸福必须从他天性中最高和最优秀的部分来判断：他在低等动物之上的适当区别和优越性主要在于此。

通过以上几点观察，我们可以认为人是为宗教而设计和形成的。如果上帝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有别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是肯定的，因为上帝是“自有永有”地存在的，而人是依附的受造物，是上帝管理的对象），那么，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义务就一定有别于他们（人类）对同类所承担的义务。如果上帝的旨意是让他们（人类）的行为与他们（人类）彼此间的关系相一致，那么，根据最合理的理性和常识，我们认为，上帝的旨意也是让他们的行为与他们对上帝的关系相一致。如果认

为一个有理性的生物，一个有道德的人，有义务关心他的同类，即与他同类的生命，而没有义务关心他的造物主，即上帝和万物之父，那将是道德体系中明显的不规则和畸形。没有什么比否认上帝的存在更荒谬、更违背真理和理性的了，因此，也没有什么比（一个人）在世界上离弃上帝的情况下生活、更不尊重上帝，更不符合一个有理性的造物主的了。

上帝本身是无限幸福的，因此不需要我们向他表示任何敬意或履行任何义务，他也不是从我们的服务中得到任何好处。然而，我们不能以此为理由而不前来寻求他、服事他（上帝），因为否则这就等于把他的本性的完美和卓越，以及他的威严和统治的伟大，作为忽视他的理由，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

上帝自身的完美幸福，并不能成为他不要求他的理智的受造物（人类）履行其职责的理由【即，上帝是完全的、并不需要人手的服事；但是他公义地要求我们归向他、寻求他、服事他】，因为事物的性质以及他与受造物之间的关系，使他适合要求受造物履行这些职责。理性的生灵（人类）从上帝那里获得自己的存在和能力，以及他们所享受的一切恩惠，上帝使他们能够思考、侍奉和崇拜上帝，——有什么比他们（人类）向上帝表达对上帝的宗教崇敬和服从、爱戴和感激、崇拜和顺从，——这是来自他们的造物主、保护者和恩人，宇宙的父和主最公正的要求，——更合适、

更合理、更符合秩序的规则呢？

除了上述关于宗教的一般性论述之外，我们不妨再补充两位才华横溢的高尚作家的观点，他们当然也不是迷信的朋友。一位是沙夫茨伯里伯爵，他说：“人不仅生来就有美德、友谊、诚实和信仰，而且还有宗教、虔诚，以及对来自事物背后的最高原因或秩序的宽宏敬意，他承认这种最高原因或秩序是完全公正和完美的”。另一位是已故的博林布鲁克勋爵，他承认，“人既是社会性的受造物，也是宗教性的受造物，是为了认识和崇拜造物主、发现和服从造物主的意志而创造的。毫无疑问，它们（社会性与宗教性）是最主要的，我们这个物种比低等动物高贵和优越就在于它们”。

我们可以肯定，人的存在是因为有一个聪明睿智的创造者（上帝），他最初是为了宗教而创造和设计人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有理由认为，他（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就已经让人有能力体现这一目的，开始宗教生活。我们不能否认，宗教的最初观念和发现是通过上帝的直接启示传给人类的父母（亚当夏娃）的。这说明了上帝的智慧和仁慈，也说明了上帝在最初创造人类时对人类的关爱。

如果我们假定人在被造之初就具有关于上帝和宗教的先天观念，

这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上帝将这些观念启示给了人，而人的宗教知识就是从上帝那里得来的。

如果是仅凭着人类自己的理性，那么，特别是关于真正宗教的重要原则，即上帝的合一，或者说只有一位上帝，是万物之父，这一点并不那么容易证明，也不一定会得到不谙学问和哲学的先民们的认同。我们所看到的大自然的杰作，其原初是由于智慧和巧妙的安排，是由于某种或某些智慧的原因，而不仅仅是偶然的结果，或盲目的无智慧的自然，这一点只要适当地提出来，对于一个普通的健全的理解力来说，似乎是很清楚的：——但是，对于那些在形而上学研究方面没有取得重大进展的人来说，宇宙的各个部分的成因和创造者是否可能多于一个，就不那么明显了。休谟先生确实主张，“如果人们通过对自然界的作品的思考，被引向对无形的智慧力量的理解，他们永远不可能产生任何其他概念，而只能认为是一个简单的存在，赋予这个巨大的机器以存在和秩序，并按照一个有规律的计划或相互关联的系统来调整它的所有部分”。但是，根据（休谟的）这一假设，得出这一结论的人必须能够把这个庞大的宇宙看成是一个联系紧密的系统，一个巨大的机器，它的所有部分都相互调整得恰到好处，从而构成了一个规则有序的和谐整体。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更多的知识、更广泛的讨论和观点，而这些知识、讨论和观点通常不属于人类的大多数，也不属于那些有闲暇或有能力的人。因而，他（休谟）也承认，“当我们的思考范围如此之大，以至于要思考这个可见系统的

最初兴起时，我们必须以最强烈的信念接受某种智慧的原因或作者的观点”。

如果人们仅仅依靠自己，而没有任何其他指导，他们可能会想象出多种原因和作者（即多神主义）；他们（世人）可能会认为宇宙中最显著的不同部分（例如天空、大地、沧海）是属于不同的世界，它们有不同的作者和建筑师。博林布鲁克勋爵注意到，“尽管最初的人对世界（的背后）存在某种（终极性）原因的怀疑不亚于对世界本身存在的怀疑，但由于（创世）这一重大事件，以及人类的惊奇、无知和缺乏经验，他们对第一种原因（即终极原因）一定会有很多怀疑和不确定——他们感官上的各种现象会让他们想象出各种原因（即多神主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推测，最初的人类并不是仅凭自己的理性就获得了关于上帝和宗教的知识。既然人类最初是由一位睿智、善良、全能的造物主创造并带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么作为一项原则，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造物主向他尚且无辜的受造者揭示了他（上帝）自己和他的意志，并立即为他（人）提供了与他（上帝）最密切相关的知识，尤其是那些作为所有宗教基础的知识，——如果没有这些知识，他（人）就不可能有适当的能力去实现他存在的主要目的。这些重要的真理涉及——上帝的存在和属性、世界的创造、他（上帝）的统治天意、他（上帝）是忠实侍奉和服从

他（上帝）的人的奖赏者，也是作恶者的惩罚者，——作为他们（世人）服从的准则。

事实上，这是上帝使人成为道德主体（即道德属性者）、能够受法律约束的必然结果。既然法律不颁布，不公之于众，就不具有强制性，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当上帝第一次把人放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上帝）就明确地宣布了要求他（人）履行的义务，而不是让他（人）在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仅仅通过对事物的性质、适宜性和关系的推理来收集他（人）的义务。由于缺乏知识、观察力和经验，他（人）不可能胜任这项工作，除非上帝格外地对他进行指导。

这在推测上是一个最合理的声称，但从摩西的叙述来看，这在事实上却是真实的。摩西的历史，撇开他作为受启示作家的权威性不谈（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一点），包含了关于世界最初时代的最好、最真实的描述。他所描述的人类起源于第一对男女（亚当夏娃），他们都是上帝创造的成年人，拥有知识和语言，能够立即与造物主对话，也能够相互对话，这是对上帝的尊重，也是人类的荣耀。根据狄奥多鲁斯（Diodorus）的记载，古埃及人以及后来的伊壁鸠鲁派和其他自称为哲学家的人对人类起源的描述是卑鄙而无意义的，而摩西为我们讲述的人类起源史则是无限优越的。摩西为我们讲述的洪水之前世界最初的历史叙述非常短：

但从中可以充分看出，人类最初的父母（亚当夏娃）不是无助的婴儿状态下被带到这个世界上的，而是在成熟的状态下（被造的时候就是成年人）被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他们被安置在一个幸福的环境中，在有利的条件下保持他们的纯洁和天真。

在（亚当夏娃）观察和经验的（能力）基础上，上帝出于他的仁慈，乐于为他们提供关于他的旨意和他们的责任的非同寻常的提示和暗示。这里（圣经创世纪）提到的一些细节表明，上帝向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彰显了他自己，并赐给他们律法。其中包括上帝赐福安息日、并使之神圣化。这意味着他将创造世界的知识传达给了我们的始祖，而安息日正是为了庄严地纪念这一切：天和天体，地和其中的万物，特别是他们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以及所有其他动物，都是他（上帝）的能力、智慧和良善的产物。这是最重要的知识点！其中包括对唯一真神、至高无上、绝对完美的存在者、完美和属性的信仰和承认。摩西还讲述了早期的婚姻制度和有关婚姻的律法，虽然这些都是涉及亚当所说的，但考虑到创世后不久就发生了这样的事，而他（摩西）凭借自己的经验所能获得的知识又是如此之少，所以这些一定是神启示给他的：特别是因为其中包含了有关这件事（婚姻）的指示，而这些指示将成为未来时代的规则。

他（摩西）还告诉我们，对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有一条

关于他们不吃禁果的特殊律法，不管有人对此提出什么反对意见，这条律法非常适合他们当时的状况和环境。他（摩西）向我们讲述了神对他们（亚当夏娃）不顺从的不悦的宣告和影响，以及为了使他们不沉沦于绝望而向他们许下的最初诺言：毫无疑问，向我们的始祖父母所解释的真正含义和目的要比这简短的叙述中提到的更清楚。既然上帝乐于让人类成为这个低等造物世界的主人，并赐予他（人）如此丰厚的恩赐和如此多的好处，那么他（上帝）显然应该要求一些特别的敬意和效忠的事例，以纪念人类对他的依赖，并让他（人）承认自己是在一位更高的主的统治之下，他（人）对这位主应当有最绝对的臣服和服从。在人类当时所处的环境中，还有什么比遵从神的命令、禁食乐园的一种或多种果实更合适的敬意表达呢？上帝高兴的是，他（上帝）只坚持让人禁食一种果实，同时又放任他（人）完全自由地享用其他所有果实。这既是对至高无上的主的一种敬意，因为他拥有了天堂和天堂里的一切享受，也是为了给我们的始祖父母上一堂崇高而有益的课——禁欲和自我牺牲，这也是在试用期最必要的一课；同时也是为了让他们毫无保留地服从上帝的权威和意志，臣服于至高无上的智慧和仁慈。这有助于使他们养成习惯，使他们敏感的食欲适当地服从理智的法则；使他们不再过于执着于低级的感官利益，使他们将最高的幸福寄托在上帝身上：最后，将他们的求知欲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使他们满足于了解那些对他们来说真正合适和有用的知识，而不是妄想以无端的好奇心去窥探那些不属于他们的、上帝认为不适合揭示的事物。

在他们（亚当夏娃）被诱惑者（撒旦）引向罪恶和悖逆的时候，他（上帝）将以他（上帝）的大仁慈赐给他们一位荣耀的拯救者，这位拯救者（耶稣基督）将从女人那里出来，打破诱惑他们的敌人（撒旦）的权势，将他们从因背道而给自己带来的苦难和毁灭中解救出来。可以合理地推测，他们（亚当夏娃）有希望，虽然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后代仍将遭受许多罪恶和暂时的死亡，作为罪的后果和惩罚，但只要他们悔改和真诚地顺从，他们就会得到更好的生活。因此，对赦免怜悯的希望和对未来状态的期待，似乎从一开始就有了，并通过一种最古老的传统，在最早的时代就在人类中普遍传播开来，这一点我以后有机会再加以说明。要解释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认识到它（上帝对于救赎的预表）是原始宗教的一部分，源于人类的始祖，他们是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的。

在最初的时代，神与人之间就有交往，神将他的旨意传达给人，这一点从有关该隐和亚伯的记载中可以看得更清楚：以诺因与神同行而受到高度赞扬，他的虔诚也得到了显赫的奖赏，这都是（人生命的）未来状态的明证。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上帝将宗教的基本原则和道德义务的知

识传授给了人类的始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有理由得出结论，他们（人类始祖）一定是出于责任感和意愿，将这些知识传授给了他们的后代。因为从人性的原始构造中可以看出，而且很可能是由神的明确命令强制执行的，那就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所设计的、——父母应该努力教导他们的孩子；这是获得最初的基础知识，特别是宗教的主要原则和道德义务的普通途径。

从上帝手中诞生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必然拥有这样的权威，而在一般情况下，后世的人都不可能拥有这样的权威。世界刚刚被创造出来，创世的情景历历在目，上帝与人类的交流频繁而感人。他们（亚当夏娃）的后代也丝毫没有理由怀疑他们（亚当夏娃）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或者怀疑他们有任何强加于后代的意图。他们（亚当夏娃）不需要任何凭证，而这些凭证在后来有假的启示录与真的启示录相对立时是必要的。他们传递的是他们自己知道是真实的，是从上帝那里得到的信息；这些信息从他们口中传出，一定具有特殊的分量，理应得到极大的尊敬和完全的信任。第一个人及其直系后裔（h）的长寿为他们保存和传播这些传统提供了奇特的优势。【约瑟夫在谈到摩西所记载的最初时代人的长寿时，最后说：“我有希腊人和野蛮人中所有撰写古史的人作为见证”。他特别提到了马奈托和贝罗索斯、莫斯库斯、赫斯提乌斯、埃及人希罗尼穆斯、编写腓尼基历史的人，还有赫西俄德和赫加丢斯，以及希腊尼库斯和阿西西劳斯。除了这些，Ephorus 和 Nicolaus 还提到古人活了一千年。】 【惠斯顿先生在他的约瑟

夫英译本中对这段话的注释中指出，他可能已经添加了瓦罗，后者提出了这个问题，指出，古人被认为活了一千年】。

人类的第二位祖先诺亚是玛土撒拉的后代。玛土撒拉与亚当同时代约 245 年，与诺亚同时代约 600 年。诺亚本人也是一个非常虔诚和贤德的人，他与旧世界的人们生活了 600 年，毫无疑问，他会特别小心地获取人类始祖宗教原始原则的真实信息。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断定，他（诺亚）保留了古代原始宗教中最重要的东西。上帝以非凡的方式使诺亚脱颖而出，使他免于世界性的大洪水，他（上帝）向诺亚进一步揭示了他自己和他的旨意，并由他（诺亚）传达给他的后代，这也符合神的智慧和仁慈，也符合摩西给我们的描述。这可以被公正地视为向全人类第二次颁布了宗教的主要原则。人们对大洪水本身的记忆不会很快被遗忘，一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考虑到大洪水的古老性，没有任何一个事实比大洪水本身更能证明它的存在。约瑟夫引用了迦勒底人贝罗苏斯（Berosus）、写腓尼基古迹的埃及人希罗尼穆斯（Hieronymus）、大马士革人尼古拉斯（Nicolaus of Damascus）和姆纳塞斯（Mnaseas）的话；他（约瑟夫）还补充说，还有很多人提到过这件事】。【在美洲大陆和亚洲，在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在非洲人和欧洲人中间，它（大洪水）的传统遍布世界，并保存在所有民族的记忆中】。【事实上，在地球目前的构成中，有许多事情都表明曾经发生过这样一场洪水，而且整个地球都被洪水覆盖了。】

它（大洪水）给人们的心灵留下了宗教及其义务的深刻印象。上帝最初创造了地球，并将人类安置在其上，而这一重大事件（大洪水）表明，如果他（上帝）愿意，他（上帝）有能力毁灭地球。它（大洪水）给了人们一个感性的证据，证明他（上帝）是大自然的主宰，对大自然和万物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他的天意关注着人和人的行为；他憎恨罪恶和邪恶，惩罚作恶者，他热爱并奖赏正义，拯救那些真诚地爱他、并侍奉他的人脱离最大的罪恶。毋庸置疑，诺亚在方舟里有闲暇和机会的时候，以及从方舟里出来之后，都注意用他自己所接受的宗教教义来教导他的子孙后代，特别是那些关于对唯一真神的认识和崇拜、世界的创造、神作为奖赏者和惩罚者的天意、神赐予人类的律法、以及关于（人生命与世界）未来状态的教义。

洪水之后的时代不可能是学问和哲学的时代。一位博学的作家说得好，“在洪水之后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所处的紧迫困境，导致他们在科学方面的进步非常缓慢”。由于他们面前是广阔的大地，（我们）自然可以推测，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四处流浪，寻找合适的居所；其中一些人会迁移到远离他们最初定居地的国家，并逐渐陷入粗鲁野蛮的生活。他们几乎没有闲暇或兴趣进行艺术或科学的研究。

洪水之前的艺术和科学一般都随着它们的发明者和实践者（淹没于洪水中）而失传了；然而，宗教的一些遗迹、关于神的一些观念、天意、未来状态以及事物的道德差异，一般都被保留了下来，甚至在那些（人类）变得野蛮的地方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假定，在他们（即那时的人类）的环境中，他们是通过推理和论证的方式获得这些（宗教）观念的。因此，这很可能是人类始祖（亚当夏娃）遗留下来的古老的普遍传统，诺亚家族的族长们从诺亚那里继承了这些原则，并将这些原则带到了他们分散的各个地区。

在这里，我们不妨注意一下柏拉图在其第三部律法书开头的一段精彩论述。他（柏拉图）讲到洪水对人类的毁灭，只有极少数人逃过了这一劫；这些人是牧羊人，居住在山顶上，成为新一代的种子。他（柏拉图）说，城市、政体和政府，连同艺术知识，都在混乱中丢失和消亡了，后代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无所知：他们沿袭祖先的习俗和礼仪，尤其是与宗教和神灵有关的习俗和礼仪；他们逐渐组成了自己的社团，并以其中最古老的人和他们家族的首领为领导者和管理者。

我认为这里有明显的大洪水历史的痕迹。他（柏拉图）对洪水的描述不能很好地适用于特定的（局部地区的）淹没、仅限于阿提卡、塞萨利或希腊，就像 Deucalion 或 Ogyges 的描述一样【而是，柏拉图所指的，是普世性的诺亚大洪水】；尽管希腊人以他们的方式将其与他们所接受的有关诺亚的传统相混合并混淆了。

柏拉图说，洪水淹没了大部分人类。他认为，大洪水之后留下来的人仍然保留了一些他们祖先的习俗和宗教，并将这些习俗和宗教传给了他们的后代。他（柏拉图）暗示在他的时代就有这方面的传统，并以这样一个问题引入叙述：“你认为古代的传统历史有任何真实性吗？”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在希腊人中，原始传统在这一点和其他例子中都有很大的改变和败坏；而在其他一些民族中，原始传统则保持得更加纯正和独特：贝罗苏斯在他的《迦勒底古迹》中，以及卢西恩在他的论文 *Dea Syria* 中的见证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关于洪水的传统记载在很多方面都与摩西的记载相吻合。

可以合理地推测，洪水过后，世界上最早有人居住的地方，也是离人类最早的复兴者选择居住的地方最近的地方，在经历了世界性的海难之后，艺术或知识的残余主要是在那里被发现的。在那里也可以找到古代宗教的最大遗迹，因为那里离源头最近。他们后来分散到了遥远的地方，很可能很快就会陷入无知和野蛮之中。古代历史的最佳遗迹在这一点上与摩西的记载一致；在世界的东方，即诺亚和他的家族在洪水后最初定居的地方，最早形成了社会和公民政体，建造了城市，培养了艺术。东方是知识的源泉，知识从那里传播到世界的西方。在那里可以找到古代传统最珍贵的遗迹。后来，最著名的希腊哲学家都到那里（东方）去探求科学，或关于神性和自然万物的知识。（西方的）立法者们为了得

到或借鉴法律和民事政体的知识，也曾求助于此（东方）。

众所周知，东方的智慧主要在于传授和传播古老的传统。狄奥多鲁斯-西库罗斯（Diodorus Siculus）有一段关于迦勒底人（其他东方民族也是如此）和希腊人不同哲学方式的精彩论述。他指出，迦勒底人并不像希腊人那样为自己的发明创意松绑，而是恪守从古代智者那里传承下来的信条。事实上，这也是希腊人自己最古老的哲学方式。博学的托马斯-伯内特博士指出，传统哲学并不依赖于推理和对原因的探究，而是依赖于他们的祖先通过传统传下来的原始教义，这种哲学在希腊人中间似乎一直延续到特洛伊战争时期。

古人不喜欢建立体系和理论，也不喜欢用因果关系来证明他们的学说。他们只是简单地传达他们的信条，而不是以论证的方式；而是将其（信条）作为学习者或听众根据智者的权威而应该接受的东西，没有怀疑或争论。他（托马斯-伯内特博士）举例说明了世界从混沌中形成的学说，以及世界被火燃烧或毁灭的学说，这两种学说都是在古代人中普遍流传，但没有提出任何理由加以证实。因此，他（托马斯-伯内特博士）认为，这些和其他被普遍接受的事情很可能是源于诺亚的古老传统：或者，它们可能是诺亚从先祖那里获得的传统的一部分，而这些传统最初是通过神的启示传达给人类的第一个父亲（亚当）的。

后世的希腊人对自己的智慧自视甚高，他们不愿承认自己的知识中有任何一部分来自于野蛮人（外族人），因为他们把所有其他的人都称为“野蛮人”。

接下来，我将介绍关于地球起源于混沌的传统。至于世界大火，这是一种最古老的学说。斯多伊克人一直坚持这一学说，但他们并不是这一学说的始作俑者。在他们之前，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等人就已经传授了这一学说。它很可能是从埃及人和腓尼基人那里传到希腊人那里的。斯多葛派之父芝诺本人就是腓尼基人。正如柏拉图告诉我们的那样，埃及人认为世界是由洪水和大火连续毁灭的。因此，他们（埃及人）将世界第一次毁灭于水和最后一次毁灭于火的传统结合在一起，将这些传统混合在一起，并假定这些毁灭会在某些时期再次发生。古老诗人同样保留了世界毁灭的古老传统，这一点可以从索福克勒斯、卢克莱修、奥维德、卢坎等人的作品中看出。印度的布拉奇曼人从最古老的时代起就认为世界将被火毁灭，现在仍然如此。这个传统，像许多其他的，被改变和破坏，特别是那些诸如Stoicks的人们，假定周期性的大火和世界的翻新；他们中的一些人以至于坚持认为，经过这样的大火，整个系列的人和事都会完全恢复在相同的条件下，如同在之前以同样的行动做了一遍。

第欧根尼-拉尔提乌斯指责那些声称（希腊）哲学起源于蛮族（外族）的人，并断言他们无知地将希腊人自己正确地完成和发明的东西归因于蛮族。他对希腊人的偏好甚至让他说，不仅是哲学，人类的起源也来自希腊人。

然而，古代（希腊）哲学家中最著名的（希腊）人曾到过东方国家，例如迦勒底、腓尼基、埃及、波斯，其中有些人甚至到过印度，与这些国家的智者交谈，以提高他们（希腊人）的知识水平，这一点是肯定的，也是普遍公认的。狄奥多鲁斯-西库卢斯

（Diodorus Siculus）列举了一份长长的目录，其中列出了那些前往埃及的人，他们从埃及祭司那里获得了知识。柏拉图在《爱皮诺米斯》中承认，希腊人从蛮族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但他断言，希腊人改进了他们所借鉴的东西，使之更加完善，尤其是在与对神的崇拜有关的方面。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曾在埃及的祭司中间待过几年，正如他非常崇拜的毕达哥拉斯也曾如此一样。人们经常注意到，他（柏拉图）的著作中有许多东西都是在东方学到的；他似乎从那里借鉴了一些（他的哲学理论体系中所体现的）最崇高的理念，尽管他可能用自己的天才力量对它们进行了美化和补充。在他（柏拉图）的作品中，有好几段他都提到了神学真理，认为这些真理不仅来自哲学家的推理，而且来自古老而可敬的传统，这些传统被视为神圣的起源，尽管他（柏拉图）有时暗示这些传统掺杂了（谬误的）寓言。

尤西比乌斯和其他教父说，希腊人对神圣事物的所有知识最初都来自希伯来人。但这似乎太过分了。其中有些东西很可能是古代传统的遗迹，不仅来自希伯来人，或摩西和先知的著作，而且来自始祖时代；其中有些传统遗迹延续了很长时间，特别是在东方民族中。

综上所述，我们极有可能认为，宗教最初是由神的启示传入世间的：它（宗教）不仅仅是人类自身无助的理性的结果，也不仅仅是在早期时代进展甚微的学问和哲学的结果；它（宗教）的起源是神传达给人类始祖的启示。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宗教真理）变得模糊不清，并被不纯净的混合物所侵蚀。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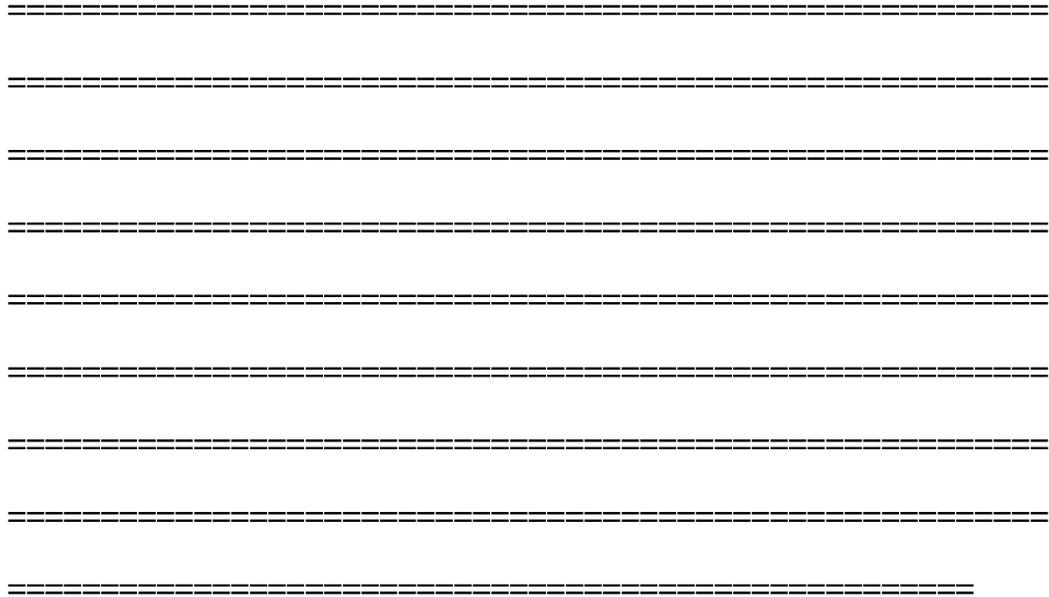
=====

=====

=====

=====

=====



第 II 章.

人类最初的宗教不是偶像崇拜，而是对唯一真神的认识和崇拜。这种宗教的一些遗迹可以追溯到最古老的时代。关于创世的传统在各民族中延续了很长时间。在异教徒的世界里，唯一至高无上的神的观念从未完全消失；但对他的真正崇拜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失了，并被混淆在众多偶像神灵之中。

从上一章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最初的宗教

不是偶像崇拜，而是对唯一真神的崇拜。——但是，这一点值得更明确地加以考虑，因为这是有些人不愿承认的。休谟先生在他的《宗教的自然史论文集》中竭力说明，最初的人类没有资格通过对自然界作品的推理来发现宇宙唯一的造物主、上帝的存在和完美性，并由此得出结论，有（唯一真神）神论不是人类最初的宗教。他（休谟）说，“如果我们考虑到人类社会从最初的简陋到后来的完善，那么多神教和偶像崇拜就是，而且必然是人类最早、最古老的宗教”。同样，他（休谟）宣称“从推理来看，有（唯一）神论不可能是人类的主要宗教”。但他的论证并不能证明有（唯一真神）神论，即承认和崇拜一个神，不是最初时代的宗教；它只能说明，有（唯一）神论并不能是他们（仅凭）自己推理的结果；而且博林布鲁克勋爵也持相同观点。因此，如果在他们（早期人类）中间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一定是由于神的启示最初传达给了先民。而事实正是如此。他（休谟）在上文引述的这段话中假定，世界最初时代的人，如果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自生自灭，除了偶像崇拜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宗教；他断言，他们因为是自生自灭，所以必然是偶像崇拜者。但我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了，那就是，一位睿智善良的上帝，人类的父，竟然在人类形成之初以及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将他们置于这样的环境中，使他们要么不可避免地没有宗教信仰，要么只有虚假的宗教信仰；因此，他们（人类）绝对不可能不成为偶像崇拜者和多神论者。在我看来，这（休谟的论断）是对天意最不适当的反思。更合理的假设是，由于神的仁慈，人类最初的父母和祖先在刚来到这个世

界时，就从上帝那里得到了宗教的主要基本原则的知识，使他们立即有能力认识和崇拜他们的造物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或他们的后代后来堕入多神教和偶像崇拜，那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不能归咎于天意；因为他们得到了最初的启示，他们有能力并有最强烈的义务将纯正的启示传给他们的后代。

【休谟先生本人对人类宗教起源的描述非常特别。他承认，“人类几乎普遍一致地相信，在人类世界中存在着一种看不见的智慧力量。它们（人类的信仰）在形成之初的环境是这样的：它们不可能认识和崇拜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唯一的真神，以及实现其（人类）存在的主要目的”。但（休谟）他没有充分说明，人类是如何普遍认同这种信仰的。他（休谟）从来没有注意到神的启示是产生这种信仰的原因：他也不允许最初的宗教观念产生于对自然造物的思考，他认为最初的人在所处环境中，根本没有资格进行这种思考。那么，他认为最初的宗教观念从何而来呢？是“从人们对人类生活中各种相对立事件的审视中，在这无序的场景中，用更加无序和惊奇的目光，看到了神性最初模糊的痕迹”。这充分说明了上帝和宗教观念在人类中的最初起源！诚然，当人们一旦形成了看不见的智慧力量的概念，他们就会把那些他们无法解释的事件归因于这种力量。但是，仅仅考虑他（休谟）所说的人类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并把它们归结为偶然，并不能使他们首先产生超凡的无形力量的概念；这也不能说明这种概念在人类中

几乎是普遍存在的，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根据他（休谟）的计划，精灵和仙女（他把异教徒的神灵比作精灵和仙女）一定是人类最早的神灵。而从最古老时代的最佳记载中可以看出，崇拜唯一的真神，天地的创造者，是人类最初的宗教，而最初的偶像崇拜，或偏离原始宗教的行为，是对天和天体的崇拜；他们崇拜天和天体，是考虑到它们的辉煌和对这个低等世界的影响。休谟先生关于人类宗教起源的论述建立在他自己的（虚幻）想象之上，没有任何权威或理由可以支持。】

在休谟看来，偶像崇拜和多神教是他们（人类）最初所处、并长期持续的状态的必然结果；这是将他们的虚假宗教和多神教的责任不归咎于他们自己，而是归咎于上帝，并将上帝作为虚假宗教和多神教的始作俑者。因此，（与休谟不同的是），假设多神教和偶像崇拜不是人类最初的原始宗教，而只是它的堕落，这样的假设更合乎情理，也更符合我们对上帝的智慧和仁慈所能形成的最好的观念。

这是最合乎情理的，也最符合我们对人类古代状况的最好描述。休谟先生确实诉诸事实，“除极少数人外，所有人类从一开始就是偶像崇拜者，一直持续到 1700 年前；我们越往古代走，就越发现人类陷入偶像崇拜：没有任何更完美宗教的标志或征兆”。但是，如果他（休谟）所说的偶像崇拜是指人类从世界之初就对唯一至高无上的神完全没有任何认识或概念，这似乎也是他（休谟）的

本意，那么他的说法就不正确了。在崇拜偶像的异教徒中间，至高无上的神的观念持续了很长时间，虽然被大大地遮蔽和败坏了，但从未完全消失。休谟先生所说的美洲野蛮部落中的许多人也有同样的情况：事实上，偶像崇拜最初并不是完全抛弃对唯一真神的认识和崇拜，而是以迷信的方式崇拜真神，并以各种借口将其他崇拜对象（偶像假神）与真神结合在一起；起初，他们对这些（其他）崇拜对象的宗教尊敬程度较低，但最终，他们会对这些崇拜对象（偶像假神）献上只有对至高无上的真神才有的神圣崇拜。

如前所述，世界最初时代最真实的历史是摩西的历史；摩西是《圣经》第一部分的作者。他（摩西）是最古老的历史学家，也是现存（人类）历史学家中最值得信赖的一位。至于迦勒底人、埃及人和中国人的奢靡古迹，其虚构性和荒谬性已被揭露得淋漓尽致，最近，博学多才的戈盖先生在他的第三部著作《De l' Origine des Loix, des Arts, et des Sciences》末尾的第三篇论文中也揭露了这一点。从摩西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崇拜唯一的真神是人类始祖的宗教，偶像崇拜和多神教是后来才出现的。民族离最初的时代越远，他们就越远离原始宗教；古老而原始的传统变得越来越腐朽。

在最古老的年代，表现最为突出的民族是亚述人和迦勒底人、波斯人、腓尼基人、阿拉伯人和埃及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

在所有或大多数这些民族中，对唯一真神的崇拜在洪水之后的一些时代里得以保留（）。根据马修-里基乌斯（F. Matthew Riccius）和其他人，特别是勒康普特（F. Le Compte）在他的《中国回忆录》中对古代中国人的描述，这些人可能还包括古代中国人。上面最后提到的这位作者（勒康普特）肯定地说，中国人民对唯一真神、天地之主的认识和崇拜以及宗教的纯洁性在他们中间保存了两千年。必须承认，在最古老的中国书籍中有一些段落，从最明显的意义上看，似乎支持这一假设。但是，中国人自己对这些书的真实含义却有不同的解释，一些博学的基督徒也对这些书的真实含义有不同的解释。在中国的语言和文学中，我不会对它（对唯一真神的信仰）做任何强调。至于古波斯人，他们似乎在最古老的时期就是唯一真神的崇拜者。海德博士认为，他们（波斯人）是从诺亚以及他们伟大的祖先闪和埃兰那里学到这一点的：虽然他们后来堕入了萨比教，即对天体的崇拜，但他们仍然保留着对至高神的认识和崇拜。

【Le Compte 的 Memoires 中有关中国古代宗教的主张受到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院长们的谴责，之后又受到该神学院神学系 1700 年 10 月 18 日裁决的谴责。一些耶稣会士自己也对中国的古代宗教做了不同的描述；特别是尼古拉斯-朗格巴迪（F. Nicholas Longobardi），他在中国生活多年，对中国的书籍和学问非常熟悉。读者可以参阅他关于这一主题的论文，该论文占据了 F.

Navarette 的《中华帝国》第五卷的全部篇幅。另见 Millar's History of the Propag. 3d. 至于我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在我看来，中国人和波斯人以及其他一些东方民族在最古老的时代就对唯一的真神有所了解，这并非不可能；尤其是他们最早的统治者和立法者似乎都是诺亚最早的后裔。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们的宗教很快就开始堕落，他们很早就陷入了对天、地、元素、山脉、河流和自然界其他部分的崇拜；他们从很久远的古代就开始对这些东西献祭，至少认为它们（天地山脉等）是由他们认为与之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神灵所驱动的。我认为，这可以从一些愿意对他们做出最有利描述的人的承认中得到公正的结论。见四位耶稣会士出版的《拉丁文中国科学》（*Scientia Sinensis latinè exposita*），第 51 页。巴黎，1687 年。】

迦勒底人和亚述人似乎是最早败坏真正古代宗教的人。

【尤西比乌斯（Eusebius）从一本据说是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所著的书中摘录了一段关于上帝的崇高论述。如果这段话是真的，而这位琐罗亚斯德又像有些人认为的那么古老，那么他早在始祖时代就生活在这里，可以认为他在离源头不远的地方保留了相当多的古代原始宗教的遗迹。或者，如果他晚于大流士-希斯塔斯佩斯（Darius Hystaspes）统治时期，即海德博士根据波斯和阿拉伯历史学家将他归入的时期，那么他对上帝的观念以及他宗教的其他部分，都来自摩西和先知的著作，正如这位博学的作家所揭

示的那样。】

亚伯拉罕移居迦南。但他的兄弟拿鹤的家族仍有一些人留在美索不达米亚。此后将近两百年，从拉班和他的家族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这些地方仍然保留着对唯一真神的认识和崇拜，尽管其中掺杂着一些迷信和偶像崇拜的习俗。至于腓尼基人和迦南人，我们必须承认，在摩西时代，他们的偶像崇拜和多神教已经泛滥成灾：但在亚伯拉罕旅居他们中间的 400 年前，摩西历史中关于他们的记载却找不到任何偶像崇拜的痕迹。相反，关于麦基洗德的记载却表明了这一点，麦基洗德是那个国家的国王，也是至高神的祭司，亚伯拉罕对他非常尊敬，并将他所掠夺的战利品的十分之一分给了他。亚比米勒大约也是在同一时期在迦南为王，他似乎对真神有所了解，并且是真神的崇拜者。也丝毫看不出亚伯拉罕与这些地方的居民在宗教信仰上有任何分歧，或在这方面给他带来任何困扰。在他们中间，亚伯拉罕似乎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先知，是深受上帝宠爱的人。法老和埃及人对他的态度也是如此。他们似乎还没有被那些偶像崇拜所感染，而这些偶像崇拜后来却变得如此出名。从法老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对真正的宗教并不完全陌生。约瑟时代的宗教可能还没有完全败坏，这可以从他对祭司的特别尊重，以及他娶了祭司的女儿看出。如果我们对底比斯古代居民的了解是可信的，那么他们似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保留了原始宗教，这包括：在埃及其他地区偶像崇拜泛滥成灾的时候，

他们以克尼弗之名崇拜唯一的神，即世界的创造者。关于阿拉伯人的古老宗教，生活在亚伯拉罕时代之后的《约伯记》是一座崇高的丰碑。书中充斥着最崇高的神性观念，这些观念都是从远古时代的人那里流传下来的：尽管书中也暗示，当时在这些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对天体的偶像崇拜。

我想顺便说一下，从摩西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在那个古老的年代，上帝曾多次向特定的人显明自己，这不仅见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的事例，也见于亚比米勒、法老、拉班和其他人的事例。古代的《约伯记》中有几段经文表明，在那个时代，上帝以其旨意的非凡彰显来眷顾虔诚的神灵崇拜者，为他们指明方向和指引方向，并在人们中间保留宗教的意识和知识，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可以合理地认为，不仅在约伯和他的朋友们所居住的国家里，而且在早期的其他国家里，那里也有善良虔诚的人，敬畏上帝的人和行义的人。这种情况大概一直持续到这些国家因日益严重的偶像崇拜和不义行为而完全不配接受神的沟通，在神公正的审判下，他们只能走自己的路。可能正是这些事情的一些传统记载使神谕（神的启示话语）获得了声誉：尽管这一点以及他们（早期人类）所享有的其他优势被迷信所滥用。

博学的舒克福德博士（Dr. Shuckford）注意到，在各民族中，有一些习俗延续了很长时间，这些习俗表明，古代曾有过一种普遍的宗教，在宗教崇拜所遵循的仪式和典礼中也有一些痕迹。这就

是献祭的习俗，既有赎罪祭，也有预防祭，既有动物祭，也有酒、油、果实和土产祭；人们竖起祭坛和柱子，比如雅各竖起的柱子，他把油浇在柱子上，从而把柱子献给了上帝。族长们使用的这些东西和其他东西在外邦人中也有，可能最初是为了纪念他们的祖先。

从该隐和亚伯的事例，以及后来人类的第二个父亲诺亚的事例来看，献祭从最初的时代起就被用作宗教崇拜的一种仪式。祭祀在各民族中如此普遍地传播，除了源于人类始祖的最古老、最普遍的传统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解释。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证明，这不是他们自己的发明，而是源于神的制度；但后来转而崇拜偶像神。

不可否认的是，许多时代以来，在各民族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关于创世史的显著遗迹。人们普遍认为，世界有一个开端，它是由一团混沌或无序的物质构成的。这与摩西的记载是一致的，但这并不是说各国一般都是从摩西的著作中获得的，而是从一种传统中获得的，源于最初的时代。因为，正如伯内特博士所言，在最古老的年代，人们对其原型的记忆仍然是新鲜的；博学的戈盖先生说，“越往创世最近的时代走，我们就越能发现这一伟大真理的可见痕迹，而人类的发明和胆量却徒劳地试图玷污这些痕迹”。外邦人长期以来一直有这样的观念，这可以从一些证据中得到证明。博学的海德博士（Dr. Hyde）在谈到古代波斯人时指出，他们自古以来就对创世史有一定的了解：因此，他认为波斯人比其他许

多民族保留了更多关于真正宗教的知识。斯特拉波从梅加斯提尼那里得知，印度的布拉克曼人因恪守祖先留下的古老传统而闻名于世，他们相信世界有始有终，上帝创造并管理着世界；世界最初是由水形成的。在这一点上，他表示他们同意希腊人的观点。正如第欧根尼-拉埃提乌斯（Diogenes Laertius）告诉我们的那样，古希腊诗人利努斯（Linus）写了一首关于宇宙论或世界生成的诗，*Ἡ ν ποτέ το χρονος ὕτος ἐν ᾧ ἅμα παντ ἔπιφύκει。*“曾几何时，万物同时崛起；万物混杂在一起，而‘心’来了，把它们摆放整齐”。哲学家试图仅仅从物质和机械的原因来解释事物的起源，而没有智慧的原因和作者的介入；而诗人则把宇宙论（即关于世界产生的论述）变成了神话论（即关于神的产生的论述），并把两者混为一谈；他们（哲学家与诗人）是古代传统的最大破坏者。然而，在人们中间，甚至在诗人和神话学家自己中间，仍然保留着这种传统的痕迹；奥维德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他在古代传统和公认的神话基础上创作了《变形记》。他在作品的开头叙述了世界从混沌中形成的过程，其中有许多内容与摩西所说的非常相似，以至于人们很容易认为，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所追随的作者，都曾看到或听说过摩西的创世记；正如朗吉努斯和其他人所说的那样，异教徒并非不了解摩西的创世记。但是，假设情况确实如此，他也不会在这《变形记》这样的作品中使用摩西的创世记，如果它不符合古代接受的传统的话【换言之，在古代最初传统中，有着关于造物主创造世界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他（奥维德）赋予了它异教徒的色彩。虽然他（奥维德）假定只有

一个神是世界形成的主宰，但他同时又假定有多个神，而且似乎不知道该把世界的形成归功于哪一个神。

除了上述关于世界创世的传统之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在各民族的迷信和偶像崇拜中，普遍保留着一些关于至高无上的神的观念，而且在异教世界中从未彻底消亡；这一点进一步证明了从一开始就存在的古老的普遍宗教的遗迹。在异教徒的著作中，有几段文字把对神的信仰和承认说成是从最遥远的古代通过不断的传统而产生的。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德-蒙多》一书的作者称其为“从祖先那里传给所有人的某种古老传统或教义”。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柏拉图在谈到神时，也曾提到过“上帝（造物主）”一词；柏拉图在谈到上帝之创造有事物的起点、终点和中间时，总是伴随着正义来惩罚那些违反神法的人，他（柏拉图）把这说成是古代传统（*i wádæios λóyos*）所证明的。普鲁塔克在他的论文《德-伊西德和奥西尔》也有类似的表达。

最古老的立法者（政治领袖以及哲学家）并不是它（对于唯一真神的信仰）的发明者；但他们发现人民中有神灵的概念，便利用它来赋予法律和制度更大的权威。如前所述，它（对唯一真神的信仰）可以追溯到人类的始祖，是他们生命的智慧和仁慈的创造者（上帝）传达给他们的。当这一原则被传达给人类之后，神性的证据就会在他（上帝）奇妙的作品中展现在各个时代的人类面前。这也有助于在各民族中保持这种观念（对唯一真神的信仰）。

虽然必须承认，他们（早期人类）并没有利用这些发现（即，他们并没有认真地对待自己的信仰，并没有真挚敬虔的生命态度），而他们本可以也应该这样做，——但上帝的作为一直在他们（人类）眼前，无疑有一种趋势，在他们的头脑中保留了一些神性的印象，而这些印象是永远无法抹去的。

在众多可以提及的证据中，我将举出几个来证明这一点。洛克莱乌斯（Zaleucus）在他著名的法律序言（*proœ mium*）中说，“所有居住在城市和乡村的人首先应该相信神的存在，尤其是当他们仰望天堂，观察世界，以及万物有序而美丽的布局时。因为这些并非偶然或人为的杰作。他们（世人）应该崇拜和敬仰他们（神灵），因为他们（神灵）是我们所有真正美好事物的创造者”。

柏拉图的对话者之一、克里特人克利尼亚斯在他的《法律篇》第十卷中说：“要证明有神这一真理是很容易的”。当雅典人问：“如何证明？”他回答说：“首先，地球、太阳、恒星和 *τ uxorra*，万物的整体面貌和构成，井然有序的各种季节，以年和月来区分，都证明了这一点；希腊人和野蛮人都同意，他们都认为有神存在。”

西塞罗有许多相关的论述。他说，“有谁是如此盲目，以至于当他仰望苍穹时，却不知道有神存在？” *Quis est tam cæcus, qui cum suspexerit in cœ los, non esse Deos sentiat?* 在他（西塞罗）

的法律的序言或导言中，他认为一个人不配称为人——如果不认识神：“星星有序的运行，昼夜的变化，季节的分布和温度，以及从地球上生产出来供我们使用和享用的各种东西，难道不迫使他（人）心存感激吗？*Quem verò astrorum ordines, quem dierum et noctium vicissitudines, quem mensium temperatio, quemque ea quæ gignuntur nobis ad fruendum, non gratum esse cogant, hunc hominem omnino numerare qui deceat?* 在其他地方，他（西塞罗）提到了一些自然和天意的杰作，他说道：“当我们看到这些和其他无数同类的事物时，我们怎么可能怀疑：——不可能没有一个如此伟大的杰作的造物主主持着它们”。

普鲁塔克在他的论文 *De Placit. Philos. I. cap. vi.* 认为对天体、天体的影响、天体运动的和谐以及天体产生的效应的观察，是导致人们产生神的概念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必须指出，他在这里说人们承认有许多神，其中包括天、地、太阳、月亮和星星。

我认为，从上述几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在异教徒的世界里，人们意识到了从自然界的美丽和秩序引申到神的存在和完美的论证的力量。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他们普遍认为万物的形成并非偶然，但在这里提到的大部分引文中，他们并没有从自然的造物推论出唯一的最高原因（即唯一真神），而是似乎推论出了多个神灵或智慧的原因（即泛神主义），作为这一体系的作者（复数）。在古代人中，有许多这样的段落。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我将在

另一处明确指出的那样，当生活在基督教时代之前的异教徒作者们为了证明神的存在而敦促各国同意反对无神论者时，他们通常说的是复数的神，而不是唯一的神。然而，尽管他们信奉多神教，承认并崇拜许多神（这是对真正的原始宗教的极大和最可耻的背叛），——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留着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观念。但必须承认的是，这种观念最终似乎逐渐萎缩为一“种”神的观念，这“种”神在权力和尊严上高于其他神，但与他们（异教徒）崇拜的其他神并无不同，他们认为其他神（偶像假神）和他（上帝）一样都是真正的神，都与他共享主宰权。这种普遍流行的观念将在本作品的后续内容中显现出来。

博学的库德沃思博士认为，虽然诗人是异教徒中真正的原始宗教和神学的伟大摧残者，但他们仍然保持着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古老传统。在他们提到的众多神灵中，仍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概念贯穿他们的所有著作；他们用最崇高的语言谈论他（上帝），赋予他最高的神圣属性，而这些属性确实是唯一真神所特有的；比如他无所不能，他洞察一切，管理整个世界。他们经常称他为全能之父、众神之父和人类之父。他们把他描述为统治人类和众神的普世君主。为此，我们可以从荷马和其他希腊诗人那里摘录几段诗句，拉丁诗人在这一点上紧随其后。读者可以特别参阅普劳图斯在他的《鲁登斯》序言中的第 9 节。9. 维吉尔，《埃涅伊德》，第 X 卷，第 2 等 18 节。2, et 18. 贺拉斯，颂歌十二，诗集一，诗集三，颂歌四。这位博学的作家还提供了其他诗人的证词。然

而，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那些古代诗人）把他们所表达的至高无上的神与他们所讲述的下流故事中的朱庇特混为一谈，从而破坏了所有宗教的这一伟大原则（敬虔）。然而，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在他们中间仍然保留着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概念，而且在异教神学的种种混淆和歪曲中从未彻底消亡。

我现在不想探究古代哲学家对唯一至高无上的神的看法。这些问题将在适当的地方明确讨论。我现在只想指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以下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即对于真正宗教信仰的败坏性影响）：——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品格高尚，对神灵说了一些很好的话，但他们（古代哲学家）同时也参与了公众的多神教和偶像崇拜。

如果我们从异教世界中较为礼貌和文明的地区出发，去探究那些通常被视为文盲和野蛮的民族的情况如何，我们会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概念；甚至那些人们最想不到的一些人，在这方面似乎比那些学问和科学发达的民族更清楚地保留了古代传统。

F. Tachart 告诉我们，在与一些最聪明的霍屯督人交谈时，他发现他们相信有一位上帝，他创造了天和地，并使之下雨等等，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有义务崇拜他。这一点得到了其他著名作家的

证实，尤其是科尔本先生，他对霍屯督人的描述最为准确，也最值得信赖。他在好望角住了几年，在那里他花了很大力气了解他们的宗教和风俗习惯；他肯定地说，他们相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他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通过他的全能，万物得以生存和运动；这个存在具有不可估量的属性和完美性；他的名字在他们的语言中意味着众神之神。这似乎在论证神性的崇高理想。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他们说这位至高无上的神是个好人，他不伤害任何人，而且居住的地方远远高于人类。他们崇拜月亮，却不崇拜那位真神。他们还崇拜一个邪恶的存在（他们认为他是恶作剧之父），为了避免他的恶意。考虑到他们的性格、道德品格，很难说他们对至高无上的神的观念（只要是公正和正确的），是他们自己推理的结果；据观察，在宗教问题上，他们（霍屯督人）完全厌恶推理；——而一定是从古代传统的遗迹中产生的，这些传统来自他们的祖先，他们对祖先的观点和习俗非常顽固。他们中还有其他古老的传统，作者提到了其中一些显著的例子。

对于几内亚的黑人，我们也可以提出同样的看法。我们听说，他们普遍承认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全能神，但认为他远在我们之上，不会理会可怜的凡人；因此，他们对他没有任何崇拜；既不向他祈祷，也不为任何事情感谢他；而是向许多其他（偶像）神灵祈祷和献祭，其中有些神灵极其荒谬。

从印度古代和现代的记载中可以看出，那里有几个部落和民族，他们承认并崇拜一位至高无上的神，认为他是万物的本源和创造者。

诺克斯先生告诉我们，他在东印度群岛的锡兰生活了二十年，那里的人们崇拜许多神灵，甚至还有恶灵，唯恐被他们毁灭；但他们承认有一位神是至高无上的，他们称他为“上帝”，意思是天地的创造者；但他派了一些下位神，负责处理各种事务。这些神有许多形象，他们有祭司和庙宇供奉他们，但没有供奉至高无上的神。

至于美洲人民，阿科斯塔告诉我们：“这几乎是所有野蛮人的共同点，他们承认有一位至高无上、掌管万物的神，而且是完全善良的神；”他还说：“因此，应该仔细教导他们，他们无知地崇拜的那位至高无上、永恒的万物之主是谁。Hoc commune apud omnes penè barbaros est, ut Deum quidem omnium rerum supremum et summè bonum fateantur—Igitur et quis ille summus idemque sempiternus rerum omnium opifex, quem ignoranter colunt, per omnia doceri debent”。

【这种认为上帝不关心世间事务，而是将其完全托付给下位神的观念，在异教徒中非常普遍，也是他们中盛行偶像崇拜的主要原因。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关注和崇拜几乎完全局限于

这些低等神灵，他们认为这些神灵是他们的直接依靠；而至高无上的上帝却被视为只是一个理想的存在，几乎完全被忽视了。】

拉斐尔在他的《野蛮人的故事》中指出，他们承认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灵；但他又补充说，他们把神灵与太阳混为一谈，他们称太阳为伟大的神灵，是生命的创造者和主宰。我相信许多野蛮人都是如此，但这仍然表明他们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概念，尽管他们错误地将其用于太阳。不过，一些美洲人似乎有一个高于太阳的至高神的概念。加西拉索-德拉维加（Garcilasso de la Vega）说，在印加人来到秘鲁之前，秘鲁最古老的居民被他描绘成极其粗鲁和未开化的人，但他们承认有一位至高无上的神，他们称他为帕查-卡马克（Pacha Camack），并说正是他赋予万物生命，维持和保护着宇宙，但由于他是无形的，他们看不到他，也就无法认识他：因此，他们很少为他建立庙宇，也很少为他献祭；尽管当提到他的圣名时，他们会低头举目，以表示对他的敬仰。不过，有一座庙宇是为他而建的，位于一个叫做帕查-卡马克山谷的山谷里，西班牙人第一次进入这些地区时，这座庙宇还在。印加人从政治角度出发，让他们崇拜太阳，因此帕查-卡马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关于佛罗里达的一些居民，我们还听说他们崇拜一位神，即万物的创造者，他们称他为 Okee；他是非常善良的；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主要是想崇拜一个或多个邪恶的存在者，因为他们害怕邪恶的存在者会对他们造成伤害。他们认为他（造物主）自己并不关心人类事务，而是把人类事务交给其他神灵管理，因此

他们崇拜其他神灵，尤其是太阳和月亮。

【我们在一段话中（我随后将引用马克罗比乌斯的一段话）发现，文明的罗马和希腊异教徒在向太阳献身的庄严仪式中，称太阳为“灵魂，世界的力量，世界的光。”】

由此看来，在世界各地的许多不同民族中，甚至在被认为是最野蛮的民族中，都有信仰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痕迹；而这很难被认为仅仅是由于他们自身理性推理的力量，因为他们缺乏学问和进步。最自然的解释是，这是一种古老的普世宗教的残余，这种宗教从一开始就存在，并且源自人类的始祖。必须承认的是，在过去和现在的其他民族中，古代宗教的这一重要内容似乎已几乎完全失传，他们承认并崇拜许多神灵，但似乎对绝对至高无上的唯一神灵没有任何明确的概念。但现在我不想坚持这一点，我想说的是，即使在那些仍然保留着至高无上的神的概念的民族中，这一可敬的传统虽然非常合乎情理，但由于人类的疏忽和堕落，最终还是发生了惊人的扭曲和堕落。在迷信和偶像崇拜的滔天巨浪下，它被掩盖、被淹没，以至于几乎无法辨认。有些国家承认有至高无上的神灵，却根本不崇拜他；在另一些国家，对于他的崇拜与对于偶像神灵的崇拜混杂在一起，以至于在他们的崇拜、宗教和法律中几乎看不到任何（对唯一真神的信仰）痕迹。他们（各国各族）不时地引入大量的神灵，并通过公共权力来确立对这些神灵（偶像众神）的崇拜，从而使他们不再关注和崇拜唯一的真

神，以至于他（造物主）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和无视，而他们（各国各族）却对虚荣的偶像顶礼膜拜，而这本应当是他（上帝）一个人的所受到的世人的专诚敬拜。

因此，洛克有理由说，“在错误观念和杜撰仪式的簇拥下，世人几乎忽略了唯一的真神”。博林布鲁克勋爵（Lord Bolingbroke）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他们失去了对神（上帝）的关注，让虚构的存在体阻断了对神的崇拜”。在符合事实和真相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对异教徒的状况做出最有利的描述，但在对唯一真神的认识和敬拜方面，人们所处的黑暗和混乱是令人震惊的；因此，他们非常需要非凡的神的干预来使他们恢复正常。这就是我现在要说明的。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对唯一真神的正确认识和崇拜的严重偏离是通过哪些主要步骤造成的，并在各国中如此普遍地盛行。在进行这一调查时，我将特别关注那些因智慧而最受推崇的异教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学问和哲学似乎取得了最大的进步。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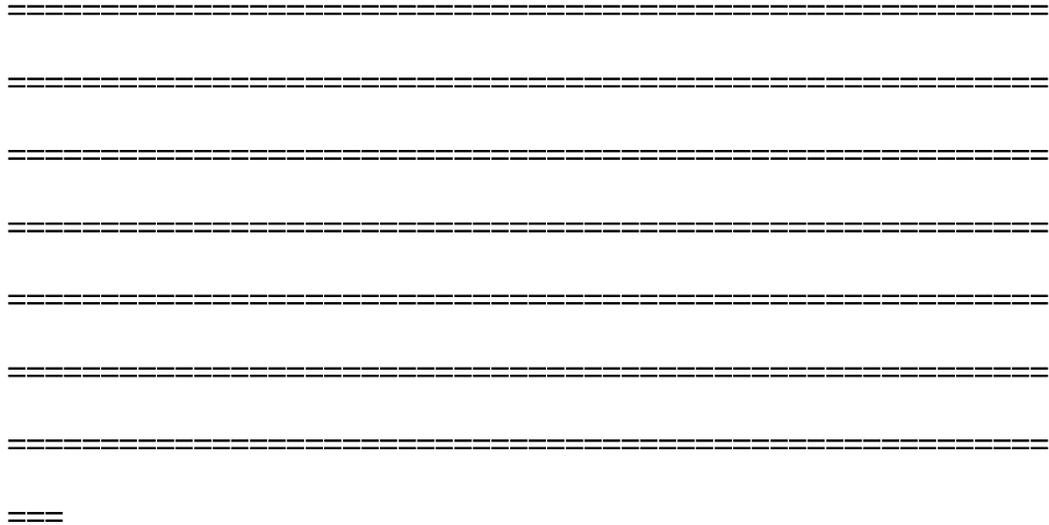
=====

=====

=====

=====

=====



第 III 章.

宗教的第一次堕落，以及对唯一真神的认识和崇拜的偏离，是对天和天体的崇拜。这是最古老的偶像崇拜。这种偶像崇拜很早就开始了，并在异教徒中广泛传播。

最古老的偶像崇拜似乎是对天和天体，即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崇拜，这可能是对唯一真神崇拜的最初偏离。狄奥多鲁斯-西库罗斯告诉我们：“埃及最古老的人们仰望他们头顶上的世界和宇宙的本质，感到惊奇和钦佩，认为太阳和月亮是永恒的、第一位的、或主要的神。”之后他又补充说，“他们认为这些神支配着整个世界

”。尤西比乌斯引用了这段话，他还指出，关于古代腓尼基人，i gwrei Queixo，即他们中最早的自然哲学家，或者说最早自称致力于探究事物本质的人，“把太阳和月亮、其他游荡的星星、元素以及与之相关的事物视为唯一的神”。因此，这些探究自然的人并没有通过思考上帝的奇妙作为来崇拜他这位荣耀的创造者，而是崇拜那些作品；他们把那些死的东西（受造之物）当作神。他们相信自己的智慧，开始忽视摩西作为所有宗教的基础而提出（记述）的古老传统，即起初上帝创造了天地。关于埃及人和腓尼基人的说法同样适用于亚述人和迦勒底人，许多人认为亚述人和迦勒底人是最早对天体进行神圣崇拜的人。不过，这些国家中不会所有人一下子就陷入最粗暴的偶像崇拜。他们很早就开始研究天文学，对恒星、它们的运动和影响进行观测。在他们中间，司法占星术兴起了。他们沉溺于自己的猜测，开始把恒星视为有生命的智慧生物，这种观念后来在人类中非常普遍。

【博学的坎贝尔博士非常肯定地说：“毫无疑问，人类如果不经教导，任由自己去想，就会认为天体都是有生命的；误以为它们（天体）通过内在的生命和力量来完成所有的运动”。他又说：“我不能不确信，人类如果完全靠自己，没有超自然的启示，不仅会认为天体是动物，而且会把他们的思想、希望和恐惧局限于这些高级生命，他们根据经验判断，他们依赖于这些高级生命；而不会有一个无形的、无限伟大的存在者的概念，他（上帝）统领万物，永远配得敬拜赞美”。他在其他地方也表达了同样的目的，并认为

这是解释他们（人类）最初偶像崇拜的最自然的方式。在我看来，很有可能人类很早就开始把太阳、月亮和星星视为有生命的存在；这一点，再加上考虑到它们对（地球）这个低等世界的影响，是产生最初和最古老的偶像崇拜的主要原因。】

他们（各国各族的偶像崇拜者）可能认为它们（偶像众神）从属于至高无上的神，是至高无上神（上帝）荣耀的大臣，万物的管理主要由它们（偶像众神）负责；因此，他们对它们的崇拜是从属的。但后来，他们（世人）开始把它们视为主神，认为它们拥有普遍的统治权，人类必须向它们顶礼膜拜。

这样就出现了多神；对唯一真神的认识和崇拜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和丧失了。或者说，如果说他们对一位偶像神的崇拜高于其他偶像神的话，那就是对太阳的崇拜。这种偶像崇拜很快在各国蔓延开来。

迈蒙尼德告诉我们，古代的扎比人占据了地球的很大一部分，他们认为除了星星之外没有神：星星都是神，但太阳是伟大或主要的神：他们对神形成的最高概念是，他是天体的精神或灵魂。同样，《腓尼基史》的译者斐洛-比布利乌斯（Philo Biblius）告诉我们，“腓尼基的古代居民认为太阳神是天上唯一的主宰

“—”Τάτο γὰρ θεὸν ἐνομιζόν μόνον ἔρανδ κύριον”。因此，他又说，他们称他为巴力-萨门，在腓尼基语中，“巴力”有“f”的意思。博学的萨利先生在翻译《古兰经》的初步论述中，从阿拉伯作家那里观察到，古代阿拉伯人通过长期的经验，从星星的升起和落下中观察到空气中发生的变化，最终将神力归于它们。《约伯记》中的一段记载表明，在约伯生活的阿拉伯地区，也就是在摩西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对天体进行崇拜了：尽管他们中可能仍有许多人和约伯本人一样，认为崇拜天体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会受到审判者的惩罚，也是对高高在上的上帝的否定。约伯记三十二26, 27, 28。

至于古代波斯人，德博士承认，他们很早就陷入了对天体的崇拜，甚至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之前就已经如此；尽管他（德博士）肯定，他们后来从崇拜中解脱了出来，而且他们一直保留着对唯一至高无上的神的认识和崇拜。但无论这种说法是否可信，可以肯定的是，对天体的偶像崇拜在摩西时代之前已经在世界上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这一点从摩西的著作中可以明显看出。摩西的律法明确禁止偶像崇拜。

关于古希腊人，人们经常引用柏拉图在《克拉提洛斯》中的证词。他说：“在我看来，希腊最初的居民只把这些东西当作神，就像现在许多蛮族人一样，把太阳、月亮、大地、星星和天当作神”。亚里士多德也有同样的意思，他说：“古人和古时候的人传给我们的，

既说这些（即星星）是神，又说神性包含整个或普遍的自然”。他还指出，“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后来为了更好地说服大众，为了公共利益，为了保持对法律的敬畏而加上去的：比如，把神说成人形，或者像其他动物，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不过，当希腊人的学识增长时，正如亚里士多德在现在提到的这段话中暗示的那样，他们还增加了其他更粗俗的偶像崇拜和迷信。阿那克萨哥拉就是因为肯定恒星是没有生命的物体（这被认为是否认恒星的神性），以及说太阳是火，月亮是可居住的地球，而在雅典被指控为不虔诚；正如一些作者告诉我们的，他被罚款，并被放逐。普鲁塔克在《伯里克利的生平》中说，伯里克利小心翼翼地把阿那克萨哥拉送离雅典，因为他担心如果他留在雅典，就会面临被雅典人谴责的巨大危险。甚至伟大的苏格拉底本人也谴责他（阿那克萨哥拉），认为他妄自尊大。柏拉图在他的第十部律法书的开头就指责（阿那克萨哥拉的）这种观点会导致无神论和否认神的旨意：他（柏拉图）自己也经常规定要崇拜星星，这似乎是他（柏拉图）向人们推荐的主要神灵。

其他哲学家，尤其是斯多葛派，也持同样的观点。在西塞罗的第二部著作《自然神论》（*De Natura Deorum*）中，斯多葛派的巴尔巴斯（Balbus）在论证天意时，特别不遗余力地证明，星星是神，应该受到崇拜。普鲁塔克真实地证明了他所处时代异教徒的普遍观点和做法，并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赞同。他（普鲁塔克）在回答伊壁鸠鲁派的科洛特斯时，将此视为最坚定的信仰之一。他

说：“所有人都崇拜他，向他献祭祈祷——Οἱς πάντες ἄνθρωποι θύεσι, καὶ προσεύχονται καὶ σέβονται ”。

这种偶像崇拜也可归因于他们对整个天体或周遭宇宙的崇拜和赋予神性；他们中的许多人将其视为主神；实际上，他们并不仅仅将其（天体）视为有生命的，而是将其视为有灵魂的，所有天体都是灵魂的一部分。为此，西塞罗所保留的恩尼乌斯的一段话值得注意。“*Aspice hoc sublime candens, quem invocant omnes Jovem.* 此外，西塞罗还翻译了欧里庇得斯的一段话：“*Aspice hoc subime candens, quem invocant omnes Jovem;* ”——崇高的穹顶，无垠的海洋，蔚蓝的大地，环绕着你。“*Hunc summum habeto divûm, hunc perhibeto Jovem.* →→你看到的是高不可测的广袤以太，它温柔地拥抱着大地。将此视为众神之首，将此作为朱庇特来颂扬”。正如西塞罗告诉我们的那样，著名的斯多葛派学者克利希普斯认为，人们所称的朱庇特就是以太。克利希普斯说，人们称朱庇特为‘宇宙’——“*Chrysippus disputavit æthera esse eum quem homines appellant Jovem.*” 伟大的自然学家普林尼说：“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世界，以及那个以另一个名字被称为天堂的世界，它涵盖并主宰着万物，它是永恒的、无边无际的上帝，它从未被创造，也不会被毁灭。”

但需要注意的是，当他们将神性归于天时，这并不专指某一个具体的天体，而是特别针对整个的天体，尤其是其中的魁首太阳，

他们将唯一真神所特有的属性归于太阳。因此，《荷马史诗》中的尤利西斯在谈到太阳时说：“他能看见并知道一切”。奥尔菲的诗句，无论是否由奥菲斯本人创作，在许多情况下都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古代异教神学，用最光辉的称谓描述他（太阳）“有一双永恒的眼睛，能洞察一切—πανδερκὲς ἔχων αἰώνιον ἴμμα; “和”正义之眼，生命之光—ἴμμα dixασπούνηs”。米南德宣称，人们应该把他（太阳）当作众神之首来崇拜。普罗提诺和那些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人在基督教在世界上取得一些进展后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他们对唯一至高无上的神的承认非常明确，并自称达到了非凡的高雅程度，但他们仍为太阳和星星的神性和崇拜辩护，并向它们祈祷。朱利安皇帝有一篇颂扬太阳的华丽演说，他把太阳说成是人类的父母，是他创造了我们的身体，降下了我们的灵魂，赐予我们一切美好的东西，最后他祈求太阳保佑我们在这里平安无事，在来世快乐幸福。

马克罗比乌斯煞费苦心地证明太阳是唯一的普世之神；人们用不同的名字和角色来崇拜太阳。他以当时异教徒中的杰出人物维提乌斯-普雷文塔图斯（Vettius Prætextatus）的各种学识来证明这一论点，他把普雷文塔图斯说成是所有神圣仪式的主持者，并熟知他们的神学；“sacrorum omnium præsul-sacrorum unicè conscius”。见他的《撒图纳利亚》第一卷第 17 章及以下各章。最后，他指出，祭司和神职人员在虔诚祈祷或神圣仪式中都会使用这个祷词：“全能的太阳啊，世界的精神，世界的力量，世界的

光明—*ἰλε παντόκρατορ, κοσμε πνεῦμα, κοσμε δύναμις, κοσμε φῶς*”。他还引用了奥菲斯的一些诗句，其中称太阳为朱庇特和巴克斯，是海洋和陆地之父；万物的生成都归功于他。

同样是马克罗比乌斯告诉我们，亚述人给他们所崇拜的最高、最伟大的神取了一个名字，叫“阿达德”（Adad）。这个名字的释义是“唯一”。因此，他们对神的爱戴是无穷的：但他们对神的称谓是“阿达加廷”（Adargatin），他们对神的双重称谓是“独一”（solem）。

菲洛斯特拉图斯（Philostratus）说，阿波罗尼乌斯（Appollonius）称赞印度的婆罗门远胜于世上所有的智者，他们把太阳作为主要的崇拜对象，自己也被称为太阳祭司。至于中国人，据说从他们的第一个皇帝伏羲开始，他们的皇帝就有祭祀天地的习俗。F. Navarette 曾在中国生活多年，熟知中国的语言、宗教和学问，他认为中国人从远古时代起就崇拜太阳、月亮和星星，这是确凿无疑的。他还说，“他们的书籍是这样说的，他们的有识之士也承认这一点”。Tavernier 在他关于汤金的描述中提到，汤金以前在中国的统治之下，虽然几百年来汤金一直有自己的国王，但他们祭祀太阳、月亮和其他行星，有四个主神和一个女神。我们听说，在广袤的东鞑靼，大部分居民都崇拜多神，尤其是太阳、月亮和四大元素。

希罗多德说利比亚人只祭祀太阳和月亮，他和斯特拉波也说马萨格泰人把太阳视为唯一的神灵，并用一匹马来祭祀太阳。

太阳也是美洲墨西哥人和秘鲁人的主神，他们为太阳建立庙宇，献上祭品，进行最庄严的崇拜。我还可以举例说明，美洲新格拉纳达、伊斯帕尼奥拉、加那利群岛和菲律宾群岛的古代居民，与阿比西尼亚接壤的高卢人，以及其他几个非洲民族；还有古代高卢人、日耳曼人和欧洲的其他民族。

由此看来，这种被《圣经》称为对天体的崇拜的偶像崇拜，已经在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异教徒国家中普遍蔓延，不仅在野蛮人和文盲中间，而且在最有学问和最有礼貌的人中间。人类的智慧和哲学非但没有将他们从（偶像假神）中拯救出来，反而设计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色彩和幌子来为其开脱或辩解。主要是由于犹太教和基督教启示的光辉，这种偶像崇拜如今已从许多国家中被驱逐，而从前，在这些国家中，这种偶像崇拜曾盛行一时。赫伯特勋爵在《De Religione Gentilium》一书的第四章和接下来的章节中，描述了古今异教徒对天、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崇拜；他认为这种崇拜是普遍存在的，他试图以最有利的一面来描述异教徒的宗教，在第八章的结尾，他为这种崇拜解释，说他们崇拜星星是为了纪念至高无上的神。”*Omnes stellas, sed in summi Dei honorem, certè olim fuisse, et etiamnum esse cult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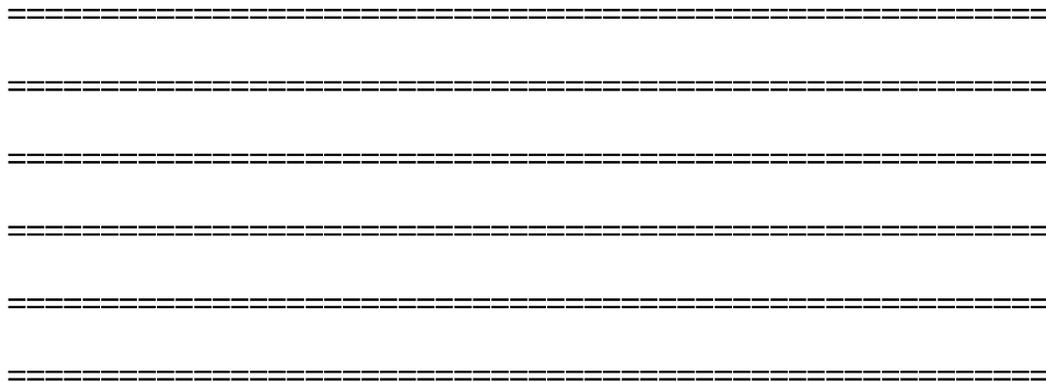
concludimus”。一些哲学家，尤其是那些为“神”辩护的哲学家，确实是这么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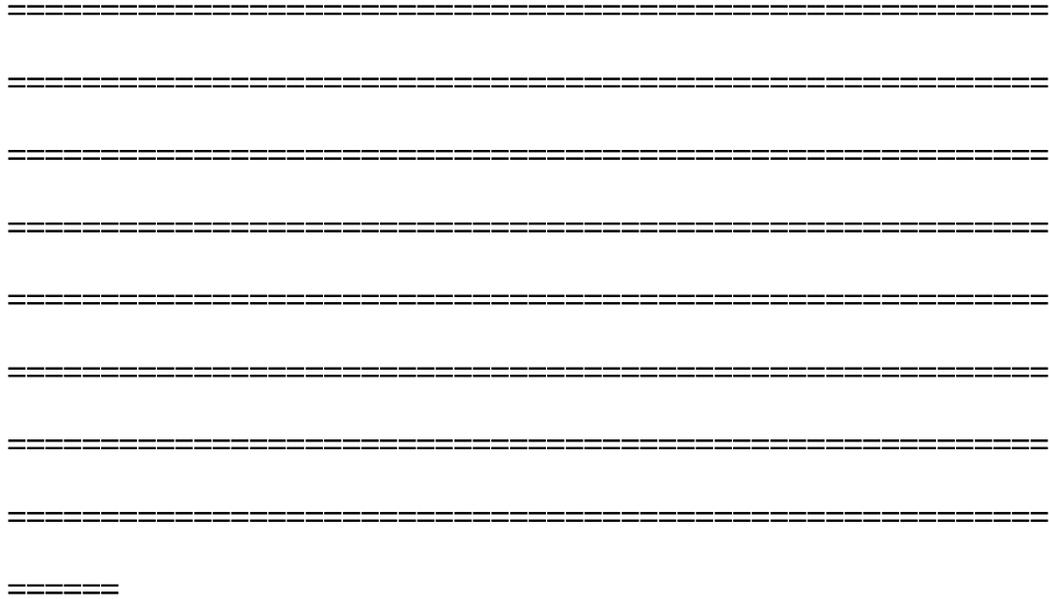
这位崇高的作家本人（赫伯特勋爵）在他的第三章中提到了希伯来人中使用的神的名字，并指出外邦人也使用这些名字和称号，他承认希伯来人将这些名字和称号赋予了高于太阳的至高神，但外邦人对他的理解不外乎太阳本身。“*Quamvis superius sole numen sub hisce nominibus intellexerunt Hebræi solem neque aliud numen intellexerunt Gentiles*”。他确实暗示，对太阳的崇拜是象征性的，是把太阳作为神性最光辉的形象和象征。我不否认，这可能是一些崇高的人对太阳的看法。但是，那些崇拜太阳和星星的庸俗异教徒似乎并没有把他们的精髓发挥到如此地步。赫伯特勋爵自己也表示怀疑，认为人们对这种象征性的崇拜理解不够。“*Symbolicum illum cultum haud satis forsan intellexit*”。我认为，从这些记载中可以合理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广大庸俗的异教徒，甚至许多有学问的人和哲学家，虽然还没有完全丧失唯一至高无上的神的观念，但他们把这种观念转移到了太阳身上。他们将神的称号和属性归于太阳：他们对太阳的崇拜以太阳为中心，并与太阳一起（虽然从属于太阳）崇拜其他恒星、大地和元素；他们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有生命的。

这位博学而高尚的作者（赫伯特勋爵）认为他们（那些崇拜偶像的异教徒）崇拜太阳“*vice summi Dei*”，并把他们描绘成一个荒

唐的人，——他们来到一个最强大的君主的宫廷，却把国王应得的荣誉给了他们看到的第一个身着华丽服饰的臣子。——”因此，倘若他们来到一个最有权势的君主的宫廷，却把只属于国王的荣誉给了他们看到的第一个身着华丽服饰的臣子，那么，他们（即那些偶像崇拜者）的行为就会像那些人一样荒谬”。

至此，我们已经了解了异教徒对真神的认识和崇拜的第一次重大偏离。最后，我将以《智慧书》作者对这种偶像崇拜的优雅表述来结束对它的叙述。——”人的本性都是虚妄的，他们不认识神，也不能从所看见的美好事物中认识神；他们也不思念神的作为，也不承认造物主；却把火或风，或急速的空气，或星辰的圈子，或狂暴的水，或天上的光，都当作管理世界的神。如果他们因其美丽而高兴，认为它们是神，那就让它们知道，它们的主是多么美好：——因为美丽的始作俑者创造了它们。但如果他们惊异于它们的力量和美德，那就让它们明白，创造它们的主是多么强大。因为从被造物的伟大和美丽中，可以看出造物主的伟大和美丽”。





第 IV 章.

对被神化的人和英雄的崇拜是另一种古老的偶像崇拜，在异教世界很早就出现了。异教徒崇拜的主要对象“*Dii majorum Gentium*”大多曾经是死人。原本属于唯一至高无上的神的名字和特殊属性被应用到了他们身上，尤其是朱庇特；同时，朱庇特也被赋予了最罪恶的行为。朱庇特-卡皮托里纳斯（*Jupiter Capitolinus*）是古罗马人崇拜的主要对象，他不是唯一的真神，而是异教神灵的首领。异教徒的多神教只是在不同的名称和表现形式下崇拜一位真神，这一借口经过研究证明是不充分的。神的不同名称和头衔被立为不同的神（异教徒的偶像众神）。

还有另一种偶像崇拜，也很早就开始出现，而且普遍盛行，那就是对被神化的人或英雄的崇拜。在这里，多神教出现了新的景象，产生了令人惊叹的多神，并且不断增加。尤西比乌斯引用的 Philo Biblius 指出，“最古老的野蛮人，特别是腓尼基人和埃及人（其他民族也有这种习俗），将那些发明了对人类生活有用和必要的东西，并对各国有恩惠的人视为最伟大的神”。他们为这些神献祭柱子和雕像，并规定神圣的节日。很有可能，起初这些东西只不过是纪念碑或纪念物，后来就变成了宗教仪式；从纪念他们，到把他们视为神灵。因此，正如《智慧书》的作者所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种不敬虔的风俗逐渐滋长”。

“强者被奉为律法，国王的戒律使人们崇拜雕像”。正是英雄神灵的概念，主要引入了对人形雕像的崇拜，人们对这些雕像表示神圣的敬意。这里所说的国王也适用于古代的大多数立法者，以及城市和联邦的创建者和管理者。他们从政治角度出发，鼓励崇拜一些曾经是人的神灵，并将他们纳入自己的众神之列。这成了国家宗教的一部分，人民很容易顺从，最后发展到在很大程度上把对唯一真神的认识和崇拜从国家中驱逐出去。就像那些把天、太阳和星星立为神的人把至高神的名字和属性用在它们身上一样，当崇拜被神化的人的习俗出现时，他们（英雄）的名字、头衔和崇拜仪式也随之出现了。

西塞罗以斯多葛派人物巴尔布斯的口吻，非常赞同向名人致以神圣的敬意并视其为神的习俗。科塔指出，在大多数城市，为了鼓励人们为公共事业献身，通常会将那些因坚忍不拔而出名的人纳入神的行列：他在书中列举了几个例子。——这也是西塞罗自己在他的第二部法律书中所规定的；他在书中要求，应该崇拜那些因他们的功绩而被召入天堂的神灵。从他（西塞罗）的著作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出，即使是那些被认为是异教神灵中的佼佼者，他们也曾经是人。这就是用人类的智慧和政策来模拟宗教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以及在其他类似情况下，宗教都遭到了极大的败坏和堕落。

Philo Biblius 在上面提到的尤西比乌斯（Eusebius）的一段话中指出，他们把国王的名字用在宇宙的元素上，用在他们认为是神的一些东西上，他称之为 *quoixs sés*，自然神，即太阳、月亮和星星。正如塞尔登（Selden）所指出的，这给异教徒的崇拜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混乱。因此，埃及人的奥西里斯、迦勒底人的贝尔和腓尼基人的巴尔，既代表被神化的人，也代表太阳。还可以提到许多其他的神名，它们既是星星的名字，也是英雄的名字：他们都被冠以最神圣的头衔和称号。有几位著名作家曾指出，一些异教神灵的名字是希伯来文中神的名字的变形，如约维、埃维乌斯、萨比乌斯等，这些名字原本是指至高无上的神灵，后来却被用于被神化的英雄身上。至于最初被异教徒奉为神明的英雄是

谁，有识之士的看法并不一致。一些著名作家展示了丰富的学识，说明所有与古代异教徒神灵有关的寓言以及赋予他们的行为，都取自圣经中关于诺亚、始祖、摩西和最杰出的犹太英雄的记载。然而，我认为，他们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如此，——在异教徒的神话中，混杂着与洪水前后的一些始祖以及《圣经》中提到的其他杰出人物有关的晦涩难懂的传统。这些神话与古埃及和古希腊英雄的记载混杂在一起，后来又用诗歌的虚构进行了进一步的伪装和美化，以至于几乎无法清楚地辨别和区分真正的原始传统和后来添加上去的东西。巴尼耶神父在他的《古代神话》中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古代寓言不仅仅是寓言，而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在各种虚构情况的掩盖下，包含了许多真实事件的历史。他特别详细地介绍了埃及人、埃西奥佩人、腓尼基人、叙利亚人、迦勒底人、迦太基人、希腊人、罗马人、高卢人、日耳曼人和其他民族的古代神灵的历史。艾萨克-牛顿爵士在他的《年表》中也提到这些。

阿贝-普鲁什(Abbé Pluche)在他的《天空史》(Histoire du Ciel)中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方案。他试图说明，埃及的神话、宗教和神学(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神话、宗教和神学都源自埃及的神话、宗教和神学)完全是由于对古代象形文字的滥用造成的，而古代象形文字原本不过是用来向埃及人宣传尼罗河的涨落、季节的变化、农业的规则、农夫的不同劳动以及其他类似性质的事物的标志。

有几个例子可能是这样的，滥用象形文字可能会导致一些古代神话寓言的产生，这一点是可以允许的，而且以前的有识之士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将其作为埃及人和希腊人的诸神及其所有神圣仪式和典礼的唯一原型，则是一个站不住脚的计划。

在此不妨提及保萨尼亚斯的一个明智的观点，即“在每个时代，许多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件，都被那些在原本真实的事情上加盖谎言的人变得不可思议”。他还说，“他们乐于听到这些神话般的关系，很容易在其中添加其他虚构的内容，因此，真理因掺杂了虚假的内容而遭到破坏和毁灭”。由于异教徒中流传着被神化的人的生平和行为，包括好的和坏的，这些掺杂着寓言的传说被编入了他们的神学；这对他们的宗教和崇拜产生了最有害的影响。Cotta, in Cicero De Nat 谈到那些有名气和有权势的人死后获得了神的尊荣，并被纳入神的行列；而这些神就是我们习惯于祈求和崇拜的神；他补充说，墨西拿人欧麦勒斯（Euhemerus）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特别的论述，恩尼乌斯（Ennius）将他的著作翻译成了拉锡语；他还说明了这些人死亡的时间以及在哪里可以看到他们的坟墓。“Ab Euhemero autem et mortes et sepulturæ demonstrantur deorum”。这只能说明，学识渊博的人在遇到新的和喜欢的假说时，是多么容易走极端。

Lactantius 对 Euhemerus 做了特别的描述，并告诉我们，他讲述了他们的出生、婚姻、后代、行动、管理和死亡的历史。他在

书中含沙射影地说，那些这样说话的人（即编造偶像众神的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expertes religionum omnium*”。并提出了一个问题，欧麦勒斯是否不是在确认宗教，而是在完全剥夺宗教？“*Utrum igitur hic confirmasse religionem videtur, an penitus totam sustulisse?*” 同样是科塔，在*De Nat.* 第 XV 章及以下各章中，在很大程度上坚持认为，他们（偶像崇拜者）的一些神曾经是凡人，并把这些说法说成是从希腊人的古代名声或传统中收集来的。*Ex veteri Græciæ fama collecta*。西塞罗在他最出色的一篇论文中也充分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几乎整个天堂都被人类填满了：研究一下古代的记载，以及希腊作家从这些记载中得到的信息，就会发现，甚至那些被认为是更伟大的神灵（*dii majorum gentium*），也从人类中间被带到了天堂：他们的坟墓在希腊被展示出来。” 他（西塞罗）还暗示说，“这些事情是在奥秘本身中传递的，那些被启蒙的人都知道”。恩尼乌斯将 *Dii majorum gentium*（也称作 *Consentes*）也归入了这一部分：——“朱诺、灶神、密涅瓦、谷神星、戴安娜、金星、火星、墨丘利、约维斯、海王星、火神星、阿波罗”。

因此，根据西塞罗的说法，那些被尊为上神的神灵，以及异教徒崇拜的主要对象，曾经都是人：这一点甚至在《奥秘》中也有教导。顺便说一下，我想指出，这绝对颠覆了那些想把这些神的名字仅仅当作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不同名称和表现形式的人（即那

些想要为偶像崇拜进行辩解的人)的计划:——这是一些古代哲学家和异教辩护士的幌子,也被一些博学的现代人所采用。

事实上,普鲁塔克在他的论文 *de Isid. et Osir.* 中对欧麦勒斯进行了严厉的指责,因为他对他们的神(偶像众神)作了这样的描述,使他们原本不过是国王和伟人。他(普鲁塔克)指责这样做会彻底颠覆所有宗教。但是,无论这种说法有什么揭露异教的倾向,我们都不能合理地否认,在那些被认为是他们的主神中,有一些原本是人类。普鲁塔克的这篇论文谴责了欧麦勒斯,从论文中可以看出,埃及的一些祭司在谈到奥西里斯(他们称其为伟大而善良的主宰)时,介绍了他的出生、行为和功绩;他曾是埃及的国王,他教导埃及人务农,使他们摆脱了野蛮的畜生生活方式,教导他们对于谷物的使用,为他们制定法律,教导他们如何敬神。他们提到了他在位的年份、死亡的时间和情况,并声称展示了他的坟墓。我不禁想到,那些将这些事情归结为古代历史传统的人,尽管这些传统无疑非常模糊,而且掺杂了许多寓言,但他们对这些事情的解释要比那些试图将其完全归结为物理寓言的人合理得多,而普鲁塔克对这些寓言的解释则非常勉强,而且他们对这些寓言的解释也绝不一致。而他(普鲁塔克)自己提出的假设,即把那些别人归因于英雄的事情归因于善良或邪恶的精灵,除了他自己的想象力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支持它。

卡利马科斯在他对朱庇特的赞美诗中指责克里特人是骗子,因为

他们声称在他们中间有朱庇特的坟墓；而朱庇特从未死去，而是一直存在：但他自己却肯定朱庇特出生在阿卡迪亚。博学的库德沃思博士提到了这一点，并对此进行了评论，他说，这可以作为一种普遍的看法，即“异教徒的神学一直与某种生理学和神学的混合物混淆在一起”（即他们的伟人和英雄的历史）。这位优秀的作家经常重复的这一观点，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他不遗余力地建立起来的假设，即异教徒的朱庇特是唯一真正的苏格拉底之神，不仅哲学家如此崇拜，人们也如此崇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赖（即不可信赖）。他明确断言，“至于希腊异教徒中的庸俗之人，无论他们是否认为神是独立于万物之外的心灵或理智，他们都不认为神（偶像众神）是真正的神。”

“宙斯”（Zeus）一词的意思是“世界的灵魂”，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他们通常用“宙斯”（Zeus）一词来理解至高无上的神灵，即众神之父和众神之王；在他们庄严的誓词中，“宙斯”（Zeus）经常被这样表述——“朱庇特之父，朱庇特之王”（Z Tarng, Ze ava）。同样，拉丁人也经常用 Jupiter 和 Jovis 来表示宇宙的最高神和君主，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从维吉尔和其他人经常给他的 Optimus 和 Maximus（最好的和最伟大的）以及 Omnipotent（全能的）等称谓中就足以看出。他（库德沃思博士）认为，朱庇特或约维斯的名字来源于希伯来语，源自四罗马音素，其发音为 Jovah 或 Javoh，或 Isúa 或 law。

我认为博士在这里对人们，甚至是博学的异教徒自己所认为的朱庇特的各种含义进行了非常不完善的列举。有些人认为朱庇特指的是世界本身，有些人则认为是世界的灵魂。马克罗比乌斯认为朱庇特就是太阳。他是这样说的——“Nec ipse Jupiter rex deorum solis naturam videtur excedere: sed eundem esse Jovem claris docetur indiciis. ”

众神之王朱庇特本身似乎并没有超越太阳的性质：朱庇特与太阳相同，这一点有明显的证据。还有人认为朱庇特是以太，如上文引用的欧里庇得斯和恩尼乌斯的段落。此外，维吉尔将以太称为“全能之父”（Pater Omnipotens）。贺拉斯经常用 Jupiter 表示空气，如 lib. 第 13 节第 2 句。在德尔芬版的注释中引用了瓦罗的话，古希腊人把朱庇特理解为空气、风和云。但人们似乎普遍认为朱庇特是诗人所歌颂的土星之子、英雄之神。

朱庇特这个名字最初可能是为了表达至高无上的神，后来却被异教徒普遍用于他们的主要英雄神，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最明显的证据是，诗人经常用最华丽的称谓来尊称朱庇特，说他是雷神、万能的神、众神之父和人类之父，并经常把他描述为行使着普世的统治权；——而他们对朱庇特的描述是如此不雅，神话学家对他的寓言也是如此畸形，其中许多寓言都被他们的宗教所采纳。他们赋予朱庇特如此神圣的头衔和管理万物的权力，这表明他们中间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概念，以及属于他的属性；但这也表

明，他们把至高无上的神与他们的偶像崇拜的首领混为一谈，并把前者应有的特殊性格和崇拜归于后者。

荷马作为诗人和神人在异教徒中都备受推崇，他的作品中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段落，我只想从他的《伊利亚特》第一卷中提到几段。荷马称他（朱庇特）为雷霆万钧的乔维，并用朗吉努斯等人所推崇的崇高描写来表现他，说他的点头使整个天堂都在颤抖：“他是万物中最卓越的——罗 λ 夫-伊格拉托斯”。他还在其他地方描述道，“他是众神和人类的父亲——arne dvdgar.....”。

然而，他（荷马）提到他（朱庇特）正处于其他诸神——朱诺、海王星和帕拉斯——合谋用脚镣捆绑他的危险之中；忒提斯通过召唤布里阿琉斯来帮助他，从而解救了他，避免了危险。他（荷马）还描述了他（朱庇特）与朱诺争吵，受到朱诺的责备和威胁。

赫西俄德在《Theogonia》中用最华丽的词藻来描述朱庇特，说他是众神和人类之父，是缪斯之歌的起点和终点，是众神中最优秀的，是智者或参谋，是最伟大的神，他的雷声震撼了大地，他管理着凡人和神仙；他称他为最荣耀的朱庇特，是所有永恒之神中最伟大的。然而，他（赫西俄德）说，他是瑞亚和土星所生，与灶神、谷神星、朱诺、冥王星、海王星一起，是他们最小的儿子；他废黜了他的父亲土星，并将他赶出了自己的帝国。

拉丁诗人也是这么说的。库德沃思博士从普劳图斯（Plautus）中摘录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段落，说明异教徒承认有一位至高无上的神，他们称他为朱庇特（Jupiter），并对他和他对世界的管理抱有崇高的观念。然而，同样是普劳图斯，在他的《忏悔录》

（*Amphytrio*）中却把这个朱庇特描写成策划和实施了最罪恶的通奸行为：他把除了最坏的人之外几乎没有人会犯的虚假和恶毒的行为归咎于他，却称他是所有人都应该敬畏和尊敬的朱庇特，“众神之王或统治者—*Deûm regnator*：他能轻易地做任何他想做的事，*facè quod vult facit*”。

奥维德称朱庇特为“全能的父亲”，甚至在他要讲述朱庇特玷污卡利斯托的故事时也是如此。当他描写朱庇特变成一头公牛的形状，以便将欧罗巴掳走并强奸时，他对朱庇特进行了华丽的描述。在那里，他称他为众神之父和统治者，他的右手拿着三叉霹雳，一点头就能震撼世界。

维吉尔是一位学识渊博、判断力极强的诗人，他的许多诗句都证明，异教徒认为朱庇特是唯一真正的至高神。他经常称朱庇特为“全能之父—*Pater Omnipotens*；众神之父，人类之王—*Divûm pater atque hominum rex*”。他在介绍维纳斯时也以这种高贵的方式称呼他：“*O qui res hominumque Deûmque Eternis regis imperiis, et fulmine terres*”。

让我们来看看诗人所说的朱庇特是谁。诗人把朱庇特描写成维纳斯的父亲和朱诺的丈夫，并把他描写成一个不知如何是好的人，以防他的妻子或女儿对他不利，因为他们的立场截然相反。朱诺在介绍自己时夸耀自己是众神的王后，是朱庇特的妹妹和妻子。
"Divûm incedo regina Jovisque Et soror et conjux."

朱庇特本人在对她说的一番安慰的话中，称她为自己的妹妹和爱妻。诗人在谈到盖图利安国王雅尔巴斯（Jarbas）向朱庇特祈祷时，将他尊称为全能朱庇特（Jupiter omnipotens），雅尔巴斯是朱庇特与一位加拉曼特仙女所生。

我最后要提到的诗人是贺拉斯。在他的第一部诗集的第 12 首颂歌中，有一段令人钦佩的诗句经常被引用：“Quid prius dicam solitis parentis

Laudibus, qui res hominum ac Deorum、

Unde nil majus generatur ipso;

Nec viget quidquam simile aut secundum”。

关于唯一的至高真神，几乎没有比这更崇高的了。他被描绘成一个行使统一统治权的神，管理着诸神和人类的事务、海洋、陆地和季节；没有什么能比他更伟大了。没有任何东西能与他相提并论，也没有任何东西能不逊色于他。然而，就在这首颂歌中，他（诗人）却把他说成是土星的后裔；这表明土星之子朱庇特就是他曾说过的那个朱庇特。与他一起被赞美的还有帕拉斯、利伯尔

和菲比斯，尽管程度较低。

同类的另一段话出现在他的第三部书的第四首颂歌中，他在其中提到了木星、静谧的大地，温润的海洋

Ventosum, et urbes, regnaque tristia、

Imperio regit unus æquo.

然而，在紧接着这段壮丽描写的诗句中，他（诗人）把他所说的朱庇特描写成处于危险之中，并因泰坦的叛乱而受到极大的惊吓；“magnum terrorem intulerat Jovi:”——但他得到了帕拉斯、火神、朱诺和阿波罗的帮助。另见 lib.7, 8, 9. 同一位诗人在谈到朱庇特与拉托纳的奸情时，称朱庇特为至高无上的神，因为他拥有阿波罗和戴安娜 “Latonamque supremo dilectam penitus Jovi”。Lib. i. ode 21。他还在其他地方暗示朱庇特偷情达娜伊，奸淫甘妮美德。第 3 卷第 16 节和第 4 卷第 4 节。

我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坚持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人极力强调前面提到的几段经文，以证明异教的朱庇特被理解为唯一真正的至高神，也就是我们所崇拜的那位神。

他们（异教徒）将真神才有的特殊属性和至高无上的统治权赋予了他们的朱庇特，而朱庇特实际上是一个偶像。必须指出的是，诗人的朱庇特是大众的朱庇特，是异教徒庸俗崇拜的对象。

正是诗人指示人们建立祭坛，向作为万物之父和国王的朱庇特祈祷和宣誓。库德沃思博士本人也不止一次地指出，诗人是人民的先知和主要导师。这位博学的作家也承认，“在希腊人中，Zive 起初应该是一个人或英雄的名字，但后来被用来指代至高无上的神”。他还对埃及的朱庇特-哈蒙（Hammon）提出了同样的看法：他认为这个名字最初来源于诺亚的儿子哈姆（含，Ham）或查姆（Cham）；尽管他试图证明埃及人使用这个名字是为了表达至高无上的神。但这只能说明他的以下观点是正确的：“在埃及人中可能存在神学或历史与神学的混合，就像在希腊人中一样”。这必然会在他们的神学和崇拜中产生一种奇怪的混乱，这种混乱一直持续到异教时代，将至高无上的神与偶像混为一谈，将偶像与至高无上的神混为一谈。这位杰出的作家（库德沃思博士）认为，《耶利米书》xlvi. 25 提到了埃及的朱庇特-哈蒙，他将其翻译为“我将惩罚阿蒙-诺”，正如我们的《圣经》页边所写的那样，即他所解释的“诺神阿蒙”。他还引用了《以赛亚书》第 46 章和《耶利米书》第 51 章中对贝尔的惩罚作为与之平行的解释，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贝尔是巴比伦人中至高神的名字。但这些经文绝不有利于博士（库德沃思博士）的假设，因为它们清楚地表明，这些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以神的名义并受神的启示，指出，——埃及人的主神朱庇特-哈蒙和迦勒底人的贝尔都不是唯一的真神，而是偶像。

卡皮托利尼朱庇特也是如此，他是罗马人民崇拜的最高对象，是

他们的宗教和法律的主神。我知道，很多有识之士都持不同的观点，尤其是上文中提到的那位著名作家，他坚持认为都城供奉的朱庇特是罗马人以此为名崇拜的唯一真神。必须承认，人们赋予了他最神圣的称号和属性。他被尊称为“Optimus et Maximus——最好的和最伟大的”。西塞罗在他向罗马人民发表的一篇演说(Pro Roscio Amerino, N. 45)中说到他。普鲁塔克也称克里特岛的朱庇特为“Ἀρχων καὶ κύριος πάντων—The Ruler and Lord of all (i)”。塞内加称朱庇特为“Custodem rectoremque universi, animum ac spiritum, mundani hujus operis dominum et artificem, cui nomen omne convenit——宇宙的守护者和统治者，灵魂和精神，这个世俗框架的工匠和主宰，每个名字都与他相符”。之后他又说，他可以被正确地称为“Mundus——世界”，并补充说：“Ipse est totum quod vides, totus suis partibus inditus, et se sustinens vi suâ”。在其他段落中，他把木星说成是世界，是世界的灵魂（根据斯多葛派的说法，世界的灵魂是一种智慧之火或普遍弥漫的以太），是一个伟大的整体，而我们都是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和成员。当他在这里说“他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一致的”时，他依据的是斯多葛派和其他一些哲学家所采用的概念，即几个异教徒的神灵是一个神，但却有不同的名字：这一假说将在下文中讨论。但很明显，在所有这一切中，他只代表了他自己和斯多葛派的观点；而不是大众对朱庇特—卡皮托里纳斯的看法，而这正是我们要探究的问题所在。在这里，又出现了之前对诗人提出的同样看法。

罗马人对卡皮托利尼朱庇特的尊敬，说明在他们中间仍然保留着如此多的古代传统、以及对至高无上的神性的认识；但也可以看出，他们奇怪地歪曲和篡改了这本书，将唯一至高无上者应有的品格和属性归于朱庇特，而朱庇特其实不过是他们的偶像众神的首领。因为他们崇拜的朱庇特是由诗人编辑。这就是西塞罗在一段话中的意思。

卡德沃斯博士引述道：“木星，”他说，“被诗人将其视为众神之父和人类之父，我们的祖先也将其视为众神之父和人类之父。”

在西塞罗的《Oratio pro Domo sua ad Pontifices》中就有这样的例子。他在结尾处对朱庇特发表了最庄严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到了朱庇特与王后朱诺、密涅瓦以及其他主宰他们的城市和联邦的神灵。朱庇特被置于众神之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视为罗马帝国的守护神；但他仍然只是众神中的一位，尽管在尊严上高于其他神灵。Ludi Seculares 是罗马所有神圣游戏和节日中最隆重的节日，每一百一十年举行一次；其目的既是为了向保护罗马帝国的神灵表示敬意，也是为了祈求他们对公众的保佑。在这些节日中，朱庇特只是被颂扬和祈求的神灵之一：与朱庇特一起被颂扬和祈求的还有朱诺、拉托纳、阿波罗、戴安娜、帕尔卡、塞蕾丝、冥王星和普罗瑟皮娜；正如热心的异教徒佐西穆斯告诉我们的那样。贺拉斯为这一场合创作的著名的《Carmen Seculare》

也表明了这一点。事实是，罗马的朱庇特是 *Dii majorum gentium* 或 *Dii consentes* 中的一员。

在罗马国家最古老的时期，还有另一种庄严的献祭行为，即在危险迫在眉睫的时候，人们为了联邦的安全而献身；在这一行为中，朱庇特也只是被视为与其他神灵共同存在。他们（罗马人）把自己献给雅努斯、朱庇特、马尔斯和玛涅斯神；祈求他们保佑罗马共和国繁荣昌盛，并给敌人带来毁灭。这种虔诚的形式可以在卡萨布恩（Casaubon）对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的《卡里古拉》（*Caligula*）的注释中看到。

值得注意的是，西塞罗在他的第二部法律书中论述神灵崇拜时，并没有特别提到朱庇特，而是把他归入其他天神之中，并规定了一般规则：“*Divos, et eos qui cœlestes semper habiti, colunto*”。

博学的库德沃思博士注意到了拉坦提乌斯关于朱诺和密涅瓦与卡皮托利尼朱庇特一起受到公共崇拜的说法，尽管他不愿意接受拉坦提乌斯由此得出的朱庇特-卡皮托利尼不是唯一真神的推论，但他还是在这个场合指出，“很明显，这里有某种神话或诗歌神学与自然神学的混合，就像其他地方几乎都有的异教徒的民间神学一样”。他还说，“根据异教徒更为深奥玄妙的神学，这三个卡皮托利尼神，即朱庇特、密涅瓦和朱诺，以及其他一些神、可以理解

为只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根据其不同的属性和表现形式所具有的不同名称和概念而已”。在此，我不想对这一假设进行研究，我想指出的是，博士称其为“异教徒深奥玄妙的神学”；他在这里明确暗示，无论一些投机者对此事有什么看法，这种神学在人们中间并不为人所知。他们也不想知道。他们视他们（偶像众神）为各个独特的神灵，并以此崇拜他们。

这清楚地表明，人们对他们（诗人、哲学家、政治家们）的期望是多么渺茫，他们根本无法使人们对宗教和神灵产生正确的认识。犹太人的律法制定者摩西所遵循的原则与此截然不同，而且要高尚得多。他接受了神的委托，并被神的精神所激励，他超越了人类政策中那些卑鄙的利益观，使不识字的人们对唯一真实而永恒的神性产生了公正而崇高的观念。关于罗马政治国家的主神朱庇特-卡皮托林纳斯，我将以我在这个场合经常提到的一位博学作家的观点作为结束。”自然神学和真正神学与民间神学和政治神学的区别，古希腊所有哲学家都承认，但最明确的是安提斯泰尼、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派，著名的罗马教皇斯凯沃拉和最博学的古董商瓦雷也承认并坚持这一点；他们都同意，当时罗马法律所确立的民间神学只是庸俗的神学，而不是真正的神学”。

我现在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由于将英雄的历史与神学混为一谈，异教徒的神话学家常常将非常丑恶的行为归于他们的神；尤其是归于朱庇特，他们认为朱庇特是神中之首。他们在赋予神灵最神

圣的称号和属性的同时，也表现了他们所有的血气，甚至是脆弱凡人的恶行。《特伦斯》中的一段话广为人知：一个年轻人以朱庇特为榜样，做出下流的行为。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在他的悲剧中提出了这一论点。柏拉图在他的第一部法律书中指出，克里特人沉溺于对男孩不纯洁的爱，他们以朱庇特和甘尼米德为榜样。古书中还有许多其他的段落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这些事情对人们的道德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被邪恶和放荡的人所利用，为他们的恶行和放荡行为提供了支持。因此，阿诺比乌斯感叹道：“*Quis est mortalium tam pudicis moribus institutus, quem non ad hujusmodi furias deorum documenta proritent?*”有关他们崇拜对象（偶像众神）的丑闻显然会使宗教受到蔑视。因此，他们有时以非常不敬的方式谈论他们的神灵，甚至谈论朱庇特本人，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西塞罗在他的《*Oratio pro Domo sua ad Pontifices*》一书中，以嘲讽的口吻对克罗迪乌斯说，他可以自称为朱庇特，因为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妹。

因此，原始基督徒认为朱庇特的名字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和玷污，他们宁可忍受最大的折磨，也不愿用它来指代唯一的真神。有一个显著的例子。奥利（Origen）为此在其第五卷《反对塞尔苏》中，在谈到基督徒时，他宣称，“他们宁可忍受任何折磨，也不承认朱庇特是神。因为，”他说，“我们不认为朱庇特和萨巴特（希

伯来语，意为万军之主）是同一个人：我们也不认为朱庇特是神，而是一个以被称为这个名字为乐的恶魔，他对人不友好，对真神也不友好。如果埃及人拿出他们的阿蒙来威胁我们，我们宁死也不会称阿蒙为神”。他说基督徒宁可受死，也不称上帝为朱庇特：他还提到，作为他们虔诚的一个例证，他们不会把那些取自诗歌寓言的名字用在宇宙的创造者身上；当他们谈到上帝时，他们要么无限地使用上帝这个词，要么加上一个附加词，即万物的创造者、天地的造物主。拉坦提乌斯也认为，将朱庇特的名字赋予唯一的真神是非常荒谬的。

为异教徒的多神论所做的最可信的解释是，唯一的真神以不同的头衔和角色受到崇拜：那些被认为是不同的神灵和崇拜对象，实际上不过是唯一的至高神根据其不同的表现和效果所具有的不同名称或属性。这是斯多葛派和其他一些哲学家所坚持的。为此，塞内加（Seneca）在 *De Benefic* 要说明，上帝可以被正确地称为任何一个名字；他提到的名字有：朱庇特-擎天柱（Jupiter Optimus Maximus）、雷神（Jupiter Thunderer）、朱庇特-斯塔特（Jupiter Stator）、利伯-帕特（Liber Pater）、海格力斯（Hercules）、水星（Mercury）、自然（Nature）、命运（Fate）和财富（Fortune）：因为它们都是同一个神的名字，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他的力量。

"Omnia ejusdem Dei nomina sunt, variè utentis sua potestate"。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如前所述，塞内加是在斯多葛学派的意义上理解神的，他们认为神是世界的灵魂，或世界本身，

被视为一个伟大的有生命的存在，所有特殊的生命和自然万物都是它的部分和成员，或力量 and 美德：他们用特定的大众神灵的名字来称呼宇宙的几个部分和力量，并赋予整体以神的名字。为此，他们努力将诗歌神话中有关朱庇特和其他诸神的寓言故事融入其中；尽管他们的许多解释是如此勉强和不自然，以至于其他异教徒常常因此而嘲笑他们。

库德沃思博士还引用了阿普莱乌斯的一段话来说明，全世界的异教徒都用不同的名字和不同的仪式来崇拜一位至高无上的神。

"Numen unicum multiformi specie, ritu vario, nomine multijugo, totus veneratur orbis"。阿普列乌斯的上帝似乎指的是普遍的自然界，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他和其他一些异教徒，在基督教传入之后，他们为异教徒的迷信和偶像崇拜涂脂抹粉，并在许多情况下加以掩饰。如果像异教的一些辩护者和提炼者所假装声称的那样，将这一辩解扩大到所有流行的异教神灵，就好像它们都不过是唯一至高神的许多不同名称一样，那就意味着他们根本不承认和崇拜英雄神灵；没有比这更违背真相和事实的了。因此，哲学家们的这些幌子对人们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人们一直习惯于把他们（偶像众神）当作许多不同的各个神灵来崇拜，而且非常清楚，公共宗教也是这样看待他们的。他们熟知关于他们的古老传统，以及诗人和神话学家赋予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许多神圣仪式都是以这些传统和行为为基础的。特土良向异教徒极力说明，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的神曾经是人。为了证明这一点的真

实性，他们向自己的良知以及他们最古老、最真实的遗迹发出了呼吁。博学的库德沃思博士似乎非常喜欢把异教徒的神灵归结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不同名称的假设，但他发现自己不得不承认，“神学”，即英雄神灵的历史和崇拜，“被插入了”。

在异教的神灵寓言中，事实上，这些东西混杂在一起，几乎不可能把它们分开，也不可能清楚地指出哪些属于一个，哪些属于另一个：——这在他们的宗教和崇拜中产生了一种畸形的混乱。尽管这位优秀的作家（库德沃思博士）在结束他对埃及神学的论述时宣称，他认为“埃及多神教的很大一部分无非是用许多不同的名称和概念来崇拜唯一的至高神，如哈蒙、尼特、奥西里斯、伊希斯、塞拉皮斯、克涅夫等”；但这一论断似乎并不正确。从他自己的普鲁塔克和其他人那里得到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最有学问的祭司们对奥西里斯、伊希斯、塞拉皮斯等的理解远远没有达成一致。有些人认为它们是同一神灵的不同名称，他们认为该神灵是整个有生命的世界，尤其是太阳；有些人认为它们是不同的神灵，或者是掌管空气、湿气等的不同力量；还有些人根据历史 and 传统记载，把它们说成是以前在埃及生活和统治过的人。波菲利（Porphyry）认为塞拉皮斯是一个邪恶的恶魔。博士本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毋庸置疑的是，在塞拉皮斯神庙里传达神谕的是一个邪恶的恶魔，他还自诩为至高无上的神。

我不否认，其中一些冒充不同神灵的人，起初可能只是上帝的不

同名字；但随着偶像崇拜在民族中的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同的名字变成了不同的神灵，并被人们如此看待和崇拜。

因此，他们不是用不同的名字和属性来崇拜唯一的至高神，而是把这些名字和属性变成了不同神灵的许多不同的名字；他们用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仪式来崇拜这些神灵，从而进一步助长了多神教和偶像崇拜。卡德沃斯博士说：“神的几个名字，在希腊被庸俗地说成是许多不同的神”。罗马人的情况也是如此。他在其他地方承认，“庸俗的人可能并不理解异教神学的奥秘；他们的许多神只不过是一个至高神在其各种表现和作用中的几个名称和概念而已”。赫伯特勋爵本人也竭力淡化异教徒的多神论，并说明他们崇拜的是唯一的真神，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所崇拜的那个神，但他也承认，起初只是不同的名称，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迷信的增加，人们开始把它当作不同的神来崇拜。

我们注意到 Zivs cabbacios 这个名字，它可能源自希伯来语的 Sabaoth，最初是为了表示上帝至高无上的普世统治权，因为他是万军之主。雅典人崇拜他，但他们似乎并不打算用这个名字来崇拜宇宙的至高神，而是将他视为一个特殊的神灵，从而把他变成了偶像。因此，阿里斯托芬抨击他是一个陌生的外来神，是最近才出现的，应该被驱逐出希腊。

塞尔登先生也观察到了同样的情况，他说，在神圣的赞美诗中，

异教徒多神教的进一步发展。神的象征和形象变成了神本身。异教徒的生理学是偶像崇拜的另一个来源。他们把自然界的万物、宇宙的各个部分以及一切对人类有用的东西塑造成神。心灵的特质和情感、生命的意外，甚至邪恶的特质和意外都被神化，并被赋予神圣的荣誉。据库德沃思博士说，最高雅的异教徒都同意把神分成几个部分，并把它繁衍成许多神。他们认为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万物，因此要在万物中崇拜神。神的尊荣被付给了被承认是神的邪恶存在。埃及的偶像崇拜是典型代表。

随着名称的不同，人们发明和使用不同的符号来表示神性，这些符号也被当作神来崇拜：如迦勒底人的火，埃及人的牛和公牛。埃及人崇拜的其他动物神，如绵羊、山羊、鹰、朱鹭、鸚、鳕鱼、猫、狗等，最初都是根据当时的智慧设计的，是至高神或其某些属性的象征和象形文字；或者，正如《摩西的神职》的博学作者所推测的那样，是他们的根本神和英雄的标志。但后来，他们（埃及人）崇拜并神化了这些符号本身，从而陷入了最粗暴、最愚蠢的偶像崇拜，这使他们受到了其他异教徒的嘲笑。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为他们的神灵树立的图像上，人们认为这些图像中蕴含着神力。这些图像被当作神来崇拜，并受到神圣的礼遇。这大大增加了他们的神的数量。

普鲁塔克指责希腊人把神的画像、铜像和石像称为神，而他们只

应该称它们为神像。雅典人被认为是异教徒世界中最有知识和最虔诚的民族，拉尔提乌斯（Laertius）记载的一个非凡故事显示了雅典人在多大程度上这样做。梅加拉的哲学家斯蒂尔波被带到雅典阿雷奥帕古斯可敬的法庭上，因为他说菲迪亚斯制作的密涅瓦神像不是神；尽管他竭力为自己辩护，声称那不是神，而是女神，但法庭不满意他的回避，命令他离开雅典城。

他们的生理学是多神教的另一个丰富来源。最早的生理学者，或者说最早开始对事物的本质进行哲学思考的人，大多是诗人，他们通过对事物本质和起源的寓言式描述，掩盖了创造世界的简单原始传统。他们把自然界的事物和宇宙的各个部分变成了寓言中的人，并把他们说成是许多不同的神灵：——同时，他们还将这些寓言和寓言故事与伪装的古代英雄的传统描述混为一谈。因此，正如有识之士，特别是库德沃思博士所观察到的，他们的宇宙论，即关于世界起源或形成的论述，也变成了自然神学论，即关于神灵产生的论述：在其中，神灵、恶魔和自然界的事物被人格化了，形成了一种畸形的混淆。这就是赫西俄德的神传。就这样，他们的神和女神的数量奇异地倍增。西塞罗笔下的巴尔布斯在注意到被神化的英雄之后，接着提到了生理学寓言和寓言故事，这些寓言和寓言故事披上了人的外衣，为诗人提供了寓言，使人类生活充满了各种迷信。——在这一点上，许多哲学家的责任不亚于诗人。因为他们也神化了自然界的万物和宇宙的各个部分，其中有些人认为它们是神性的象征，有些人则认为它们是神性的真正部

分和成员。

根据同样的原则，凡是对人类生活有用的东西都被赋予了神性。西塞罗的 Valleius 告诉我们，曾是芝诺的听众和弟子的佩尔赛乌斯 (Persæus) 说，在生活中非常有用的东西的发明者都被认为是神，甚至有益和有用的东西本身也被称为神。科塔对普罗迪库斯-基乌斯也有同样的说法。

普鲁塔克还严厉斥责了那些造成荒谬和不虔诚观点的人；他们把神赐予人类使用的不可感知和无生命的东西冠以神的名称，比如他们称酒为巴克斯，称火为火神；他认为这就像人们把船帆和绳索当作船主，把药水和药物当作医生一样荒谬。但西塞罗的斯多葛派代表巴尔布斯却持不同意见，他似乎说出了西塞罗自己的心声。他认为，无论是希腊人中的智者还是古罗马人，都明智地规定，凡是对人类生活有巨大好处的东西，而且他们认为是由于神对人类的仁慈，都应该用它所来自的神的名字来称呼，就像我们称玉米为赛瑞丝，称酒为巴克斯一样：凡是有巨大力量或美德的东西，都应该被称作神。就这样，这些智者在他们的大智慧中找到了似是而非的借口，把本应归于荣耀的作者上帝的荣誉赋予了作品本身；他们没有被上帝赐予他们的礼物所引导，向上帝这位至高无上的捐赠者表示应有的感谢，而是把这些礼物变成了神灵。

这种情况发展到后来，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对人类生活有用，但却

未曾被赋予了神圣的荣誉；最卑微的东西也不例外，如腹腔积液；因为如果不使用它，它就不会对身体健康有益，而如果压制它，则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巴尔巴斯接着提到了为心灵、信仰、美德、健康、和谐、荣誉、胜利、自由而建的庙宇；因为这些事物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没有神就无法管理，所以事物本身就获得了神的名称。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表明了异教徒对多神论的强烈倾向。理性生命的品质和情感，甚至与之相关的意外，都被赋予了人格，变成了神灵，并因此受到神圣的崇拜。这种尊崇不仅适用于好的和有用的品质和意外，也适用于坏的和有害的品质和意外：科塔在《西塞罗传》中说：“错误如此之大，以至于有害的东西不仅被冠以神的名号，而且还被举行神圣的仪式”。他还举例说明了在罗马为发烧而建的神庙，以及为厄运而建的祭坛。他之前曾指出，罗马人将暴风雨神化并供奉起来。上个世纪在卡佩纳门挖出了一座古代纪念碑。是的，甚至邪恶事物的名字也被奉为神明，如欲望和享乐。对此，圣奥斯汀提到了快乐女神 Voluptia 的神庙，其名称来源于 voluptas，即快乐；以及淫欲女神 Libentina 的神庙，其名称来源于 libido，即情欲。瓦罗 (Varro) 提到了同样的女神，并给出了相同的名称词源。雅典人听信了埃皮门尼德斯 (Epimenides) 的建议，为傲慢无礼的人建立了一座神庙；“gis xai avaldua”。西塞罗在他的《法律大全》第二卷第十一章第 116 页

和第 117 页中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对此进行了公正的谴责，并谴责为有害和恶毒的事物建立庙宇和祭坛的行为。而在第三部《自然神论》第 xxiv 章中，他以科塔（Cotta）的口吻表示，将我们身上的品质或我们遭遇的事件作为神灵是荒谬的。

总之，自然界中几乎没有任何事物不被异教徒当作崇拜的东西，并把它们当作神。赫伯特勋爵竭力为异教徒的偶像崇拜和多神教辩护或开脱，但他在《外邦人的宗教》一书第十章的结尾却指出，外邦人不仅崇拜整个世界，还崇拜它的各个部分。

【圣奥斯汀根据瓦罗的《De Civit》列出了一份很长的异教徒神灵名单，以及赋予他们的职位。】

他们（异教徒）认为，被他们视为神的某些更突出的部分应该受到崇拜，而其他部分却被忽视，这是不合适的。因此，他们认为，崇拜这颗或那颗星星或元素，而摒弃其他卑微的部分，是一种卑鄙无耻的行为。在崇拜由这些部分组成的世界时，他们认为自己崇拜的是至高无上的神，是神性的最佳形象。

因此，有一种普遍的偶像崇拜以各种借口被引入并得到支持，不仅是庸俗的人，而且是那些以智慧和哲学自居的人。我在此附上博学的库德沃思博士（Dr. Cudworth）对此事的一些看法；我之

所以选择这样做，一是因为众所周知，他学识渊博，孜孜不倦地探究异教神学的深奥之处；二是因为不能合理地怀疑他有意加重对异教的指控：因为恰恰相反，他似乎强烈倾向于从最有利的角度来描述异教世界的状况。

这位杰出的作者说：“不可否认，异教徒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把世界的各个部分或自然界的事物神化了”。又说：“在他们把生理学神学化，把自然界的事物和世界的各个部分神化的过程中，他们确实相应地用神的名字称呼万物，用万物的名字称呼神。”他在其他几处也表达了同样的目的。

【但是，——还有什么比这更玷污神性，更有损于神的威严，或对宗教产生更坏的影响呢？】

因此，他们在崇拜中混淆了上帝和受造物，而不是向上帝献上他自己的无限完美和无与伦比的尊严理所应当要求我们献上的独特的荣誉和崇拜。

同一位著名作家指出，“一般来说，异教徒，即使是最高雅的异教徒，也在这两件事上意见一致；首先，他们把一个简单的神打碎，分解成许多神，或者根据其不同的力量 and 美德，把它划分成几个特定的概念；然后，他们把整个世界神学化，把事物、意外和无生命体的本质神化。他们认为上帝遍及万物，而他自己在某种程

度上就是万物”。因此，他可以在万物中被崇拜。在众多可以提及的事例中，这是人类理性所具有的奢侈性的一个显著例子；那些对自己的智慧有最高评价的人，如果任由他们自己，是多么容易从最好的原则中得出错误的结论。异教徒也是这样，他们认为神是普遍存在的，他的旨意延伸到他的一切作为。关于卡德沃斯博士所说的他们把一个简单的神分解成几个部分，他引述了普林尼的《自然史》，他是这样翻译的：“虚弱而劳累的凡人就这样将神灵打碎、揉成了碎片，铭记着自己的虚弱，这样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包裹和碎片来崇拜神灵，而这正是他们自己最需要的”。

此外，在异教徒的世界里，对“下位神”或“精灵”的崇拜也很盛行。他们被认为是一种中级生物，比天神低级，但比人高级。据说他们的数量众多，种类各异，他们（异教徒）认为所有这些人应该受到宗教崇拜。但现在我不想坚持这一点，我想说的是，在异教徒中，崇拜邪恶的生物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他们会给予他们宗教上的荣誉，以免他们伤害他们。普鲁塔克（Plutarch）在《De Placitis Philosophorum》一书中将有关神灵崇拜的全部教义分为七个部分，并在第二和第三部分指出，他们（异教徒）将神灵区分为对人类有利和有益的神灵，如朱庇特（Jupiter）、朱诺（Juno）、水星（Mercury）、塞蕾斯（Ceres），以及对人类有害的神灵，如迪拉（Diræ）、复仇女神（Furies）和火星（Mars）。在他的论文《De Iside et Osiride》中，他赞许地引用了 Xenocrates 的观点，在谈到不吉利的日子和节日时，Xenocrates

用鞭打、殴打、哀叹、禁食、不祥之言和淫秽的表达方式来庆祝，他不认为这些会取悦或讨好神灵或善神；但在我们周围的空气中，存在着某些伟大而强大的天性，它们脾气暴躁，以这些事情为乐，一旦得手，就为非作歹。他还指出，埃及人在某些场合习惯于祭祀提丰，他们认为提丰是一种邪恶的力量，他们用某些祭品来安抚和慰藉他；尽管有一些庄严的仪式，其中包括他们责备和诅咒他。在他（普鲁塔克）的论文《De Oraculorum defectu》中，他提到了某些节日和祭祀，其中神圣的仪式包括吃生肉、撕裂肉体或肢体、咀嚼、悲哀的哀叹、淫秽的言语、愤怒的呓语等等。他认为，这些都是为了取悦邪恶和恶毒的恶魔，避免他们的愤怒。他对人类献祭也做出了同样的判断；正如我将有机会说明的那样，在异教徒的世界里，人类献祭非常普遍，甚至献给那些被认为是他们主要神灵的人。热心而能干的异教拥护者波菲利（Porphyry）断言，在地球附近的空间里居住着邪恶和有毒的恶魔。他把他们描绘成人类所有灾难的始作俑者，没有什么恶作剧是他们不愿意尝试的：撒谎是他们的天性；他们竭力使人们远离对神的正确思考，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自己身上，他们的野心是成为神：他们中的首领和最有权势的人觊觎被尊为最伟大或至高无上的神。他还明确暗示，人们普遍对他们（恶灵）进行宗教崇拜。他说，城市发现有必要通过祈祷和献祭来安抚和取悦他们（恶灵）：这些神灵有能力赐予财富和与身体有关的外在事物；他还提出神学家的观点，即对于那些依附于这些外在事物的人来说，有必要通过祈祷和献祭来安抚和取悦他们。因此，如果他们（异教徒）

还不能克制和控制自己的感官欲望，就必须努力避免这些恶魔的愤怒和力量，否则他们将永远无法摆脱麻烦和烦恼。他以前曾说过，所有的神灵，无论好坏，也无论是否以特定的名字被崇拜，如果被忽视，没有得到应有的尊敬和崇拜，就会发怒，就会伤害人；另一方面，那些努力满足他们的人，通过向他们祈祷、恳求和献祭，就会对他们有好处。他还说，虔诚的人不会把任何有生命的东西，即任何动物，献祭给神灵，而是献祭给恶魔和其他生物，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在这里，他认为虔诚的人会向邪恶的恶魔和善良的灵膜拜并献祭。尤西比乌斯引用的那位波菲利也认为赫卡特是异教徒非常崇拜的女神，是一个邪恶的恶魔；而埃及的大神塞拉皮斯，普鲁塔克告诉我们，他是所有埃及人共同的神，与奥西里斯一样，是邪恶恶魔的首领或王子；许多传达神谕的人都是如此。因此，我们有一位非常杰出的异教徒哲学家的证词。

如果连罗马帝国范围内彬彬有礼的文明异教徒都是如此，那么我们就更不应该惊讶于那些信用良好的作者向我们描述的世界其他地方对邪恶生物的崇拜了。关于古代的扎比人，我们听说他们崇拜一个被称为 Sammael 的人，他们认为他是一个恶灵，是恶魔的王子。波斯人崇拜阿里马尼乌斯，他们认为阿里马尼乌斯是一个邪恶的原则。勃固、德干、纳辛加和东印度其他地方的人也有类似的说法。据说日本、福摩萨岛、锡兰岛和马达加斯加岛也崇拜邪灵。霍屯督人和其他非洲民族也有同样的习俗。美洲的一些地方也有类似的习俗，尤其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和智利的古

老居民。这些民族中的大多数都信奉神灵，其中有些民族信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而且他是善良的：然而，他们崇拜邪恶的生物，因为他们害怕受到邪恶生物的伤害和毁灭。这无疑表明，异教徒关于神灵和天意的观念是极其残缺和不完善的：因为，如果他们对这两种观念都有正确的认识，他们就一定会相信，崇拜邪恶的生命就是对无限智慧、强大和善良的神的最大侮辱，就好像他不能保护他忠实的仆人和崇拜者免受他们的力量和恶意的伤害一样。但基督教的启示是教我们形成更崇高的观念。懂得珍惜和改善如此巨大优势的人是幸福的！

上文对古埃及人的偶像崇拜作了一些提示，但在此对其作更明确的说明可能并无不妥。埃及人自古以来就是以智慧和知识闻名于世的民族。希罗多德宣称，他们“被认为是人类中最聪明的人”，“他们的智慧胜过所有其他凡人”。如前所述，希腊的科学和神学最初源自埃及。狄奥多鲁斯（Diodorus）肯定地说，希腊人中的大多数因为理解力和知识而受到尊敬的人，（他特别提到了其中的几个人），在古代都曾到过埃及，以便了解埃及人的法律和学识。

然而，没有哪个民族比埃及人更沉溺于偶像崇拜。他们不仅对对他们有用的朱鹭和麒麟，而且对鳄鱼、狗、猫和许多其他动物、甚至植物都表示神圣的敬意。

我不相信一个如此智慧的民族会犯下如此愚蠢的偶像崇拜罪。但是，在所有的古代，几乎没有任何一件事比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可以被更好地证明。因此，他们（埃及人）成了其他异教徒民族嘲笑的对象。根据迪奥多罗斯的说法，很难让那些没有亲眼目睹的人相信埃及人对他们的圣兽的奢侈崇拜行为。生活在埃及人中间的斐洛指控他们（埃及人）崇拜狗、狮子、狼、鳄鱼和许多其他动物，包括陆生动物和水生动物。他还说，所有来到埃及的陌生人都嘲笑他们；而更懂事的旅行者则带着惊讶和怜悯的目光看着他们。普鲁塔克明确指出，“大部分埃及人--Aryvæliwy oi wó r λ u，崇拜动物本身--Dura Cāa Deganívortis”，这不仅使他们的神圣仪式和崇拜受到嘲笑和蔑视，而且还引发了可怕的观念，使那些头脑简单、软弱的人产生奢靡的迷信，并使其他精神更加微妙和大胆的人陷入无神论和野蛮的观点中。一位巧妙的现代作家不愿意相信关于埃及偶像崇拜的说法，他在为埃及偶像崇拜申辩时说：“埃及人崇拜这些东西，并不是不赋予它们某些神圣的美德，或将它们视为某种无形力量的象征”。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也提供了一个显著的例子，说明如果在宗教问题上任由人类的智慧自行其是，那么人类的智慧也是虚无的。埃及的智者如此看重这些符号和象形文字，并认为其中蕴含着如此深奥的智慧和科学，但事实证明，这些符号和象形文字却把人们带入了最荒谬、最无意义的偶像崇拜之中；尽管其他民族对他们进行了种种嘲讽，但他们（埃及的智者）仍然对这些符号和象形文字情有独钟。Cotta 在 Cicero 一书中指出，他们对所崇拜的野兽的重视程度，

第 VI 章.

瓦罗将异教徒的神学分为三种：诗歌神学或神话神学、民间神学和哲学神学。民间宗教和崇拜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神话基础上的，神话贯穿了他们的整个宗教，在人们心目中具有极大的权威性。

瓦罗（VARRO）被认为是古罗马人中最博学的人，他谈到了罗马人中三种不同的神学：神话神学、自然神学和民间神学。第一种是诗人的神学；第二种是哲学家的神学；第三种是由公共权力和法律确立的神学，在民众中使用。著名的罗马教皇和律师斯凯沃拉（Scævola）也做了同样的区分。普鲁塔克也是如此。

为了对异教徒的宗教状况形成正确的判断，我们应该对这些不同种类的神学有所了解。

至于神话或寓言神学，也就是诗人的神学，斯卡沃拉和瓦罗都对其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前者对它进行了公正的谴责，认为它是无

效的，其中有许多关于神灵的不值得的东西是假造的。他特别指出，“他们让一个神偷窃，让另一个神通奸。他们中的两个为了报复维纳斯获得了美貌，颠覆了特洛伊城；朱庇特自己变成了一头公牛或一只天鹅，这样他就可以放荡地诱奸他看上的某个女人；一个女神嫁给了一个男人；土星吞食了自己的孩子；总之，没有什么事情能想象得如此畸形或如此恶毒，但在归因于诸神的寓言中却可以找到，无论这些寓言多么不符合他们的本性。神是畸形的，人不是他的亲生骨肉；人是奸淫的，人是奸污的；三位神之间的奸淫是有证据的；宙斯是在他的胸膛里或在他的肚皮里奸淫，而其他人在他的肚子里奸淫；神是人类的奸淫；土星是自由的奸淫”。瓦罗对神话般的诗学神学做出了与斯凯沃拉相同的判断。在提到一些同样的荒诞和其他同类的荒诞之后，他总结说：“所有的事情都归因于神，而人，甚至是最卑鄙、最恶劣的人，都可能犯这种罪—*Omnia diis attribuuntur, quæ non modo in hominem, sed etiam quæ in contemptissimum hominem cadere possunt*”。

早在他们之前，柏拉图就指责赫西俄德犯了最大的错误，而且是在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当他提到卡厄洛斯和他的儿子土星所犯下的恶行时；他（柏拉图）认为，如果这是真的，就不应该被提及，尤其是对那些不体贴的人和不负责任的人。他认为这些寓言是有害的，不适合在秩序井然的社会中流传。之后，他又提到荷马所说的朱庇特和朱诺之间的争吵，以及火神因为参与朱诺的争吵而被朱庇特从天上扔下来的事，还有同一位诗人所说的众神

的战斗和争吵，他宣布，这些故事是不能被接受的，无论它们是否被假装成具有隐含的寓意。西塞罗还严厉谴责了诗歌寓言。

考虑到这些话以及出现在一些最杰出的异教徒作家笔下的具有同样目的的其他段落，用诗人和神话学家的著作来评判异教徒的古代宗教可能会被认为是不公平的。因此，那些努力以最有利的方式表现这种宗教的人，主张完全抛弃诗歌神话。这就是赫伯特勋爵的计划。他极力抨击诗人，认为他们混淆和污染了异教徒的神学，在他们的历史或宗教中没有留下任何健全或纯洁的东西；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考虑他们。

但是，面对如此众多的诗人，面对如此众多的神学家，我们不能仅仅怀疑历史的真实性，而不怀疑历史的插叙、篡改，以及凡人的轻信：——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研究古代外邦人的宗教时，诗歌神话尽管受到了如此随意的指责，也必须予以考虑。可以公正地断言，诗人的著作倾向于为我们提供异教最真实的面貌，即使是在希腊和罗马彬彬有礼、博学多才的民族中也是如此，而且是由公共权威所确立的。无论谁仔细查阅波特在他出色的《希腊古代史》中对希腊，尤其是雅典的众多神圣节日和庆祝仪式的描述，都会发现它们几乎都建立在诗歌神话的寓言基础之上。古代罗马人的许多节日也是如此。

正如卡德沃斯博士所言，诗人是异教徒的先知，自诩有某种神的

启示。虽然他把他们视为异教徒神学的伟大堕落者，但他说，“他们在庸俗人的头脑中灌输了某种宗教意识和道德观念”。他还说，“对于古代异教徒的庸俗性和普遍性，我们不能做出比诗人和神话学家更好的判断，因为他们是他们的主要导师”。

瓦罗告诉我们，“关于诸神的产生，人们更倾向于诗人，而不是自然哲学家：因此，他们的祖先，古代罗马人，相信诸神的性别、世代和婚姻”。虽然柏拉图在《共和国》第二卷中的上述段落中，不赞成诗人和神话学家的寓言，即使这些寓言应该被寓言式地解释，但这些寓言和传统的权威性，比他在他最好和最新的论文之一《蒂迈欧篇》中，不敢公开拒绝它们。他拒绝论述神灵或恶魔的产生，借口是这些事情对他来说太过高深。然后他又补充道：“我们应该相信那些之前描述过这些事情的人，他们自己也说这些事情是由天神产生的，因此他们一定知道自己的祖先。因为，”他说，“我们不可能不相信众神之子，尽管他们没有给出必要或可能的理由。但是，我们应该按照法律的指示，*irouves T vous*，给予他们信任，因为他们说的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然后，他继续提到了赫西俄德的《箴言集》中的一些内容。柏拉图在这里似乎暗示了他认为不适合摒弃这些传统的真正原因：因为它们得到了法律的青睐和授权。

这位著名的哲学家在《爱恩篇》中以苏格拉底的名义对诗人作了这样的描述，这必然会极大地加强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他

的目的是要说明，诗歌和对诗歌的解释，并不仅仅是艺术或工业的结果，而是由于一种神圣的影响。他说，诗人不能歌唱，“除非他充满了上帝，并从自身中走出来”。又说：“他们说这些话不是靠艺术，而是靠一种神圣的力量。”或者，正如他之前所表达的，*dia peiga*：上帝使用他们作为他的使者，就像他使用神谕的传递者和神圣的先知一样，好让我们听他们说话的人知道，不是他们自己在说那些美好的事情，因为他们那时还没有使用他们的理解力，而是上帝在通过他们说话；诗人不是别的，正是神的解释者。

苏格拉底在《致法官的申辩书》中也对诗歌和诗人提出了同样的看法。他认为他们的行为不是靠自己的智慧，而是靠某种神圣的本能或影响力，就像神的先知和神谕的传递者 *ὡσπερ οἱ θεομάντις καὶ οἱ χρησσοβοῖ*。

可以从著名的异教徒作家那里引用许多段落，表达他们对诗人及其神学的赞许。上文引用了 Dio Chrysostomus 的一段话，*orat. 36*。在这段话中，他明确地暗示了，诗人和他们的神学在人们心目中具有极大的权威；人们在任何地方都要为诗人的朱庇特筑坛献祭。马克斯Tyrius 在谈到荷马对神灵的描述时说，“无知的人把它们当作寓言来听，而哲学家却把它们当作现实。”他还提到了荷马对神灵的赞美，“对荷马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没有神，也没有统治者或没有政府；万物都充满了神圣的名字和神圣的艺术”。普罗克洛在谈到他所称的神圣的荷马时说，“在他所有的诗歌中，他

都赞美朱庇特是所有统治者中最高的，是众神和人类之父；并把所有的神学观念都归于他”。

斯多葛派是最严谨的异教哲学家派别，他们并不排斥诗歌寓言，而是努力用寓言的方式来解释它们。正如维勒里乌斯在《西塞罗传》中所说，芝诺在解释赫西俄德的《神曲》时，将朱庇特、朱诺、维斯塔的名字归于自然和无生命的事物。科塔斥责斯多葛派非但没有驳斥这些寓言，反而通过自己的解释证实了它们。

卡德沃斯博士等人对诗人提出的部分指控是，“他们把世界上一些无生命的部分和自然界的事物人格化，从而产生了许多神灵”。但这一指控同样适用于一些最著名的哲学家；因为他们也把自然界的事物和世界的各个部分神化了。这位博学的作家自己也承认，这是当时流行的哲学。他嘲笑他们费尽心机却收效甚微，努力为虚构的寓言提供理由，似乎其中蕴含着许多智慧：他还嘲笑他们对众神名称的词源学解释：他暗示，他们费尽心机解释这些事情，表明他们给出的解释是被迫的，与普遍观点相悖。

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欧提弗龙》中提到了他自己因反对这些寓言而受到的待遇，由此可见，在广大异教徒中间，甚至在希腊最博学、最虔诚的雅典人中间，诗歌神学有多么盛行，神话学家的寓言有多么受到重视。他在书中特别提到了关于土星阉割并废黜其父凯路斯，以及朱庇特将其父土星投入监狱以吞食其子的神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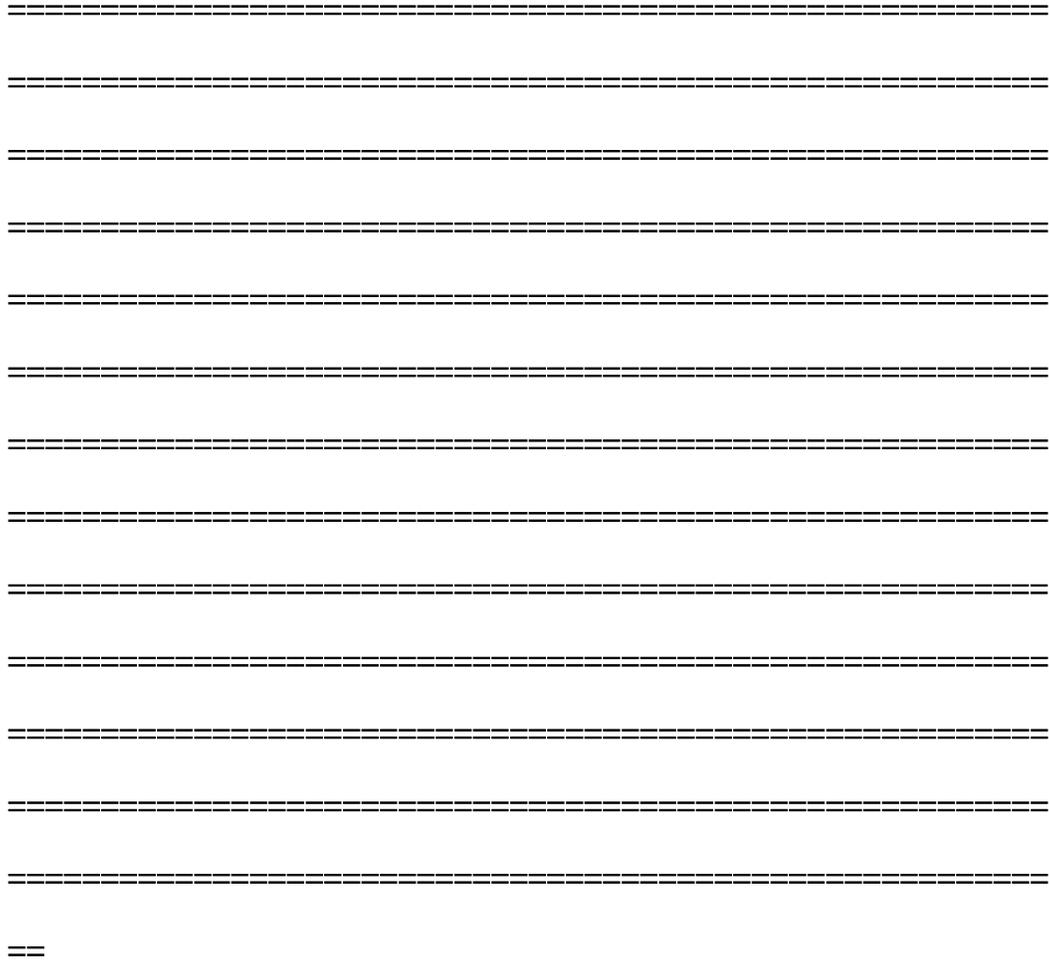
传说；欧提弗伦试图用这些传说为自己起诉自己的父亲开脱。苏格拉底的目的是让他认识到这些寓言字面意义的荒谬性，苏格拉底告诉他，这正是他（苏格拉底）被指控的原因，因为当他听到有人说起诸神的这些事情时，他就会表现出对他们的厌恶。

基督教在世界上出现后，当异教徒被指控神话寓言荒诞不经时，他们总是假装这些只是诗人的虚构，以此来搪塞过去。但从上述观察中可以充分看出，在研究异教徒的神学时，必须特别注意诗人的神话，这些神话被编入民间宗教，是他们大多数神圣仪式和公共崇拜的基础。然而，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对古代异教徒的宗教状况有更悲观的认识，即使是在最礼貌、最文明的国家也是如此。诗歌神学的体系中充满了家谱、强奸、通奸和神的争斗。这些东西在剧场里上演，博得了人们的喝彩和赞许。人们为这些神灵建立庙宇和祭坛，献上祭品，向他们的雕像致以崇高的敬意，诗人用流畅的旋律吟唱他们。

尤西比乌斯（Eusebius）对异教徒的神话有一些公正的看法，在这里提一下也无妨。他所说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当古人把他们的王子、伟人和有用之物的发明者神化时，他们满怀敬仰之情，把他们作为崇拜的对象，并把他们心目中对神的崇高理想应用到他们的国王和恩人身上。他们对他们的尊敬达到了奢侈的程度，以至于赞颂他们的一切行为，甚至他们的暴力行为、淫乱、战争

和争斗：对这些行为的记忆，就像对一些伟大功绩的记忆一样，在掌声中流传后世，并与他们的神性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人们对他们的崇拜。但后来，一些后世的人，相对来说是昨天的人，他们对这些事情感到羞愧，并自命为一种更微妙的哲学，试图把它们变成寓言，并把它们解释为表示物理原因和自然现象。但他非常恰当地指出，尽管他们竭尽全力，通过强行解释，给古人的神学和他们的神的故事披上了一层似是而非的色彩，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试图对古人的宗教仪式做丝毫的改变，而这些仪式是建立在这些故事的字面意义之上的；相反，他们却想保留这些仪式，并声称非常崇敬他们祖先传给他们的宗教，而这些东西正是宗教的一部分。

除了尤西比乌斯关于古代神话寓言的这一判断之外，还可以加上狄奥尼修斯-哈利卡纳塞斯的判断。这位著名的评论家和历史学家在他的《罗马史》第一卷中，并不否认其中一些寓言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用；但他指出，从这些寓言中获得的益处很小，而且只有那些能够洞悉其中隐含的意义和设计的人才能从中获益。但是，能达到这种哲学境界的人少之又少：那些粗鲁和不学无术的人喜欢从最粗浅的意义上理解那些关于神灵的故事，因此，当他们看到神灵本身的做法为他们提供了保证时，他们就有可能要么蔑视神灵，要么肆无忌惮地做出最卑鄙、最邪恶的行为。



第 VII 章.

异教徒的民间神学。古罗马人的神学备受推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荒诞程度却丝毫不亚于诗学，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与诗学紧密相连，错综复杂。这对宗教和道德造成了有害影响。有些人讲述了最文明的国家古代实行的荒谬和不道德的仪式，这些仪式是其宗教的一部分；它们或是由法律规定，或是由具有法律效力的习俗确立。政治家和文官们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方法来纠正这种

现象，而是支持和怂恿民间的迷信和偶像崇拜。

从诗意的或神话的神学出发，让我们来看看异教徒的民间神学，这是由立法者和行政长官或社区首领（瓦罗称之为“公民原则”）建立的公共宗教和授权宗教。这一点更值得考虑，因为这是哲学家们自己的宗教，不管他们有什么私人观点或猜测，也不管他们在自己的学校里有什么争论，——他们在自己的实践中都普遍遵守这种宗教，并且还劝告其他人也这样做。因此，所有人都必须承认，我们可以据此来衡量异教世界的宗教状况。瓦罗（Varro）认为，宗教是公民应该了解和信奉的，是由祭司管理的；宗教特别决定了他们要公开崇拜什么神，要遵守什么神圣的仪式，要献上什么祭品。Quod in urbibus cives, maximè sacerdotes, nosse et administrare debent.”在城市里，我们的圣职人员，我们的管理者，我们的公众，我们的圣礼和祭品”。

在考虑异教徒的民间神学时，我将特别关注古代罗马人的民间神学。狄奥尼修斯-哈利卡纳塞斯（Dionysius Halicarnasseus）赞扬了罗马的宗教制度，尤其是那些在建国之初就指定的制度。他指出，罗马人利用了古希腊宗教制度中的精华，但没有将任何包含不值得神灵信仰的内容的寓言纳入公共宗教。在神圣的仪式和对神的崇拜方面，所有的事情都做得虔诚而严肃，在这一点上，

他们远胜于希腊人和野蛮人。公共宗教的秩序一直掌握在国家最聪明、最伟大的人手中。西塞罗在他的《Oratio pro domo sua ad Pontifices》一书中赞美了他们祖先的智慧，因为他们任命了负责管理民政事务的人同时也主持宗教仪式。他以极大的敬意谈到祭司的职责，并告诉他们，联邦的荣誉和安全、公众的自由、公民的房屋和财富，以及神灵本身，都交由他们的智慧和照料。他在 Oratio de Haruspicum Responsis 中提到，罗马人是最虔诚的民族，在虔诚方面胜过所有民族，尤其是在智慧这一点上；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万事万物都受不朽神灵的旨意和神性的支配，这是罗马人特有的赞誉。

因此，让我们来探究一下古代罗马人的公共宗教是如何发展的。

罗马人以及其他异教徒国家的整个公民神学都普遍认为，由他们最著名的立法者制定的、由他们各个城市和国家的法律规定和确立的公共崇拜，不是对唯一的神，而是对众多的神。在现在引用的西塞罗的一段话中，他在高度赞扬古罗马人的宗教时，特别提到了这一点：他们相信万物都由不朽的神灵主宰。因此，他们的宗教应该是多神教。他们承认的天意不是一个神的天意，而是许多神的天意。博林布鲁克勋爵（Lord Bolingbroke）确实主动申明，“对这种多神的崇拜并不妨碍崇拜者心中的至高存在”。但我看不出这有什么根据。同一位作者（博林布鲁克勋爵）在其他地方谈到异教徒中的神灵（偶像众神）时宣称，“他们（偶像众神）

拦截了对至高存在者的崇拜；这种畸形的集合成为了庸俗崇拜的对象”。正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摩西的律法严格禁止了对低等神灵的一切形式的崇拜，并明确命令人们不得有其他神灵，只能有一个；要崇拜唯一的真神，即宇宙的创造者，而且只能崇拜他；因此，《圣经》与所有其他法律和宪法截然不同。这种宪法是犹太人所特有的，它之所以在犹太人中得以确立，不仅是因为他们的立法者具有超凡的智慧，还因为他得到了上帝非同寻常的启示，而这一启示的权威又得到了一系列最杰出的神圣（神迹）证明的确认。而在其他国家，法律支持并确立了对许多神灵（偶像众神）的崇拜，他们在众多偶像神灵中迷失、并混淆了对唯一真神的认识和崇拜，对受造物的侍奉和崇拜超过了对造物主的崇拜。

【海德博士在他的名著《波斯古宗教》（*De Religione veterum Persarum*）中不遗余力地证明古代波斯人崇拜唯一的真神。一些学识渊博、判断力极强的人认为他的论据不足。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他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正如他所指出的，他们的伟大祖先闪和埃兰向他们传授了真正的古代宗法宗教，而闪和埃兰则是从诺亚和亚当那里继承了这一宗教，这一宗教最初是由神的启示传给他们的。当他们背离这一宗教时，始祖亚伯拉罕对他们进行了改革；当他们再次陷入萨拜特偶像崇拜时，生活在古什塔斯普-罗罗亚斯普或大流士-希斯塔斯普统治时期的泽尔杜什特或琐罗亚斯特对他们进行了改革。根据海德博士从东方作家那里对他的描

述，这位泽尔杜什特一定是从犹太人那里学到了他的宗教的主要内容；他是犹太先知之一的弟子，并将摩西律法中规定的许多仪式融入了自己的宗教。】

博学的卡德沃斯博士承认，“异教徒的民俗神学和诗学一样，不仅有许多幻神，而且有多个独立神灵的表象；它使几个神灵在各自的领域和职能中成为至高无上的神：一个是天的主宰，另一个是空气的主宰，还有一个是海的主宰，一个是谷物的赐予者，另一个是酒的赐予者，等等”。他还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一段话来反驳芝诺：——“芝诺理所当然地认为，人的心中有一个神的概念，认为神是最优秀、最强大的存在：这似乎不符合规律；因为在那里，神似乎一个比一个好，分别比不同的事物好。因此芝诺对人类的这一看法不是从一般人看来的”。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暗示，根据城市和国家的法律，也就是在公民或政治神学中，似乎没有一个绝对强大或完美的存在，而是有多个神灵，其中一个神灵对某一事物更强大，另一个神灵对另一事物更强大。

我不否认，即使是庸俗的异教徒中的多神论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似乎也有一些关于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观念。前面已经提到，罗马人将都城里的朱庇特视为他们宗教中的主神，也是他们公众崇拜的最高对象。但据说明，在大众的观念中，这个朱庇特与英雄神的首领混为一谈。他们认为朱庇特的地位高于其他神灵，但似

乎又把他视为同类神灵，尽管他比其他神灵更加尊贵。因此，他们把主神和其他神放在一起崇拜。异教徒通常把主神和众神混为一谈，因为他们认为众神组成了一个系统，是世界治理的共同分享者；正如库德沃思博士在上文引用的一段话中所说的那样，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领地和职能。

塞尔维乌斯告诉我们，祭司们在所有的神圣仪式和献祭活动中，都会按照古老的礼仪，在向特定的神灵祈祷和献祭之后，再向所有的神灵（偶像众神）发出一般性的祈求。

对异教徒的民间神学和大众神学的这一总体看法可能足以说明他们宗教的悲惨状况。但是，如果我们更具体地考虑一下前面已经暗示过的，即他们的民间神学与被称为神话和诗歌的神学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就会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正如库德沃思博士所承认的那样，公共宗教是“一种奇怪的混合体，部分由物理神学组成，部分由诗歌神学组成”。甚至对于朱庇特-卡皮托里纳斯，他在前面引述的一段话中也说，“很明显，神话神学或诗歌神学与自然神学的某种混合，几乎在其他所有地方都有，构成了异教徒的民间神学”。诚然，斯卡沃拉（Scaevola）和瓦罗（Varro）这两位伟人对诗人的神话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认为他们对神的描绘是不值得的；他们推荐由法律规定、由祭司管理的民间神学，认为只有民间神学才是人们应该遵循的。然而，可以明确证明的

是，事实上，民间神学的一小部分是建立在诗歌神话或传统的神灵寓言之上的。这正是圣奥古斯丁在其伟大的著作《De Civitate Dei》中针对瓦罗提出的强烈主张。他（奥古斯丁）非常恰当地指出，瓦罗指责的那些诗歌寓言不配神灵，把除了最卑鄙的人之外没有人会做的事说成是神灵做的，但这些寓言不仅被允许在公共剧院上演，被人们津津乐道，而且还被视为神灵所喜闻乐见的东西，通过这些寓言，神灵得到了慰藉和恩惠。因此，它们被纳入了公共宗教。人们庆祝这些寓言，并以此为基础创作戏剧。这些寓言被指定以赎罪的方式演出，以安抚神灵；好像展示神灵自己的恶行是让神灵心情舒畅的最好办法，也是让神灵高兴的最好办法，以避免他们的不满。在谈到朱庇特的通奸行为，以及他奸污了伽妮米德，并把他带走做了自己的捧杯人时，奥古斯丁引用了塔利的一段话。“Fingebat hæc Homerus, et humana ad deos transferebat, divina mallet ad nos”——即“荷马佯装这些事情，把人类的行为和品质归于神灵；我宁愿他把人类培养成神灵的模仿者”。于是他（奥古斯丁）问道：“Cur ergo ludi scenici, ubi hæc dictitantur, cantitantur, actitantur, eorum honoribus exhibentur? Inter res divinas a doctissimis conscribuntur?—Why then are those plays in which these things are frequently said, singing, and acted, exhibited to the honour of the gods?甚至最有学问的人也把它们（那些偶像众神所行的污秽败坏之事）视为神圣的东西？在这里，他补充道，“西塞罗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的，不是诗人的虚构，而是他

们祖先的制度；他们可以为自己辩护，说这些都是神灵所要求的，神灵威胁说如果忽视了这些，就会施以惩罚，而且他们自己也会因为观察到这些（污秽败坏之事）而感到高兴和欣慰”。关于这一点，他（奥古斯丁）举出了罗马历史上的一个例子，李维和瓦莱里乌斯-马克西穆斯（Valerius Maximus）也提到了这个例子。这位博学的教父（奥古斯丁）经常坚持说，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不容否认的是，在某些场合，表现他们的神的恶行的公共游戏和戏剧被视为宗教行为，受到他们的神的鼓励，并作为对他们的荣誉而庆祝。

阿诺比乌斯（Arnobius）非常熟悉异教徒的仪式和习俗，他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并特别提到了普劳图斯（Plautus）的《安菲特里奥》（Amphytrio），认为这是其中的一个剧目。阿诺比乌斯还责备异教徒将最卑鄙、最不值得的行为归于被他们描述为众神和人类之父、主神、雷神的神，他的点头震动了天堂，他们将最神圣的称号归于他。他认为，如果他们考虑到虔诚或体面，公共权力就应该干预、禁止这种表述（那些污秽之事）。然而，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反而鼓励他们，并允许他们加入他们的宗教；相反，他们会惩罚任何对参议员或地方行政长官发表此类言论的人（即那些反对这些污秽之事的人）。

圣奥古斯丁曾说过一句中肯的话：“被选中的神具有最高的尊严，瓦罗曾专门为他们写过一篇论文，但对他们的评价却比对下级神

的评价还要糟糕。”

为了说明民间神学和诗歌神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同一作者（奥古斯丁）指出，他们神庙中的神像、形态、习惯和装饰，他们不同的性别和年龄，以及为纪念他们而设立的神圣节日，都与诗人和神话学家的寓言有关，都是建立在寓言的基础上的。因此，有理由认为，民间神学和神话神学都可以被称为民间神学和神话神学。

这些事情必然会产生最有害的后果，使宗教受到蔑视。异教徒的神学自然倾向于引入一种非宗教和亵渎的精神。正如圣奥古斯汀所言，同样的神灵在剧院里被嘲笑，在神庙里被崇拜。”戏院里嘲笑的不是其他的神，而是庙宇里崇拜的神；展示的不是其他的神，而是不朽的神”。

这位杰出的作家（奥古斯丁）还从塞内加的一本现不存的书 *De Superstitione* 中摘录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段落；特尔图良在他的《辩证法》第 12 章中也提到了这本书。在这本书中，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和政治家对民间宗教的抨击也不遑多让。

在谈到罗马人的神学或国教时，他认为罗马人的神学或国教比瓦罗反对神话或诗歌的神学或国教更糟糕。在谈到神像时，他认为神像具有人、野兽和鱼类的形态和习性，而且男女混杂：他说：“他们称这些神为怪物，如果他们有生命和气息，人与他们不期而

遇，他们就会变成怪物—Numina vocant, quæ, si spiritu accepto subito occurrerent, monstra haberentur”。他揭露了他们在祭祀一些神灵，尤其是众神之母时所使用的残忍淫荡的仪式。

为了让我们更透彻地了解异教世界宗教的悲惨状况，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在敬神时所使用的荒唐而不道德的仪式，这些仪式或是法律规定的、或是既定的习俗，可以认为这些宗教属于异教徒的公共宗教。

我不会去注意他们那些荒诞不经的崇拜仪式，其中有许多可以提及；我只会注意那些性质和倾向恶劣、不道德的仪式，它们要么残忍、不人道，要么淫荡、不洁。

前者包括献上人祭，这在许多时代的异教徒世界中非常普遍。为此，我们很容易从可信的、得到认可的作者那里收集到许多证据。在腓尼基人、叙利亚人和阿拉伯人中间，在迦太基人和非洲的其他民族中间，以及在埃及人中间，直到阿马西斯时代，都有这种现象。关于色雷斯人、古代斯基泰人以及其他几个民族，我们也有同样的说法，波菲利在他的第二部著作《禁欲》(De Abstinencia)中也提到了其中的许多民族。塔西佗和凯撒告诉我们，高卢人、日耳曼人和不列颠人习惯用人祭来安抚他们的神灵。普罗科皮乌斯对古代赫鲁利人也是这么说的。

根据古代作家给我们的记载，这一习俗传遍了欧洲、亚洲和非洲。美洲的情况也是如此，在他们那个时代，美洲还不为人所知。著名作家阿科斯塔（Acosta）告诉我们，美洲人献祭的狂热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所有人都同意，这是墨西哥人的普遍做法。

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中，人祭并不像在其他一些民族中那么普遍，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在特殊场合仍在使用人祭。波菲利（Porphyry）提到了希腊的几个岛屿，在这些岛屿上，人们会在特定的季节和庄严的日子里献上人祭，比如在奇奥斯岛（Chios）、泰尼多斯岛（Tenedos）、萨拉米斯岛（Salamis）、罗得岛（Rhodes）和克里特岛（Crete）。在有时献祭的人中，他还注意到了拉塞多蒙人和雅典人；他还从菲拉库斯（Phylarchus）那里注意到，希腊人在出征时通常会献祭人。克利门斯-亚历山大里努斯（Clemens Alexandrinus）在他对外邦人的告诫中，从权威的角度指出，帖撒利亚人、美西尼亚人、法西亚人和莱斯比安人也有同样的习俗。雅典国王伊瑞克瑟斯和罗马名将马略都献祭了自己的女儿。普鲁塔克在他的《忒米斯托克利生平》中告诉我们，三个非常漂亮的波斯俘虏，穿着华丽，装饰华美，在先知欧弗朗提斯的建议下，被作为祭品献给巴克斯-奥美斯特斯（即吞噬者），作为胜利的誓言：尽管忒米斯托克利对这种不人道的行为感到震惊，但人们异口同声地祈求巴克斯，并把俘虏带到祭坛前，迫使他举行了祭祀。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对那里的人祭数量，尤其是在一些

特殊场合的人祭数量的描述令人吃惊。

阿科斯塔告诉我们，在秘鲁，印加人加冕时和其他特殊场合，有许多儿童被献祭。然而，加西拉索-德拉维加（Garcilasso de la Vega）在他的《秘鲁皇家评论》中却反驳了这一说法；虽然他承认墨西哥人和其他邻近国家都提供人祭，但他说，印加人不会在他们的领土上举行人祭。

马塞拉斯的生平告诉我们，罗马人在与高卢人的战争开始时，遵从西比林书中的一些神谕，将一个希腊男人和一个希腊女人，以及一个高卢男人和一个高卢女人活埋在牛市，作为祭品。李维告诉我们，在第二次普尼克战争开始时，他们又重复了这种祭祀方式。普鲁塔克补充说，在他的时代，他们还在继续献祭。弗洛鲁斯告诉我们，当罗马被高卢人攻占时，那些年富力强、身居要职的罗马人聚集在广场上，在首领的带领下，将自己献给了地狱之神。正如波菲利告诉我们的那样，直到阿德里安皇帝时期，人祭仍在提供，他下令在大多数地方废除人祭。正如尤西比乌斯（Eusebius）观察到的那样，那时福音已经在每个地方传播了它的救赎之光。最优秀的哲学家也曾谴责过它，但却未能将其根除。甚至在此之后，只要异教盛行，罗马帝国仍有一些这种现象。生活在戴克里先皇帝统治时期的波菲利提到，在他的时代，罗马城在朱庇特-拉提亚里斯节上经常有人献祭，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在波菲利之后不久写作的拉克坦提乌斯说，在他的时代也有同样的事。“朱庇特等同于人类的血液”这可以被视为异教的一部分。即使在那些通常不使用这种方法的地方，在特殊的场合，它（人祭）也是向他们的神灵献祭的主要部分，并被视为安抚神灵和获得神灵眷顾的最有效方法。赫伯特勋爵注意到，“他们残忍的祭司教导他们，对于低等的神灵来说，尊严较低的牺牲品可能就足够了，但对于他们最高的神灵太阳，这些牺牲品是最有价值的”。但是，为了摩西律法的荣誉，应该提到的是，当这种祭品（人祭）在所有邻国普遍存在的时候，摩西律法明确禁止这种祭品，并将其视为上帝眼中的可憎之物。在基督教建立的地方，这些祭祀都被废除了。

异教徒们还举行其他一些仪式，这些仪式残酷无情，令人震惊。巴力的祭司经常用刀和长矛割伤和砍伤自己。《列王记上》xviii. 28（18章28节）。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对伊希斯和贝洛娜的崇拜也是如此。在巴克斯（Bacchus）的一个节日—omophagia 中，他的祭司们模仿巴克斯的做法，撕碎并吃掉生的、散发着恶臭的山羊内脏。

许多作者都提到了众神之母赛比利的庄严仪式，她的祭司们不仅阉割了自己，而且在神圣的游行中发出狰狞的声音和嚎叫，一边走一边割自己的身体，直到鲜血喷涌而出。塞内加在上文提到的

《迷信》一书中引用了圣奥斯汀的一段话，很好地揭露了这些疯狂而残忍的仪式。然而，对这位女神的崇拜已成为罗马公共宗教的一部分。根据李维（Livy）的记载，元老院下令将她的雕像从加拉太的佩西努姆（Pessinum）隆重地运到罗马，并为她设立了“Ludi Megalenses”。

在崇拜异教神灵时使用的残忍仪式中，还可以算上斯巴达为纪念戴安娜-奥蒂亚（Diana Orthia）而举行的 diapasio 仪式。他们在戴安娜的祭坛上毫不留情地鞭打男孩，而戴安娜的女祭司则站在一旁监督鞭刑的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以男子汉的毅力承受了这一刑罚，他们就会受到公开葬礼的褒奖，头戴花环下葬，正如卢西安所说，他们还竖立了雕像。

据说，这一习俗的兴起源于神谕，神谕命令在女神的祭坛上洒满鲜血。因此，他们每年都要为此献祭一个被选中的人。莱库尔格斯将其改为在女神祭坛上鞭打男孩。但当男孩被鞭打致死时，这是最残忍的献祭方式：普鲁塔克在他的莱库尔格斯生平中宣称，他曾见过几个这样的例子。达西埃（Dacier）在他对普鲁塔克的《特米斯托克利传》的注释中指出，在阿卡迪亚的一个城镇，他们用鞭子抽打妇女，就像在斯巴达的戴安娜祭坛前抽打年轻男子或男孩一样。波特在他的《希腊古迹》中说，巴克斯在阿卡迪亚有一个祭坛，许多年轻女子在上面被棍棒打死。

异教徒的一些仪式残忍而不人道，而另一些仪式的放荡程度也不遑多让。希腊各地都在庆祝巴克斯节，但在学识和礼貌之都雅典，庆祝巴克斯节显得格外隆重，男女老少白天黑夜都以可笑的姿态奔跑，大声呼喊神灵，装出一副暴怒和疯狂的样子。狂欢和醉酒是他们为敬神而必须进行的崇拜的一部分。在这一场合，饮酒比赛的胜利者会得到一顶树叶冠和一个盛酒的容器。根据第欧根尼-拉尔提乌斯（Diogenes Laertius）的记载，柏拉图曾说过，除非是在神的节日里，否则不允许过量饮酒，因为神是酒的赐予者。这些节日和其他一些节日的淫荡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智者建议已婚妇女不要参加巴克斯、塞蕾斯和众神之母的节日。因此，塞克斯图斯-恩比里克斯提到了阿里斯蒂普斯关于贞洁女人的一句话，“她即使在巴克斯节上也不会堕落”；这暗示了女人在这些节日上堕落的巨大危险。

这使我想到了，他们的许多仪式都是不雅和不洁的。祭司们赤身裸体地在街上跑来跑去，用献祭的山羊皮做成的皮带抽打他们遇到的所有人，尤其是妇女。花神节也是罗马公共宗教的一部分，是在西比林神谕的指导下为纪念花神而举行的，由国家权力机构指定。庆祝活动的主要部分是由一群无耻的娼妓主持的，她们赤身裸体地跑上跑下，时而摆出淫荡的姿势跳舞，时而打斗，时而扮演模仿者：最严肃的地方官不仅不反对，反而鼓励她们这样做。赛蓓尔女神的仪式因淫乱而臭名昭著，其残忍程度不亚于淫乱。雅典人、科林斯人、基亚人、色雷斯人和其他人都庆祝 Kotyttia

或 Kotytis 节,这是一个夜间的节日,是为了纪念放荡女神 Kotys 或 Kotytis, 并举行适合的仪式。

人们认为维纳斯女神最喜欢的就是淫乱和放荡:祭司们则从事各种猥亵和亵渎艺术。在希腊的许多地方,纪念维纳斯的阿佛洛狄亚节 (Aphrodisia) 都举行淫乱的仪式。在科林斯,这些节日是由妓女们庆祝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亚典尼乌斯那里得知;亚典尼乌斯还告诉我们,那些向女神祈求的人,往往会承诺将一些女人献给她,以满足他们的要求。斯特拉波 (Strabo) 是一位严肃而明智的作家,他告诉我们,科林斯有一座维纳斯神庙,非常富有,里面供奉着一千多个妓女,她们都是为维纳斯女神服务的,她们是泰加神 (Taigas),男人和女人都把她们献给了维纳斯女神。同一位作者在谈到卡帕多西亚的一个城市科马纳 (Comana) 时说,那里有许多妇女卖淫,其中大多数都是圣女 (ἁλείου. iigai),而且那里和科林斯一样,由于供奉维纳斯的妓女众多,人们都到那里去度假和过节。事实是,这些不洁的习俗流传甚广。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巴比伦人有一条法律,规定每个土生土长的巴比伦女人一生中都要去维纳斯神庙一次,向陌生人卖淫;有许多女人为此坐在神庙里;给她们的钱,她们不能拒绝,都被用于“神圣”的用途。这种习俗,作为一个博学的巧妙的作者(希罗多德)指出,这不能归咎于该国妇女的任何特殊放荡行为。这是一种宗教行为,也是她们对女神应尽的义务;希罗多德还告诉我

们，一旦她们履行了这一义务，就没有什么能阻止她们再次这样做了。斯特拉波（Strabo）也提到了这一法律和习俗，他说，她们是受神谕的指引，为此目的来到神庙的妇女通常都会非常隆重，并有很多人陪伴。这位受人尊敬的作者还向我们保证，关于亚美尼亚人，他们主要崇拜阿娜伊蒂斯女神，这个民族最杰出的人都把自己的处女献给她，这些处女在为她服务了很长时间之后，就被嫁给了它，没有人不愿意嫁给它，反而认为这样做是一种荣耀。他还提到希罗多德在谈到吕底亚妇女时说过同样的话。还可以提到其他类似的例子：卢西安告诉我们，在叙利亚的比布鲁斯有一座很大的维纳斯神庙，那里的妇女在某一天卖淫，只接受陌生人的雇佣，她们从中获得的收益就是对维纳斯的献祭。另见瓦莱里乌斯-马克西穆斯（Valerius Maximus）关于非洲西卡（Sicca）维纳斯神庙的报告。所提供的证据不容怀疑，因为它们来自著名的异教徒作家。

在许多地方，“自然”成了他们宗教的一部分。斯特拉波（Strabo）所描述的埃及门德斯（Mendes）的圣山羊所犯的污秽行为就属于这种情况，那里供奉的是潘神：希罗多德（Herodotus）提到了一个例子，他说，当他在埃及时，这种行为是公开进行的。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朱利叶斯-费米库斯（Julius Firmicus）所描述的关于他那个时代在他们的一些神庙，尤其是朱诺神庙里实施鸡奸的真实性；他说，他们不仅不以为耻，反而以此为荣耀。博学的

斯宾塞博士指出，在古代的异教徒偶像崇拜者中，有男性也有女性被献给他们的神灵，他们在神圣的节日里在他们的神庙里卖淫，并认为这样做可以为他们提供可接受的服务；他们习惯于将卖淫所得献给他们的神灵。

尤西比乌斯（Eusebius）注意到，异教徒最终达到了邪恶和不洁的地步，由于过度放纵情欲，他们把身体的那些部分当作神圣的荣誉来崇拜，而这些部分正是激发和满足最不洁激情的工具。在他们的一些神圣的游行队伍中，人们抬着他们的塑像，为他们唱赞美诗，并给予宗教的崇敬。

正如狄奥多鲁斯（Diodorus）所肯定的那样，在其他民族，尤其是希腊人的庆典中，也有伊希斯和奥西里斯的祭祀活动。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想参考波特在他的《希腊古迹》中对塞浦路斯的阿佛罗狄亚节或维纳斯节、雅典的狄奥尼西亚节或巴克斯节以及锡拉库扎的 Thesmophoria 节或纪念赛瑞斯节的描述。

我有些不安地回顾了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几乎不能被提及，否则就会让谦虚的读者感到震惊。但是，这也许是有用的，它可以让我们看到，当人们失去并歪曲了对上帝的真正认识和对上帝的崇拜时，他们能够做出怎样的奢侈和可憎的事情。没有什么能比这本书更能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当时宗教的堕落状况了。

异教徒的偶像崇拜并不只是一种荒谬的推测，在许多情况下，它对人们的道德产生了非常有害的影响，助长了各种放荡和淫乱行为。《旧约圣经》中有多处经文暗示，不洁是异教徒崇拜偶像的惯常行为。福音书初传时也是如此。圣彼得公正地描述了他所处时代的外邦人，他们“行淫乱、好色、酗酒、狂欢、宴乐，以及可憎的偶像崇拜”，他们认为“奇怪的是，基督徒没有与他们同样狂欢，说他们的坏话”。彼前四 3、4。圣保罗在生动地描述了外邦人普遍陷入的不可饶恕的偶像崇拜之后指出，作为对他们公正的审判，“神使他们因自己心中的情欲，沾染污秽，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罗马书第一章 24 节。在其他地方，他说他们“因着心中无明，与神的生命隔绝，就任凭自己淫乱，贪行一切污秽的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18、19节。这源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也源于他们对所崇拜的神灵的普遍观念。著名的伏尔泰先生（想要为异教徒辩护），很高兴地告诉我们，“异教徒的宗教无非是道德和节日；道德，是所有时代和地方的人所共有的；节日，不过是欢庆的时候，不会对人类造成损害”。

（但是），异教徒的道德是非常有缺陷的，这一点在我更具体地论述时就会显现出来。道德也不是祭司教导的宗教的适当组成部分。洛克先生说得很对，“人们为了怕惹神不高兴，不得不经常去神庙：每个人都去参加他们的祭祀和仪式，但祭司却不把教导他们美德当作自己的事情”。至于异教徒的节日，从对它们的描述中可以充分看出，它们远不像德-伏尔泰先生所描述的那样纯洁。无

论是他们崇拜的神灵，还是他们的崇拜仪式，在许多情况下都有败坏他们道德的倾向。

如前所述，大多数异教徒的节日和庆典，以及为纪念神灵而举行的仪式、游戏和游行，都是建立在诗歌或神话神学以及神话学家的传统之上的。这些仪式和庆典是公共宗教的一部分：它们得到了法律的授权，而且正如波特所言，庆祝活动需要支付巨额费用。雅典人在这方面尤为突出；根据色诺芬在《雅典共和国》中的记载，雅典人崇拜的神的数量超过了其他民族，因此他们的节日数量是其他城市的两倍。

毋庸置疑，异教徒中一些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不赞成这些丑恶的行为。但是，由于这些丑恶现象是从他们的宗教中自然产生的，因此，只要公众对偶像崇拜和民间神灵的崇拜还在继续，就无法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甚至哲学家们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劝说每个人都有责任遵从神（偶像众神）的旨意。

（异教徒的宗教）宗教，崇拜自己国家的神灵。至于国家的行政长官和大人物，他们似乎并没有任何愿望或意图，让人民拥有这样公正的宗教观念，以适当地抵制那些偶像崇拜的迷信。他们也不关心这些问题，除非他们认为公众的利益需要他们插手；我们有一个著名的例子，那就是把巴卡尼亚引入意大利所造成的可怕

和令人震惊的暴行；这种暴行发展得如此之快，产生了如此多的非法组合，以至于有颠覆国家的危险。因此，元老院下令将许多人处以死刑，因为他们都是这些神秘仪式的入门者：李维在他的《历史》第 39 卷中对此有详细记载。

前面提到的罗马教皇斯凯沃拉，西塞罗在他的第一部著作《演说家》(De Oratore)中称其为“*jurisperitorum eloquentissimus, et eloquentium jurisperitissimus*”，虽然他对有关神灵的诗学神学大为不满，但实际上他并不希望人们正确地了解宗教的真正本质。因为他认为，让人们知道以下事情是不合适的，也是无益的，即“赫拉克勒斯和埃斯库拉庇乌斯、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不是神：因为有学问的人说，他们是人，是按照人类的共同命运死去的；城市里没有神的真正形象或代表；真正的神既没有性别，也没有年龄，也没有不同的身体器官。*Non esse deos Herculem, Esculapium, Castorem, Pollucem: traditur enim a doctis quod homines fuerint, et humanâ conditione defecerint: eorum qui sint dii non habere civitates vera simulacra: quod verus Deus nec sexum habeat nec ætatem, nec definita corporis memb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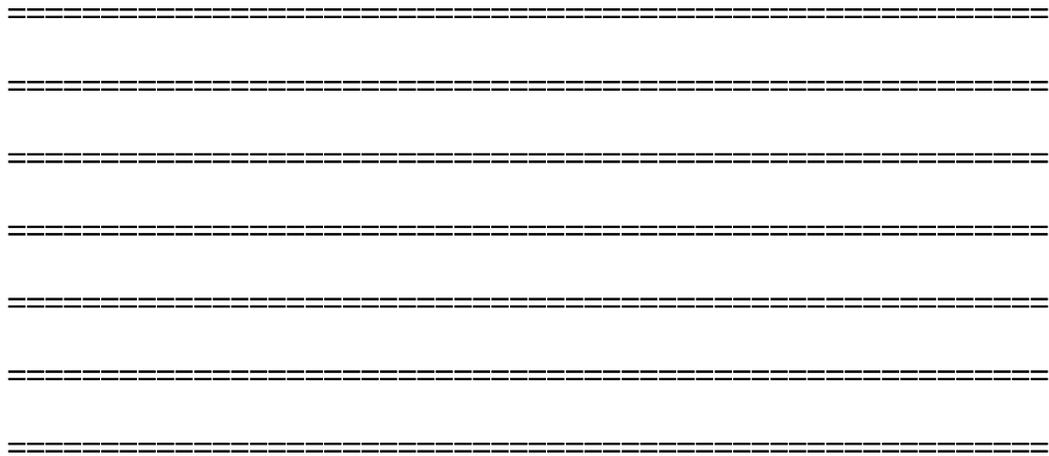
瓦罗非常清楚，他们的宗教和崇拜需要改革。他坚持不说，如果他是这座城市的新楷模，他一定会努力使他们的神名和崇拜更符合真理和自然：但是，由于它在人们中间由来已久，他认为他应该保留从古人那里得到的神名和历史，并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对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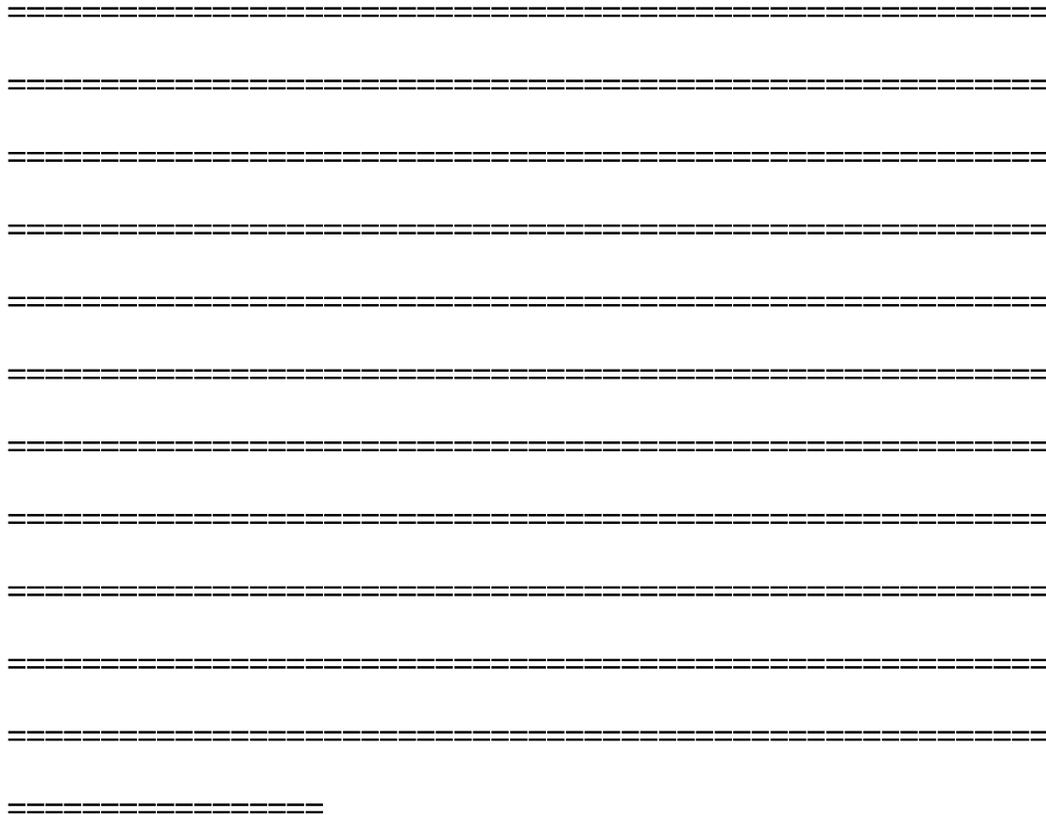
他们，使普通人以更崇高的敬意来崇拜他们，而不是让他们受到蔑视。因此，他似乎很看重这一点，认为这很对得起他的同胞，因为他不仅介绍了罗马人应该崇拜的神灵，还介绍了每个神灵的权力和职责，这样人们就不会在特定场合不知该向谁致敬了。Ita esse utilem cognitionem deorum, si sciatur quam quisque deus vim et facultatem ac potestatem cujusque rei habeat: ex eo enim poterimus scire quem cujusque rei causa deum advocare atque invocare debeamus。同一位伟人说：“有勇气和毅力的人应该认为自己是神的子孙，尽管这是假的，但这对国家是有益的；这样，他们就会认为自己是神的子孙，就会更加大胆和自信地去尝试和完成最伟大的事情。Utile esse civitatibus dicit, ut se viri fortes, etiamsi falsum sit, diis genitos esse credant ut eomodo humanus animus velut divinæ stirpis fiduciam gerens, res magnas aggrediendas præsumat audacius, et agat vehementius”。事实上，这与他在谈到宗教和神圣仪式时所规定的规则是一致的，即许多事情是真实的，但让人们知道并无益处；即使它们是虚假的，人们最好也不这么认为。“Multa esse vera quæ non modo vulgo scire not sit utile, sed etiam tametsi falsa sunt, aliter existimare populum expediat”。几乎不容置疑的是，他们当中一些伟大而博学的人已经意识到公众和大众宗教的虚假性和荒谬性。杰出的哲学家和政治家、瓦罗的朋友和密友西塞罗似乎尤其如此。他在多部作品中对异教徒的神灵及其崇拜侃侃而谈。不过，尽管他认为这些东西可以在哲学争论中讨

论，但他不赞成将其公诸于众，以免有颠覆公共宗教之嫌。“Non esse illa vulgò disputanda, ne susceptas. publicè religiones disputatio talis extinguat”。这段话被 Lactantius 引用，正如戴维斯所认为的那样，这段话出自西塞罗的第三部著作《De Nat. Deorum》一书中，但由于该书有多处内容已经遗失，因此无法在该书中找到。

这就是异教徒世界上最聪明、最伟大的人管理自己的格言，这说明他们在领导人们对宗教的正确认识和实践的方面是多么不值得期待。

事实上，他们的立法者和伟人主要关注的是支持和建立公众偶像崇拜和多神教，不会容忍任何违反法定仪式和崇拜的行为。他们从政治的角度考虑宗教问题，不是为了治愈或消除大众的迷信，而是为了以最符合民权政治目的的方式利用宗教。





第 VIII 章.

异教的奥秘受到高度赞扬，被认为是政治当局提供的一种权宜之计，既能引导人们践行美德，又能让他们相信普通偶像崇拜和多神教的虚荣。奥秘在净化灵魂和提高人们的美德方面的倾向，我们已经进行了研究。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只是为了促进人们践行那些对社会最有益的美德，并阻止人们沾染那些对社会最有害的恶习。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变得十分腐朽，对人们的道德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奥秘旨在发现庸俗多神教的错误，并使人们承认和崇拜唯一的真神，这一借口得到了明确的考虑：为它提出的

证据也被证明是不充分的。

我无需对奥秘促使人们践行最严格的纯洁和美德的趋势进行非常详细的研究。我很乐意承认，奥秘的主持者在这方面做了很高的宣传。为了让人们对他们产生更多的崇敬之情，主持奥秘仪式的神官或人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神圣的服务中去、并过着贞洁的单身生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通常会用毒芹汁涂抹自己，据说毒芹汁的极度寒冷会在很大程度上熄灭自然的热量。出于同样的目的，已知犯有任何残暴罪行的人都被禁止参加奥秘仪式。在基督教出现并传授了如此纯洁和崇高的道德之后，这些借口被推到了更高的高度。最博学、最热心的异教鼓吹者，如阿普列乌斯、伊安布利库斯、希罗克勒斯、普罗克洛斯等人，都大肆宣扬奥秘是净化灵魂、使之与神相交的最有效手段。为此，后世许多柏拉图派和毕达哥拉斯派的人都加入了不同国家的神之奥秘，并致力于他们所谓的神学；不过，正如圣奥古斯汀所言，波菲利承认，他在进行了所有的研究之后，也没有找到任何令人满意的净化灵魂的方法。但我并不认为，立法者在设立神秘仪式时，会非常关注如何使灵魂恢复毕达哥拉斯或柏拉图意义上的原始纯洁。

同一位博学的作者（波菲利）指出，“如果我们相信某位似乎精通这些事务的古人的话，那么奥秘仪式就通过消除有关诸神正义审判的所有疑虑而达到了目的”。他指的是 Divis 中的 Sopater Quæst. 见 Div. Leg. 第一卷第 210 页。我必须承认，诸如此类

的段落非但没有提高我对奥秘的评价，反而让我非常怀疑那些对奥秘的溢美之词的真实性。

我们博学的作者（波菲利）自己也承认，他们的目标是，在公民社会所需的范围内，确保和促进美德事业。至于除此之外的任何事情，他们都不关心。奥秘的最初目的似乎是为了驯服和文明化粗鲁野蛮的人们，培养和锤炼他们的礼仪，并通过适合激发想象力的演示和表现，使他们对本国的法律和宗教产生更大的敬畏和崇敬之情；在异教徒中，法律和宗教一直被视为美德的必要因素。狄奥多鲁斯告诉我们，在西西里岛持续十天的塞芮斯节上，表现的是人们在学会使用和种植面包玉米之前的古老生活方式。这似乎是为了让人们认识到文明生活的价值。从几位古人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埃莱乌西尼奥秘的主要主题是塞芮斯的生活、她在女儿身后的游荡以及她在西西里和非洲的立法，她在那里教导居民农业，给他们制定法律，从而使他们摆脱了粗鲁和未开化的生活方式。因此，在奥秘中表现法律的巨大益处，以及从野蛮生活的悲惨遭遇中获得人性、文明、礼仪和礼貌的幸福后果，并非不可能。这似乎就是西塞罗特别强调的。在作者（西塞罗）着重强调的那段著名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这一点。”*Nam mihi cum multa divinaque videntur Athenæ peperisse, atque in vitâ hominum attulisse, tum nihil melius istis mysteriis, quibus ex agresti immanique vitâ, exculti ad humanitatem et mitigati sumus: neque soJùm cum lætitia vivendi rationem accepimus;*

sed etiam cum spe meliore moriendi.”。De Legibus, lib.14. 在这里，他（西塞罗）高度赞扬了奥秘，因为通过奥秘，我们从粗鲁野蛮的生活中解脱出来，得到了培养，软化成了人性：奥秘被正确地称为initia，即开端，因为通过奥秘，我们了解或熟悉了生活的开端或最初的原则，[即人道和文明的生活；因为他说的显然就是这个]，不仅教会了我们如何愉快地生活，还教会了我们带着更好的希望死去。这与奥秘中仔细灌输的内容有关，即“那些入教的人不仅生活在比其他人更幸福和安全的状态中，受到女神的直接照顾和保护，而且死后他们享受的幸福程度也比其他人高得多，在极乐世界的居所中也被尊为首位，而其他人则被迫永远躺在肮脏、恶臭和龌龊之中”。

关于谷神的历史，以及谷神教导人们如何使用谷物，是埃琉西尼亚奥秘的主要主题。Advers. Gent. lib. v. p. 185. Edit. Var. Lugd. Bat. 圣奥古斯汀引用了 Varro, De Civ. Dei, lib. Dei, lib. vii. cap. 136. 克劳迪安在他的诗 De Raptu Proserpinæ 的开头自称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他明确地认为这些诗的目的是表现普罗塞平被冥王星带走，塞蕾丝追随她的女儿流浪，她给所到之处的人们颁布法律，教他们用谷物代替橡子。

将西塞罗的这段话与他的第五部《反对维雷斯》末尾的一段话（第72章）进行比较，就会更清楚地看出这段话的真正含义。72. "Teque Ceres et Libera, quarum sacra, sicut opiniones hominum et religiones ferunt, longè maximis atque occultissimis cæremoniis continentur, a quibus initia vitæ atque victûs, legum, morum, mansuetudinis, humanitatis exempla, hominibus ac civitatibus data ac dispertita esse dicuntur: ""罗马圣城的居民接受并信奉格拉西斯的宗教、公共和私人信仰。"在这里，他指出，在最庄严、最隐秘的仪式中包含了神圣的祭祀仪式，从那时起，生活的开端、合理的饮食、法律、礼仪、温和、人道，据说都被赋予并传授给了人们和城市。我在此插入博学的阿德里安-特内布斯关于此事的注释。奥秘被称为“初始”（initia），即开端，因为它们是为了纪念刻瑞斯曾给予人类法律，教导他们使用谷物，从而使他们开始正确地生活。

当雅典人劝他入教，因为入教的人在冥府的地位比其他人高时，犬儒第欧根尼对此嗤之以鼻；他回答说，认为埃帕米农达斯和阿格西劳斯躺在肮脏污秽的地方，而毫无价值的普通人却被安置在有福之人的岛屿上，这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Diog. Laert. lib. vi. segm. 30. 30. 或者，正如普鲁塔克所说：“难道小偷帕塔西翁死后的境遇会比埃帕米农达斯好，因为他曾入教？”

正如我们博学的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奥秘中对未来奖惩的表达是这样设计的：奖赏的美德和惩罚的恶行对社会的影响更为直接。这些表象和表演，只要注意防止滥用，就可能产生一些有益于社会的良好效果，这并非不可能，而这正是立法者和政府官员的主要目的。然而，一些杰出的异教徒似乎对神秘事物的道德倾向并不抱有非常有利的想法。如果苏格拉底认为奥秘对宗教和美德有友好的影响，那么，对宗教和美德如此关心的苏格拉底是不会拒绝入教的；尤其是他知道这样做会使自己受到敌人的诽谤，并招致民众对他不虔诚和亵渎神灵的怀疑。诚然，柏拉图在《斐多》中介绍苏格拉底时，对这些奥秘的设计和意图作了有利的解释：事实上，雅典人对这些奥秘异常崇敬，而且这些奥秘得到地方行政长官和法律的大力支持，这使得他说一点贬低这些奥秘的话都是很不安的。但是，他没有参加入会仪式，这比任何相反的证据都更能证明他们对他们的看法不好。

不管我们认为这些奥秘的初衷是什么，也不管人们对它们的评价如何，我认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总的来说，它们对美德事业是有害无益的。我们博学的作者自己也承认，“在希腊，奥秘被滥用得令人憎恶：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作家的行为中得到证明，他们经常在庆祝奥秘时描绘他们的主题场景，如强奸少女等；正如他从法布里西乌斯（Fabricius）那里看到的那样”。他还指出，“在西塞罗的时代，神秘和可憎几乎是同义词”。诚然，最好的制度也可能被破坏，但这里的错误似乎是由于其原始构成的根本缺

陷造成的。这位著名作家说：“我们认为，奥秘之所以遭到骇人听闻的滥用和败坏，最可靠的原因莫过于它们所处的季节，以及它们所处的深沉寂静的环境。”

他们不是卑鄙或可鄙的人，他们教导说：“凡是没有得到赎罪或启蒙就去冥府的人，都会躺在污垢或肮脏的地方，但那些经过净化和启蒙就去冥府的人，会与众神同住”。Plat. Plat. F.

Edit. Lugd. 1590. 这里所说的净化似乎是奥秘中规定的仪式净化：关于这一点，见 Potter's Antiq. vol. i. p. 355。但苏格拉底却利用了这一点，他暗示说，这可能有隐藏的含义，旨在表示灵魂必须通过美德来净化。他没有说这是在奥秘仪式上宣布的，但他认为，“wirle o lai”在这些净化仪式上有隐晦的含义。他还指出，“神秘有时[他可能会说是“经常”]受到那些被认为能激发和控制感官激情的神灵的保护，比如巴克斯、维纳斯和丘比特；因为这些神灵都有自己的奥秘：如果入门者有时会倾向于放纵那些被认为是庇护神所喜爱的恶习，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在这种情况下，隐藏的教义来得太晚，无法制止这种混乱”。他还提到了他所谓的“神秘仪式中非常明目张胆的部分，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就是抬着 KTEIZ 和 QAAAO 游行”。他确实说过，“这不过是假装它们是神秘再生和新生活的象征，而入门者已经承诺要进入这种生活”。但这绝不可能是引入它的最初理由，而是引入后为它编造的借口；原因就像他们试图为奥秘的其他部分找出寓意和物理解释一样。这是个非常荒谬的借口；就好像这些猥亵的仪式让普通

人感到羞耻，却又适合是内在纯洁的象征，是进入最严格美德生活的标志。阿诺比乌斯公正地揭露了将神圣的奥秘掩盖在淫秽的表象之下，却假装它们具有深刻而神圣的意义的荒谬性。他尤其将这一观点应用于埃利乌西尼的奥秘。因此，我不能不认为，无论奥秘的初衷是什么，它们经常被如此进行，以至于产生了最有害的影响，助长和加剧了不洁和举止放荡的风气，而这种风气在异教徒的世界里变得如此普遍。圣保罗说：“他们暗中所行的事，说出来也是羞耻的”。弗 12 节。我们博学的作者自己也认为，这位伟大的使徒在谈到外邦人的智者时，特别考虑到了这些奥秘，罗马书第 i. 20 节及以下各节。上帝为了惩罚他们把他的真理变成谎言，让他们的奥秘，也就是他们所建立的美德学校，堕落成可憎的罪恶和不道德的渊藪；“让他们染上一切不洁和卑鄙的情感”。

不过，我们也不必再坚持这一点了，我们现在主要考虑的是，奥秘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旨在发现多神论的错误，并指导入门者认识唯一的真神。关于这一点，我们博学的作者提出要说明的是，“古代的明证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两点：在奥秘中发现了多神论的错误，并传授和解释了合一的教义”。

在发表了这样的声明之后，人们会期望关于这两个细节的古代证据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因此，让我们简要地考虑一下所提供的证据。

首先要证明的是，多神教的错误是在奥秘中被发现的：或者，正如他在其他地方所表达的那样，奥秘发现了多神教的整个妄想，而这些妄想是被判断为能够掌握秘密的人所发现的。他还进一步解释说，奥秘的教义或秘密学说推翻了庸俗的多神教，即对死人的崇拜；神话中的神灵，即所有放荡不羁的乌合之众都在那里被击溃了。如果有明确的证据支持，这种对异教奥秘设计的表述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光荣的；但在我看来，《神圣使团》的博学作者为其提供的证据没有一个能达到他们想要证明的目的。首先是引用圣奥古斯丁的一段话，说的是埃及的一位神官告诉亚历山大大帝，即使是更高阶的神灵也曾经是人。接着是两段引用自西塞罗的话，根据作者的说法，西塞罗告诉我们，“不仅是埃利乌西尼的奥秘，萨摩特拉西亚和莱姆尼亚的奥秘都教导了多神论的错误”。但是，从这里引用的两段话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奥秘中并没有传授庸俗的多神教的错误，而只是说，庸俗崇拜的神灵中的首领“主神”（*di majorum gentium*）已经从人类中转移到了神灵中。但西塞罗说这话时，既没有把它作为自己的观点，也没有把它说成是神秘教派的教义，即他们不应被视为神，也不应被当作神来崇拜。恰恰相反，在其中一段经文中，他明确赞同将名人和杰出人物神化；在其他一些场合，他也是这样做的；上文第 100 页已经举了一些例子。对这些神灵的崇拜是他在法律书中明确规定的。“*Ex hominum genere consecratos coli lex jubet*”。朱利叶斯-菲尔米库斯（Julius Firmicus）在他的一段话中指控异教徒将死

人献祭或神化；但他绝不认为奥秘教谴责这种做法，相反，他们赞同并鼓励这种做法。这些就是所有的证据，证明奥秘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庸俗多神教的错误和妄想：至于普鲁塔克所谓的暗示，即在奥秘中揭示了死人的真正本质，由于这位哲学家没有解释他的意思，只是说要遵守神圣的沉默，因此根本无法从中得出结论。因此，关于这一点的全部证据不外乎是，在奥秘中，入门者被教导说，流行的神灵曾经是人：但却没有证据证明，反对派推翻了庸俗的多神教，即对死人的崇拜。我也不相信能从所有异教徒的古籍中找到任何一段文字来证明，奥秘的目的是要让人们对庸俗的多神教不再迷惑，并让他们知道，神灵曾经是人。在当时的观念中，他们曾经是人与他们的神性是非常一致的。正如这位博学的作者从狄奥多罗斯（Diodorus）那里观察到的那样，克里特人公开庆祝奥秘，并毫无保留地公布他们的奥普塔（opta）或秘密教义，即那些在其他地方被隐藏或保密的教义，他们吹嘘说他们中间有朱庇特的坟墓；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将朱庇特视为神灵之首、众神之父和人类之父来崇拜。同样，正如普鲁塔克告诉我们的那样，埃及祭司也假装展示奥西里斯的坟墓，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把奥西里斯当作神来崇拜。

因此，如果我们不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神秘仪式中对他们的神的历史作了一些描述，从而使入门者得出结论，即民间的神灵，甚至是主要的神灵，最初都是人类的后裔，但这并不意味着神秘仪式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庸俗的多神论的错误和妄想，并推翻对他

们的神灵的崇拜。一些异教徒确实意识到，如果一旦承认他们的神灵来自人类，这可能会对公共宗教不利。因此，罗马的斯凯沃拉在之前引用的一段话中，主张向人们隐瞒赫拉克勒斯、埃斯库拉庇乌斯、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也曾是凡人的事实，以免人们不把他们当作神来崇拜。普鲁塔克在他的论文《De Isid. et Osir》说：“这是在试图动摇本不该动摇的东西，把那些伟大而可敬的名字从天上降到地上，从而推翻和瓦解宗教信仰，而这种信仰几乎从一出生就占据了所有人的心灵：这是在为无神论者大开方便之门，因为他们主张化神为人，为墨西哥人欧麦勒斯的幻想大开方便之门”。他在书中指责欧麦勒斯在全世界散布了各种无神论。普鲁塔克在这里把这种教义说成是不虔诚和无神论的教义，这似乎有点令人惊讶，根据我们博学的作者的说法，这种教义是神秘使者教导大奥秘中的入门者的，西塞罗和其他人也毫不忌讳地宣布了这种教义。但不管普鲁塔克和其他一些人怎么想，那些创立和主持神秘仪式的人似乎是另一种想法。如果他们教导入门者，通常所接受的神曾经是人，那么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他们会让他们知道，尽管如此，他们仍应被视为神，并得到古代传统和法律所要求的神圣的荣誉和崇拜，从而确保公共宗教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事实上，从我们博学的神秘主义倡导者有时不得不做出的让步中，这一点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他告诉我们，他所谓的发现民族诸神，也就是揭示他们曾经是人，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揭示他

们的英雄美德来激励人们”。这里所说的荣誉是神圣的荣誉，正如他自己在其他地方所说的那样。从他引用的塔利的第二部法律书中的一段话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书中规定，应该崇拜那些因其功绩而被送上天堂的人；他还引用了桑科尼阿顿的片段，他认为这正是在更大的奥秘中向‘埃克索克拉斯’讲述的历史。他问道：“还有什么比这一片段更能激起英雄们的斗志，让他们知道对同胞的公共利益会得到不朽的回报？应该说，根据这个片段，他们得到了神圣的奖赏：因为那里明确说，他们死后被当作神来崇拜，有人向他们献祭；其中举了几个例子。他认为，“该片段的目的是要说明，民间的神灵只是被神化的死人”。现在的问题是，介绍他们的神是被神化了的人的历史，是为了谴责对他们的崇拜，还是为了赞同这种崇拜？不可能不是为了谴责，因为通过展示他们为公众所做的服务而获得的神圣荣誉，他们旨在激发人们的英雄气概。如果这是立法者和行政官对神秘仪式的一个重要用途，正如现在所引用的经文所明确断言的那样，这就表明他们并不打算通过神秘仪式来推翻人们对他们的崇拜。因为这将会抵消和违背他们自己的设计。事实上，我们的作者本人似乎也明确承认这一点；在谈到维吉尔所谓的“*Vana superstitio, veterumque ignara deorum,*”他说，“异教徒的立法者在奥秘中非常注意纠正这一点，不是摧毁偶像崇拜的种类，即对死人的崇拜，这确实是他自己的发明，而是说明他们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崇拜，即那些被神化的英雄为全人类带来了好处”。这里说明，异教徒的立法者并不打算通过神秘仪式来摧毁对死人的崇拜，而是要给出一个理由，使这种

做法合理化。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不明白怎么会不说“《圣经》推翻的是庸俗的多神教，是对死人的崇拜”。读者可以注意到，“庸俗的多神教”和“死人崇拜”是同义词。

我认为这些意见足以说明，用来证明民间神灵曾经是人，并在奥秘中被表现为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奥秘的目的是为了侦查：“神灵曾经是人，并在奥秘中被表现为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奥秘的目的是为了侦查：……多神教的错误和妄想，并颠覆对这些神灵的崇拜”。这的确是基督徒从中得出的推论，他们从神灵（偶像众神）的历史中推翻了他们的神性。这大概也是神秘教派在举行奥秘庆典时非常小心地避免基督徒在场的主要原因。

现在，让我们继续研究为第二点提出的证据，即在奥秘中传授了合一或独一的上帝、世界的创造者和管理者的教义。这就是这位著名作家在上述段落中明确肯定的古代证据。出于同样的目的，他还在其他地方指出，“万物的创造者是 $\acute{\alpha}\omega\acute{\nu}\acute{\omicron}\acute{\nu}\acute{\rho}\acute{\alpha}$ 的主题，或者说整个外邦世界所有奥秘中的秘密”。又说：“真神的知识在整个外邦世界传授，虽然传授的人很少，但只在奥秘中传授”。虽然我不敢断言那里没有传授过这样的教义，但我认为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

首先出示的证词是克莱门斯的两份证词。

【Theophilus Antiochenus 对他的异教徒朋友 Autolycus 说：“你自称崇拜的神的名字都是死人的名字—Τὰ μὲν ὀνόματα ὧν φῆς σέβεσθαι θεῶν ἐνὸματα ἐσι νεκρῶν νεράων、”他在书中举了很多例子，基督徒在与异教徒的争论中经常提出这样的指控。Theoph. ad Autol.】

亚历山大里努斯 (Alexandrinus) 的著作，以及克里西普斯 (Chrysippus) 的著作。但从这些文字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奥秘论涉及神事、神性和宇宙，但没有一个字可以说明那里传授的是合一学说（即只有一位独一的上帝）。斯特拉波的这段话也没有更明确的说明。诚然，斯特拉波在那里说，“神秘的秘密庆典保持了神性应有的威严，同时也暗示了神性的本质，它隐藏在我们的感官之外”。但是，他所说的神性似乎并不是指区别于下位神的唯一的至高神，而是指以其名义和荣誉举行奥秘庆典的神性；紧接着，他提到了阿波罗、刻瑞斯和巴克斯，这些都是希腊人心中神圣的神灵，根据当时的神学，神性被赋予了其中的每一位（即多神主义）。虽然我们博学的作者补充说，斯特拉波将哲学作为“奥秘的对象”，他认为“这消除了所有的歧义”，但我仔细研究了原文中的这段话后，并没有发现斯特拉波将哲学作为奥秘所讨论的对象。但是，既然他没有解释哲学是什么，那么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会被蒙在鼓里。因为从西塞罗的名著《神的本性》(De naturâ Deorum) 中可以充分看出，哲学家们对神性的看法远非一致。接下来的一段话出自普鲁塔克，他在《伊希斯与奥西里斯》

一书中谈到伊希斯神庙时，声称给出了这个名字的词源，而这是普鲁塔克自己对它的注释；只要公正地考虑该论文的性质和目的，就会发现它并不可靠。”这篇文章直接是为了支持已经引起恐慌的民族宗教而写的。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说明，所有形式多样的崇拜都只是在不同的名称和外衣下对至高无上的神灵的呼唤”。这是我们博学的作者本人对此的描述，他很好地揭露了普鲁塔克的计划，以及他为支持这一计划而采取的转变。事实上，读一读普鲁塔克的这本书，尽管其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学问，但足以让任何有思想的人了解异教神学的奇特混乱；尤其是埃及人的神学；埃及人的神学最受人推崇，许多其他国家的神学也是从埃及人的神学中衍生出来的。

下一个证据来自盖伦：在谈到研究普遍本质的医生和哲学家从研究人体各部分中获得的益处时，他说：“在这里开始的人，在埃琉西尼亚或萨摩特拉西亚的奥秘中，没有任何东西能与之媲美 *ἔδεν ὄμοιον ἔχουσιν Ἐλευσινίοις τὲ καὶ Σαμοθρακίοις ὀργίοις*。”盖伦在这里似乎在暗示，奥秘中讨论的是神性；但他没有说我们可以从哪里得出结论，这些奥秘是否旨在教导人们了解神人合一，或者在那里传授的是什么样的教义；他只是说，神性不能与通过研究人体学到的教义相提并论；这是他的优秀著作《*De Usu Partium*》的主题。

接下来的一段话出自尤西比乌斯。这似乎有点奇怪，因为尤西比

乌斯使用了异教奥秘中的一些术语，他应该了解在这些奥秘中传授了合一的教义（即只有一位上帝）。因为这段话恰恰相反。尤西比乌斯明确地说，“只有希伯来人（旧约圣经）才有幸开始认识万物的创造者上帝，并在对他真正虔诚的实践中接受指导”。从他后来对异教奥秘的论述中可以充分看出，他远不认为那里传授的是唯一真神的教义。

但这位博学的作家似乎主要强调的是约瑟夫的证词，他说，没有比约瑟夫的证词更明确的了。但我必须承认，在我看来并非如此。约瑟夫在那里为犹太人平反了亚平的诽谤，并指出了他们在宗教知识和实践以及虔诚方面比其他民族所享有的优势。外邦人极力吹嘘他们的入会仪式和奥秘，认为这是他们宗教中最神圣的部分。约瑟夫在他的所有著作中似乎都非常注意不冒犯外邦人，他没有说任何贬低外邦人的奥秘的话，因为外邦人是不会接受批评这些奥秘的；但假设这些奥秘像外邦人希望的那样神圣，他注意到，这些奥秘只在特定的季节才回来，而且只举行几天的仪式；而犹太人通过他们神圣的仪式和法律，在整个生命过程中都享受着这些奥秘所声称的所有好处。这似乎是这段话的真正含义和范围。但值得注意的是，约瑟夫并没有对这些奥秘的性质和目的进行思考、或批评在那里传授的教义；尽管他非常清楚地叙述了犹太人在他们的律法中传授的原则，特别是关于唯一真正的绝对完美的上帝，即一切存在的唯一原因。因此，我认为这段话没有提供有效的论据来证明“合一”（即只有一位上帝）的教义是在奥

秘中传授的。我也不认为犹太祭司可以作为合格的证人来告诉我们异教奥秘的主要秘密，而这些秘密是他们在最严格的保密措施下不得泄露的。

当这位令人钦佩的作家声称要证明，在奥秘中传授了与异教多神论相对立的合一或独一真神的教义时，这些就是他提出的所有证据。我想，任何公正的读者都可以自行判断，他们是否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他随后又提到了另一件事，如果可以信赖的话，这件事比他提到的任何证据都更能达到他的目的：那就是克莱门斯-亚历山大里努斯提到的《奥菲斯赞美诗》，在这首赞美诗中，合一的教义得到了明确的断言，他试图证明这首赞美诗正是在埃利乌西尼奥奥秘中，由穿着造物主衣服的祭司为入门者唱的。但克莱门特的本意绝不是要说明这首歌是奥秘的一部分。他确实注意到了奥菲斯关于奥秘的一首诗，他认为这首诗包含了对这些奥秘和偶像神学的描述。他还提到了这首赞美诗，他认为这首诗也是由奥菲斯创作的，其中包含了完全相反的教义。但克莱门特的意思似乎并不是说这首赞美诗是奥菲斯讲述奥秘的那首诗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作是奥菲斯后来创作的一首独特的诗，他认为奥菲斯在这首诗中否定了他在前一首诗中讲授的教义。在我看来，这是对克莱门特意思的正确解释，如果我们想让这位博学的父亲与他自己保持一致，就必须这样做。他介绍这段话的方式很特别。他说：“色雷斯的祭司，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奥菲斯，奥埃格的儿子，在揭开或解释了偶像的奥秘和神学之后，引入了真理，并进

行了忏悔；尽管唱得很晚，但唱出了一首真正神圣的歌”。

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那就是奥菲斯的这首赞美诗被怀疑是非常有道理的，如果把它全部写出来就会发现这一点。我们博学的作者从克莱门特对外邦人的告诫中引用的只是它的第一部分。但克莱门特在他的《Stromata》中更详细地介绍了这一点；尤西比乌斯则用更长的篇幅介绍了这一点，他引用的是犹太周游哲学家阿里斯托布鲁斯的话。这位哲学家引用它是为了说明，奥菲斯和希腊人从摩西书中获取了他们关于上帝是宇宙创造者的学说。事实上，从这首诗中引用的一些诗句似乎明显指向摩西，描述他从水中被捞出，并从上帝那里接受了两张法版的律法：其他诗句也同样明显地与亚伯拉罕有关，克莱门特将这些诗句应用于亚伯拉罕。

尤西比乌斯确实告诉我们，在埃琉西尼奥秘中，祭司会穿上“神匠”（*demiurgus*）的衣服。但是，如果把这理解为世界的创造者或形成者，那也不足以证明在奥秘中传授了关于统一性的正确教义。奥维德——《神圣使命》的作者认为他非常熟悉异教神学，并在《变形记》中展示了一个优美的神学体系——在他的第一部著作中对世界的创造进行了描述。他将世界的创造归功于上帝，称其为 *mundi fabricator, ille opifex rerum, mundi melioris origo*——其中包含对 *Angyos* 一词的完整解释。然而，他似乎并不承认这里所说的统一性。相反，他认为有多个神，世界是由其中

一个神创造的，但他不知道该把世界归于哪一个神。

我认为，从所提供的信息来看，古代并没有明确的证据告诉我们，‘合一’（独一上帝）的学说是在奥秘中传授和解释的。我相信，即使有这样的证据，也逃不过这位非常敏锐和博学的作家的智慧和勤奋。但是，即使证据确凿，这也不可能对异教世界的宗教状况产生任何重大影响。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看出这一点。

1.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奥秘中关于神的概念并不是一个非常正确和公正的概念。下文将说明，哲学家们对神性的认识大多是错误的，而且很难认为民法裁判官们有正确的认识。

【异教作家有时说世界的创造者只有一个，有时又把众神说成是世界的创造者。”朱庇特啊，诸神啊，大地和海洋的始祖和缔造者—— Ἦ Ζοῦ καὶ θεοὶ πατέρες καὶ ποιηταὶ γῆς καὶ θαλάσσῃς”。Max. Tyr. Dissert. 34. 另见 Phurnut. De Nat. 在埃及方尖碑的铭文中，太阳被刻成 “Klisisus rus diximus. Fuller Miscel. Sacra, lib. i. cap. 14. 在马克罗比乌斯引用的奥菲克诗句中，他被描述为海洋和陆地之父。Saturnal. 23.】

在这个问题上，国家的大人物们并不比哲学家们知道得更多。有人指出，克里特人向所有想知道的人公布了神秘的教义和统一性（如果这是其中之一的话）。但是，如果克里特人承认有任何一

个神高于其他神，那就是朱庇特，他们声称在朱庇特的坟墓中发现了朱庇特，他们把朱庇特视为神和人的父亲，并加以颂扬，“所有神的统治者和主宰——“Agxov xai xvgios márror”，正如普鲁塔克在他的小册子《De Isid. et Osir.》中所表述的那样。至于埃及人，据说其他国家也是从埃及人那里获得了神秘的力量，他们的智者对神灵的看法众说纷纭。波菲利（Porphyry）告诉我们，埃及人称世界的创造者为“克尼弗”（Kneph），他们用人的形式来表现“克尼弗”。但同样是波菲利，在他写给埃及祭司阿内波的书信中说，查尔蒙和其他有学问的埃及人认为太阳是神，他们把万物的形成归功于太阳，不承认宇宙有任何非肉体的作者。普鲁塔克从赫加泰厄斯那里告诉我们，埃及人认为 Tò Tav 或宇宙是第一或 Su。

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克涅夫似乎是特拜斯人特别崇拜的神。波菲利将他描绘成人形；但在尤西比乌斯保存的桑科尼阿顿的片段中，据说来自陶图斯的圣书，他将一种神圣的美德归结于蛇，腓尼基人称其为“善神”（*dæmon*），埃及人称其为“克尼弗”（Kneph），他们将其描绘成一条长着鹰头的蛇。

阿普列乌斯在描述伊希斯的神圣奥秘时，称她为“*erum natura parens*”；我们的作者说，这“清楚地表明了所有奥秘的 *wipnra* 或秘密教义是什么”。他还在其他地方指出，“普遍的自然被伪装在不同的名字之下，埃及人称她为伊希斯王后”。

2. 第二个考虑是，即使他们在奥秘中传授了关于上帝的公正观念，也没有什么大用处，因为他们只向极少数人传授了这部分奥秘教义。这一点可以从已经提到的一些经文中看出来，我还要补充两段经文，它们对这一目的非常明确。一个是在 Div. Leg. 第一卷第 166 页，marg. 注释中，其中说上帝的知识是“在这些秘密庆祝的奥秘中传达给少数精选的外邦人——这不是为了通过促进他的公开和普遍崇拜来给他带来荣耀”。另一个是同上，第 196、197 页，marg. 注释，圣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外邦人学者。保罗对外邦圣人们所说的话被应用于奥秘中，“当他们认识神的时候，他们不是通过向人们宣扬神来荣耀神，而是被他们虚荣的想象所迷惑，被错误的政治原则所迷惑，认为对神的粗俗认识会对社会造成伤害，于是将神的荣耀封闭在他们的奥秘中，给人们一个与可朽坏的人和鸟相似的形象，以换取不可朽坏的神”等等。还有人指出，使徒所说的，他们崇拜和侍奉受造物胜过造物主，“就奥秘而言是完全正确的。造物主在那里得到了一小部分参加者的承认；但在这些庆典中，普遍而庄严的敬拜是对他们民族偶像的敬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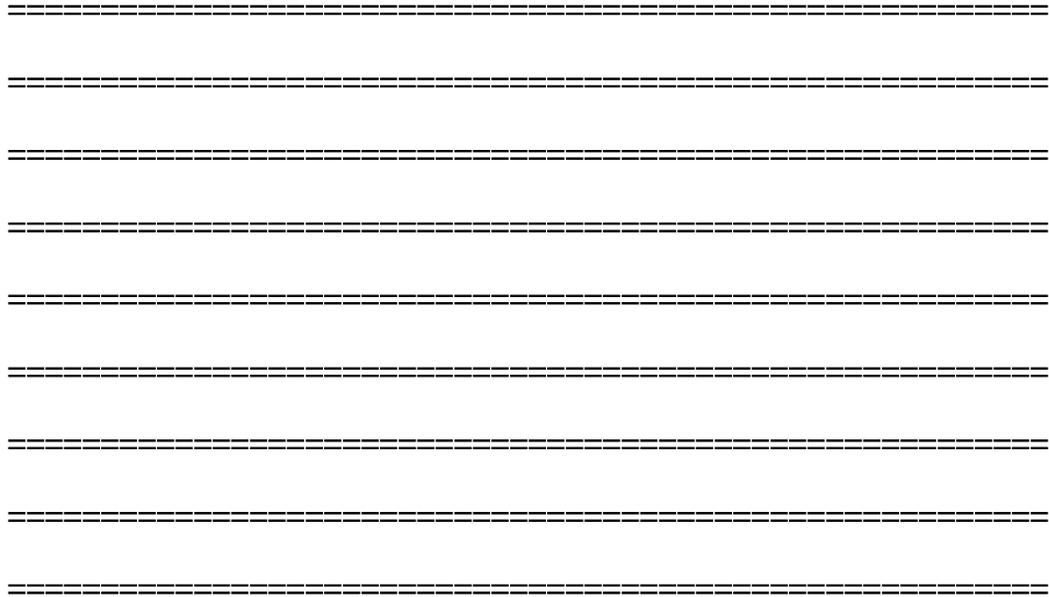
=====

=====

=====

=====

=====



第 IX 章.

还有一些因素可以说明，奥秘的目的并不是要发现异教多神教的错误。设立和主持奥秘仪式的立法者和行政官本身就是民间多神教的主要推动者，他们从政治角度出发，因此不可能暗中打算用奥秘仪式来颠覆多神教。他们的计划是荒谬的，也是不一致的。事实上，奥秘对于将异教徒从偶像崇拜中拯救出来毫无益处。初代基督徒对异教奥秘有不好的看法，这不能怪他们。

通过以上的观察，我们或许可以判断出，民事法官为发现多神教的错误和教导人们认识唯一的真神而设计的自吹自擂的权宜之计并没有什么值得强调的地方。不过，对这个问题做一些进一步的思考可能会有所帮助。

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论点，《神授》的著名作者似乎把这个论点视为一个明证，即奥秘的目的是发现和推翻庸俗多神教的错误。他指出，立法者和文官在制定和实施奥秘仪式时，主要考虑的是在民众中推广美德，以造福社会。”但有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那就是他们的神的恶例。因此，有必要从根本上纠正这一弊端。神秘术士教导入门者，木星、水星、金星、火星以及所有放荡不羁的乌合之众，其实都只是死去的凡人，生前与他们有着同样的激情和恶习。溃不成军，万物的主宰取而代之”，等等。见上文第 183 页大段引文。

我很同意这位博学的作家的观点，即只有推翻庸俗的多神论，摒弃流行的神灵，才能有效地防止恶俗的神灵榜样所带来的恶果。但古代的异教徒却持有不同的观点。他们中的一些人毫不顾忌地宣称，他们不赞成诗歌寓言中赋予他们的神灵的恶行：但他们似乎并不赞成摒弃那些被赋予恶行的神灵本身，也不赞成人们放弃对他们的崇拜。我们的作者承认，这些只是关于神的恶行的诗歌故事，在他们看来，这些恶行使多神教对国家造成了伤害，因此他们认为，他们仍然可以维持对既定神灵的崇拜，根据法律对他们进行崇拜，同时又可以防止这些寓言对人们产生不良影响。为此，他们声称这些故事不能从字面上理解，而是蕴含着深意。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瓦罗对普洛瑟芬被冥王奸淫的故事所作的物理解释中找到一个例子，而普洛瑟芬被冥王奸淫的故事正是埃

琉西尼亚奥秘中的一个故事。这无疑是他们计划中的一个根本性缺陷，因为尽管诗歌神话在公共宗教和崇拜中占有一席之地，有关诸神的故事和古老传统在人们中间也被奉为神圣，但没有任何实体或寓言式的解释（这些解释大部分都很生硬）可以防止字面和明显含义自然会产生不良影响。

除其他原因外，人们几乎不可能指望神秘事物会对纠正人们的宗教或道德产生良好的影响。他们绝不是要废除多神教的公共体系，只要与这些寓言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公共体系继续存在，所有试图消除其不良影响的努力都是无效和徒劳的。

我认为，奥秘并非旨在推翻庸俗的多神教，这一点可以从以下考虑中得到合理的论证：最初创立奥秘并继续对其进行主要指导的立法者和文官，正如我们博学的作者所言，“在庸俗的多神教兴起的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而设计了这种多神教，使人民敬畏并更加崇拜他们的法律”。他自己也承认，这些立法者和行政官不重真理，只重功利，难道还能指望他们真心实意地试图让人民摆脱他们自己为了国家福利而鼓励和建立的多神论，并让人民对他们的法律保持敬畏吗？

在谈到哲学流派的隐秘教义和宗教神秘教义时，他说：“它们不可能相同，因为它们的目的截然不同：哲学的目的只是真理，宗教的目的只是功利”。在同上的旁注中，关于立法者和民事裁判官，

他说：“当他对真理漠不关心的时候，他鼓励了一种破坏社会的多神教，为了调节这种多神教，他成功地运用了神秘学”。从我在这里所做的观察中可以充分看出，这些奥秘是如何成功地用来规范庸俗的多神论的。

在说过“神话中的诸神在奥秘中被击溃，入门者被灌输了万物统一、万物至上的学说”之后，他又说，“瓦罗告诉我们，这些都是真理，人们不应该知道，他们认为庸俗的多神论的错误已经根深蒂固，如果不把它赶走，社会就会陷入混乱”。任何一个适当考虑过古代立法者和国家伟人管理自己的格言的人，都不会轻易相信他们能够制定出一个在他们看来会使社会陷入动荡的计划。如果有人说，这就是他们“只向那些被认为能够掌握秘密的入门者揭示神秘的多神论妄想”的根本原因；而且“既然假定了这一点，那么在动摇地基时必须尽可能小心谨慎，并在最严密的保密措施下进行”；让我们看看这是否能解释立法者和地方行政长官的行为，并使他们的计划前后一致。根据这一观点，权宜之计必须是这样的：立法者和地方长官深信庸俗多神教的错误和邪恶倾向，但又深信让人们普遍知道这一点会对国家造成危害，因此他们设计了奥秘，在其中对入门者进行教导，使人们普遍崇拜的神灵不再是“神”，而是“人”。

他接着指出，他们被教导说，“神灵会惩罚泄露秘密的人，不仅是他们，连听秘诀的人也会受到惩罚：此外，国家还下令对泄露秘

密的人处以极刑。神（偶像众神）只是死人，只有一位真正的神，他是世界的创造者和管理者；同时，他们要承担最严格的义务，保守秘密，不得泄露。因此，神秘术士对入门者的语言必须是为了这个目的。我现在要向你们揭示一件对你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我认为你们是适合被托付给这个秘密的人：那就是，那些通常被尊为神的人，以及对他们的崇拜构成了国家的公共宗教的，并不是神，也不应该被视为神：木星、水星、金星、火星和其他同类的淫乱神灵应该被击溃和抛弃；你们应该承认和崇拜唯一的上帝，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但是，你们必须遵守最神圣的誓言和约定，保守我现在告诉你们的不可侵犯的秘密。如果泄露出去，你们就会遭到神的报复，受到法律对背叛奥秘者的极刑惩罚；如果在民间传播这一教义，后果将极其严重。你们必须一如既往地崇拜民间的神灵，绝不能试图对既定的宗教和崇拜做出丝毫改变。”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奇怪的前后矛盾的计划。很难想象，立法者会提出如此古怪而又无法解释的方案。他必须考虑的不是少数人的美德，而是整个社会的美德：而把这个对人们的道德如此重要的秘密只告诉少数入门者，又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呢？不发现它？即使是那些少数被告知秘密的人，教导他们那些他们不应该使用的教义又有有什么用呢？或者说，他们对那些教导他们鄙视那些大众神灵，却又要他们公开崇拜的人的诚实有什么看法呢？谁

能向他们揭示庸俗的多神教的谬误和他们国家宗教的虚假，却又劝他们把信奉多神教作为一种义务？如果奥秘是建立在这样的计划之上，那么它们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没有什么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我无法相信，立法者曾有意让奥秘中的任何东西暴露出对既定宗教和崇拜的蔑视。如果根据我们作者最巧妙的猜测，维吉尔在他的《伊尼德》（Eneid）第 6 卷中真实地再现了奥秘，那么“不蔑视神灵”（non temnere divos-not to contemn the gods）就是其中仔细灌输的一个教训。我们有理由相信，与其说这些故事是为了让人们对自己国家的宗教产生偏见，不如说是为了加强他们对宗教的依恋；通过展示和惊人的表象，对人们的想象力产生影响，让他们对自己的神灵更加敬畏和崇敬。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最热衷于神秘事物的人，也会对异教表现出最大的热忱；而那些与异教多神教为敌的人，正如《圣经》中所说的那样，也会对异教表现出最大的热忱。

原始基督徒普遍对奥秘抱有很坏的看法。

根据这位博学的作家的说法，这些神秘仪式“由不同的神主持，以他们的名字和荣誉进行庆祝”，这一点可以进一步证明，他们并

不是要通过秘密教义颠覆庸俗的多神论。他列举了伊希斯和奥西里斯、众神之母迈特拉斯、巴克斯、维纳斯、朱庇特、塞蕾斯、普罗瑟皮娜、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火神以及许多其他神灵的名字。他还指出，“每个异教徒的神（除了公开的）都有一个秘密的崇拜：除了那些通过预备仪式（被称为入会仪式）挑选出来的人，没有人可以参加。这种秘密崇拜被称为神秘崇拜。虽然每个神除了公开崇拜外，还有秘密崇拜，但秘密崇拜并不是在每个地方都有，只有在他是守护神或受到主要尊敬的地方才有。我认为，由此可见，对这些神的公开崇拜与在奥秘仪式中对他们的崇拜之间只有这一点不同，即后者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并以更庄严的方式进行，不是由所有人随意进行的，而是由那些通过特定的启蒙仪式为其做好准备的人进行的。因此，神秘仪式并不是为了抛弃对这些神灵的崇拜，而是为了增加其庄严性。尤其是，这些仪式是为了纪念守护神，在他“受到主要尊敬”的地方举行。但是，如果奥秘教义的目的是为了表明他们根本就不是神，为什么还需要对他们进行崇拜？事实上，如果人们丝毫不怀疑这就是奥秘教义的目的，那么他们非不会对奥秘教义如此崇敬，反而会对其深恶痛绝。雅典人驱逐了阿那克萨哥拉斯，处死了苏格拉底，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国家的宗教和神灵的不敬，他们决不会忍受奥秘，因为在奥秘中，入门者被灌输了多神教的错误，其尼宾拉推翻了人们通常崇拜的神灵的崇拜，甚至推翻了奥秘所纪念的那些神灵的崇拜。阿尔西比阿德斯就是因为在醉酒嬉戏中似乎嘲弄了神圣的奥秘，冒犯了祭祀的塞芮斯女神和普罗塞庇娜女神，才

被判处死刑的，如果不是他逃命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他肯定会被处死。雅典人因此而勃然大怒，与此同时，墨丘利的神像也被打碎，因此而被处死的人有很多，这说明他们是多么热衷于维护神灵的荣誉，他们认为做任何事情都是可恶的不孝和不仁。

【每一位雅典公民都要宣誓捍卫并信奉自己国家的宗教。这个誓言是以诸神的名义发出的，誓词如下——我以下列神灵的名义起誓：阿格拉利、埃涅亚留斯、马尔斯、朱庇特、大地和戴安娜。见波特的《希腊古迹》，第一卷，第 141、142 页。第 1 版。如果以最隐秘的方式教导他们，他们所宣誓的神灵并不是神灵，就会被视为企图从根本上颠覆国家，解除誓言的权威和强制力，而誓言被认为是公共安全最有力的保障。】

这些东西往往蔑视民众的神灵，蔑视他们的形象和神圣的仪式。普鲁塔克 (Plutarch) 的《阿尔西比亚德斯传》(Alcibiades life of Alcibiades) 中就有这方面的具体记载。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来自事实和经验的论据，在我看来非常有说服力，那就是尽管几乎所有异教国家，尤其是整个罗马帝国都在普遍庆祝奥秘，但这些奥秘并没有使任何一个民族摆脱多神教和

偶像崇拜。事实上，他在上文引用的一段话中提到，立法者“成功地运用”了奥秘来管理庸俗的多神教。但这是如何证明的呢？能举出任何事例证明人们通过奥秘从公开的偶像崇拜和多神教中皈依吗？尽管有这种自吹自擂的权宜之计，但它仍在外邦人中保持着自己的地位，并不断发展。如果将这一论点应用于雅典人的情况，就会获得更多的力量和说服力。雅典是埃琉西尼神庙的主要所在地，而埃琉西尼神庙被认为是所有神庙中最神圣、最可敬的。在那里，人们最容易理解这些奥秘，并以最纯粹、最虔诚和最庄严的方式来庆祝这些奥秘。所有雅典人一般都已入会。因此，我们可以预料到，如果奥秘的目的真的如传说中的那样，就会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暗暗蔑视他们的神灵和普通的多神论：久而久之，这种蔑视和蔑视就会在他们中间产生显著的变化。但从他们的整个历史来看，情况恰恰相反。他们似乎越来越沉迷于自己的偶像崇拜和迷信。他们的多神教也从未像我们的救世主显现时那样达到顶峰。

关于奥秘的最后一件事，我承认它在我心中的分量不轻，那就是如果他们的目的真如《摩西的神圣使团》的作者所描述的那样，那么古代的基督教作家就不可能像他所说的那样，如此普遍地反对他们。可以合理地认为，考虑到在基督教教会的最初时代，从异教皈依基督教的人数众多，其中许多人都具有相当的地位和学识，有不少人曾被允许参加小奥秘和大奥秘，因此非常了解它们的性质和目的。虽然在他们还是异教徒的时候，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有

义务不透露在奥秘中传授的秘密教义，但当他们信奉基督教后，他们就不会再认为自己有义务保守秘密了。如果他们知道，在奥秘中，人们承担着最庄严的义务，要过圣洁而有品德的生活，不仅如此，奥秘中最神圣的部分所传授的秘密教义还旨在发现多神教的错误，击溃虚构的神灵，使人们从偶像转向唯一真正的至高神，那么，他们一定会对奥秘抱有好的看法，因为它至少与基督教的设计不谋而合。那么，为什么他们在为基督教申辩时不坚持这一点，在与异教徒的争论中不从他们自己的奥秘出发来反对流行的偶像崇拜呢？相反，在对异教徒自己的论述中，他们经常用极其憎恶的语言来谈论奥秘，认为它不纯洁、可憎，反而会使人们确认、而不是让他们脱离偶像崇拜。假定他们知道奥秘的设计就是这位博学的作家所描述的那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中的一些人肯定知道），对奥秘做出如此可憎的描述是绝对不符合一般人的诚实和聪明才智的：我也无法相信，像许多原始克里斯提亚人这样善良和优秀的人，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要从他们那里找到许多与奥秘有关的证据并不难，但只需提一下克莱门斯-亚历山大里努斯（Clemens Alexandrinus）就这个问题所说的话就足够了，他是一个博学而正直的人。然而，尽管异教徒作家们对自己的作品抱有强烈的偏见，但他们自己的许多明确证据却充分表明，这些作品在许多情况下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阿普列乌斯（Apuleius）在他的那部旨在推介异教和奥秘的作品中，将赛比利女神和叙利亚女神的奥秘描写得面目可憎；尽管他

高度赞扬伊希斯的奥秘，但其他异教作家对它们的描述也很糟糕。尤韦纳尔毫不忌讳地称它们为“Isiacæsacaria lenæ”。

Satyr. 488,

我们博学的作者自己也提到了“奥秘中可怕的滥用和堕落”，并认为它们已经堕落为可憎的邪恶和不道德之源。Div. Leg. 同上，第 190 页和第 196 页。当教父们谈论他们时，他们普遍处于这种状态。如果这在他们心中造成了对奥秘的原始设计和最初创立者的强烈看法，也就不足为奇了。他将真实地叙述这些事情，并不羞于直言那些他们不羞于崇拜的事物。他一直像一个熟知这些奥秘的人那样说话，他知道这些奥秘的象征是什么，以及那里所代表和展示的事物是什么。从他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奥秘中的表现形式与诗人和神话学家关于朱庇特、瑟蕾斯、普罗瑟皮娜、巴克斯和其他神灵的寓言相吻合：在埃琉西尼神曲中，他们歌颂了普罗瑟皮娜被强奸、瑟蕾斯的哀叹、她为寻找女儿而四处流浪、她与朱庇特的会面、向朱庇特的祈求，以及其他一些既可笑又淫秽的事情。他称那些将这些神秘事物从埃及带入希腊的人为“可恶的迷信之父；他们在人类生活中播下了邪恶和堕落的种子”。他说，这些神秘事物充满了妄想和预兆，旨在强加于人民，**ἀπάτης καὶ τερατείας μ**。最后，他说：“这些都是无神论者的奥秘。我可以正确地称这些人为无神论者，他们对真正的神一无所知，最厚颜无耻地崇拜一个被辨认出来的男孩，或被泰坦撕成碎片的男孩，一个哀叹的女人，以及那些谦虚的人不愿意说出的部位”。他又重复了一遍，说他们对上帝一无所知，不承认真正存在的上帝。

尤西比乌斯转录并认可了克莱门斯关于异教徒奥秘的全部描述，他说，他自己就是一位非常能干的法官。他在介绍时指出，克莱门斯凭借自己的经验了解这些奥秘。阿诺比乌斯曾是一位博学的异教徒，他对奥秘的描述，尤其是对雅典庆祝的埃琉西尼奥秘的描述，与克莱门斯的描述完全一致。

我们博学能干的奥秘论者，为了消除古代基督教作家的证词可能对他们产生的偏见，努力解释他们对奥秘论者的恶评，指出“他们对奥秘论者暗地里怀恨在心，因为他们在基督教刚出现在世界上时，就对基督教进行了伤害性的对待。基督徒因为蔑视民族神灵，被人们视为无神论者，被神秘教派打上了无神论者的烙印，并在‘地狱之渊’的庄严仪式和展示中与其他人一起暴露。毫无疑问，这使教父们更加反对神秘主义，他们在装载他们不赞成的东西时并不总是那么温柔”。如果古代基督徒对奥秘的指控是虚假的、诽谤的，那么这绝不是对他们的恰当申辩。但事实是，我们博学的作者所给出的古代基督徒作家对奥秘所表达的尖锐态度的理由，恰恰证明了他们的目的并非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因为从中可以看出，神秘教派的教主和管理者竭力维护普通的多神教和偶像崇拜：这才是他们敌视基督教的真正原因。他们把基督徒说成是无神论者，因为如果大奥秘的秘密教义是为了揭露庸俗多神教的错误，教导入门者大众神灵其实并不是神灵，那么这种指控可能会被他们自己反驳。

我将从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那里摘录一段类似的精彩论述，他在这段论述的后半部分表明了他对奥秘的最糟糕的看法。他在那里谈到基督教时提到了巴克斯的奥秘，并邀请异教徒放弃一种宗教以接受另一种宗教。他一直在使用那些仪式和奥秘中使用的术语。他说要庆祝“可敬的orgia之词”。对于在奥秘仪式上唱的赞美诗，他将其与唱给宇宙之王的赞美诗对立起来。他在谈到基督徒的入教仪式时大声疾呼：“啊，真正神圣的奥秘！入教后我变得圣洁 Ω τῶν ἁγίων ὡς ἀληθῶς μυτηρίων ! ἅγιος γίνομαι μυημένος”。

他说：“*IegoPártel de ó'xúgios. --主自己扮演着' hierophant' 的角色”，即奥秘的解释者。最后，他说：“这是我的奥秘的巴卡纳亚：来吧，接受我的启示”。

有人会认为，克莱门特之所以提到奥秘，是因为他认为它们是真正神圣和有用的东西吗？从这段话以及他之前在同一篇论述中所说的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情况恰恰相反。但是，由于他们被认为是神圣的，在异教徒中受到极大的崇敬，而且后世的柏拉图派和毕达哥拉斯派将他们视为净化灵魂的最完美的方法，因此他借机表明，这种可敬的神圣性和纯洁性在基督教及其神圣的教义和仪式中确实可以找到，而他们却将其错误地归结为他们的神秘仪式。然而，我同意这位博学的作家所做的明智评论，即把神秘的术语、短语和仪式搬到我们神圣的宗教中，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毫无疑问，出于缓和异教徒对基督教的偏见的愿望，异教徒在风

俗习惯和表达方式上的这种象征化以及其他一些情况，很早就导致了这种宗教的颓废和堕落，正如他所观察到的那样，异教徒作家不能不看到并承认这种宗教是“绝对和简单的”，因为它出自作者之手。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过于坚持异教奥秘的性质和设计。但在我看来，有必要对我正在讨论的主题，尤其是异教徒的公民神学，进行适当的阐释。几年前，博学的德沃先生在他的《朱利安传》（第二卷，第 287 页及其后）中提出了一些明智的看法，以说明这些奥秘并不是为了推翻异教徒的多神论。但他的目的并没有让他像我这样全面地考虑这个问题。我只想补充一点，在这里所做的评论中，我特别关注了《神授》的第四版，也是最后一版，在这一版中，这位博学多才的作者做了一些更正和改进，而这些更正和改进并没有出现在这部经典作品的前几版中。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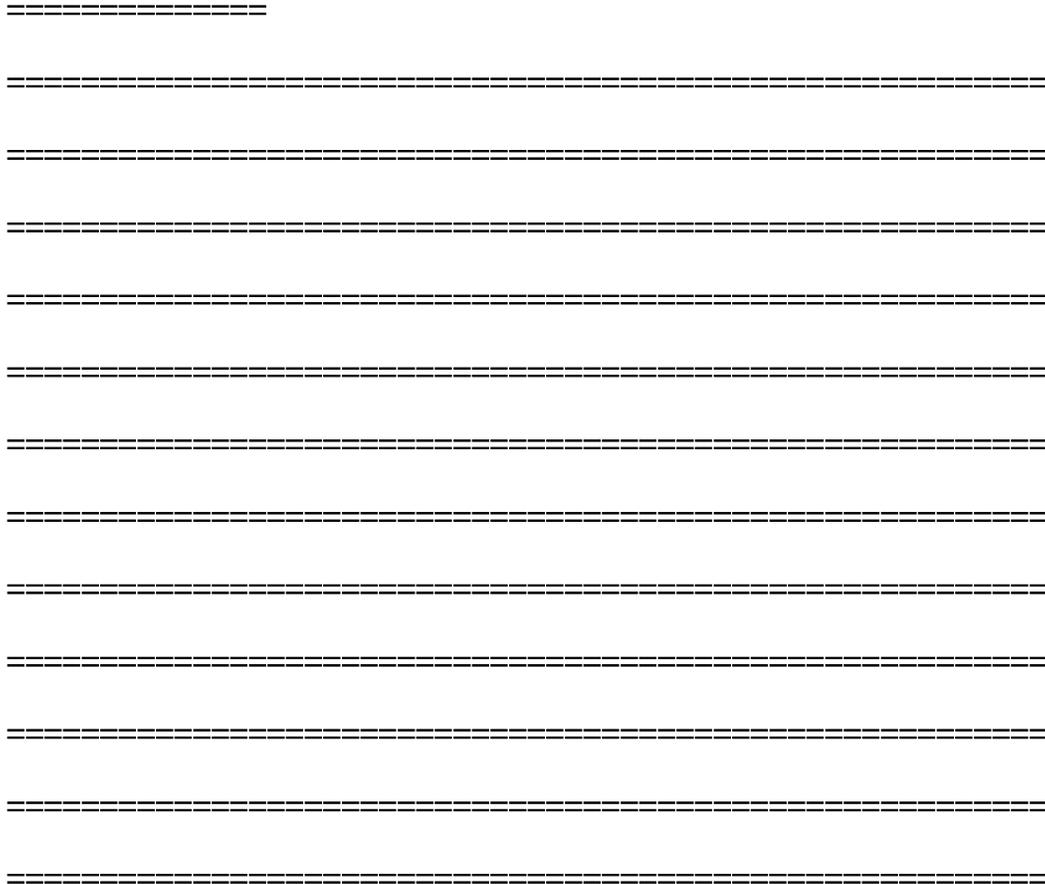
=====

=====

=====

=====

=====



第 X 章.

古代异教徒的哲学神学。对异教徒的哲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然而，它对于引导人们正确认识上帝和宗教，将他们从偶像崇拜和多神教中拯救出来，却没有用处。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明。首先，如果哲学家们自己的宗教观念是正确的，他们对人民的影响也是很小的，因为他们缺乏一个适当的权威来执行他们的指示。

在探讨了神话学家所传授的异教徒的诗歌神学和神话神学，以及公共权力所支持和建立的民间神学之后，我现在要探讨瓦罗所说的物理神学或自然神学，他说这是哲学家们的神学。我们更有必要考虑这一点，因为那些否认神圣启示的必要性甚至权宜性的先生们，在谈到古代异教哲学家时，都带着最高的敬佩之情。他们为人类提供了一盏明灯，指引他们正确认识宗教真理和义务，只要他们听从他们的教导：在他们身上，我们有一个明显的证据，证明人类的理性在得到适当的锻炼和提高之后，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从他们令人钦佩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世界所需要的最好的指引，莫过于那些杰出的人所给予的指引，其中许多著作流传下来，适合于传达宗教和神性的最崇高理念。必须承认，如果我们从哲学家们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他们的哲学的卓越性，就会发现他们的哲学对人类的指导作用是最大的。

斯多葛学派和其他学派将哲学定义为“*erum divinarum humanarumque scientia*——关于神性和人性事物的知识”。柏拉图称之为天赋，西塞罗不仅如此，还称之为诸神的发明。这位伟大的作家在他的第一部法律书中谈到哲学时说，“不朽的神灵从未赐予过任何更优秀、更美丽、更有用、更有益的东西来造福人类生活”。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说得更远：因为他不仅说，“诸神对人类的恩惠和恩赐，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西塞罗是这样翻译柏拉图这段话的：“*Quo bono nullum optabilius, nullum*

præstantius, neque datum est immortalium deorum concessu
atque munere, neque dabitur ”。

西塞罗说：“哲学首先教导我们如何敬神，其次教导我们如何对人公正，这包括人类社会的职务，哲学还教导我们谦虚和真正伟大的心灵”。他还说，“它驱散了我们心中的黑暗，使我们能够洞察万物，包括上面的和下面的，最初的、中间的和最后的。animo tanqu
àm ab oculis caliginem dispulit, ut omnia supera, infera,
prima, ultima, media videremus”。几乎不可能有更高的赞美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哲学肯定足以指导我们了解每一件我们应该了解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其他更好的指导。出于同样的目的，塞内加说：“哲学的正确工作是找出神性和人性的真理。Hujus opus
unum est in divinis humanisque verum invenire”。伊壁鸠鲁认为，对于真正的虔诚来说，形成关于神的正确观点至关重要，并暗示这就是哲学教导我们的。普鲁塔克在他的小册子《De
liberis educand.》中指出，只有一种艺术能够治疗心灵的疾病，这就是哲学，之后他特别提到，哲学的主要优点之一是，在哲学的帮助下，我们知道如何对待神灵、父母等。

因此，让我们特别探究一下，哲学家们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人类的学识和天才的力量，来指导人类正确认识上帝和宗教。

我认为，尽管可以合理地为他们辩护，但必须承认的是，事实上，

他们对于使各国从他们所陷入的严重迷信和偶像崇拜中恢复到对神的真正认识和崇拜并无多大帮助。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这一点。根据当时的情况，他们并不适合完成这项工作。

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认为哲学家们自己的观念从来都不是那么正确，那么他们对人民的影响就会很小，因为他们缺乏一个适当的权威来执行他们的指示。大多数人认为，哲学家们在学校里讲的东西与他们自己关系不大。他们认为哲学家们的哲学讨论和争论是智慧和天才的表现，与其说是为了给公众带来任何好处，不如说是为了炫耀他们的才能和学识。尤其是在与神明及其崇拜有关的宗教问题上，他们很少关注哲学家。哲学家并不是宗教的授权牧师。人民受国家宗教的统治，而国家宗教由祭司管理，哲学家们自己遵守国家宗教，并敦促人民遵守国家宗教。从瓦罗那里已经可以看出，在与神有关的问题上，人们更倾向于追随诗人，而不是哲学家。国家的伟人（其中许多人也是祭司）也不愿意让人民在宗教问题上听从哲学家的指导。前面提到的那位杰出的政治家和领袖斯凯沃拉（*Scævola*）在谈到哲学神学或诸神的学说时说：“它不适合城市，因为它有一些不必要和多余的东西，而且有些东西让人们知道可能会有害。Secundum genus [quod est. traditum a philosophis] non congruit civitatibus, quod habeat aliqua supervacua, aliqua etiam quæ obsit populo nosse”。瓦罗谈到，他们把关于诸神的争论和猜测限制在学校的围墙内，不向公众公开，因为这是人们无法忍受的。事实上，他

在书中提到的哲学家们关于神的争论是这样的：把这些争论公布于众，与其说是在教导他们，不如说是在迷惑他们。此外，他们之间的观点也很不一致，如果人们完全按照他们的权威来管理自己，就会不知道该跟随谁：关于这一点，我们不需要比西塞罗在他的名著《De Naturâ Deorum》中对他们的描述更好的证据了。因此，他们大多让他们在自己的学校里争论这些事情，而不为自己的观点或论据费心。至于政治家和文官，科塔无疑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他宣称：“在宗教问题上，他选择追随科伦卡尼乌斯 (Ti. Coruncanus)、西庇阿 (P. Scipio)、斯凯沃拉 (P. Scævola)，他们都是主要的官员，而不是芝诺 (Zeno)、克利安提斯 (Cleanthes) 或克利希普斯 (Chrysippus)。Cum de religione agitur Ti. Coruncanium, P. Scipionem, et P. Scævolum, pontificator. Scævolum, pontifices maximos, non Zenonem, aut Cleanthem, aut Chrysippum sequor: habeoque C. Lælium augurem, eundemque sapientem, quem potiùs。”

由于人们很少关注哲学家的观点，哲学家也鄙视人们，认为他们无法接受他们的指导并从中获益。柏拉图指出，“那些哲学家必然受到众人的指责或责难，那些想要取悦于他们的人也是如此”。又如，“一般人都对哲学产生了不利的影响—*χαλεπῶς προς φιλοσοφίαν τές πόλλες διακεῖσθαι*”。西塞罗的一段话也有同样的意思，他说：“哲学满足于少数几个法官：它有意避开众人、受到他们的怀疑和厌恶：因此，如果有人要诋毁所有哲学，他可

能会得到人们的赞同和喝彩。Est philosophia paucis contenta
judicibus, multitudinem consultò fugiens, eique ipsi
suspecta et invisà: ut vel siquis universam velit vituperare,
secundo id populo faceere possit”。

由此看来，人民与哲学家、哲学家与人民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
虽然他们不能假装有任何神的权威来执行他们的指令，但他们最
可信的推测也没有什么分量。

拉坦提乌斯对哲学家戒律的评价同样适用于他们的学说。在指出
哲学家们有许多与圣经教导我们的东西相似的东西，并且经常接
近真理之后，他补充说：“他们的这些戒律没有分量，因为它们是
人的，需要更大的权威，甚至是神的权威。因此，没有人会相信
它们，因为听到它们的人认为给出这些戒律的人和自己一样都是
人。”哲学家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就像他们把自己的
哲学说成是神的恩赐和发明一样，他们有时也把自己说成是有
思想的人。柏拉图在谈到那些头脑中充满了对哲学的热爱的人时，
把这种热爱说成是来自一种神的启示。“Ex Tivos deiäs
inimvolas”。他就自己的论述宣称，在他看来，这些论述的发表 “
离不开一种来自神灵的启示x ärev Tivos ExIxroing drar”。他
经常宣称，所有的智慧都来自上帝，而且有许多段落都倾向于表
明有必要有神谕。塞尔苏主张派人去找诗人、智者和哲学家，因
为他们受到了神圣的启发：他特别提到奥菲斯，认为他是一个受

第 XI 章

另一个原因是异教哲学家的晦涩难懂，这使他们不适合向人们传授宗教知识。他们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不是清楚地解释自己的观点，而是小心翼翼地普通人隐瞒。此外，他们中的一些人竭力破坏所有的确定性和证据，扰乱人们对所有宗教基本原则的信仰：甚至他们中最优秀、最伟大的人也承认他们所处的黑暗和不确定性，尤其是在神圣的问题上。

关于古代哲学家，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他们中一些最杰出的人在论述他们的哲学原理时，尤其是在论述宗教和神圣事物时，他们的观点非常含糊不清，他们根本不打算将这些观点用于一般用途，以至于他们小心翼翼地将这些观点隐藏起来，不让人们知道。

埃及人的智慧在古代人中备受推崇和赞美，他们在这方面尤为突出。除了通俗的神学，他们还有另一门神学，这门神学他们秘而不宣，只传授给少数几个他们认为合适的人。曾在埃及生活过的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注意到，“埃及人并没有将他们的宗教奥秘随便向所有人公开；他们也没有将神圣事物的知识传授给人民，而是只传授给那些要继承王国的人，以及那些他们根据出身和血统、

教育和学识判断最有资格继承王国的祭司”。普鲁塔克在他的论文中也是这么说的，他在 *De Isid. et Osir.* 中指出，他们习惯在神庙前摆放豺獠，以表示他们的神学具有神秘的含义。奥利告诉我们，不仅埃及人，波斯人、叙利亚人、印度人和其他民族都有一种不同于普通神学的秘密神学，只有他们的智者才知道；而“idiárat—庸俗和不学无术的人”，只听到一些他们不知道其含义的寓言故事，只看到外在的符号。至于希腊人，奥菲斯和最伟大的诗人和哲学家们，他们的许多学问和哲学都来自埃及，他们也像埃及人一样，用寓言来包装他们关于神圣事物的学说；因此，这些学说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失传，或者大大堕落。毕达哥拉斯用数字和晦涩的符号代替寓言，只向他的弟子解释，而且要经过繁琐的准备工作才向他们解释。

【我们还被告知，中国古代哲学家，即“博学派”的创始人，有他们的符号和象形文字；包含中国学说推测部分的书籍充满了这些符号，并论述了奥秘和数字的有效原因。关于中国的三个主要教派，人们还注意到，他们有两种不同的学说：一种是私人的，他们认为是真实的，只有有学问的人才能理解，他们在符号和数字的面纱下信奉这种学说；另一种是庸俗的和大众的，他们有学问的人认为这种学说表面上听起来是虚假的。他们用这种方法来治理国家，并在民间崇拜中引导人们向善，阻止他们作恶。见 F. Longobardi 在 Navarette 的《中国帝国记事》中的论文，载于

Churchill 的《游记集》等，第一卷，第 174 页。】

在毕达哥拉斯之后，他们对 Tetractys 进行了不同的阐释，并给予了极大的重视，这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关于这一点，请参见伯内特的 Archæolog. 11. 在这里，他给出了一个很长的古代和现代人的目录，他们对 Tetractys 的含义存在分歧。可以肯定的是，在毕达哥拉斯学派中一直存在着巨大的模糊性。苏格拉底是哲学家中第一个，几乎也是唯一一个用平实而熟悉的方式进行教学的人。但他主要论述的是道德和民事方面的问题，对哲学家们关于神灵和事物本质的猜测很少涉猎，并拒绝和阻止这种探究。色诺芬在尤西比乌斯引述的一封写给埃斯金斯的书信中，指责那些放弃苏格拉底朴素哲学的人，他们爱上了埃及，爱上了毕达哥拉斯的预言智慧—Tigarádns oopía。尤西比乌斯认为，这是为了反对柏拉图。事实上，这位著名哲学家的最忠实崇拜者也必须承认，他的论述往往晦涩难懂，尤其是在论述神性事物时，他的论述方式根本不符合人们的能力。因此，拉埃提乌斯提到的喜剧诗人安菲斯对他进行了嘲讽。“无论你们期望从中得到什么好处，我的理解都不如柏拉图的好处”。阿尔西努斯在他关于柏拉图哲学的论述中给出了原因，第 27 章。“值得尊敬的东西，比如至善，他（柏拉图）认为不容易找到，即使找到了也不安全”。或者说，正如柏拉图自己所表达的那样，“τὸν μὲν ἐν ποιητὴν καὶ πατέρα τῷδε σε πάντος εὐρεῖν τὸ ἔργον, καὶ εὐρόντα εἰς πάντας ἀδυνατὸν λέγειν。

要找到宇宙的创造者和父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当你找到他之后，再向所有人宣布他是不可能的”。或者，正如西塞罗所说，“向庸人宣布他（造物主）是非法的——Indicare in vulgus nefas”。菲奇努斯在论证柏拉图的第七部律法书时，注意到柏拉图说，他迄今为止所说的话在他看来就像诗歌一样，而且并非没有来自神灵的某种启示，他就此指出，“他这样说的意思是，他到那时为止，也就是到他晚年为止的所有著作，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神灵的启示，并以诗歌的形象化方式来处理，而且大部分都是以寓言的方式来解释的。因此，在他的书信中，他说，他的真正含义没有人理解，或者只有极少数人理解，而且很难理解，只能靠一种先知先觉的智慧。因此，在认识论中，‘神’或‘无神’或‘谬误’都是存在的，而‘神’和‘谬误’也都是可以理解的”。菲奇努斯可能是注意到了柏拉图写给狄奥朋友的书信中的一段话，他在书信中说，那些自以为了解柏拉图冥思苦想的主题的人，没有一个能正确理解这些主题：他也从未写过，也不会写，以便向别人清楚地解释这些主题：如果他认为用语言或文字向庸人解释这些主题是合适的，那么他一生所做的最出色的事情莫过于向公众提供有用的东西了。但他认为，试图发表这些东西对人没有用处，只有极少数人除外，因为他们自己能够发现并改进给他们的提示。他认为不适合解释的这些东西，可能与他对至高神、至善的崇高推测有关。我认为，从柏拉图本人对自己著作的描述来看，我们在这个距离上还不能很好地确定我们击中了他的真意，因此不应该对我们想象中的他的观念给予任何强调。奥利（Origen）非常推崇柏拉图，

他指出，很少有人能从他优美而准确的论述中获益，他的作品只掌握在有学问的人手中。后世的柏拉图派和毕达哥拉斯派、普罗提诺、伊安布利库斯、普罗克洛斯等人，影响着神秘的神学：尽管他们的著作中也有优秀的东西，但却不适合人们使用。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一些最杰出的异教哲学家的晦涩难懂，是由于他们自己对这些问题没有公正和清晰的认识，还是由于他们害怕被认为是大众宗教的敌人，还是由于他们认为人们不适合接受这些发现，而会错误地使用它们；——无论这些原因中的哪一个造成了这种晦涩难懂（所有这些原因都有可能造成这种晦涩难懂），这都表明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格带领人们学习正确的宗教知识，他们的指示也不可能有普遍的用途。

但是，基督教启示的最大优势和荣耀在于，它旨在促进救赎，因此，它被清楚而公开地公布于众，以求普世受益，教导人们正确认识上帝和宗教。一些博学而聪明的人确实试图为柏拉图和其他哲学家申辩，因为他们对人们隐瞒了自己的学说，他们指出，我们宗教的创始者（耶稣基督）在他的听众中也有同样的区别，他用比喻对人们暗中说话，而他后来对他的门徒们完全解释了这些比喻（马可福音第四章第 34 节）。但应该考虑到的是，这里所说的比喻，特别涉及到他的福音书在传布对象中将会受到的不同欢迎，福音书在世界上将取得的进展，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情，而这些还不适合公开宣布。因此，他私下里向门徒们解释了这些事情，并打算让他们在最合适的时候发表。因此，在那个时候，他

对门徒们说，他们的“蜡烛”不要“放在蒲式耳底下，而要放在烛台上，这样才能照亮众人。因为凡隐藏的，没有不显露出来的；凡隐秘的，也没有不显露出来的。马可福音第四章 21、22 节。或者，正如他在其他地方所表达的那样，“没有隐藏的不显露，没有隐藏的不被人知道。我在暗中所告诉你们的话，你们要在光明中说；你们在耳中所听见的话，你们要在房顶上说”。马太福音第十章 26、27 节。正是这些寓言和他对寓言的阐释，后来被公布于世。他委托他的使徒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或者，正如其他地方所表述的，“使万民作他的门徒，教导他们遵守凡他所吩咐他们的”。圣保罗自己说的话也是所有使徒的真实写照，他告诉那些他在其中传道的人，他“毫不避讳地向他们述说上帝的一切旨意”。因此，人们在每一个地方都受到公开的教导，了解唯一真神的知识、他荣耀的属性和完美、对他应有的敬拜、多神教和偶像崇拜的虚荣、世界的创造、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方法、新约的恩惠条款及其极其伟大和宝贵的应许、神圣律法要求我们履行的义务的范围、死人的复活、未来的审判以及来世的奖赏和惩罚。因此，正如古代基督教作家经常指出的那样，即使是对学问和哲学一无所知的普通基督徒中，也有许多人比异教徒中的智者和哲学家更了解这些对人类至关重要的事情。

这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说明哲学家们并不适合指导人类正确认识上帝和宗教：那就是他们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所处的黑暗和不确定性；从他们自己的承认中可以看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

——尤其是在与神圣事物有关的方面——可以安全地依赖。

众所周知，古代哲学家中有些最狡猾的人绝对否认一切确定性和证据。因此，他们用尽自己的智慧和理智，削弱和动摇所有宗教的主要原则，甚至使其失效——尽管为了自身的安全，他们自称非常重视公共宗教以及合法和民间的神灵。这就是怀疑论者的几种类型，其中最著名的是皮罗尼派。新学院派与这些人并无太大区别，新学院派是由阿西西拉斯（Arcesilas）创立的，卡内阿德斯（Carneades）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良，西塞罗以其渊博的学识和雄辩的口才为其提供了支持。虽然学园派认为有些事情比其他事情更有可能发生，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认为所有事情都一样有疑问和无所谓的皮罗农派不同，但他们否认有任何事情是可以肯定知道或理解的——因此我们不应该肯定任何事情。

【一位著名作家在他的《西塞罗传》中认为，新学院派和怀疑论者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分歧。后者认为所有观点都是不确定的，因此保持完全的中立；但学院派承认事物的可能性，尽管他们否认可以达到确定性。他引用了西塞罗 De Nat. Deor. 5. 中的一段话，他说：“有许多事情是可能的，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由于它们似是而非的外表，足以支配一个智者的生活。—*Multa esse probabilia quæ quanquàm non perciperentur, tamen quia visum haberent quendam insignem et inlustrem, his sapientis vita regeretur.*”。在他的《学术问题》第四卷第 3 章中，他又说他

说：“我们有许多可能性，我们很容易接受，但不敢肯定”。然而，在紧接着这些段落的前一段话中，西塞罗提出了学术界的观点，即“所有真理都有一些谬误附着其上，非常相似，以至于没有确定的标志来决定我们的判断或赞同。”】

伊壁鸠鲁公正地揭露了怀疑论者和学院派的哲学和推理方式，认为它们不仅荒唐可笑，而且对宗教和良好的礼仪造成有害影响；他把这些人说成是最不可救药的人，最不适合与他们讲道理。

不过，在此不妨指出，除了自命不凡的怀疑论者和学院派之外，还有许多哲学家大声抱怨人类知识的不确定性。塞内加在他的第 88 封书信中列举了一长串古人的言论，他们说没有什么是可以知道的。博学的加泰克在他的《马库斯-安东尼注释》第 198 页及其后，为此收集了许多证据。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他只知道这一点，那就是他什么也不知道”。西塞罗在他的《学术问题》第一卷的后半部分指出，事物的模糊性使苏格拉底承认了自己的无知，德谟克利特、阿那克萨哥拉、恩培多克勒以及几乎所有古人也都承认了自己的无知：“所有的人都是无知的”。他在《学术问题》第二卷中说，“所有的知识都被下列因素所阻碍和束缚：*.....nulla insit certa judicandi et adsentiendi nota:*”在我看来，这实际上就是怀疑论的原则。现任博学的格洛斯特主教提出了几个理由来说明，中院和新院实际上是一样的，他们都是真正的怀疑论者，就像那个被称为怀疑论者的教派一样。因为

尽管他们假装自己的目的是找到可能的东西，但他们的目的是让人们的思想永远处于悬疑之中，并继续下去，对每一件事都争论不休，却永远找不到可能的东西来决定他们的判断。见 *Div. Leg. of Moses, &c. vol. II. p. 117, 118.* 第 4 版。

许多困难，事物本身晦涩难懂，我们的判断力又如此薄弱，以至于最博学的人和最古老的人都绝望于无法找出他们想要知道的东西，这不是没有道理的。Omnis cognitio multis est obstructa difficultatibus, eaque in est, et in ipsis rebus obscuritas, et in judiciis nostris infirmitas, ut non sine causâ, et doctissimi et antiquissimi invenire se posse quod cuperent, diffisi sint。

尤其是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承认自己对神事一无所知。萨米人梅利索斯是巴门尼德的弟子，他深受同胞的尊敬和崇拜，正如拉尔提乌斯告诉我们的那样，他说：“我们不应该断言任何有关神灵的事情；因为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柏拉图自己也有许多关于人类对神明的知识的不完善和不确定性的论述。他在《伊皮诺米斯篇》中谈到与宗教和诸神崇拜有关的事情时说：“凡人的天性不可能知道任何与这些事情有关的确定的事情”。在他的第四部《共和国》中，出于同样的目的，他说：“这些都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因此他建议求助于守护神，作为适当的导师和向导。在他那著名的哲学洞穴寓言中，他假定现在的人就像被镣铐束缚在一个幽深的

洞穴里，背对着光，无法把头转向光。这样，他们就无法辨别事物的真相和本质，只能看到事物的幻影和影子，而他们却把这些幻影和影子当成了事物本身：他们无法将自己的思考提升到 “rò” 和 “Tò yador”，即真正的事物或美好事物本身。

亚里士多德不赞成、并强烈反对那些声称我们无法知道或确定任何事情的人。他说，他不认为他们所谓的哲学应该有这样的名称，因为它拿走了哲学的原则。然而，他也承认 “就像蝙蝠的眼睛看到日光的明亮一样，我们灵魂的理解力也是如此，看不清那些本质上最明显的事物—ὡσπερ γὰς καὶ τὰ τῶν νυκτερίδων ὄμματα πρὸς τὸ φέγγος ἔχει τὸ καθ’ ἡμέραν、ὁτῶς καὶ τῆς ἡμετέρας ψυχῆς ὁ νῆς πρὸς τὰ τῆ φύσει φανερώτα τ α 。”

斯多葛派是所有哲学家中对确定性和实证性要求最高的，也是学术派的一贯反对者。他们不允许智者的观点有任何疑点，只允许他对事物有清晰而确定的理解。马库斯-安东尼（Marcus Antoninus）虽然是严格的斯多葛派，但他注意到，“事物的本质被我们掩盖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对许多哲学家来说，而且对那些并不逊色的哲学家来说，所有的事物似乎都是不确定和不可理解的”。他还说，“斯多葛学派自己也认为，要确定地理解任何事物都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所有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安东尼的格拉斯哥译本也是如此。在原文是这样的：“πᾶσα ἡμετέρα συγκατάθεσις μετάπ Tarn; “加泰克将其翻译为：“omnis assensus

第 XII 章.

第四个总体考虑。哲学家们不适合在宗教方面教导人们，因为他们自己对神性的观念大多是错误的。他们是有关唯一真神和创造世界的古老传统的最大破坏者。许多自称探究世界起源和万物形成的人，都试图在没有神的干预下解释世界的起源和万物的形成。这就是那些所谓的高尚的哲学家的观点。这表明，他们的观点有很大的缺陷，根本无法将人们从偶像崇拜和多神教中拯救出来。

前面的论述表明，人们对哲学家们教导人们正确认识上帝和宗教的期望是多么渺茫。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他们自己对神性的错误认识，以及他们甚至对所有宗教中最重要的一条（即造物主）所持观点的混乱和荒谬，这一点就会更有说服力。查士丁-玛蒂尔告诉我们，当异教徒被诗人关于神的寓言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指责他们的智者和哲学家，并求助于他们作为坚固的墙壁或堡垒；尽管他注意到，哲学家的观点甚至比诗人的神学还要荒谬。事实上，有许多哲学家都可以受到这样的指责。

西塞罗，没有人比他更熟悉古代哲学家的信条，也没有人比他更

善于判断这些信条，而且从他的上述文章中可以看出，他本人也是一位哲学的忠实崇拜者，他写了一篇关于诸神本质的著名论文。他一开始就指出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它对正确秩序的必要性。

然后，他立即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学问的哲学家们的观点千差万别，他说，这些观点是如此之多，如此之杂，要一一列举绝非易事。他对这些观点的描述，让我们这些通过神圣启示之光对神性有了更清晰发现的人，读来不能不感到担忧和惊讶。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事物能更悲哀地证明，在宗教问题上，人类的理性如果任由其发展，并相信自己的力量，是多么的软弱无力。他列举了一长串异教世界，尤其是希腊哲学家中最著名的名字，这些人因其学识渊博或天才聪慧而备受推崇。我不打算详述他们的情感，关于这一点，我想请大家参阅这本书本身，它已广为人知。他不打算谈论那些说没有神的人，如迪亚戈拉斯-梅利乌斯和狄奥多鲁斯-赛勒奈库斯；也不打算谈论那些怀疑是否有神的人，如普罗泰戈拉。他提到的所有这些人都自称承认有这样或那样的神灵，但至于神灵的性质，他们的观念存在着奇怪的混乱和多样性。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个自称是自然宗教崇拜者的理性神论者都会轻易地宣布他们的观点是荒谬和违背理性的。

【他（西塞罗）提到了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采、克罗托尼采、毕达哥拉斯、色诺芬、巴门尼德、恩培多克勒、阿

那克萨哥拉、德谟克利特、第欧根尼-阿波罗尼塔、安提斯泰尼、色诺克拉底、赫拉克利德-庞蒂库斯、斯特拉托、柏拉图、色诺芬、斯佩斯普斯、亚里士多德、第奥弗拉斯特斯、芝诺、克利希斯普斯。】

古代哲学家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那些把神的思想或理解排除在宇宙形成之外的人。另一种是把事物的框架和秩序归因于一个最智慧、最强大、最仁慈的原因和作者的人。

在前者中，大部分人都是最早在希腊从事哲学研究并探索事物本质的人。亚里士多德明确地告诉我们，大多数最初从事哲学研究的人“*τῶν πρώτων φιλοσοφήσαντων οἱ πλείστοι*”——认为物质的本质始终不变，只是在性质上有所改变，因此将物质（本身）视为唯一的原则，或者说是万物存在的第一原因”。他将同样的观点归咎于那些最早的神学家，他称之为最古老的神学家，他们将海洋和忒提斯作为万物生成的始祖。

世界是上帝从混沌中创造出来的，这一传统是最古老的，源于最初的时代，很可能是通过原始启示传达给人类最初的父母的。它不仅保存在摩西的著作中，而且如前所述，已在各国普遍传播。异教哲学家和神学家是最早破坏和歪曲这一古老传统的人，他们试图解释万物起源于混沌，而没有任何智慧的原因。尤西比乌斯引用了普鲁塔克的一本书（他称之为《*Stromata*》）中的一些段

落，来说明古代希腊哲学家的各种观点，他特别提到了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阿那克西美尼斯（Anaximenes）、色诺芬（Xenophanes）、巴门尼德（Parmenides）、梅特洛多鲁斯-基乌斯（Metrodorus Chius）、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伊壁鸠鲁（Epicurus）、第欧根尼-阿波罗尼塔（Diogenes Apolloniata）；并指出，希腊人称之为自然哲学家的那些最杰出的哲学家，在他们关于事物的构成、宇宙或世界的生成和生产的讨论中，并不认为整个世界有任何明智的作者或建筑师；他们在其中也丝毫没有提到上帝。最古老的哲学家们非常喜欢探究宇宙的起源、事物的最初原因和原理；他们相信自己天才的力量，试图像许多世界的创造者一样，就事物的形成制定出自己的计划；他们把上帝排除在外，自以为没有上帝也能创造出世界。然而，作为对他们的公正评判，以及人类理性的耻辱，他们提出的假设是如此荒谬和奢侈，以至于我们不禁要问，这些假设怎么可能进入任何有理智的人的头脑。当苏格拉底听说阿那克萨哥拉写了一本书，宣称善解人意的心灵是万物的根源，是万物美好秩序的创造者时，他欣喜若狂。他说这是一种新的发现，是他在其他哲学家的书中没有遇到过的。当他发现哲学家并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对自然的特殊现象的解释时，他感到非常失望。

人们特别注意到莱西普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关于原子偶然结合形成世界的荒谬计划。但是，许多其他古代哲学家的计划也

同样荒谬，他们试图在没有无限智慧的头脑的干预和安排下解释事物的起源。然而，他们都自称承认有一个或多个神；因为如果他们绝对否认有神，人们是不会忍受他们的。伊壁鸠鲁自己也断言有神，并声称从植入所有人头脑中的与生俱来的神的观念出发进行论证。在这里，我们可以顺便观察一下希腊最博学、最有礼貌的雅典人在宗教问题上的无知。他们对那些真正无神论的计划的提出者和教唆者没有表现出任何公开的不满，这些计划将神排除在世界的创造和管理之外，从而颠覆了所有宗教的基础。

【那些把物质作为唯一的第一原理的人，声称要维护一个第一原因，一个永恒和必然存在的原理，他们称之为神。但后来他们又把它细分为一些特殊的神。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和阿那克西美尼斯（Anaximenes）认为，无限的物质是万物的源泉，万物又归于物质，因此他们认为有无数的神和世界，不断地兴起和衰落。】

阿那克萨哥拉和苏格拉底都教导人们，世界是由智慧和善解人意的头脑形成的，因为人们怀疑他们对大众的神灵不屑一顾。许多哲学家提出的无神论计划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在人们中间取得了不小的进步，这一点从柏拉图在他的第十卷《法律篇》开头所说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在那里抱怨说，有许多人，特别是年轻的那种人，坚持认为“天、动物、植物和万物不是由理解力产生的，也不是由任何神灵产生的，也不是由艺术或技能产生的，而是由

自然和幸运—Quru næl rúxi, ”；而且，”这些言论以一种普遍的方式在所有人中间传播。Κά τ ε σ π α ρ μ έ ν ο ι ο ι τ ο ι ά υ τ ο ι λό γ ο ι έ ν τ ο ῖ ς π ᾶ σ ι ν, ὡ ς έ π ο ς έ π ε ῖ ν, avdgrois”。这是在伊壁鸠鲁时代之前的事情；众所周知，他的教派众多，公开宣扬这一教义，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狄奥多鲁斯-西库罗斯 (Diodorus Siculus) 在介绍古人，尤其是古埃及人对事物起源的看法时，没有提到神在其中的作用。拉尔提乌斯(Laertius)从马奈托(Manetho)和赫卡提乌斯(Hecataeus)那里告诉我们，埃及人认为物质是事物的原理。尤西比乌斯引用的波菲利在写给埃及祭司阿内波的信中指出，除了星星和太阳之外，卡雷蒙和其他有学识的埃及人不承认其他神灵，他们认为太阳是世界的建筑师或设计师。

他们把伊希斯和奥西里斯的故事以及其他神圣的寓言故事应用于太阳的运行、星星的运动和方位、它们的升起和落下、尼罗河以及其他自然和无生命的事物，而没有提到任何有生命或无实体的性质或本质；他们甚至把我们自己意志力所能支配的事物也变成了星星的运动，把所有事物都束缚在必然的枷锁中。尤西比乌斯就此指出，即使在埃及人神秘的神学中，除了天上的星星，他们也不会把其他游荡和固定的星星列入神的行列。他们不承认宇宙有任何非肉体的造物主或建筑师，也不把宇宙的形成或秩序归因于任何实现它的理性或智慧，或归因于任何不属于感官的智慧本

性，而只是归因于可见的太阳。尤西比乌斯说，在他的时代，这种观点在他们中间很盛行。库德沃思博士确实尖锐地指责尤西比乌斯对埃及神学进行了如此严厉的谴责，并在这一事例和其他事例中对异教徒提出了过于严厉的指控。但是，这位博学的博士所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这并不是所有埃及智者的普遍教义。但是，从波菲里（Porphyry）那里引用的一段话充分说明，他们的许多博学者和哲学家都有这样的观点。尤西比乌斯似乎根据自己的知识断言，在他写作的时候，这种学说仍然在他们中间盛行。

我想顺便指出，博学的中国人对事物起源的解释，其荒谬程度不亚于古希腊和古埃及哲学家。他们说，万物必然有一个第一因或原则，他们称之为“太极”，即一切自然的原因和基础。这个第一因是一个无限的存在，它不腐朽、纯净、微妙，没有形体，也没有开始或结束。如果我们仅仅根据这些关于第一因的称谓来判断，我们可能会对他们的哲学产生非常好的印象。但他们也认为第一因是没有生命、智慧和自由的。

【伏尔泰先生在他的《世界历史》中，正如我发现甘歇神父在《评论文集》第四卷第 36 页中所引述的那样，赞扬中国的文人，因为“离开迷信这种对人民来说较粗俗的食物，地方官和文人得到了较纯净的物质的滋养”。中国文人的纯粹宗教是什么，在这里提到的 F. Longobardi 的论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讲述了他与最博学的朝廷官员的几次谈话。他们嘲笑基督教关于创造和管理万

物的活生生的智慧存在的说法。他特别提到了一位名叫李景的著名博士和官员，当传教士断言有一位永生、不朽和全能的上帝，会根据每个人的行为给予奖赏时，他断然否认有这样一位上帝，也否认有天堂或地狱，因为在他的[博学的]教派中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同一作者宣称，他曾在中国多个地方与他们的许多博学之士和官员交谈，直到认识到，他们认为宇宙的产生完全是自然的和偶然的，而不是智慧和意志的结果。读者可以在前面提到的朗格巴迪（F. Longobardi）的论文中看到关于这一切的具体描述，这些描述是从中国博学派中最有权威的书籍中证实的，载于纳瓦雷特（Navarette）的《中国帝国史》第五卷中；纳瓦雷特本人也根据自己的知识证实，博学的中国人对这些观念如此执着，以至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服他们放弃这些观念。见《丘吉尔游记集》第一卷中的纳瓦雷特的《中国记事》，第 113 页和第 137 页及以下。】

很容易让人相信，上述哲学体系的作者和捍卫者，根本无法教导人们正确认识上帝和宗教。但可以说，还有一些人的品格更为高尚。他们的著作中关于神的存在、神的完美、神的属性和神的旨意的论述令人钦佩。他们从世界的框架和构造中显现出的智慧和设计、善良和仁慈的杰出特征中论证说，世界的起源不是因为没有任何设计的偶然性，也不是因为盲目的无智慧的自然，而是因为有一个最智慧、最仁慈和最强大的心灵，它形成了这个宇宙系统，

并且是其中可见的秩序与和谐的原因。我绝不否认这些哲学家们的观点；他们受到了公正的赞扬。他们当然应该光荣地区别于那些把一切都归咎于偶然或纯粹无智慧的物质的人。我认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是上帝手中的工具，当虚妄的哲学妄想使宗教面临灭亡的危险时，他们遏制了无神论的发展，并在那些自诩知识渊博、洞察力超凡脱俗的人中间保留了一些宗教遗迹。然而，经过最公正的调查就会发现，这些最优秀的哲学家对于所有宗教中最伟大、最基本的内容，即对宇宙的创造者和管理者——唯一的真神的认识和崇拜，在许多情况下都是非常不完善的；而且还掺杂了一些危险的错误，使他们不太适合成为人类的指导者和导师，也不适合把各国从他们所陷入的偶像崇拜和多神教中拯救出来。

我想谈谈其中一些最著名的人的观点。

据说泰勒斯是第一个将哲学引入希腊的人，关于他的观点，有识之士并不一致。亚里士多德似乎认为他是把物质作为万物的唯一原则和原因的哲学家之一。但根据西塞罗的说法，泰勒斯认为万物起源于水，而神是从水中创造万物的思想。”泰勒斯-迈里修斯（Thales Milesius）认为，万物起源于水，水是万物的始祖：神是万物的主宰”。在这一点上，穆尼修斯-菲利克斯（Municius Felix）和拉坦提乌斯（Lactantius）紧随其后。但圣奥古斯汀注意到泰勒斯把水当作万物的原理，世界和其中的万物都是由水而存在的；他肯定地说，这位哲学家不认为神的思想在宇宙的形成

过程中具有任何效率或监督作用。“Nihil huic operi quod mundo considerato tam admirabile aspicimus, ex divinâ mente præposuit”。但是，如果承认西塞罗对泰勒斯观点的描述，那就表明他保留了原始传统，即上帝从混沌或大量流体物质中创造了地球。泰勒斯可能是在他游历过的东方地区学会了这一说法：据说他本人也是腓尼基人。米努修斯-菲利克斯认为这太崇高了，不可能是他自己的发明，它最初来自神的启示或传统。拉尔提乌斯提到泰勒斯的一句话，如果可信的话，这句话似乎证实了西塞罗对他的评价，即“世界是最美丽的事物，因为它是上帝的杰作”。但普鲁塔克的说法稍有不同，而且有人认为更准确，他是这样说的：“世界是最美的事物，因为凡是有序的、匀称的都是它的一部分”。但不管泰勒斯本人如何评价，在他作为创始人的爱奥尼亚学派中，直到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时代，没有一个人把世界的形成归因于智慧的头脑。

【毕达哥拉斯比泰勒斯稍晚，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也是所谓意大利学派的创始人。他被认为是唯一的神和无实体的心灵的论者之一。】

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认为泰勒斯很可能认为水是世界形成的唯一原理。他说，除了西塞罗的那段话之外，他不知道还有哪位哲学家对他（泰勒斯）的观点作过其他解释。他还指出，西塞罗的这段话既蹩脚又不完美，因此非常令人费解和晦涩难懂。

但在这一点上，我不能同意这位博学的作者。泰勒斯的观点用词非常清晰明了。诚然，维莱里乌斯接下来试图反驳这一观点的文字非常令人困惑。人们普遍认为这里是讹误。兰比努斯提出了一种修改意见，戴维斯博士提出了另一种修改意见。然而，从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维莱里乌斯认为泰勒斯认为心灵与水有某种联系，以产生和形成事物。如果意思是说泰勒斯认为神与水结合在一起，是世界的灵魂，那么这就是他的观点，这并非不可能。当普鲁塔克告诉我们泰勒斯说“世界的思想或智慧就是上帝”时，他似乎就是这个意思。De Placit. 7. 这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泰勒斯所说的“万物皆神”。因为如果他认为神是世界的灵魂，那么他就可以像毕达哥拉斯和后来的斯多葛派那样，把特定的灵魂和智慧生命看成是宇宙灵魂的一部分；而把宇宙的特定部分看成是神，因为它们与宇宙灵魂同在。这就为多神论和多神奠定了基础。斯托拜厄斯(Stobæus)给我们的关于泰勒斯情感的描述与此相吻合，他认为“世界的智慧或思想就是神；世界是有生命的，充满了神灵”。Stob. 轶事。Phys. 1. 编辑。Plantin. 同上，Laert. lib. i. segm. 27.

但他的表达是如此晦涩难懂，以至于如果他对上帝和神圣事物的看法从来都是如此正确，那么他对人们也不会有什么用处。事实上，如果他能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安全的向导。在克莱门斯-亚历克斯引用的一段话中，他断言上帝是世界的灵魂，而 $\chi\gamma\alpha\omicron\varsigma$ 说 $\lambda\alpha\rho$ 是整个世界的混合物或气质。

人们普遍认为，他认为上帝是一个普遍弥漫的心灵，遍及一切自然。但是，尽管他称这种心灵为无体，但从最严格、最恰当的意义讲，它似乎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因为他认为神圣的物质是一种微妙的以太，它在宇宙中不断膨胀，是宇宙中一切秩序的根源，也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根据拉埃提乌斯的说法，他认为太阳、月亮和其他星体都充满了这种虚无的物质，或者说是天上的生命之热（西塞罗称之为“ardor caelestis”），因此它们都是神：灵魂是“roun à dégos—从天体的虚无中抽取的一小部分”：进而他认为，灵魂是不朽的，因为从灵魂中辨别出来的东西是不朽的。”’ Αθάνατον είναι αυτήν [ψυχὴν] ἐπειδήπερ καὶ τὸ φᾶ’ φῶ ἀπέσπασαι ἀθάνατον ἐσι”。西塞罗认为这是公认的事实，“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派从未怀疑过，我们的灵魂是从普遍的神性思想或灵魂中抽取出来的”。他还在其他地方介绍了维莱乌斯的论点，即在这种情况下，“当人类的灵魂从上帝的实质中被剥离出来时，上帝本身就被辨别和撕裂了：当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不幸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上帝的一部分也就不幸了；这是不可能的”。他又问：“如果人的心灵是神，又怎么会对任何事情一无所知呢？”毕达哥拉斯说：“如果我们的的心灵是上帝，那么人类的心灵就不会对任何事物一无所知； Cur autem quicquam ignoraret animus hominis, si esset Deus? ” 毕达哥拉斯的计划显然会导致多神教，或者说多神：他本人就是多神教的倡导者。Iamblicus说，毕达哥拉斯接受的关于诸神崇拜的教导，部分来自埃及人，部分来自 Eleusinian 和其他奥秘；顺便说一句，这意味着对多

神的崇拜以及与之相关的仪式都是在奥秘中传授的。

接下来我要提到的是阿那克萨哥拉，关于他，西塞罗指出，他是第一个断言“万物的规则秩序和运动是由无限的心灵的力量和理性规划和完成的”的人。这似乎与西塞罗不久前对泰勒斯的的评价相矛盾。因为如果说泰勒斯的学说，正如他所表述的那样，是一个神圣的思想参与了万物的形成，那么又怎么能说比泰勒斯晚许多年的阿那克萨哥拉是第一个传授这一学说的人呢？因此，为了使西塞罗与他自己保持一致，必须允许他认为泰勒斯和阿那克萨哥拉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存在某些差异。戴维斯博士在他关于这段话的注释中对此的解释是，泰勒斯认为上帝是与物质混合和结合的世界的灵魂（我已经指出这很可能是他的观点）；而阿那克萨哥拉则认为上帝是纯粹的心灵，不与物质结合，而是摆脱了一切肉体的混合。事实上，从西塞罗在试图驳斥维勒里乌斯时让他说的话可以看出，他认为阿那克萨哥拉认为上帝是一个单纯的心灵，与物质或任何肉体的凝结分离，没有任何东西与之结合或混合。维勒留斯认为这绝对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像维勒留斯这样的伊壁鸠鲁派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Aperta simplexque mens, nullâ re adjunctâ, quâ sentire possit, fugere intelligentiæ nostræ vim et notionem videtur*”。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阿那克萨哥拉斯认为这种心灵是“唯一简单、不混杂、纯粹的存在——*Μόνον τῶν ὑνίων ἀπλῶν και ἀμιγῆ και καθαρὸν (r)*”。拉尔提乌斯告诉我们，阿那克萨哥拉断言“*μὴ ἀεὶ κινεῖται*——心灵是运动

的起点或原理”。普鲁塔克（Plutarch）是这样阐述他的观点的，他说：“身体从一开始就存在，但上帝的思想或智慧将它们简化为一种美观的秩序，并使它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万物或宇宙的起源——T OAWY”。他的这一发现被认为是如此奇妙，以至于人们因此给他取名为“奈斯”（Nes）、“心灵”（Mind）或“智力”（Intellect）。然而，在他哲学中最崇高的部分，除了苏格拉底和他的弟子之外，似乎没有其他哲学家追随他。他自己也没有正确地使用和应用这一卓越的原理，或指导他人这样做，以解释自然界的特殊现象，而只是把它们归结为机械和物质的原因；为此，他受到苏格拉底的正当指责。亚里士多德也有同样的看法。他没有注意到在动物的形成过程中有神力的作用，而是试图用一种与伊壁鸠鲁并无二致的方式来解释动物的形成。他认为动物是从潮湿、温暖的尘世物质中萌发出来的，之后又相互产生。

接下来要讨论的是苏格拉底，他在多个方面都是救世主降临之前所有哲学家中最优秀、最杰出的一位。色诺芬谈到他时指出，他不谈论天和世界的起源；他非常责备那些惯于推测这些问题的人的愚蠢和傲慢，他认为这些问题超出了人类理性的理解范围；他认为这样的讨论是诸神所不能接受的。事实上，在他之前，那些声称要探究事物本质和起源的哲学家们，大部分都陷入了疯狂而奢侈的假说之中，而这些假说只会把人引向无神论，所以苏格拉底拒绝和阻止这种探究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如前所述，他赞同阿那克萨哥拉的主要原则，即以无限的心灵作为宇宙万物规律

秩序的原因：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他和那个时代的其他哲学家一样，认为自己应该用自己的假设来解释自然界的一些特殊现象；因此，他努力指出他判断的动物形成的可能的自然原因，以显示自己的睿智。但是，他的这种尝试只能提供新的证据，证明人类的理性在进行这种性质的探究时，如果仅仅相信自身的力量，是很薄弱的。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上帝的智慧在人类身上是如此显而易见，而《诗篇》的作者正是用这种崇高而虔诚的语气来赞美上帝的智慧：“我要赞美你，因为你是奇妙可畏的，你的作为奇妙无比。”

因此，让我们来看看苏格拉底本人是如何利用它（理性）的。为此，我将从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值得纪念的事》中摘录一些段落。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他对苏格拉底情感的描述写得更清晰、更简洁，比柏拉图的描述更值得信赖。

苏格拉底与亚里士多德摩斯的对话是古代异教徒留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之一。亚里士多德摩斯被描绘成一个对宗教不屑一顾的人，甚至容易把宗教变成嘲笑。苏格拉底的目的是让他正确认识上帝和天意，以及对神灵应有的崇拜和尊敬。为此，他对人体的奇妙构造、各部分的精巧布局、它们明显的有用目的，以及人的灵魂的高贵能力和力量进行了一些精彩的思考，以说明这些东西不是偶然制造或构成的，而是用奇妙的智慧和良善创造的。他提到了宇宙中的理解力或审慎，“你的v Tari góí”，它以最合适

的方式安排万事万物。他把上帝的眼睛说成是同时看到了万物，似乎是在指着人类框架的作者，他从一开始就造了人，“a i agxūs zoiŵr adewTMs”。然而，我们不能不关切地注意到，在整个对话中，他一般都是称众神为复数。他把众神描绘成人类的创造者，对人类进行无时无刻的关怀，为了我们的使用和利益而安排万事万物，并且看到和知道万事万物。对话的结尾值得特别注意。他说，“如果你通过崇拜诸神来试探他们是否会就人所不了解的事情给你建议，你就会知道神性是如此伟大，具有如此的性质，以至于他们（即诸神）既能看到又能听到所有的事情，并且无处不在，同时照管着所有的事情”。在这里，他似乎是在高谈阔论神性（Τὸ θεῖον）。如果把这些话分开来理解，我们可能容易把它解释为唯一的真神，而且仅仅是他；但从紧接着前面和后面的内容来看，他并没有把它仅仅用于一个神，而是用于众神，而且似乎在表示他所说的神性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也不适合于一个神，而是有多个神都是神性的分享者，他所提到的光辉的神性都属于他们。因此，色诺芬在叙述苏格拉底与亚里士多德摩斯的对话时，以这样的思考作为结尾：“苏格拉底说这些话，是想让与他交谈的人不仅在人前，甚至在独处时，都不要做不纯洁、不公正和卑贱的事、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任何行为都瞒不过神灵”。

对于苏格拉底与欧提狄摩的对话，色诺芬也作了同样的论述。这段对话中有一段值得特别研究。他建议欧提德摩斯不要等待看到众神的形体，而是认为只要看到他们的作品就足够了，以便对他

们进行崇拜和尊敬，因为众神就是这样向我们显现自己的。他说：“因为，其他诸神在赐予我们美好的事物时，都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的，即他们自己并不显现在我们面前；而那构筑和容纳整个世界的神，其中有一切美好和美丽的事物，他为了使用它的人的利益，使它始终保持在完好和朽坏的状态，人们可以看到他做了最伟大的事情；然而，当他命令和管理这一切时，他自己却不为我们所见”。他在这里似乎明确地指出了有一个有别于其他神灵的独特存在者，并用 $\sigma \epsilon \tau \acute{o} \tau \acute{o} \lambda \omicron \nu \kappa \acute{o} \sigma \mu \omicron \nu \sigma \upsilon \nu \tau \acute{\alpha} \tau \omega \nu \tau \acute{\epsilon} \kappa \alpha \iota \sigma \upsilon \nu \acute{\epsilon} \chi \omega \nu$ 的崇高特性来描述他、 $\acute{\epsilon} \nu \tilde{\omega} \pi \acute{\alpha} \nu \tau \alpha \kappa \alpha \lambda \acute{\alpha} \kappa \alpha \iota \acute{\alpha} \gamma \alpha \theta \acute{\alpha}$ - 他构筑或安排了整个世界，其中包含了所有美好的事物。然而，他在其他地方与亚里士多德摩斯的对话中，对诸神使用了几乎相同的表达方式。

与欧提希德摩斯的整篇论述（我现在所考虑的这段高尚的论述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所宣称的目的，就是要说明诸神对人的照顾和持续的善行，因此应该受到崇拜。因此，他一直致力于证明诸神的眷顾和仁慈，他们为我们提供生活必需品和便利，为我们带来快乐；还赋予我们感官、理性和语言，使天体、大地、季节和各种动物为我们所用，为我们造福。他把所有这些事情都归功于诸神的旨意，并把它们作为诸神对人类仁慈的事例和证明。在结束这段精彩的论述时，他指出：“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敬神，并满怀信心地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最大的祝福。因为任何理智的人都不会指望从别人那里得到比那些有能力为我们带来最大好处的

人更多的东西。除了取悦他们，任何人都不能指望从其他人那里得到更大的好处。而取悦他们的最好方式，莫过于竭尽全力地服从他们。”由此看来，如果这位伟人有一个高于其他神灵的神灵的概念——这很有可能是他（苏格拉底）的概念，那么他却很少注意到他（上帝）与其他神灵的区别。他似乎还在考虑多个神灵，他在任何场合都向人类推荐这些神灵，让他们尊敬、崇拜和服从：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来自他们，我们一直依赖他们的恩惠，我们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去取悦、崇拜和服从他们。

关于苏格拉底的论述同样适用于色诺芬，他是这位伟大哲学家的忠实追随者。

著名的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另一个弟子，他有几段话似乎明确承认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他在《蒂迈欧篇》中称他为“ὁ ποιητὴς καὶ πατὴρ τῆδε τῆ πάντος——宇宙的创造者和父亲”，并在其作品的多个部分中用各种最华丽的称谓来描述他：“ἡ νῦν ἰσχυρὸς——主宰一切的神：τῆ φύσεως κτίσις——大自然的建造者或筑造者：πάντων——万物之因”，并将他描述为“ὁ δ——存在”，即“存在者”；“ὁ ἐλάδος，[主要的]善”。但他认为向人们传达这些崇高的思想既不合适，也不安全。他也没有把他作为崇拜的对象。他（柏拉图）在任何场合都提到诸神。当他向无神论者证明神的存在时，他要证明的是有神存在；当他论证天意时，他要证明的是神的天意。他向人们推荐的主要神灵是天和天体、太阳、月亮和星星，

以及公众崇拜和法律规定的神灵，是人们崇拜、信任和依赖的对象。这一点我只在此提及，因为我将在另一处给出充分的证明。

大名鼎鼎的亚里士多德对神性的看法并不十分明确或一致。他指责那些把运动的本原归结为偶然、幸运或纯粹物质的人，并断言有一个永恒的第一推动者，他称之为至高神。他用崇高的称谓来描述他，说他是永恒的、不可分割的、永恒不变的，没有任何部分和大小，没有任何躯体，也不与物质相结合。但是，当我们更仔细地研究他的情感时，这位至高无上的神只是一种智慧，它或者作为一个灵魂驱动着，或者作为一个独立的形体监视着天堂的最顶层，它自始至终在一个统一的圆形运动中旋转，在所有其他运动中是最完美的，然后将运动传递给宇宙的所有其他部分。但是，他又认为，还有其他几个球体也在永恒地旋转着，它们有各自不同的智慧在驱动或控制着它们，每一个都是永恒不朽的存在，就像第一推动者一样，不可改变，不可分割，没有身体的部分或大小。因此，他们是真正的、恰当的神，就像居住或掌管最高领域的神一样。因此，他宣称，这些就是古代传统所教导的神；并推荐这是真正的原始神学：而其他的神，他指的是英雄神，是后来为了民治的目的而发明的，目的是让人们服从法律。

从希腊人到罗马人，他们的哲学都源自希腊人，其中最杰出的当属伟大的西塞罗。要想了解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似乎应该到

他的名著《自然神论》（De naturâ Deorum）中去，他在书中公开论述了这个问题。诚然，按照新学院的方式，他在书中进行了全方位的争论，但并未得出肯定的结论。但他在全书结尾处所做的声明将我们引向了他认为最有可能的观点。从这一声明中可以看出，巴尔布斯在第二部书中始终坚持的关于上帝的斯多葛学说是他最赞同的。他在书中让巴尔布斯以雄辩的口才，从大自然的美丽、秩序和智慧的巧妙构思来论证它们的起源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原子的偶然组合。但他论证的结果是要证明，由宇宙灵魂驱动的世界就是上帝：这个灵魂是一种智慧之火或以太，弥漫于整个宇宙，并按照事物的本性产生它们。他还论证了恒星的神性，因为恒星也是由同一个宇宙灵魂所驱动的。这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其他几段经文的真正含义，这些经文经常被引用自这位受人敬仰的作家关于神性的论述。最肯定的莫过于，他一般都说有多个神，甚至在反对无神论者和伊壁鸠鲁派时，他也在为神的存在和天意而争辩；鼓励和促进对法律规定的民间神灵的崇拜。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以后会有机会做更详细的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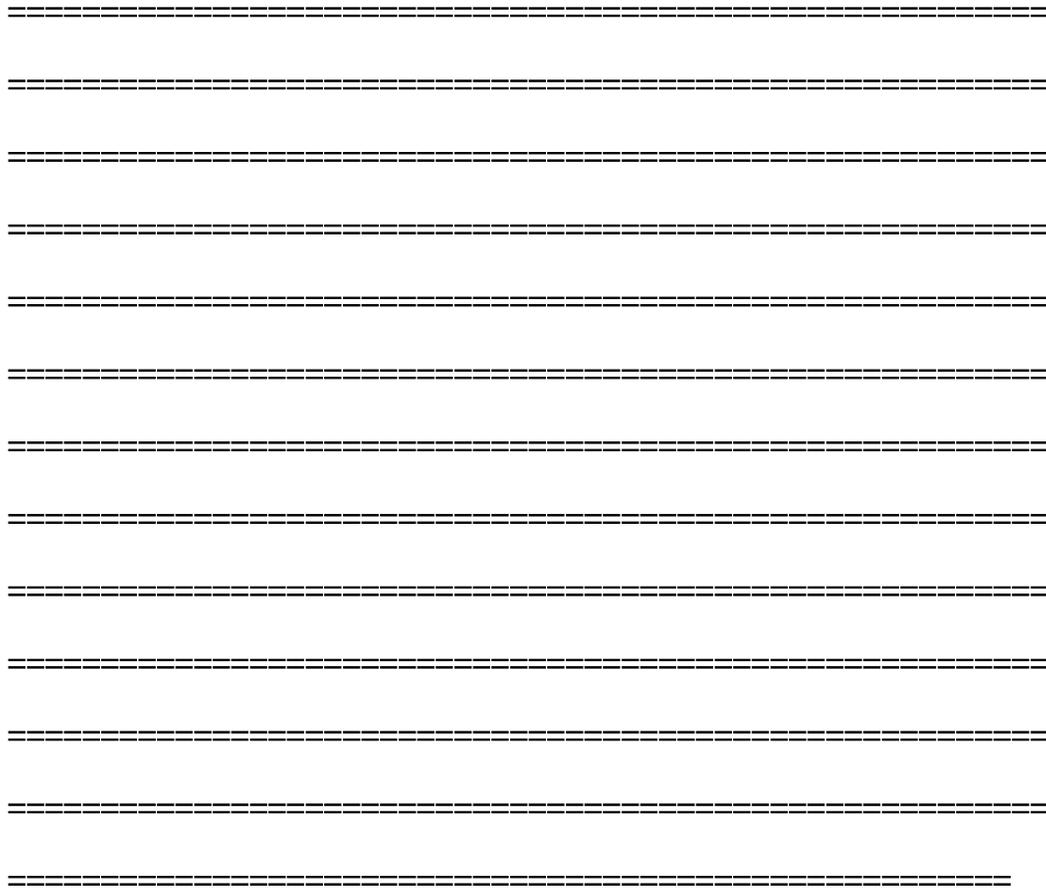
从我们对救世主降临之前最杰出的异教哲学家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哲学或神学计划并不能使民族从偶像崇拜和多神教中恢复过来，而他们却深深地、普遍地卷入了偶像崇拜和多神教之中。他们所教导的好东西掺杂着巨大的错误；或者，如果我们认为他们自己的观念从来就没有那么正确，那么他们就需要一个适当的权威来对人类实施他们的指示。除非能够证明他们所传授的

观念仅仅是他们自己探索的产物，不依赖任何外来的指导和帮助，否则他们的成就也不能公正地证明人类在宗教问题上的能力。但是，无论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有多大，根据古代留给我们的记载，事实并非如此。我非常清楚，许多人都不愿意承认，异教徒，尤其是他们的智者和哲学家，他们对神和自然宗教主要原则的认识，除了来自他们自己的自然理性之光之外，有任何启示或传统的帮助。这就是博学的赛克斯博士在他的《自然宗教与启示宗教的原则与联系》中，特别是在该书的第 14 章和第 15 章中所要说明的，这两章几乎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他认为，既然这些原则本身非常合理，那么像他们这样能力出众的人，通过自己的推理就很容易发现这些原则。但在我看来，这并不是证明他们确实发现了这些原理的公正方法。许多事情、这些知识一旦被发现，似乎就完全符合理性，然而，如果没有指导和帮助，人们仅凭自己的理性是不会真正发现这些知识的。如果我们允许异教徒自己作为此事的适当证人，那么从他们的证词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知识主要来自传统和外来的帮助。博学的博士本人不得不承认，这与他的计划不太一致。他承认，在基督降临之前，柏拉图在有关神性的崇高推测方面胜过所有哲学家，“他的哲学的主要原则是从外国人那里学来的，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说，“克莱门特在他的《Stromata》中确实证明，希腊哲学主要来自他们所谓的野蛮人”。“尤西比乌斯也确实证明，希腊人的知识来源于外国人。”而且，这一点“已被不容置疑的权威所证明，无可辩驳”。是的，他甚至宣称，“非常明显，希腊人中最优秀、最有智慧的人都是从外国人

那里获得知识的。”

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放弃了他想要证明的要点，即异教徒仅仅通过行使自己的能力和正确利用自己的理性，而没有启示或传统的帮助，就获得了关于上帝及其完美性的知识，以及关于自然宗教重要条款的知识。如果说古希腊人是通过自己的理性探索而获得对上帝的真正认识和自然宗教的主要原则的话，那么希腊人无疑是最优秀的，他们以其天才的敏锐和洞察力而著称；然而，作者自己也承认，他们并不是通过自己的推理而获得这些知识的，而是通过传统和他人的教导而获得这些知识的：尽管他们很容易找到论据来支持他们所获得的知识。

事实上，这也不是埃及人的哲学方法；他们没有推理出他们的神学原则，而是自称是从古代传统中得来的，尽管他们远未保持其纯洁性。而且，我们越是向最初的时代攀登，人们就越不可能靠自己无助的理性发现这些原则。之后，在学习和哲学的时代，人们可能有理由期望，他们会将这些原则进行高度的改进；但是，尽管哲学家们从古代传统和他们自己的理性探讨中得到了帮助，但他们并不能被当作人类在宗教方面的正确指导者，这一点已经说明了，我接下来就这一主题所提供的内容也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第 XIII 章.

古代哲学家对神性的错误看法的进一步证明。普鲁塔克的观点；他认为这种观点在古人中非常普遍，即关于两个永恒的原则，一个是善，另一个是恶。那些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并使之形成了现在的秩序的哲学家们，却认为物质是永恒的；如果有的话，他们中很少有人相信上帝是世界真正意义上的创造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亚里士多德时代以后的人，坚持认为世界的永恒性是以其目前的形式存在的。上帝是世界的灵魂，世界的整个有

生命的系统就是上帝，这是最著名的哲学家们的既定观念，而且在博学的异教徒中普遍流传。这种观念的恶果显而易见，它被用来鼓励和宣扬偶像崇拜和多神教。

著名的普鲁塔克（Plutarch）是在基督教在世界上取得一定进展之后才兴起的。但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在他之前的古代异教哲学家的观点。他承认有一位完全睿智而善良的上帝，他是万善的创造者，也是宇宙秩序的缔造者。但他无法解释在善神的管理下世界上存在的恶，因此他也断言有一个共同的永恒的恶，或无序的原则：尽管他认为前者，即善的原则，是最普遍的。从他的著作中的一些段落可以看出，他热衷于坚持这一观点，尤其是在他的《提摩太后心理学》、《柏拉图问题》以及他的《伊希斯与奥西里斯》论文中。他断言，这是最古老、最著名的民族，以及他们中间最聪明、最伟大的人的普遍看法：其中一些人直接断言有两个神，另一些人则像普鲁塔克本人一样，只称善为神，而不称恶为神。

这位哲学家断言，波斯人也有这种观念，而且可以在查尔达维亚人的占星术、埃及人的神秘学和神圣仪式以及希腊人中找到蛛丝马迹。他还努力证明，最杰出的哲学家们也有同样的观点，尤其是毕达哥拉斯、恩培多克勒、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萨哥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然而，他对自己观点的偏见似乎让他走得太远了。库德沃斯博士不遗余力地为这些哲学家洗脱罪名；他说，就我们目前所知，普鲁塔克本人、努米尼乌斯和阿提库斯是唯一

在公开著作中公开坚持这一观点的希腊哲学家。但是，普鲁塔克对哲学家的历史和信条如此熟悉，对他们的判断又如此干练，如果情况确实如此，他不可能像他所做的那样断言这种观点是如此普遍。库德沃思博士后来也提到阿普列乌斯也是这样认为的。许多东方哲学家似乎也是如此。

但我们不必坚持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代异教哲学家中，几乎没有人承认上帝是最恰当意义上的世界创造者。他们称上帝为“安吉奥斯—世界的创造者”，并不是说他把世界从不曾存在的状态中创造出来，而只是说他用原本就存在的材料建造了世界，并把它安排成有规律的形式和秩序。即使是那些认为上帝是一个无体的本质的哲学家，也假定事物有两个真正不同的第一原则（即主动的意识与被动的物质），*from eternity, an incorporeal mind, and passive matter*. 阿那克萨哥拉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人，毕达哥拉斯也是如此，努米尼乌斯肯定了这一点，还有阿契劳斯、阿契塔斯和其他毕达哥拉斯派。巴门尼德和恩培多克勒断言，上帝不能创造任何东西，只能从原存在的材料中创造。拉尔提乌斯明确断言，柏拉图认为有两个本原，即神和物质；物质是没有形式的，也是无限的，但神把它安排得井井有条。普鲁塔克也将这一观点归于柏拉图，也归于苏格拉底，只是他增加了第三个原则，即理念。*De Placit. Philos. 3. Oper. 2. p. 878*. 他自己也明确断言物质的永恒性；并认为，如果上帝没有物质作为工作基础，他就不可能形成世界。关于斯多葛派，拉尔提乌斯指出，他们认为

宇宙有两个原则：“To Koién nai to cháoxo—主动和被动”。被动的是粗鲁的未成形的物质；主动的是在其中行动的理性，也就是神。塞内加在其第 65 封书信的开头非常清楚地解释了斯多葛派的这一观点。

斯托拜乌斯说，“万物存在的第一本质是物质，而物质是永恒的，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έσίαν τήν τῶν ὄνων ἀπάντων、πρῶτῃ ὕλην, ταύτην δε πάσαν αἰδίον ἔτε πλείω γιγνοjεśny öre iłarla。”拉坦提乌斯引述西塞罗的话说，“万物由物质构成，但物质不可能由天意形成的；物质具有、并始终具有自身的力量和性质”。他接着说，如果物质不是上帝创造的，那么土、空气、水和火也不是上帝创造的。大名鼎鼎的盖伦承认，摩西将万物的产生归功于神，这种观点远比伊壁鸠鲁的观点更合乎情理，因为伊壁鸠鲁将整个框架归功于原子的偶然撞击、而他仍然断言物质的原初存在：神的力量不可能超越物质的能力；这正是柏拉图和那些论述事物本质的希腊人与摩西的不同之处。我想顺便说一下，这里有一个明显的证据，证明博学的异教徒是明智的，指出——摩西认为上帝不仅用物质创造了世界，而且创造了创造世界的物质本身，而希腊哲学家否认了这一点。见 Galen De Usu Part. Stilling. 起源。第 441 页。第 441 页。3d. 博学的托马斯-伯内特博士，熟知古人的意见，说，爱奥尼亚，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斯多葛学派一致断言物质的永恒性：而物质从无到有的学说，似乎是哲学家们所不知道的，他们也没有这个概念。

如果说那些不承认上帝从无到有创造了世界的人不是真正的有神论者，或者说他们没有给宗教留下任何位置，那就太过分了。因为假设有一个具有完美智慧和良善的至高无上的永恒之心，他从粗糙的被动物质中创造了这个世界，并把它配置成我们所看到的那种规则而美丽的秩序，尽管他最初并没有赋予物质本身以存在，但即使根据这种假设，人们对这个庞大系统的伟大设计者和筑造者表示宗教上的崇拜和服从也是合情合理的，而且他仍在继续管理着这个系统。但是，尽管不能公正地指控这些人奉行无神论原则，但我认为库德沃思博士称他们为“不完美的有神论者”是非常恰当的；他还指出，他们没有“真正正确的上帝观念”。他们荒唐地把必要的存在—神圣特权中最高贵的特权，也是真正包含所有其他特权的特权—归结为他们自己所表达的物质这样一种卑微、惰性、不完美的东西。他们限制了神的全能，无法将其保持在公正的范围内：因为按照他们的计划，神既不能创造物质，也不能消灭物质，而只能改变或变化物质的形式。我也不明白他们怎么会始终认为，他甚至有这样做的能力。因为如果物质自古以来就因自然的必然性而存在，那么它就必须是无因的、独立的。在这种假设下，我们很难想象，他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力，不仅能将运动从自然的静止状态中解脱出来，而且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改变、塑造和造就它，就像他在形成宇宙时必须做的那样。许多坚持这一假说的人认为，物质在某些方面可能并不完全服从他的操作：由于材料的不适应性，他可能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

事物，而只能按照他所操作的物质允许他做的最好的事情来做。塞内加提出的问题就暗示了这一点。“神可能吗？*Materiam ipse sibi formet, an datâ utatur?*神的旨意是什么，它的功效是什么，它在多重反作用力中产生了光束，并以一种巨大的艺术力量促进了多重反作用力的产生，这不是因为它停止了作用，而是因为它在行使作用的过程中不服从艺术的力量？”

【那些认为物质是非（受）创造的、永恒的和必然存在的，实际上是把神性最本质、最根本的属性（能力）赋予了物质（自己）。柏拉图称神为“*Tó v*”，因为它是正确的存在或存在者。因为，正如西塞罗所言，柏拉图不允许任何有始有终的事物具有真正的存在和存在性；他断言，只有始终如此的事物才是存在或具有存在性的。柏拉图说：“*Nihil Plato pútat esse quod oriatur et intereat; idque solum esse quod semper tale sit*”。*Tuscul. lib. i. cap. 24.* 普鲁塔克在其关于刻在德尔斐阿波罗神庙上的 *EI* 一词的小册子中对这一主题进行了一些高尚的推测。他指出，关于上帝，“他曾经存在或将会存在”的说法并不恰当，因为“他现在就是”；这意味着他是同一个永恒、独立、永恒不变的存在，是唯一真实而稳定的存在。与此相一致，他和其他哲学家怎么会认为物质是永恒的、未被创造的，但又是可变的，是千变万化的主体呢？那些哲学家虽然在其他方面非常荒谬，但他们的观点与他们自己更为一致，他们认为物质是永恒的，认为它是不动的、不变的，我们在它身上看到的所有变化实际上都不是什么，而只是表

象。（换言之，那些哲学家们错误地没有认识到，上帝不仅改变物质的安排，而且把物质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

塞内加继续问：“上帝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是他为自己创造了物质，还是在为他提供物质时加以利用？上帝是否能实现他想要实现的一切；还是在许多事情上，他要用的材料让他失望？由此可见，伟大的工匠所设计的许多东西都是不完美的；这并不是说他的技艺有缺陷，而是因为他的技艺所施展的东西常常被证明是顽固不化的，对他的技艺来说是难以捉摸的？”因此，许多哲学家，尤其是斯多葛派，把邪恶的起源和原因归结为物质的顽固和反常；尽管正如普鲁塔克反对他们的论点所说，他们认为物质没有任何品质，却能成为邪恶的原因，这种想象是荒谬的。

事实上，在基督教传入一段时间后，后世的柏拉图派和毕达哥拉斯派，如普罗提诺、伊安布利库斯、普罗克洛斯等人，都认为物质并非绝对自存，而是要归功于作为原初原因的上帝：但即使是他们，也不承认物质是被创造出来的。他们不承认世界有一个开端，而认为它是上帝通过发射或消除的方式永恒地产生的，就像光来自太阳一样。

这就引出了哲学家们歪曲古代传统的另一个例子，他们非但没有在神学知识上有所进步，反而背离了从最初的时代就开始了的真理。如前所述，异教徒在传统中认为世界有一个开端，它是由神

创造的。正如拉尔提乌斯 (Laertius) 从赫达乌斯 (Hetaeus) 和亚里士多德 (Aristagoras) 那里告诉我们的那样，古埃及人也有这种关于世界有一个开端的学说。在这一点上，他们遵循传统，希腊最古老的神学家和哲学家都承认了这一点。但是，尽管这两位哲学家都承认世界是有一个开始的，就像伊壁鸠鲁后来所做的那样，他们却放弃了古代传统中最重要的部分，即世界是由神创造的。阿那克萨哥拉同意他们的观点，认为世界有一个开端，但他又把世界的形成归因于一个有智慧的头脑：然而，按照他的说法，这只不过是把他认为是永恒的、粗鲁而无序的大量物质变得有序，并把它处理成现在的体系。大名鼎鼎的亚里士多德并不满足于此，他完全否定了古代传统中关于世界起源的说法，认为世界的物质和形式都是永恒的。他说，在他之前的所有哲学家都断言世界有一个开端。大部分哲学家都是这么说的，但并非所有哲学家都是如此。毕达哥拉斯派的卢卡努斯 (Ocellus Lucanus) 生活在亚里士多德之前，他主张世界是永恒的，这一点从他那本仍在流传的《宇宙的本质》一书中可以看出。普鲁塔克 (Plutarch) 提到色诺芬 (Xenophanes) 也持同样的观点。斯托拜乌斯 (Stobaeus) 认为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其他一些希腊哲学家也持同样的观点。根据狄奥多罗斯-西库罗斯 (Diodorus Siculus) 的记载，古代的卡尔达人认为世界是永恒的，既不是生成的，也不可能腐朽：尽管这不可能是所有卡尔达人的真实想法，如果他们自己的历史学家贝罗苏斯 (Berosus) 所说的是真的，即他们认为贝尔是天地的创造者；这可能是真神最初的名字，但后来被认为是“上帝”。后来，

这个名字变成了偶像的名字，与太阳和英雄贝鲁斯（他们最早的国王之一）混为一谈。关于古代的扎比人，迈蒙尼德告诉我们，他们认为世界是永恒的。而在希腊哲学家中，从亚里士多德时代起，这种观点就成为最受欢迎的观点。不仅是佩里帕提亚派，所有后来的柏拉图派和毕达哥拉斯派、普罗提诺、阿普列乌斯、伊安布利库斯、阿尔西努斯、普罗克洛斯都坚持这种观点，正如前面所暗示的，他们认为世界来自上帝，就像光来自太阳一样。他们确实认为，物质的实质和形式都依赖于神；因此，物质不是自在存在的，没有神，物质也不可能独立存在，就像没有太阳，光也不可能独立存在一样；但随之而来的是，神也不可能没有世界，就像太阳不可能没有光一样：世界是神的必然散发或流出，而不是依赖于神自身意志的自由决定。

诚然，正如亚里士多德在他们之前所做的那样，他们从神性的基本活动和仁慈出发进行论证，而神性必须从永恒开始就在行动：根据这一原则，他们坚持认为，肉体世界和其中的万物都是永恒存在的，人和所有其他动物的灵魂也是永恒的，没有起点：它们与上帝同在，上帝在自然顺序上确实先于它们，但在时间上却不是（即，万物不是被上帝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的）。但是，如果上帝是一个明智而自由的主体，那么他的力量和仁慈的具体传播和效果，就必须取决于他无限的智慧所认为最合适的东西，取决于他自己的思想和意志的谋划和自由目的：根据这一假设，世界的永恒性就不能从神圣力量和仁慈的永恒性中得到正确的论证

（换言之，世界是被上帝所造的，而不是从永恒中自我存在的）。事实上，如果不根据这一点，就不可能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一点（即，必须认识到世界的被造性，否则就不能真正地认识到上帝的全能性）。

那些哲学家的原则是，上帝是一个必然的主体（而不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主体；即，上帝必然地、不得不产生万物的秩序），万物都是由他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这样一来，世界必定是永恒的，不仅如此，世界必定和上帝一样（永恒地）存在。事实上，这些哲学家的学说自然而然地导致了斯宾诺莎计划，并以它为终结；它的基本原则是，万物以必然的方式从上帝那里产生，而不是（被）创造；或者说，万物是上帝无限本质的必然修饰：这一计划混淆了上帝和受造物，而且，根据其真正的后果，它颠覆了所有的宗教和道德（因为它无视了自由，道德的基础）。

接下来我要提到的是，许多最著名的哲学家认为世界的整个有生命的系统，尤其是它的灵魂，都是神，这进一步证明了异教哲学家中存在着错误的神性观念。根据普鲁塔克的说法，这就是古埃及人的学说，他从赫卡泰厄斯那里告诉我们，他们认为第一位神与“*rò*”——即“灵魂”——是一样的。

“*Τὸν πρῶτον θεὸν τὴν ὅλην πάντα αὐτὸν νομίζει*”。这可能指的是伊希斯神庙上著名的铭文：“我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正如库德沃思博士所揭示的，这是埃及和奥菲斯学派的著名格言，最杰出

的哲学家都坚持认为神是万物之灵。我不否认这位博学的博士所断言的，这句话最初可能是出于好意，其含义可能不过是神圣的本质弥漫于万物之中，上帝是万物的根源，实际上将万物包含在自己之中。

因此，他解释了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的一段话，他在这段话中提到有人“宣称整个宇宙只是一个性质”。也就是说，“博士说，“实际上包含了万物”。但这似乎只是他自己对这句话的润色。亚里士多德的话更自然地表达了像斯宾诺莎那样的观点，即宇宙中只有一种物质。但是，无论这句格言的原意是什么，即上帝是一，万物是一，但博学的博士自己也承认，这句格言被极大地歪曲和滥用了，使他们在崇拜中把上帝和受造物混为一谈。他指出，正是对这一格言的误解和滥用，成为不仅希腊人和欧洲人，而且埃及人和其他异教徒貌似、和实为多神论的主要原因；他们得出结论说，因为上帝是万物，因此万物都是上帝，所以他应该在万物中、在世界的各个部分和自然界的万物中受到崇拜。

【与此相一致的是我们听到的关于中国人的说法，即中国人普遍接受的一个原则，是中国三大教派，尤其是古代和现代的博学派所坚持的原则，即万物都是一样的，都是一种普遍的物质，只是由偶然的形式和品质区分开来。根据这一原则，他们祭祀作为宇宙物质一部分的特殊生命，祭祀天、地、山、河等。F. Longobardi 在他们的一位博学的医生 T. V. Puen Su 身上举了一个例子，他

说，他可以很好地崇拜他当时拿在手上的茶或茶盘，因为他知道太极（即普遍物质）就在其中，就像它在天堂和世界其他所有地方一样。法-纳瓦雷特（F. Navarette）在朗格巴迪论文的注释中说，中国人的这一格言，即万物一体，在他们的书中是如此明了，又是如此清晰。】

这位博学的作家的确不允许埃及人把物质世界，也就是他所解释的，被视为无生命的世界，视为第一位和主要的神：但根据他自己对埃及人的描述，他们（埃及人）认为世界上整个有生命的系统都是神：或者，正如他所表达的那样，“他们把整个事物系统、神和世界视为一个神”。他指出，“异教神学家经常把宇宙（rò aor universe）全面地理解为神性及其丰饶的一切，或神在世界中展示自己，或神和世界合二为一，后者只不过被看作是前者的流出或发散”。他还说，“希腊人和蛮族人对潘神（泛神）的理解就是这个意思：根据迪奥多鲁斯-西库罗斯（Diodorus Siculus）的说法，宙斯和潘（泛神）只是同一个神灵的两个不同的名字”。在谈到那些不承认有比世界灵魂更高的神（即造物主）的异教徒时，他说：“他们认为整个有形世界也是至高无上的神，因此，很明显，世界的各个部分和成员一定是神的部分和成员”。

这种观念似乎在学识渊博的异教徒中很普遍。杰出的古代学者瓦罗在谈到他所推崇的自然和真正的神学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上帝是世界的灵魂，而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上帝—Deum se

arbitrari esse animam mundi, et hunc ipsum mundum esse Deum”。

他以此解释了瓦莱里乌斯-索兰纳斯的著名诗句：

“全能的朱庇特，regum, erumque, deûmque Progenitor,
Genitrixque deûm, Deus unus et omnis”。

在这些诗句中，全能的朱庇特被描述为国王之父、万物之父、众神之父、众神之母、唯一的神和所有的神。瓦罗将其理解为世界或宇宙。与此相近的是布拉曼人亚尔卡斯（Iarchas）对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的说法：“世界是一种动物；因为它产生万物，具有雌雄同体的性质，同时扮演着父亲和母亲的角色”。奥菲斯的许多诗句也贯穿着同样的观念。读者可以参阅博学的加泰克在他的《马库斯-安东尼注释》（Marcus Antoninus Annotations on Marcus Antoninus）第 145、146 页中收集的古代人关于世界是神的许多其他证据。异教徒如此痴迷于这种观念，以至于因为犹太人不崇拜任何图像，并且双手举目向天，向神灵致敬，他们就得出结论，认为他们把天堂和世界都当成了神。斯特拉波（Strabo）通常是一位严谨而明智的作家，他在赞扬摩西对上帝的宗教感情时说，他肯定“只有这一样东西是上帝，它包含了我们所有人，还有大地和海洋，我们称之为天堂，还有世界，以及整个世界的本质。έν τέτο μόνον θεόν, τὸ περιέχον ἡμᾶς ἅπαντας, καὶ γῆν, καὶ θάλατταν, ὁ καλῶμεν ὑρανὸν, καὶ κόσμον, καὶ τὴν τῶν ὄλων φύσιν.”

但是，没有人比斯多葛派更强烈地主张这种观念了。尤西比乌斯引述阿里乌斯-迪迪莫斯关于斯多葛派的话说：“他们把整个世界及其所有部分都称为神，而这是唯一的。τον νον κόσμον σὺν τοῖς ἑαυτε μέρεσι προσαγορεύει θεόν, τῆτον δε ἕνα μόνον εἶναι”。拉埃提乌斯在《芝诺传》中这样解释斯多葛学派的学说，他们认为“世界是由心灵和天意支配的：这种心灵穿过世界的每一部分，就像我们的灵魂一样，但它并不是对所有部分都起同样的作用，而是对某些部分作用多一些，对某些部分作用少一些。整个世界作为一个有生命、有理性的动物，就像我们的灵魂一样，有它的霸权或主要部分”。虽然他们认为整个有生命的世界都是神，但他们认为世界的灵魂主要作用于其中一个突出的部分，有时他们为了表示突出而称这个部分为神；尽管他们对这个部分是什么没有一致的看法。芝诺（Zeno），正如维勒里乌斯（Velleius）在西塞罗那里告诉我们的那样，说以太就是上帝。根据拉埃提乌斯（Laertius）的说法，克利希斯普斯（Chrysippus）的说法不尽相同，有时说它是“以太”，有时说它是“天”。但根据同一作者的说法，克里安特斯认为它是太阳。这也是西塞罗在他的《学术论》中所观察到的，他在这里得出结论说：“由于智者之间的这种分歧，我们不得不对谁是支配我们的主一无所知，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侍奉太阳还是侍奉以太，”“Zenoni et reliquis ferè Stoicis æther videtur summus deus mente præditus quâ omnia re

gantur. Cleanthes—Solem dominari et rerum potiri putat. Ita cogimur dissensione sapientum dominum nostrum ignorare, quippe qui nesciamus, soli an ætheri serviamus”。普鲁塔克是这样表述斯多葛派的观点的：他们把神的本质定义为一种具有智慧的火热的精神，或者，正如他在其他地方所说的那样，是一种技术—火—π g Texvixò，没有形状或形式，而是随心所欲地变化，并与万物同化——它遍布整个世界，并从它所经过的物质的各种变化中获得各种称谓；世界是神，星星也是神，大地也是神，但尤其是在最高的宇宙中的智慧”。

西塞罗笔下的巴尔布斯从大自然的美丽和秩序出发，用出色的推理证明了神的存在和神的旨意，他严肃地论证说，世界是一种动物，具有智慧，它是快乐的、合理的和智慧的，因此世界就是神。他经常重复并坚持这一点。他还从世界的神性论证到星星的神性。

【因此，奥利指责斯多葛派认为上帝是有肉体的，而且他们不惮于说上帝是可变的，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变化，这并不过分。

Cont. Cels. lib. i. p. 17。他还说，他们无法理解上帝的真正本质，即绝对不可朽坏、单纯、无因和不可分割。】

西塞罗笔下的巴尔布斯认为，他们（星星）是动物，有感觉和智慧。由此，他得出结论，它们应该被算作神。此外，他还从它们的运动轨迹和运动方式的令人钦佩的有序性和恒定性中证明，它

们本身具有理性和理解力，它们被自己的感觉和神性所感动。因此，他们在反对无神论的争论中主张世界的神性，而在证明上帝的存在时，他们又假设上帝是世界的灵魂。因此，他们反对无神论者和伊壁鸠鲁派的推理方式是为了建立他们自己的错误体系，并为神化和崇拜宇宙的各个部分奠定基础。

因此，他们的神学认为，特殊的灵魂是神圣的宇宙灵魂的一部分，可见的肉体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塞内加说：“你为什么不认为，他身上存在着某种神圣的东西，他是上帝的一部分呢？我们所在的这个整体既是一个东西，又是上帝：我们既是他的伙伴或同伴，又是他的肢体。我们既是他的伙伴或同伴，也是他的成员。Totum hoc quó continmur, et unum est et Deus: et socii ejus sumus et membra”。

这也许会被认为是塞内加的奢望。但那位杰出的哲学家伊壁鸠鲁也说过同样的话。在回答“怎样才能使人相信他的每一个行为都在上帝的监督之下？”他主要坚持这一点，即“我们的灵魂与上帝紧密相连，是 $\mu\acute{o}\gamma\iota\alpha$ ”

马库斯-安东尼经常用“整体的本质”来描述上帝。参见 lib. v. s. 10. lib. ix. s. 1 和其他地方。

爱比克泰德补充说：“他难道不能感觉到它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属于

心意的”。他还说：“大自然啊，你的四季所结的果实，都是我所喜悦的。万物由你而生，万物在你里面生存，万物归于你”。他在这里和其他地方所说的“世界”，特别是指世界的灵魂，斯多葛派把它作为主要的支配部分。圣奥古斯丁在提到瓦罗认为世界是神的观点后，又通过解释瓦罗本人的观点补充道：“正如一个智者虽然由身体和灵魂组成，但他的智慧来自于他的灵魂，所以虽然世界由身体和灵魂组成，但它的智慧来自于它的灵魂，所以它被称为神。Sicut hominem sapientem, cum sit ex corpore et animo, tamen ab animo dici sapientem ita mundum dici Deum ab animo, cum sit ex animo et corpore”。拉坦修斯对这些哲学家的指责无疑是非常公正的。他们在“自然”的名义下，包含了完全不同的事物，上帝和世界，工匠和他的作品；他们说，没有另一个，一个什么也做不了：就好像自然是上帝和世界混在一起；因为有时它们把它们混为一谈，把上帝说成是世界的灵魂，把世界说成是上帝的躯体、“*mos et libatos habemus*”，*De Divinat. lib. i. cap. 49*。贺拉斯在称灵魂为“*divinae particulam aurae*”时就是指这一点。维吉尔在他的《格奥尔格》*Lib. iv. vers. 220, et seq. 724* 节等；柏拉图有几个段落似乎看起来也是这样的，正如《摩西的神圣使命》的博学作者所揭示的那样；但也必须承认，在他的作品中还有其他段落有相反的表象。

如果这种荒谬的哲学方式是最糟糕的，那倒还好。但是，除了给斯多葛学派的一些奢侈的飞跃提供了机会，这些飞跃与依附的生

物是如此不相称，就好像它们本身具有神性和充足性，使它们在几个方面与上帝平等；这种观念被用来支持异教徒的偶像崇拜，因此对宗教的利益造成了最有害的后果。如前所述，根据这一原则，他们把世界的各个部分和自然界的事物神化，并把它们当作神或神的一部分来崇拜。西塞罗在他的《学术论》中这样描述斯多葛派的情感：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有智慧的，它有思想或灵魂，它通过这种思想或灵魂形成或创造了它和它自己，并命令、移动和管理着万物：太阳、月亮、所有的星星、大地和海洋都是神；因为某种动物性的智慧遍布万物并贯穿万物。Hunc mundum esse sapientem, habere mentem, quâ et se et ipsum fabricata sit, et omnia moderetur, moveat, regat, erit persuasum etiam solem, lunam, stellas omnes, terram, mare, Deos esse: quod quædam animalis intelligentia per omnia permeat et transeat”。同样，伟大而博学的瓦罗明确表示，“世界的灵魂及其各个部分才是真正的神灵”，并将此视为那些拥有“神”的人的情感最公正的观念，并熟知学问的秘密。

【这种“上帝创造了自己”的说法虽然非常不恰当和荒谬，但不仅斯多葛派使用过，柏拉图和其他哲学家也使用过。】

瓦罗 (Varro) 说：“古时的神是模拟的，是有徽章的，是有装饰的；’quæ, cum oculis animadvertissent hi qui adissent doctrinæ mysteria, possent animam mundi ac partes ejus, id

est, veros Deos, animo videre”。由此看来，这些哲学家的唯一神其实是神的集合体。他们所恳求的神的统一性就是世界的统一性，而世界是由无数部分组成的：因此，证明只有一个神的伟大的斯多葛式论证就是：世界只有一个；但这一个神性被倍增为许多神，就像世界有许多部分一样，它们都由‘同一个普遍的灵魂’所驱动，都是唯一的神的一部分。因此，这种神学或哲学为崇拜世界的各个部分以及世界各部分的力量和美德(即多神主义)提供了借口，并冠以大众神灵的名义。因此，他们非但没有消除大众的迷信和多神教，反而巩固和建立了这种迷信和多神教，正如普鲁塔克指责斯多葛派的那样，用神来充斥空气、天空、大地和海洋。

甚至在基督教将其有益的光芒传播到世界各地之后，一些最杰出的异教徒哲学家也利用这一概念为异教徒的多神论辩护。著名的普罗提诺在谈到世界的灵魂时说，“通过这个，”[即通过它的灵魂]“世界是 $\delta \iota \alpha \tau \alpha \upsilon \tau \eta \nu \acute{o} \kappa \acute{o} \sigma \mu \acute{o} \varsigma \tilde{\omega} \delta \epsilon \theta \epsilon \acute{o} \varsigma, \acute{\iota} \sigma \iota \delta \epsilon \kappa \alpha \iota \eta \lambda \iota \omicron \varsigma \theta \epsilon \acute{o} \varsigma,$ coloros, và và ở nơ i ă n gơ i”。

【因此，圣奥斯汀在谈到所谓的 *Dii majorum Gentium*、朱庇特、朱诺、土星、海王星、谷神星、灶神星等时指出，“瓦罗试图将它们应用于世界的元素和部分。De Civ. De Civ. Dei, lib. 5.】

普罗克洛斯要证明的是，不仅恒星是有生命的，所有其他亚月体

或元素也是有生命的。他说，“如果世界是一个快乐的神，那么它的任何部分都不是无神的，也不是没有天意的”。

关于后世的柏拉图派和毕达哥拉斯派，博学的库德沃斯博士提出了一个公正的看法，即“在他们的哲学中，他们有意为他们的多神教和生物崇拜，即他们的宇宙崇拜、星象崇拜和神灵崇拜奠定了基础”。《他们对世界、星辰和神灵的偶像崇拜》。第 598 页。他还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异教徒普遍崇拜宇宙，或崇拜世界，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他们不是把世界当作死的无生命的东西来崇拜，而是把它当作上帝的身体，或当作上帝的庙宇或形象来崇拜”。但他指出，“他们的崇拜都不只是停留在可感的或可见的东西上，而是停留在那伟大的思想或灵魂上，它以理解的方式构筑并管理着整个世界。同上，第 538、539 页。关于那些认为上帝是世界灵魂的人，他曾说过，他们崇拜世界的各个部分和肢体，不是把它们本身当作许多神来崇拜，而是把它们当作一个神的各个部分，或者把它们当作神的能力和美德，把它们当作在整体中构成一个神的部分，而这个神又可以在各个部分方面受到崇拜（即多神主义）。为了同样的目的，他还在其他地方告诉我们，“这些人格化和神化的自然之物，其本身并没有被聪明的异教徒（他们不承认无生命之物为神）正确和直接地崇拜，以至于他们的崇拜最终在它们身上终止；而只是相对于至高无上的神而言，或者至多是以一种与神共谋的方式，它们是神的影响和形象；与其说它们本身受到崇拜，不如说神在它们身上受到崇拜”。同上，

第 515 页。这是最可信的说法，也是古往今来为偶像崇拜辩护的最有才智、最文雅的人所使用的借口：然而，如果这个借口有任何效力的话，它还可以用来为打着在自然界中崇拜上帝的幌子而对自然界中的万物进行宗教崇拜的行为辩护。这里说，他们对自然界万物的崇拜，最多只是“以一种与上帝同在的方式”，“因为它们是上帝的果实和形象”，但这又何尝不是说，在他们的崇拜中，他们把受造物与造物主混为一谈？因此，他们达到了奢侈的程度，正如博士所说，“以上帝之名称呼万物，以万物之名称呼上帝”。这位优秀的作家本人，虽然有时似乎愿意为异教徒的偶像崇拜申辩，但还是对其进行了公正的谴责：异教徒不是按照上帝奇异而不可沟通、无与伦比而不可理解的本性来崇拜他，而是把创造物和神混为一谈。

【不过，我们要注意的，他们是这样解释这件事的，即上帝的这几个部分各自都被视为许多特殊的神灵或不同的神灵和女神来崇拜，博学的博士自己有时也承认这一点。】

用个人的名字来崇拜上帝的各种恩赐和果实，这本身就是一件荒谬的事情，而且当事物本身被冠以这些名字时，也可能证明是无神论的一个巨大入口；就好像自然界的美好事物是唯一的神灵一样。把肉体世界当作唯一的至高神来崇拜，把肉体世界的各个部分当作神的肢体来崇拜，这显然是把神和受造物混为一谈，而不是把神当作造物主，按照他的独立本性来崇拜。

第 XIV 章.

古代最伟大、最优秀的异教哲学家一般都以多神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不是引导人们去信奉唯一的真神，而是谈论多个神灵，甚至在他们最严肃的论述中也是如此。他们把那些本应属于至高无上的神的作为（即各种受造物）归于神（即把受造物当作神本身），并指示人们向他们（受造物）履行那些本应属于至高无上者的职责（即把受造物当作造物主敬拜）。

关于古代的异教哲学家，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这说明他们在使人们正确认识上帝和宗教，并使他们摆脱迷信和偶像崇拜方面是多么的不恰当，——那就是他们一般都陷入了多神论的俗语之中，对神的谈论和对人的谈论一样多，甚至在他们最严肃的论述中也是如此。他们不主张崇拜唯一的真神，也不努力让人们保持一种真神与其他一切生命之间存在着无限距离的意识，而是向人们推荐了多个神灵，并赋予了这些各个神灵独有的属性和荣誉。在著名的法律序言（*proemium or preface to his laws*）中，哲学家从宇宙万物的有序布局中论证了神力、智慧和良善的证据，但他并没有引导人们承认唯一真正的至高神，而是承认有多个神。参见上文引述的段落，第 2d 章，第 76 页，我现在补充一点，他接着敦促人们将“铭记诸神，铭记他们的真实存在，铭记他们对不义之人的审判”作为自己的职责。

出于同样的目的，毕达哥拉斯派的著名学者阿基塔斯在斯托贝乌斯保存的他的著作《De Lege》的片段中这样表述自己的观点：“宪法的第一条法律应该是为了支持与诸神灵、公爵和我们的父母有关的东西”。学识渊博的格洛斯特主教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同样，如果我们相信古代的话，他们所有的民事制度都有前言；在谈到立法者时，其惯用语是 $\delta \iota \alpha \kappa \acute{o} \sigma \mu \epsilon \iota \tau \acute{\eta} \nu \text{ πολιτείαν} \alpha \pi \omicron \theta \epsilon \acute{\omega} \nu \text{ ἐγχόμενος}$ ”。

关于古代哲学家中的佼佼者苏格拉底，我们已经注意到，在他与亚里士多德摩斯和欧提希德摩斯的那些精彩论述中，他特别论述了宗教和神灵，他一直把神和众神混为一谈，把它们说成是人类身体和我们所享受的一切美好事物的始作俑者。西塞罗笔下的维莱乌斯指责色诺芬介绍苏格拉底时先说一神，后说多神，大概指的就是这一点。“*Modo unum, tum autem plures deos (c)*”。苏格拉底在谈到他所说的不成文法时，认为这些法律在所有地方都以同样的方式得到遵守，而且他认为这些法律不是人类制定的，因为所有的人都没有同一种语言，也不可能聚集在一起商讨和颁布这些法律，而是众神自己赐予人类的，苏格拉底首先提到，这是所有的人都接受的普遍法则，“*rus Deès esbu-to worship the*”
“*rús osbu-to gods*”。仿佛这是自然法则，所有人都必须遵守。

人类崇拜的不是一个神，而是多个神。色诺芬在赞美苏格拉底时

提到，“一般人都认为，有些事情神知道，有些事情神不知道，而苏格拉底却认为，神知道所有的事情，无论是说的事情，还是做的事情，甚至是暗中商议的事情：他们无处不在，就人类的一切事务向人们发出暗示”。这句话如果用在唯一的真神身上是很高尚的，但如果用在多神身上，就会误导人们，使他们信奉多神教，就好像有许多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灵一样。拉埃提乌斯（Laertius）提到的泰勒斯（Thales）的一句名言也有同样的意思：“有人问他，一个人的不义之举能否逃过众神的法眼？”他回答说，“不能，在他的思想中不能。”

柏拉图在他的第十部律法书中声称要论证神的存在，反对无神论者。他所要证明的与无神论相对立的观点并不是只有一个神，而是有许多神。在该书的开头，他介绍他的一位对话者说：“要证明神的存在是很容易的：地球、太阳、星星、宇宙以及井然有序的各种季节都证明了这一点；希腊人和野蛮人也同意这一点，他们一致认为有神”。同样，当他在第十部律法书中论证“天意”时，他所要证明的是，神会照顾人类和他们的事务，即使是小事也不会忽略。在他的《律法集》（Epinomis）或续篇中，他将此作为一项原则： $\sigma \epsilon \omega \varsigma \epsilon \iota \sigma \iota \theta \epsilon \omicron \iota \epsilon \pi \iota \mu \epsilon \lambda \omicron \mu \epsilon \nu \omicron \iota \pi \acute{\alpha} \nu \tau \omega \nu$ οριξεων xj pzzάλωρ。“神是存在的，并掌管着万事万物，无论大小”。在他关于这一主题的整个论证中，他所主张的是诸神的天意，甚至是法律所指定的诸神的天意。

西塞罗有许多关于神灵和天意存在的高尚论述。但这些段落往往不是在引导人们承认唯一的至高神，而是在引导人们承认神的多元性。在本著作的第二章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我现在补充一点，当他谈到各国的同意时，他似乎像柏拉图在他之前所做的那样，不是让人们相信万物只有一个最高的原因和创造者，而是让人们相信有多个神或神力。他说，“让我们相信有神是一个强有力的论据，没有一个民族如此狂野和野蛮，没有一个人如此粗鲁和未开化，以至于他们的头脑中不存在有神观点。许多人对神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所有人都认为有一种神力和神性”。

【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虽然这里假定所有人都相信有一种神性和神力，但许多人却想象这种神性和神力存在于众多神灵之中。】

西塞罗还说，“在每一件事情上，所有国家的同意都应被视为自然法则。这就是所谓的‘万物皆有灵’，‘万物皆有神性’”。他又说，“这是对‘神性’和‘自然’的解释”。他还说，“诸神的存在就像刻在所有人的脑海中一样。他们是什么，没有人说得清，但他们是存在的，没有人否认。Omnibus innatum est, et animo quasi insculptum, esse deos; quales sint varium est; esse nemo negat”。科塔认为，除了那些非常不虔诚的人之外，所有的人都同意有神存在。“Quod inter omnes, nisi admodum impios, convenit, mihi quidem ex animo exuri non potest, esse deos”。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的段落，其中敦促各国同意证明有神存在。

同样的结论也可以从宇宙的本质和秩序以及其他通常用来证明有神论的论据中得出。斯多葛派的巴尔布斯在西塞罗的第二部著作《自然神论》（*De naturâ Deorum*）中提到了其中的一些论据，他说：“考虑到这些论据的人将被迫得出结论：神是存在的。”

塞内加在其第 117 封书信的开头也有一段引人注目的论述。“*Apud nos veritatis argumentum est aliquid omnibus videri: tanquàm deos esse inter alia sic colligimus, quod omnibus de Diis opinio insita est, neo ulla gens usquàm est adeo extra leges moreresque projecta, ut non aliquos deos credat, Hæc et innumerabilia ex eodem genere qui videat, nonne cogitur profiteri deos esse?*”他在该书的其他几处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因此，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他们反对无神论的争论就是为了支持和维护公众的多神论，与其说是为了证明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不如说是为了证明有许多神；所有的神都是值得尊敬和崇拜的。当巴尔布斯试图证明世界是由天意支配的时候，他做得非常好，他想证明的是，世界是由众神的天意管理和支配的。“*Deorum providentiâ mundum administrari*”。又说，世界及其所有部分都是在起初构成的，并且在任何时候都是由诸神的天意来管理和支配的。“*Dico igitur providentiâ deorum, mundum et omnes mundi partes, et initio constitutas esse, et omni tempore administrari*”。出于同样的目的，西塞罗在他的第一部法律著作中指出，“所有自然界都由不朽之神的力量、理性、权威、思想、

神性所支配—*Deorum immortalium, vi, ratione, potestate, mente, numine naturam omnem regi*”。在他的第二部法律书中，他将其规定为一项原则，即“公民首先应该被说服，诸神是万物的主宰和命令者，世间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由他们的神力和权威来完成和指导的：他们应该对整个人类给予高度评价，并认真检查每个人的为人、做事。”

他说，“他们会考虑到一个人有哪些秘密的缺点，他在宗教活动中表现出怎样的思想倾向和虔诚程度；他们会考虑到好人和坏人。因为，”他说，“熏陶了这些情感的心灵不会偏离这种既有益又真实的思维方式太远。*His enim rebus imbuta mentes haud sanè abhorrebunt ab utili ac verâ sententiâ*”。除此以外，还可以补充西塞罗第二部著作《诸神的本质》中巴尔布斯的一段精彩论述，如果他将这段论述应用于对唯一真神的崇拜，那么这段论述将是令人钦佩的。他说：“对诸神最好的崇拜，同时也是最贞洁、最神圣、最充满虔诚的崇拜，就是我们应该用纯洁、正直、廉洁的心灵和声音向他们表示应有的敬意”。这是古代异教哲学家中最聪明、最优秀者的语言。他们一般不只谈论一个神，而是谈论众神；如果他们有时用单数提到神，如西塞罗所说的“*aliquis effector aut moderator tanti operis*”，他们对神的归属并不比其他时候对众神的归属多；就好像有许多人与神共享神性，与神一起“主宰一切和一切”。

他们所称的诸神*moderatores*—万物的主宰和管理者：——据此，他们通常会胡乱谈论上帝和诸神；这往往会鼓励和证实人们的偶像崇拜和多神教。诚然，在基督教散发出它的光辉之后，唯一至高神的概念为更多的异教徒所熟知，甚至许多庸俗的人也更加认识到多神论的虚荣。哲学家们也比以前更清楚、更全面地宣称了唯一的至高神。然而，他们的表达方式仍然倾向于维护和保持他们祖先遗留下来的普遍的多神教和偶像崇拜。在此，我要特别提到两位非常杰出的哲学家，他们都是在基督教在世界上取得一定进展之后才兴盛起来的，他们是伊壁鸠鲁和马库斯-安东尼。

我将从伊壁鸠鲁说起。他经常在单数中使用“神”这个词，但又经常陷入多神论的表达方式。他在《*Enchiridion*》中说：“请放心，对诸神虔诚的基本特性是对他们形成正确的看法，认为他们以善良和正义存在并管理着宇宙。把自己固定在服从他们的这个决心上，在任何事情上都心甘情愿地跟随他们，就像最完美的理解力所产生的那样：因为这样你就永远不会发现神灵的错误，也不会指责他们忽视你”。在这里，他把真正的虔诚归结为对神灵的正确理解，并把众神描绘成以最完美的理解、正义和善良来治理世界。与此相比，他的《论文集》中有一段话令人钦佩。“哲学家们说，我们首先要知道有一个神，他的天意指引着一切；不仅我们的行为，甚至我们的思想和情感都不可能瞒过他。其次，我们要知道神是什么，因为知道神是什么样的人，他就必须竭尽全力去取悦和服从神。言行举止都要效法神”。在这里，“上帝”和“

神灵“这两个词被滥用。首先要知道神是谁，其次要知道神是什么，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课。但伊壁鸠鲁是这样表述的：我们首先要知道神是什么，或者说有一个神，其次才是神是谁。他认为，一个人的言行举止都应该模仿神，这是一种责任。关于神，他也是这样说的。”天神是这样的，因此要想取悦和服从天神，我们就必须竭尽全力成为这样的人”。他说上帝通过他的天意指挥着整个世界：在上面引自《恩奇里迪翁》的那段话中，他曾以更强烈的措辞说过关于诸神的同样的话。他在这里同样指出，没有什么能瞒得过上帝，他在其他地方也对众神做出了同样的声称。他说：“众神不是在每个地方都保持着同样的距离吗？他们不是在每个地方都能看到正在做的事情吗？”在谈到欲望和厌恶时，他说：“把它们交给朱庇特和其他诸神：把你自己交给他们。让这些来管理”。他的《论文集》第一卷第十三章的标题和目的是要说明如何做每一件事都能得到神灵的认可：他在那里谈到神灵的律法是人们必须遵守的。当他提到苏格拉底的名言时，他在一处是这样说的：“如果神喜欢，那就这样吧；”他认为理智是神赐予人的。在谈到一个人战胜了自己的劣根性、谩骂和庸俗，养成了良好的习惯时，他补充说：“这些东西是你从自己和神灵那里得到的”。本书第四章。4. S. 6.

接下来，我将引述那位杰出的皇帝和哲学家马库斯-安东尼的几句话。他说：“如果没有神，或者神不关心人类事务，我为什么要生活在一个没有神、没有天意的世界上呢？但神无疑是存在的，而

且他们关注人类的事务”。他在这里断言的确定无疑的事情是：有神，他所说的天意就是神的天意。他给出了一个重要的建议：“凡事都要祈求神灵—iq' añarı dièç iwıxanü”，对此加泰克观察到，如果将异教徒的多神论与之分开，这是一个虔诚的建议。“Pium monitum, si ethnicismi odtia resecetur”。安东尼的《沉思录》中的许多其他段落也有同样的论述。在他的第一部著作的结尾，他表达了对诸神的感激之情，感谢教育带来的益处，感谢好朋友、好导师、好父母、好品性，感谢自己免受诱惑，并被置于有利的环境中以获得进步。他将这些归功于诸神的仁慈或恩惠，即 Divivroia。在第九部书的第 40 节中，他引导人们向神灵祈祷，因为神灵有能力让我们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在书中提到，诸神会给予我们帮助，即使是他们让我们自己去做的事情。他在这里所说的一切，如果用在唯一的真神身上，都是令人钦佩的。这段话以及其他类似的段落，特别是他在刚才提到的段落中为他所得到的好处而表示感谢，都被用来证明“这位皇帝显然依赖于上帝的圣化影响；他以最谦卑和最淳朴的心承认，他将他所喜悦或满足的所有美德性情都归功于上帝在他的天意中对他的预备性恩典”。因此，基督教作家很容易将他们自己从《圣经》中得来的对事物的看法应用到异教哲学家的著作中。但安东尼在这里提到的段落中并没有提到唯一至高无上的神。祈求帮助、赞美和感谢所得到的好处，不是向上帝，而是向诸神。（众）神灵被当作人们信任和依赖的对象，人们被引导着对他们寄予只有上帝才有的信任。

这使得他（安东尼）所传达的宗教诫命和义务与《圣经》中规定的诫命和义务有了非常显著的区别。

【在此，我们不妨指出，基督教作家在引用异教作家的作品时，引用与神有关的段落来证明异教徒承认基督教意义上的神的统治和属性，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我以前曾有机会提到过一位杰出的神学家，他曾试图证明，在没有启示和传统的帮助下，仅凭他们自己无助的理性之光，异教徒“就有一种知识和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存在着一位本源的、永恒的、至高无上的、智慧的存在，他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管理者，他善良、可寻求、惩罚罪恶、奖赏美德，他们认为崇拜他、向他祈祷、赞美他是他们的责任；他们称这个存在为上帝”。他（基督教申辩士）试图通过异教徒作家的明证来清楚地证明这一命题的各个部分。这些证据大多与博学的库德沃思博士所提供的相同，其中最重要的证据将在本著作中讨论。如果我们允许其中一些人谈论唯一的真神（正如我所指出的，关于真神的知识从一开始就已经传播开来，尽管后来发生了惊人的败坏和堕落），那么仍然需要证明的是（如果想要证明自然宗教是充足的、而不需要启示宗教的话），他们仅仅是从自己的理性研究中得出了这一结论，而没有从启示或传统中得到任何帮助。我们博学的作者（想要证明自然宗教充足性的人）强烈断言这一点，但却没有证明。不过，我现在要指出的是，在证明上述命题的几个部分时，他（自然宗教申辩士）胡乱引用了一些谈到上帝和众神的段落。因此，为了证明他们认为神是无所不知和无所不

能的，他引用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经文，经文中说，诸神看到并知道所有的事情，而且他们有能力做任何能做的事情。为了说明他们相信神管理世界，接下来的段落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他（自然宗教申辩士）认为，“如果我们承认上帝是一个有智慧的存在，我们就必须承认，他指挥和管理着万物”。他说，“西塞罗说得很好，如果我们承认上帝是有智慧的存在，我们就必须承认他指引和管理万物”。然而，西塞罗在这段话中，正如他自己引用的那样，说的不是单数的上帝，而是众神。“*Si concedimus intelligentes esse deos, concedimus etiam providentes, et rerum quidèmaximarum*”。*De nat. lib.* 当他（自然宗教申辩士）要证明其命题的一部分，即他们相信唯一的神、世界的创造者和管理者是善良的、可寻求的、恶行的惩罚者和美德的奖赏者时，他拿出了一些段落来证明，“异教徒相信神是可寻求的；但无论神被认为是如何可寻求的，他们（众神）都被看作是邪恶的复仇者和善行的奖赏者”。同样，当他（自然宗教申辩士）要说明异教徒坚持认为神应该被崇拜时，他是这样表述的：“他们对神所坚持的情感必然会引导人们对他们进行适当的崇拜，进行祈祷、赞美、感恩，并服从他们的意志；这种效果已经产生；这些义务被认为是应该的”。因此，他提到的大部分经文都与对（众神）神灵的崇拜有关。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注意到，当他提出要证明异教徒对唯一真神的属性有所了解和信服时，他提出的大多数证据都与唯一的至高神无关，而是与众神有关；这说明，虽然唯一神的观念

在异教徒中并没有完全消失，但一般都与众多偶像神相混淆，他们对这些偶像神应用了唯一至高神应有的特殊属性和崇拜：朱庇特被他们庸俗地视为至高无上的神，博士引用的一些经文也直接提到了他，但他实际上不过是他们偶像神中的首领。甚至在哲学家们中间，上帝和世界也经常被混为一谈，被认为是（同）一个神（即，世界就是神，神就是世界）。

“善待所有人，顺从诸神”。在另一段同样的文字中，他表示，在生命延续的过程中，“崇拜、赞美或颂扬神灵，*9ès ośbew xai sv¶nusov*，并与人为善”是我们的职责。他还说，“要热爱人类，”“要顺从诸神”。服从上帝，与人为善，这无疑是对我们职责的崇高概括。可惜的是，如此美好的箴言和情操，却因为适用于众多的神灵而被削弱和贬低了！因为我们必须服从的这些神是谁呢？或者说，我们要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他们？这让人思想陷入令人困惑的不确定性之中，并助长了多神论。

安东尼以众神为榜样，敦促人们保持温顺。他说：“众神对人温和忍耐，甚至帮助他们追求某些东西，如健康、财富和荣耀。他们如此仁慈！你也可以这样”。他还在其他地方声称“诸神在漫长的永恒中忍受着邪恶的世界”。

他经常把众神描绘成万物的起因和命令者。他说：“有什么事情降临到我头上吗？”“我接受它，把它归因于（众神）神灵，神灵是

万物的源泉，万物都是由神灵按固定的系列安排的”。加泰克在对这段话的注释中，引用了多处经文来说明，虔诚的人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会将其归于神。

但是《圣经》在这方面的教义与安东尼的教义的区别在于，《圣经》教导我们称上帝为最高主宰，而安东尼则称诸神为最高主宰。在他（安东尼）的第十卷第一节的开头，他给出了很好的建议，让我们对自己所处的状态感到满意——无论它是什么——并在任何情况下都感到高兴。他说：“你要说服自己，你拥有一切：你的一切都对，都很好，都是（众）神赐给你的。他们愿意给你的，以及他们为了完美动物的安全而将要给你的，都将对你有益无害”。在这里，他说万事万物都是从诸神那里降临到我们身上的；他们愿意给予或指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并表示他们为了宇宙的安全而安排万事万物，他在这里称宇宙为最完美的动物，并用神性应有的特征来描述，“善良、公正、公平、万物的父母、支持者、容器、万物的环绕者”。

他还有其他几段话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他说：“至于发生的事情，在大自然的普通过程中，诸神是不应该受到责备的：他们从来不会心甘情愿地或不情愿地做错事”。他还把“朴素地追随神灵”作为正义之人的特征。有人问：“你在哪里见过神灵？或者说，你从哪里确信他们的存在，从而对他们顶礼膜拜？”他回答说：“首先他们是可见的，甚至是肉眼可见的”。这可能与天体有关，斯多葛

派将天体视为神灵。他还说：“我看不见自己的灵魂，但我敬畏它：因此，当我不断体验到神的力量时，我既确信他们的存在，又崇拜他们”。如果把这句话用在唯一的真神身上，那么它的论证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真神的力量虽然肉眼看不见，但却遍及宇宙的每一个角落，他（造物主）不断地出现在所有受造物的面前。但如果把它用在众神身上，就好像我们同样确信有多个神灵存在，而且他们无处不在，这就破坏了推理的力量和高尚情操的美感。

【晚近有一位巧妙的作者，他对异教徒及其宗教的辩解很深，他注意到皇帝马库斯-安东尼（Marcus Antoninus）经常用复数来称呼神灵，他告诫读者不要对此感到惊讶，因为“异教徒和希伯来人都有这种说法”。他在这里暗示，在希伯来人和异教徒中，用复数谈论神灵是同样常见的。这是一个奇怪的例子，说明偏见的力量在支持一个喜欢的假设时是多么强大。我认为，任何比较过犹太人和异教徒著作的人都会发现，事实恰恰相反。至于异教徒，在他们的历史、诗歌、哲学和道德著作中，到处都出现了神的多重性，并贯穿了他们的整个宗教和法律。但犹太教伟大而基本的原则是，只有一个神，即宇宙的创造者和管理者，只有他才值得崇拜和敬仰，这是犹太教律法明文规定的，也出现在他们所有的著作中，包括历史、诗歌、道德和虔诚的信仰。而对异教徒的众多神灵，（圣经教导）人们则（应当）表示蔑视和憎恶。】

著名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也是在《福音书》（圣经新约）

问世后才崭露头角的，他经常使用同样的表达方式。我只想提一段。这是在他的《致阿波罗尼乌斯的安慰》中。他说：“我们并不是来到生命中，好像我们可以随意规定和制定有关生命的法律，而是必须服从管理宇宙的诸神所指定的事情，必须服从命运和天意的安排。 —πεισόμενοι τοῖς διατεταγμένοις ὑπὸ τῶν τὰ ὅλα πρυτανευόντων θεῶν, καὶ τοῖς ἐμαρέμνης καὶ προνίας θέσμοις。”

【我认为，无论谁公正地看待从一些最杰出的异教哲学家那里摘录的段落，都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最严肃的论述中表现事物的方式，自然而然地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唯一至高无上的神身上移开，而把他们引向多元的神。许多人都对斯多葛学派戒律中蕴含的虔诚赞叹不已。】

【只要读一读圣经的描述，“神”几乎总是与单数动词连用；因此，在《新约》中总是用单数一词表示，即“神”；在新约谈到异教徒的多神教时，有时确实会提到神，但那是为了谴责它。因此，圣保罗说：“我们知道只有一位神。因为虽然有被称为神的，无论是在天上的，还是在地上的（因为有许多神，有许多主）”，在这里，他似乎明显指的是异教的多神论；——“但对我们来说，只有一位父神，万物是他造的，我们也在他里面；只有一位主耶稣基督，万物是靠他造的，我们也靠他造”。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 4、5、6 节。】

加泰克在其出色的拉丁文译本和《安东尼沉思录》注释的序言或初步论述中，乍一看很容易将其视为《圣经》中规定的对神的主要职责的总结。但它们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圣经》要求我们对唯一真神履行的义务，他们（异教徒哲学家们）却指示我们对诸神履行，从而损害和败坏了最崇高的情感，并通过他们自己承认是我们（对于诸神的）义务中最重要的部分来散布混乱。事实上，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似乎十分混乱。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他们所说的神指的是在不同的名称和表现形式下的唯一的神：——这是一个有时被用来为异教徒的多神论涂上一层似是而非的色彩的概念。但是，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前面提到的经文，就会发现在大多数经文中，这种声称是不能被承认的，众神被明确地说成是不同的真正存在的神灵。在格拉斯哥译本对安东尼那段话的注释中，安东尼说：“太阳是为某种职务而形成的，其他神灵也是如此。”注释中指出：“异教徒哲学家中较好的教派，除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原初神之外，还在宇宙的某些部分设想了大量的高级生命，他们被赋予了极大的管理权力，异教徒称这些高级生命为神灵，基督徒称他们为天使”。没有什么比哲学家们把与圣经教导我们的观念不一致的事物归于神明更清楚的了。

而这些（我们应有的敬拜，与神的属性）都是属于唯一真神的。——在上面提到的几段经文中，众神被描绘成宇宙的原因和管理者，他们命令和引导万物，将他们的力量和天意延伸到每一件事，

最小的和最大的，他们无处不在，知道所有的事情，不仅知道人们的所有行为，甚至知道他们最隐秘的想法、他们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源泉，是一切事件的主宰者，我们对他们有最绝对的服从、顺从，我们必须永远接受他们的命定，因为他们永远不会做错事，他们以最完美的理解、正义和善良管理着一切：我们有责任崇拜和敬仰他们；我们必须向他们祈祷，最虔诚、最感激地赞美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件好事；我们必须将所有事情都归于他们和他们的意志，必须对他们寄予我们的信心和信任。

因此，博学的库德沃思博士对诗人的指责，也可以公正地适用于最著名的哲学家。“他们使异教徒的神学显得贵族化——他们不加区分地笼统谈论诸神，并将整个世界的管理权归于他们共同所有，就好像世界是由一个共同的会议和诸神的共和国管理和执行的，在这个会议和共和国里，万事万物都是确定的。

巴尔布斯在西塞罗的《众神的本质》第二卷中断言，“世界由众神会议管理”。Cap. 29. p. 177. 29. p. 177. 为了同样的目的，他把众神描绘成通过一种民间联盟结合在一起，像一个共同的城市或共和国一样管理着世界。”*Inter se quasi civili conciliatione et societate conjunctos, unum mundum ut commu*”，就好像他们的朱庇特或至高神在他们中间的地位并不亚于上议院或下议院的议长或委员会的主席。同一位博学的作者承

此外，哲学家们对异教徒摆脱多神教和偶像崇拜的期望是多么渺茫。他们让人们向祭司管理的神谕求教。这一点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斯多葛派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他们中间，遵从本国的宗教是每个智者和好人的义务，这是一条普遍的格言。他们不仅按照既定的仪式崇拜各自国家的神灵，并劝诫其他人也这样做，而且当他们自己成为立法者，制定法律计划和政府的最佳形式时，他们建议建立的宗教不是崇拜唯一的真神，而是多神教。

除了伊壁鸠鲁派和其他否认天意的人之外，哲学家们一般都鼓励占卜和神谕，这是他们支持民间偶像崇拜和迷信的另一个例子。苏格拉底本人在这方面就非常突出。色诺芬提到他公开使用占卜，以此证明他的虔诚；在谈到那些认为神灵通过鸟类、预兆、预言和祭祀来向人示意的人时，他说，苏格拉底也是这样认为的。他经常建议人们遵循神谕的指引，尤其是在宗教问题上。

【苏格拉底建议那些想知道人类智慧所不能及的事情的人去占卜。因为他应该知道并观察众神用什么方式向人类传达信息，这样他就不会缺少众神的建议和指引。Xen. Memorab. 7. s. 10. 这表明他意识到，在神的事务上，人非常需要来自上层的指示。还有其他一些段落。但令人感到羞愧的是，以他的聪明才智，竟然派人去进行当时所谓的占卜和神谕来了解天意。】

苏格拉底所提倡的，最重要的是对德尔斐神谕的崇敬。色诺芬注意到，当有人向毕达神谕询问他们在祭祀、祖先的宗教信仰或任何类似的事情上应该怎么做时，神谕总是回答他们，如果他们按照各自城市的法律来做这些事情，他们就会虔诚地行事；他告诉我们，苏格拉底在与神有关的事情上，*ῥὰ πᾶσι θεοῖσι δεικνύμενος*，言行都符合神谕的指示：他自己是这样做的，也劝告别人这样做：他认为那些不这样做的人是虚荣和迷信的人，是无礼地忙碌的人，或者是插手不属于他们的事情的人。在前面提到的他与欧提德摩斯的精彩对话中，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当这个年轻人忧心忡忡地表示，他不知道如何向诸神回报从他们那里得到的许多好处时，苏格拉底让他不要因此而气馁：他说：“因为，你看到德尔斐的神，当有人问他，如何做才能为诸神所接受时，他回答说，按照城市的法律——*νόμῳ πόλεως*——崇拜他们”。他（苏格拉底）对虔诚和虔诚之人的描述与此不谋而合。在指出虔诚是最优秀、最美好的事物之后，他描述虔诚的人是敬神的人：但任何人按照自己的想法（私自地）敬神都是不合法的。敬神是有律法可循的。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按照律法敬神的人，就是正确地敬神的人；而正确地敬神的人，才是真正虔诚的人。这就是色诺芬所记载的苏格拉底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内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苏格拉底认为真正虔诚的人必须敬神，而且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和仪式敬神。在阿提卡的法律中，这就是其中之一：“让雅典人的法律永远神圣不可侵犯，永远按照本国的习俗，在公开场合向诸神和本地英雄致以应有的敬意，并尽可能真诚地私下献上初熟的果实和周

年蛋糕”。前面已经说明，每个雅典公民都必须庄严宣誓遵守本国的宗教。

如果像有些人所做的那样，认为苏格拉底试图让人们脱离公共宗教或对大众神灵的崇拜，那就大错特错了。达西埃在《苏格拉底的申辩》的导言中说，“苏格拉底通过揭露雅典人神学中充斥的寓言的荒谬性，抨击了他们的迷信和众神的多元性，并通过这种方式努力使他们认识唯一的真神”。——诚然，苏格拉底不赞成某些（神话）诗歌寓言的字面意义，这在雅典人的心中引起了对他的偏见；——但他认为这些寓言包含着隐藏的、神秘的意思；诗人以及占卜者和神谕传达者都受到神的启示。这一点从上文第六章的段落中可以看出。他从不劝阻人们崇拜法律指定的神灵。阿尼图斯和梅利图斯对他的指控是，他不相信城里人信奉的那些神，还引入了其他新神。针对这一指控，色诺芬热情地为他辩护，指出他公开祭神，经常在家里，也经常在城里的公共祭坛上。苏格拉底自己在向法官申辩时也说，他不知道梅利图斯是怎么知道他不把他们当作城里人所认为的（众）神的，因为许多人都看到他在公共节日和公共祭坛上献祭；如果梅利图斯本人愿意，他也可能看到他献祭。他求助于阿波罗的神谕为自己辩护，他对阿波罗充满了崇敬之情。在狱中，他为阿波罗谱写了一首赞美诗，这是他临死前对朋友们说的最后一段话。

关于苏格拉底的论述同样适用于柏拉图。在《共和国》第四卷中，他提到了德尔斐的阿波罗，说他（阿波罗）在宗教事务方面制定了最优秀的制度：在有关庙宇、祭祀和其他祭祀神灵、精灵和英雄的仪式中，以及在任何必要的情况下，他都制定了最优秀的制度。

然后又说：“这些事情我们不知道，在命令或管理城市时，如果我们明智的话，除了守护神或我们国家的神之外，我们不会服从任何其他他人，也不会使用任何其他的指导者或导师”。他指的是他之前提到的德尔斐神阿波罗。” *ἔδενί ἀλλὰ ποιόμεθα ἐάν νῦν ἔχομεν ἐδὲ χρῆσόμεθα ἐξηγητῆ ἄλλω τῷ πατρίᾳ [θεῷ]*”。他在《律法》第六卷中说，“有关神圣事物的律法应从德尔斐寻求，祭司是这些律法的解释者”。在他的《律法》第十卷中，他指责那些人把不虔诚的观念灌输到年轻人的头脑中，教导他们不应该把法律要求他们视之为神的视为神，*“s ex örtar diar διεσ ὁ νόμος προτάτε”*。他将惩罚那些不相信神是法律所宣称的神的人视为立法者的责任和职责。他一直把那些不承认法律指定的神的人视为无神论者，并亲自为他们辩护。在他的《书信集》中，他认为许多神灵和召唤物都是通过梦、预言、占卜、人们在健康或生病时听到的声音，甚至是在他们离世时听到的声音而被人们所知的；这些事情促成了许多宗教仪式的建立，人们在私下和公开场合都会遵守这些仪式；他不希望建立在这些仪式基础上的任何仪式被忽视或改变。他还说，一个最不明白事理的立法者不会对这些事

情做最细微的改动，也不会试图让他的城市转向一种不那么确定的崇拜方式。

他不会试图在与国家法律规定的祭祀有关的任何事情上进行创新。这可能有助于我们判断达西埃在他关于柏拉图的论述中断言的真实性，他在其生平中也重复了这一点，即“柏拉图努力重建自然宗教，反对由自然宗教堕落而来的异教；为了治愈当时在世界上大行其道的迷信和偶像崇拜，柏拉图忘记了任何可能促使人们对神进行理性崇拜的东西”。

所有其他哲学家无一例外地赞同每个国家都应该按照既定的法律和习俗来崇拜神灵，以便治理。

【菲奇努斯（Ficinus）既是这位哲学家（柏拉图）的忠实崇拜者，又对他的著作了如指掌，他说：“柏拉图模仿古代神学家，和所有柏拉图主义者，将神谕的历史视为真实，并努力用论据来支持它”：在他的《斐德鲁篇》和《蒂迈厄篇》中，他都对神谕深信不疑。在他的《斐德鲁篇》中，他认为人类的一切智慧与从神谕和神圣的癫狂中获得的智慧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他在《蒂迈厄篇》中说：“对于神圣的事情，哲学家不应该肯定任何事情，除非它符合神谕并得到神谕的确认”。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众神。

Ficin. Argument. in apologiam Socratis. Plat. Oper. 第 797 页。
E, F. Edit. Lugd. 1590.】

毕达哥拉斯的黄金诗篇中的第一条戒律是这样的：“人们首先应该按照法律的规定崇拜不朽的神灵。Α θ α ν ά τ ω ς μ έ ν π ρ ώ τ α θ ε ῖ ς νό μ ω ς δ ι ά κ ε ι ν τ α ι Τ ί μ ο ς”。

可以看到，这里丝毫没有提到对唯一至高无上的神的崇拜。西塞罗表达了所有异教哲学家和立法者的观点，他说：“Majorum instituta tueri sacris cæremoniisque retinendis sapientis est维护祖先的制度，保留神圣的仪式和典礼是智者的职责”。在西塞罗的第三部著作《自然神论》（De naturâ Deorum）中，科塔虽然不厌其烦地揭露了一些关于诸神的寓言，但在谈到他们从祖先那里接受的关于不朽诸神及其宗教仪式和典礼的观点时，他宣称，他一直在捍卫这些观点，并将一直捍卫下去；任何人的言论，不管是有学问的还是没有学问的，都不应该使他放弃从祖先那里接受的关于诸神崇拜的观点。”Ego verò eas semper defendam, semperque defendi: nec me ex ea opinione quam a majoribus accepi, de cultu deorum immortalium ullius unquam oratio, aut docti, aut indocti, movebit”。优秀的伊壁鸠鲁认为，按照习俗或礼仪献酒、献祭和献初果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普鲁塔克（Plutarch）有几段话提到了同样的目的；他本人也在德尔斐参加过神圣的仪式，是阿波罗的祭司。此外，伟大的好皇帝和哲学家马库斯-安东尼在敬神和遵守神圣仪式方面也非常严

格。在意大利瘟疫肆虐、与夸迪人和马尔科曼尼人爆发战争的公共灾难时期，他努力通过各种祭祀活动来安抚神灵；当他取得胜利和成功时，他对众神灵的感谢也同样慷慨。

哲学家们不仅敦促人们遵守他们各自国家的法律已经确立的宗教，而且当他们以立法者的身份，就宗教和民事问题提出他们认为最符合理性、最有利于人类的法律和宪法计划时，他们并没有像希伯来人的立法者那样，规定人们崇拜宇宙的创造者——唯一的真神，也没有将其作为宗教宪法的基础；而是，他们提出的法律和宗教的整个计划都是建立在多神的基础之上的。

最著名的哲学推理立法者是柏拉图。但是，无论他自己对万物的第一原则和原因——至高无上的存在——有什么样的观念，他都没有把他作为公众崇拜的对象，以及民众崇拜和虔诚的对象。他在《律法》第八卷的开头指出，关于宗教和隆重节日，城市最好和最合适的祭品是什么，应该献给什么神灵，这些都应该按照德尔斐神谕的建议来管理。他自己在那里提出了十二个神圣的节日，每个月一个，分别祭祀十二个神灵，这十二个神灵分别代表不同的部落。他还谈到了天神和地神的庆典。他经常断言星星的神性。在他的《律法》第七卷的后半部分，他称太阳和月亮为大神；在他的《埃皮诺米斯》中，他说：“这两件事中必须有一件是允许的：要么我们必须说，而且是最正确的，星星是神，要么它们是神的形象，或者就像神的雕像一样，是由神自己形成和塑造的”。不久

之后，他又称它们（星星）为“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可见之神，它们是最值得尊敬的，它们以最敏锐的视力注视着万物”。他还宣称，“那些让它们被忽视、没有祭品和尊荣的人，应该被认为是非常坏的人”。因此，他指示要为他们（星星）献祭，为他们庆祝庄严的日子。

【需要注意的是，柏拉图并没有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称它们为神的形象，而是称它们为众神之象，即居住在它们身上或赋予它们生命的众神的形象，是众神为自己创造了它们。我认为菲奇努斯的看法是正确的，柏拉图称星星的灵魂为神，而它们的身体则是神的形象。Appellat animas stellarum deos, eorum verò corpora deorum simulacra. Argum. in Epin. 见 Plat. Oper. 第 701 页。H. et p. 845. Lugd. 1590.】

非常熟悉柏拉图哲学并对其推崇备至的Steuchus Eugubinus指出，柏拉图在他的《律法》一书中只字未提至高无上的神，因为他既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描述他的性质，他也没有记载任何关于他的崇拜的事情：他认为向庸人公布宇宙之父是不合法的。因为他们不了解关于他的事情，他们很容易嘲笑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远离大众习俗，远离他们粗俗的观念：因此，在谈到应该向人民公布的法律时，他只字未提这位伟大的不可探索的神灵，他只向人民提出了对天堂的崇拜，——他必须只向人民谈论他们所推崇的某种宗教。欧古比努斯在提到柏拉图建议人们崇拜天时，很

可能不仅仅是指他经常建议人们崇拜天体，而是考虑到了他在《书信集》中的那段话，在这段话中，他把天说成是至高无上的神，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创造者，人们应该崇拜他，也应该崇拜所有其他的神。他说，人可以称它为世界、奥林匹斯山或天堂，只要他考虑到它的各种运作，它使星星按照各自的轨道旋转，造成时间和季节的差异，并为所有动物提供适当的食物。

菲奇努斯（没有人比他更熟悉柏拉图的作品了）对柏拉图的崇拜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柏拉图公开宣称只有天神，即天体？柏拉图的答案是：“因为对高级神灵的思索与法律问题完全无关”；通过提到天神，他充分暗示，我们要寻找的是一个更高级的神灵，这个神灵本身不动，却能调动所有的神灵，并作为它们的共同领袖，分配给每个神灵各自的职能。”*Quoniam superiorum contemplatio est a legum materiâ admodum aliena, et per cœlestes deos qui moventur, et propriis mancipantur officiis, satis admonet superiorem esse quærendum, qui et immotus ipse moveat omnia et communis dux propria singulis assignat officia*”。但是，既然柏拉图在他的法律中插手宗教，并设定自己来证明诸神的存在和对无神论者的旨意；既然他认为应该就他们应该崇拜的神灵给人民以指示；他当然应该明确指示他们承认和崇拜唯一的至高神，并坚持这一点为最重要的原则。但是，他（柏拉图）却很少注意到这一点，却如此强烈地推荐对其他神灵的崇拜，尤其是对天体的崇拜，同时还宣布反对改变与

既有宗教和对神灵的崇拜有关的法律和习俗，这表明他对改革流行的迷信和偶像崇拜并不抱什么希望。他宁可建立和巩固这种宗教。

同样，西塞罗在他出色的法律论文中，根据米德尔顿博士的说法，包含了对他的情感的公正描述，他在其中以哲学家和法律制定者的双重身份出现。Middleton博士认为，这篇论文公正地描述了他的情感，他在其中既是哲学家又是法律制定者，他没有给出关于崇拜唯一至高神的法律，而是明确规定了对多神的崇拜；他指的是那些被称为“*Dii consentes et selecti*”和“*Dii majorum gentium*”的神，以及那些因功绩而升入天堂的神，如赫拉克勒斯、利伯、埃斯库拉庇乌斯、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以及基里努斯：在这些事情上，人们有义务遵循祖先的宗教。

从上述观察中可以充分看出，最伟大、最优秀的哲学家在引导人们正确认识 and 崇拜唯一至高无上的真神，使他们摆脱偶像崇拜和多神崇拜方面的作用是多么微乎其微。

已观察到的情况主要与哲学有关。

我们可以将圣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 18 节中所说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却并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反倒妄想或推理”应用到他们身上。

他（米德尔顿博士）还在其他地方谈到那些被从哲学中学到的知识所迷惑的人，说他们经常出入神庙、神像和神秘的地方，不亚于最不识字的庸人，而且还引导别人这样做：他们不耻于把没有生命的东西当作神或神像来称呼：在这一点上，最朴实的基督徒都比他们做得好。同上，lib. vii.P. 362.

以上是关于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家。不过，在此补充一些有关中国著名哲学家孔子的内容，也许并无不妥。从《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è exposita》一书的博学作者对他的生平和著作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孔子）是古代迷信的忠实拥护者，丝毫不允许偏离这些迷信。他指责那些不按照习惯的仪式进行祭祀、而是野心勃勃地祭祀比他们的条件所允许的更高级的神灵的人。因为根据中国的法律，除了皇帝之外，任何人都不能以庄严的仪式祭天祭地。至于地位仅次于皇帝的藩王和王公，则可以祭祀山川或其神灵；下级官吏可以祭祀下级事物；依此类推，每个人都要根据祭祀者的等级和所祭祀的神灵来祭祀。孔子主张严格遵守这一秩序。（编者注：由此可见，他似乎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来考虑宗教的）。孔子博学派的追随者通常把“天”理解为看得见的物质的“天”，把“天的精神”理解为没有智慧的物质的美德和功效。孔子的学生似乎也是这样理解的，这从《论语-雍也》中的一段话可以看出。但我们假设，孔子

第 XVI 章.

哲学家们支持和鼓励民间偶像崇拜和多神教的更多证据。他们利用自己的学识和能力为偶像崇拜辩护和辩解。他们假借对至高无上的神的崇拜，推荐对下位神的崇拜。他们中一些最杰出的人试图用最下流的寓言故事来掩盖异教诗歌神学中最荒谬的部分。他们甚至为埃及的动物崇拜辩护，而其他国家的庸俗异教徒都嘲笑这种崇拜。他们为偶像崇拜和形象崇拜辩护，认为这是防止人们陷入无宗教和无神论的必要条件。一些最高雅的哲学家反对对至高神的任何外在崇拜。

哲学家们远远没有采取适当的方法使人们从普遍的偶像崇拜和多神教中恢复过来，他们利用自己的学识和能力来维护流行的偶像崇拜，并找出最可信的色彩来证明和推荐这种崇拜。

人们经常注意到，在基督教以其有益的光辉照耀世界之后，哲学家们却往往成了没落的异教的主要支持者。他们装出一副异常虔诚的样子，声称要用宗教的眼光看待自然万物，以便在其中看到上帝。他们声称，整个世界都应被视为神圣之物，因为除了上帝在他的作品中展示的自身之外，别无其他：因此，人们的虔诚不应被归结为对一个至高无上的无形存在、这个浩瀚宇宙的创造者和管理者的普遍认可，而应将世界上神性的所有几种力量、美德

和表现形式单独分开来看，并用几个不同的名称来称呼，使之成为他们崇敬的许多不同的对象；因此，他们谈到了自然万物、就像许多不同的神和女神一样。博学的库德沃思博士(Dr. Cudworth)就是这样描述他们的情感的。通过这些借口，他们竭力为最愚蠢的偶像崇拜披上华丽的外衣，——即使在基督福音的光辉照耀下，许多庸俗的人已经开始意识到这种崇拜的荒谬性。

人们认为，没有哪位异教哲学家比柏拉图派和毕达哥拉斯派的神性观念更崇高，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基督教启示录（圣经）向世人公布之后的（这两派的）哲学家，但也没有哪位哲学家比他们更强烈地主张崇拜下位神。事实上，这种哲学的整个计划和体系都倾向于支持和鼓励这种（偶像）崇拜。他们认为，至高无上的存在远在我们之上，甚至在思想上都无法接近；仅次于至高无上的最高级神灵离我们如此遥远，以至于他们与人类之间没有直接交流；但是，在最高的以太与我们的大地之间的空中区域居住着大量的中间力量（偶像众神），我们的愿望和祈祷通过他们传递到神灵那里，下面的事物也交由他们管理；对他们（诸神）要进行宗教崇拜。很明显，柏拉图学派的这些原则有利于异教徒的多神论。

柏拉图主义者认为崇拜下位神是对至高神的尊敬，并指责那些只崇拜唯一的至高神的人。著名哲学家普罗提诺说：“伟大的宇宙之王主要通过众多的神（偶像众神）来显示他的伟大。因为这不是

那些了解神的力量的人将神性收缩为一（rò custīñai sis ev）的一部分，而是像他自己所扩张的那样扩张或展示神性；他本是一，却造就了许多神，所有这些神都依赖于他，由他而生，从他而出”。毕达哥拉斯派的奥纳图斯在斯托贝乌斯保留的一段话中断言：“神不是唯一的，而是在最伟大、最高的神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神，在力量上各不相同，但他统治着所有的神，因为他在力量、理性和美德上超越了所有的神”。他还说，“那些坚持认为只有一个神的人大错特错了：因为他们不认为神的至高无上的最大尊严在于统治和管理那些与他相似的人（即偶像众神），在于他比其他人（偶像众神）更卓越，比他们更高一等”。人们就是这样巧妙地设计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借口，来向受造物表示神圣的敬意。然而，圣经的教义却高尚得多。

【他们利用这一点来证明他们对大量低等神灵的崇拜是正当的。见《丹麦传教士的叙述》，第 2d 部分，第 7 页及以下。】

【奥纳图斯似乎在暗示，在他的时代有一些人认为只有一个上帝：在这里，他要么指的是犹太人，要么指的是外邦人中的一些人，他们与犹太人同流合污。但不管他们是谁，他都明确指责这是一个错误；在这一点上，他说出了最杰出哲学家的观点（即哲学家倾向于支持多神主义）。】

圣经告诉我们，有无数神圣而强大的天使臣服于至高无上的主，

但我们不应该崇拜他们（天使），而应该与他们一起崇拜他们和我们至高无上的普世之主（上帝）。

【马克西穆斯-提利乌斯在第一篇论文的结论中这样表述自己：“如果你们太软弱，无法思考天父和万物的创造者，那么你们现在只需观察他的作为，崇拜他的后代[rà ixyova, 从他而来的事物]就足够了，他的后代有很多，而且种类繁多；不仅仅像宝天诗人提到的那么多；因为神的儿子和朋友不仅有三万神，而且他们的数量是无法计算的：天上有星辰，宇宙有大梦。”就这样，哲学家们自己把崇拜的对象增加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与此同时，他们假装对至高无上的存在有着最崇高的观念，却拒绝向人们谈论他或对他的崇拜。】

【哲学家们不仅与流行的异教徒一起神化和崇拜可感知的物体，即这个可见世界的事物，而且他们中最高雅的柏拉图主义者还根据自己的想象增添了大量的神灵，这些神灵属于观念世界，即可理解的原型世界，而普罗提诺所说的可感知的世界只是它的影子和形象。他们的幽默在于把自己头脑中的抽象概念神化，使之成为神圣的力量、智慧和实质本质。尤其是后世的柏拉图主义者，他们表现出非凡的崇高和高雅，把这一点（多神主义）发挥到了奇特的奢侈程度。普罗克洛斯在他的《柏拉图神学》（Theologia Platonica）第三卷及其后几卷中对这些神秘的、形而上学的神灵进行了描述，任何人只要看了这些描述，都会对此深信不疑。】

他们（柏拉图主义者）声称，庸俗的人们无法对看不见的神灵形成任何概念，他们认为神灵是他们无法用感官看到或感知到的任何东西；因此，崇拜自然之物和低等神灵是使人们不陷入无神论的唯一方法。在同样的基础上，他们恳求并建议崇拜神像。因此，马克西姆斯-提里乌斯（Maximus Tyrius）在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中说，“神性并不需要图像或雕像；但人的本性和条件非常软弱，与神性的距离就像天堂与大地的距离一样遥远，因此为自己设计了这些标志，并赋予它们神的名字和头衔；”他认为立法者为人们设计图像是明智之举。他特别赞同将神像塑造成人形；但他也认为将河流、山脉和自然界的其他部分作为神的标志和代表是合理的。

我想顺便指出，摩西和旧约中的先知们，以及我们的救世主和他在新约中的使徒们，都是根据高尚得多的原则行事的。他们并没有声称有必要将人们引入错误的宗教观念和不适合神圣陛下的崇拜。他们怀着对上帝荣耀的神圣热忱，并确信有上帝的神圣帮助，教导人们以纯洁和灵性的方式敬拜看不见的神，没有肉体的形象和表征，也不将他们的宗教敬意在伟大的宇宙之主和他的受造物 and 臣民之间分摊（而是单单地把敬拜归于造物主），或将这种敬意分给众多假冒的神灵，而这种敬意本应只属于他（上帝）。

哲学家们为维护和证明异教徒神学的正确性而采取的另一种方

法，是将诗人和神话学家的寓言故事寓意化，这些寓言故事是他们许多（偶像众神）神圣仪式的基础。我以前曾有机会注意到这一点，并注意到斯多葛学派对这些寓言的寓意和生理学解释尤为突出：尽管许多异教徒自己嘲笑他们的解释是勉强和不自然的。然而，在基督徒开始揭露异教神话和建立在神话基础上的宗教的荒谬性之后，（异教徒）哲学家们几乎普遍采取了这种方式。这些寓言有许多是不道德的，与神完全不相称，哲学家们非但没有彻底摒弃这些寓言，反而把它们说成是充满了隐秘的智慧，从而使人们更加相信这些寓言是神圣的，是具有权威性的：这是最有害的后果。普罗提诺自己也努力将诗歌寓言和神曲纳入自己的哲学体系。后来所有的柏拉图派和毕达哥拉斯派都从物理意义上解释这些寓言，并将其应用于自然现象。柏拉图对土星阉割其父科厄洛斯的解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柏拉图认为这是寓言中的一则，无论将其置于何种寓言意义上，都不适合在社会中被容忍。

甚至连埃及人崇拜几种动物的偶像崇拜（它们被其他国家的许多普通异教徒嘲笑为荒谬），但他们也在哲学家中间找到了拥护者。塞尔苏斯指出，埃及人把他们崇拜的野兽视为神的象征，*τίνα αὐτὰθεοῦσύμβολα*，他们对这些动物的崇敬是为了纪念永恒的理念；因此，他指责基督徒嘲笑他们。还有一些自命不凡的哲学家试图说服世人，埃及的偶像崇拜中蕴含着大量的神秘智慧。伟大的哲学家普罗提诺（Plotinus）对埃及祭司用动物形象来表现神

圣奥秘的智慧表示了高度的赞赏。波菲利对埃及祭司的虔诚、禁欲、纯洁、节制、哲学以及他们孜孜不倦的研究大加赞赏，然后指出，神性不仅存在于人的体内，也存在于所有动物的体内。

【有必要指出，柏拉图主义者把上帝的永恒观念说成是独特的存在，存在于至高无上的上帝之中。柏拉图本人在他的《蒂迈欧篇》中把它们说成是“可知的动物”（νοητὰ ζῷα）、“可感动物”（intelligible animals）、“可感动物”的模式和原型：它们是不朽的神。他还教导说，这些理念是从至高无上的神那里派生出来的唯一具有真实存在性的东西，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只是这些理念的形象和表征。由此看来，他们的哲学导致了偶像崇拜，甚至为最粗暴的偶像崇拜提供了借口：因为他们可以假借向永恒的理念和神圣的本原致敬来崇拜自然界的万物，而世间万物都是这些理念和本原的表象。】

在埃及，有些地方崇拜狮子，有些地方崇拜狼：在每个省，他们用最适合该省的动物来作为对象，敬拜祭祀掌管万物的神的美德和力量；因此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神灵：他们在阿努比斯村祭祀所有的动物，也祭祀人。在他们卓越的和与神灵的亲密交流中，他们逐渐知道哪些神灵更喜欢某些动物而不是人。他（波菲利）再次申明，正是由于他们（埃及人）的智慧以及对神和神圣事物的非凡了解，他们才开始崇拜动物：——尽管他承认，在没有文化的人看来，这可能很奇怪：——那些没有被庸人的偏见所迷惑、

超越了无知的智者，竟然把那些似乎不值得尊敬的东西作为崇拜的对象。因此，波菲利试图为埃及人对动物的崇拜辩解。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根据菲洛斯特拉图斯（Philostratus）的描述，埃及人并不能向阿波罗尼乌斯-提亚尼乌斯（Apollonius Tyanæus）说明他们崇拜动物的原因。埃及的祭司和智者（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非常小心地用象形文字、象征性文字和寓言故事向人们隐瞒他们的神学。最后，由于真正的原始象征意义是一个秘密，只传给了少数人，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那些自称为智者的人自己也遗忘了这个秘密。普鲁塔克的《伊希斯与奥西里斯》一书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他们（偶像崇拜者）的神学充满了匪夷所思的寓言故事，庸俗的人只从字面上理解，而他们的学者和祭司对寓言故事的解释却众说纷纭。

关于哲学家，我最后要指出的是，其中一些被认为对神性有着最崇高理想的人似乎反对对至高神的一切外在崇拜。前面已经说过，柏拉图并没有建议人们将他（上帝）作为公众崇拜的对象，因为他是不可理解的，不能用语言来命名或表达。

【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者对第一位神（在他们的神学中是第一位最高的神）的描述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他们认为他是一个简单的统一体，或者说是统一体本身，如此简单，以至于正如普罗提诺

所说，“没有什么可以对它进行谓词化，不是存在，也不是本质，更不是生命，因为它高于所有这些东西”。他试图证明，他继柏拉图之后称之为“*rò òyaldy*”的第一原理不是理智，因为理智意味着多重性。”因此，“他说，“当你谈到‘雅洛夫’或‘善’本身时，你甚至在思想上都不能给它添加任何东西。你不应该给它加上智力或智慧，否则你就会给它加上一些与它格格不入的东西，这样你就会把一个变成两个，即智力和善。*yalòr†*”。因此，第一原则不能有任何谓词，也不能因此被赋予任何属性，以免破坏其统一性。他们也不允许——第一个超验的统一体，即“*rò "Ey* 或 *ayalòs*，（它是简单而绝对的一个），在创造世界或管理世界时有任何适当的行为。

著名的柏拉图哲学家努米尼乌斯（Numenius）在尤西比乌斯（Eusebius）从他那里引用的一段话中，把柏拉图的学说说成是“第一原理不适合充当世界的创造者”。

尤西比乌斯从他的《献祭》一书中引用的一段话显示，提亚努斯认为“没有任何可感知的东西适合献祭或献给我们称之为第一的神，”——他后来把他描述为超越一切的神：“没有任何可感知的东西与他（上帝）相比不是一种污染：我们必须用我们内心最美好、最优秀的东西向万物之灵祈求美好的事物，这就是理智；它不需要任何器官或工具，只需用我们内心最美好、最优秀的东西向万物之灵祈求美好的事物，这就是理智。”

“第一位神（上帝）无所事事，或空无一物，但半神掌管万物，通过天堂——这一点是肯定的，也是毋庸置疑的。Τὸν μὲν πρῶτον θεὸν ἀργὸν εἶναι ἔργων ξυμπάντων καὶ βασιλέα, τὸν δημιουργικὸν δὲ θεὸν ἡγεμονεῖν δὲ ἐρανᾶ ἰόντα”。同一位哲学家描述柏拉图责备人们对第一位神（上帝）的无知：因为被他们视为第一位神的神，即德米乌古斯，并不是真正的第一位神，还有另一位更古老、更神圣的神。正是基于这一点，朱利安皇帝暗示希伯来人不知道第一位神，因为他们认为世界的创造者是第一位最高的神。因此，柏拉图的第一原则似乎是一个抽象的形而上学的神，与《圣书》中描述的真正的至高无上的神大相径庭，他的理解力是无限的，他是全能的天地的创造者，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善意管理着万物。

柏拉图式的第一位神（上帝）是永恒无为的，是无所事事的伊壁鸠鲁式的神，与我们的世界毫无关系，因此，他也不是我们祈祷和祈求、感恩和赞美的适当对象。

为了同样的目的，（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他似乎也考虑到了阿波罗尼乌斯的这段话）宣称，“正如某位智者所言，我们不应该将任何有形之物献给那位掌管万物的上帝：因为没有任何物质的东西对抽离了一切物质的神来说是不洁净的：也没有任何外在的言语适合献给用声音说出的神，甚至没有任何内在的东西，如果

它被任何激情污染的话：但我们必须在沉默和纯净的思想中敬拜他。”

因此，在内在宗教和纯粹奉献的幌子下，宗教的外在表现形式就被忽略了：唯一值得敬拜的真神，根本不需要向他表达任何外在的敬意。——这无疑是一种虚假的改良，它在很大程度上会抹杀宗教的一切表象，因为它意味着将对唯一至高无上的真神的崇拜从世界中抹去。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一些更高雅的柏拉图派和毕达哥拉斯派宣称反对向他们视为第一和最高的神献上任何外在的物质祭品或献祭，但他们还是建议遵守宗教的公共仪式和典礼，崇拜法律所指定的神，其中献祭和祭品是主要部分：这清楚地证明，异教徒的公共崇拜，按照他们的观念，并不是对唯一至高无上的神的崇拜，而是完全献祭给下位神，或者献祭给神灵。

=====

=====

=====

=====

=====

=====

=====

=====

=====

=====

管理着世界，尤其是他照顾着人和他们的事务。没有对天意的信仰，就不会有所谓的宗教。最聪明的异教徒都明白这一点。西塞罗在其著名的《诸神的本质》一书的开头，谈到那些坚持认为诸神根本不关心人类或他们的事情的哲学家时指出：“如果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就不会有虔诚、神圣和宗教——如果诸神不关心人们的行为或遭遇，那么就没有理由向他们祈祷或崇拜他们：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宗教和虔诚被剥夺，人类生活就会出现最大的混乱和无序：除了虔诚，还有相互忠诚、将人类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纽带，以及最优秀的美德、正义——将被逐出世界。因此，哲学家们和真正的哲人们，他们全然不知道人类的真理。倘若真情如此，何以为虔诚，何以为圣洁，何以为宗教，何以为崇高，何以为生命的扰乱，何以为巨大的迷惑。倘若虔诚是对神的亵渎，那么信仰和人类社会，以及卓越的正义之德就会荡然无存”。

如果我们追溯到最古老的时代，天意学说似乎是最初时代的普遍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鲁塔克在谈到神性和天意时，称其为“来自祖先的虔诚信仰，他们不应该背离它。- τὴν εὐσεβῆ καὶ πατριὸν μὴ προῖσθαι πίσιν”。在异教世界的种种堕落中，仍然保留着一些这样的观念。这主要归功于人与人之间所保持的秩序、节制和善政。最出色的政治家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鼓励人们相信这一点；所有古代立法者都以此为原则，博学的格洛斯特在他的《摩西的神圣使命》中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相信有超凡的无形力量的人，一般也相信这些力量对人类事务以及人类所遭

遇的兴衰事件有很大的影响。这在诗人的著作中随处可见，他们通常根据大众的观念来表现事物，他们自己也是人民的导师。西塞罗在他的 *Oratio de Haruspic. n. 2.* 赞美古罗马人，说他们在虔诚方面胜过所有民族，尤其是在智慧这一点上，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万事万物都由不朽的神灵的旨意所支配。在他的《律法》第二卷第 7 章中，他将这一学说表述为，他认为这一学说本身是正确的，而且对公众大有裨益，因此应当注意，公民首先要在头脑中牢固树立这一信念。我以前曾有机会引用过这两段话，在此无需赘述。

然而，尽管神的旨意延伸到人类及其事务，这种（对于天意的）信仰在异教徒中得到了普遍传播，而且无疑具有巨大的优势，但随着他们从对唯一真神的正确认识中堕落，越来越沉浸于偶像崇拜和多神教之中，他们对神意的概念也变得错误和混乱，并被许多腐朽的混合物所玷污。他们所承认的天意是他们所崇拜的神灵（偶像众神）的天意。天意是由众多神灵组成的，他们（异教徒）认为万物的管理权都分配给了这些神灵。

【博林布鲁克勋爵认为，对特定（即专一的、而不是多神主义的）天意的信仰是罗马联邦繁荣的主要原因：虽然努马建立的罗马宗教非常荒谬，但通过保持对（上帝）上层权力的敬畏，以及对安排事件进程的天意的信仰，它产生了马基雅维尔继波里比乌斯、西塞罗和普鲁塔克之后所描述的所有神奇效果。《博林布鲁克作

品集》，第四卷，第 422 页。4to. 到了罗马共和国后期，他们开始抛弃所有的宗教意识和对天意的尊重，他们的国家衰落了，他们从古代的美德和荣耀中跌落下来。】

“众神与上帝同在”，“xoivaves tus exis-sharers with him in his empire, ”马克西穆斯-提里乌斯 (Maximus Tyrius) 如是说。他们（偶像众神）被视为拥有属于自己的不同省份；正如卡德沃斯博士所观察到的，许多人认为他们（偶像众神）在各自的省份里是独立的主权者。因此，他们（异教徒）共同和分别向他们祈祷和献祭，以求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好处，避免他们所担心的邪恶和灾难：而唯一的真神，万善的始作俑者，万事的最高主宰，却被忽视和忽略了。

柏拉图在他的《蒂迈欧篇》中谈到他所处时代的异教徒时说：“所有那些从来没有那么一点清醒或谨慎的人，在处理任何事情时，无论大小，总是习惯于祈求上帝。- Πάντες ὅσοι κατὰ βραχὺ σωφροσύνης μετέχει ἐπὶ πάσῃ ὄρμη καὶ σμίκρῃ καὶ μεγάλῃ πράγματος θεὸν αἰεὶ πῶ ἐπικαλῶσι (e)”。一个人读到这句话时，如果先入为主地认为他是从《圣经》中得到的概念，就很容易把它理解为清醒的异教徒一般在任何事情上都会祈求唯一的真神，并向他寻求帮助和祝福。一些有识之士也为此引用了这句话。事实上，单独来看，它也有这个意思。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并不是这段话的本意。它只是表示，在这种场合，他们习

惯于祈求一个神，可以这样理解，即某个神或其他神，可能是柏拉图有时表达的守护神 *wárgios Dròs*，或者是法律指定的某个神（*f*）。这从这段话之前和之后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在前面的话中告诉对方，他应该在开始论述时按照法律祈求诸神。对方回答说，在现在引用的这段话中，“所有谨慎的人在每项工作的开头通常都要称颂神或某位神；”——他说，“何况我们，当我们要论述宇宙时，无论它是被创造的，还是无始无终的，我们都有必要称颂诸神和女神，这样我们说话的方式才能符合他们，也符合我们自己”。

同样的目的，虽然上帝是复数（偶像众神），但他们用单数来称呼上帝并不罕见。一些古代教父和基督教辩护士，尤其是德尔图良，米努修斯-菲利克斯和拉克坦修，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注意到了当时异教徒的一些说话方式：如 “*Deus videt, Deus reddet, Deus inter nos judicabit, si Deus voluerit*”。“如果上帝愿意，上帝会看见，上帝会补偿，上帝会在我们之间进行审判”等等。他们认为这是对上帝的统一性和完美性的一种自然见证；或者用德尔图良的话说，是“基督徒的自然见证”。但这一点并不十分重要。库德沃思博士自己也承认，异教徒有时会无限地、笼统地使用“上帝”这个词，而他们并没有特别提到至高无上的上帝。他们有时也用单数来称呼神，而他们只是想表示他们崇拜的众多神灵中的某一个。不注意这一点，有时会使有学问的人在引用时误入歧途，他们用自己的基督教观念来判断异教作家笔下段落的

含义。可以补充的是，当福音在世界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基督徒与异教徒有了频繁的交往之后，上文提到的这种表达方式可能会比以前更常用，甚至在庸俗的异教徒中也是如此。

柏拉图在其第八封书信的开头指出：“我们所想或所说的一切事情，都必须从诸神开始”。色诺芬在《经济学》中提到了苏格拉底的一条戒律，即我们应该努力以神开始每一项工作。从我之前提到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出，瓦罗认为自己为他的同胞们做了一件相当大的好事，那就是指导他们在每种特殊情况和环境下应该向哪位神灵或女神求助。

色诺芬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他说苏格拉底认为“诸神对人的照顾，并不是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这里他似乎说的是雅典人自己的普遍看法）“他们认为，有些事情诸神知道，有些事情诸神不知道。但苏格拉底认为，诸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

异教徒对命运的普遍看法也导致了他们对天意的错误判断，他们认为命运是一个盲目、任性、变化无常的神，在这个低等世界的事态发展中起着主要的支配作用。这使他们偏离了对上帝的虔诚依赖、对上帝的真诚信任以及对上帝旨意的顺从，而这正是真正的宗教和敬虔的重要组成部分。

老普林尼有一段引人注目的话，在此不妨一提。他说：“在整个世

界上，无论何时何地，所有人都在普遍地祈求财富（幸运、命运）。只有它（财富、幸运、命运之神）对所有事情都有褒贬之分，同时受到崇拜和指责；大多数人都认为它是盲目的、不确定的、多变的、不稳定的，它眷顾那些不值得眷顾的人：所有的事情都归因于它，无论兴旺还是衰败；在整个人类事务的管理中，它占了两边。“—”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每一个时辰，在每一个人的口中，Fortuna 独自祈求，独独赞美，独独争辩，独独呐喊：
volubilis à plerisque verò et cæca etiam existimata, vaga, inconstans, incerta, varia, indignorum sautrix: huic omnia expensa, huic omnia feruntur accepta, et in totâ ratione mortalium utramque paginam facit .”

出于同样的目的，萨卢斯特指出，“财富（幸运、命运）主宰一切”——“Fortuna in omni re dominatur”。梅南德说，“命运是所有神灵的王或暴君”。赫伯特勋爵认为，财富（命运）在异教徒中备受尊崇，其中一些人将其视为神灵。好运和厄运，“bona et mala fortuna”，都受到崇拜，都有神像和祭坛。希腊人和罗马人都为“财富（命运）”建造了各种神庙：尤其是在普内斯特（Præneste）有一座著名的财富（命运）神庙。

关于异教徒中庸俗的“天意”观念，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他们通常认为“天意”只及于外在的事物。

因此，他们向神灵祈求财富、健康、繁荣和事业成功，但不祈求智慧、美德或道德禀赋。为此，在西塞罗的《诸神的本质》第三部书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经常被人提及。科塔在书中说，“所有的人都把他们所享受的外在商品，他们的大量谷物、酒、油和水果，以及生活中的一切便利和繁荣，归功于诸神：但没有一个人承认他的美德是从神那里得到的。因为，”他说：“谁会为自己是个好人而感谢神灵呢？正是因为这些，他们才给了朱庇特 Optimus et Maximus，最伟大和最好的称号：不是因为他让我们公正、节制、智慧，而是因为他给了我们健康、安全和富足”。他还说，“这是全人类的判断，财富（幸运）的馈赠要向上帝祈求，而一个人的智慧只能从自己身上获得。”你有什么好处？他是何等的至尊、何等的至大、何等的慈悲：他不是为我们的公义、温情、智慧而工作，而是为我们的救赎、傲慢、奢华、吝啬而工作。Judicium hoc omnium mortalium est, fortunam a deo petendam, a seipso sumendam esse sapientiam”。

我毫不怀疑，在异教徒的世界里，有些人的思维方式要好一些，苏格拉底、柏拉图、伊壁鸠鲁、安东尼，甚至一些诗人都是如此。但是，如果不是上层和下层的人普遍持有这种观念（即以功利主义的心态对待神），像科塔这样学识渊博、声名显赫、对世界如此了解的人，就不会被西塞罗以如此广泛传播的措辞如此肯定地加以介绍。这与我们的救世主所说的是一致的，他在谈到今生的财物时宣称，“外邦人追求这些东西，”也就是说，他们把这些东

西放在最首要的位置上：与此相反，他劝诫他的门徒，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马太福音第六章 32、33 节。

关于异教徒中存在的天意观念，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观察到，他们不仅祈求各种被他们视为仁慈的神灵给予帮助和指引，并获得他们需要的好东西；他们还经常在一些场合向邪恶和恶毒的神灵献上祈祷和祭品，并进行宗教礼拜，他们认为这些神灵是邪恶和恶毒的，因为他们担心这些神灵在事物的管理中占有很大的份额，同时也是为了安抚和取悦这些神灵，防止他们为非作歹。这无疑是对天意的错误理解，好像上帝不能、或不愿意保护他忠实的仆人和真正的崇拜者免受邪恶力量和恶意的伤害。

在了解了异教徒对“天意”的普遍看法之后，让我们再来看看哲学家们的看法。他们中的许多人非但没有纠正这方面的庸俗观念，反而根本不承认存在天意。在这一点上以及其他一些情况下，他们比普通人犯了更大的错误。伊壁鸠鲁派的学说是众所周知的，他们虽然声称承认有神存在，但绝对否认神与人有关，或与人的任何行为、或与人有关的事件有关。但这远非该教派所独有。生活在伊壁鸠鲁之前的柏拉图在他的《法律篇》第十卷中提到，在他那个时代，有许多人自称相信有神，却不相信他们（众神）关心人类的事务。

西塞罗在他的第一部《诸神的本质》一书的引言中，将此作为哲

学家们热衷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大相径庭：——“诸神是否完全无所事事、无所作为，根本不关心事物的管理；或者相反，万物是否从一开始就由他们创造和构成，现在仍然由他们活动和管理，并将一直如此到无穷无尽的岁月。

“quod verò maxumè rem causamque continet; utrum nihil agant dii, nihil moliantur, et ab omni curatione et administratione rerum vacent: an contra ab his et a principio omnia facta et constituta sint, et ad infinitum semper regantur, atque moveantur, in primis magna dissensio est”。

因此，不仅伊壁鸠鲁派的维勒里乌斯在这里嘲笑天意学说，而且学术家科塔也用他的智慧和雄辩来反对天意学说，他要证明诸神并不关心人以及与人有关的行为和事件。即使在罗马人中间，这种观点似乎也在礼仪界取得了不小的影响。古代诗人恩尼乌斯宣称他相信有神存在，但神不会注意人的行为，也不会关心人的行为：他之所以如此相信，是因为他看到了好人的灾难和恶人的繁荣。

伟大的塔西佗认为，“人类事务是由命运和永恒的必然性支配，还是由偶然性支配，在他看来是不确定的”，他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古代最聪明的人和他们的追随者有不同的看法：许多人心中都有这样的观点，即我们的起点和终点，以及人，都不是由神决定的。

Mihi hæc ac talia audienti, in incerto iudicium est, fate ne res humanæ, ac necessitate immutabili, an forte volvantur:

quippe sapientissimos, quique eorum sectam æmulantur
diversos reperies, et multis insitam opinionem non initia
nostra, non finem, non denique homines, diis curæ”。在谈到
尼禄统治时期的征兆和预言时，他说，这些事情的发生显然没有
任何神灵的干预或指示，以至于尼禄在数年后仍然继续他的帝国
统治，尽管犯下了最肆无忌惮的罪行。

伟大的博物学家普林尼与塔西佗生活在同一时代，他认为以下想
象是荒谬的：至高无上的上帝会关心人类的事务；——他还说，
毫无疑问，神性会被这种可悲而麻烦的尘世事务或工作所污染。
Anne tam triste et multiplici ministerio non pollui credamus
dubitemusve.

凯西里乌斯 (Cæcilius) 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罗马律师，他可能表
达了当时异教徒中许多绅士的观点，他反对基督教的教士们，因
为他们声称“上帝”(Providence) 涵盖了人的事务和行为，甚
至包括他们最隐秘的思想。他认为基督徒相信“他们的上帝，他
们虽然看不见，却孜孜不倦地检查所有人的举止，检查他们的行
为，甚至检查他们的言语和隐秘的思想：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无事不在，忙得不可开交，好奇心旺盛；因为他对所做的一切事
情都感兴趣，对所有的地方都插手；而他既不能在忙于整体的时
候关注每一个细节，也不能在忙于细节的时候照顾整体。基督徒
是什么？我们的神，我们既不能窥视，也不能观察，我们的一切

行为，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潜意识，我们的孜孜以求，我们的喋喋不休，我们的无时无刻，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一颦一笑：Siquidem instet factis omnibus, locis omnibus interceptus, cum nec singulis inservire possit per universa districtus, nec universis sufficit, in singulis occupatus.”这是伊壁鸠鲁反对天意的谈话方式，从以下内容可以看出：——【维莱乌斯在西塞罗的著作中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其全部力量都归功于他们用自己来衡量神性，并认为神是有限、不完美和懒惰的存在。】

至于那些主张天意的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他们对天意的性质和范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说，其中有些人承认天上的大事有天意，但地上的事却没有天意。其他人则认为天意也涵盖地上，但这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而不是针对个人的。另一些人，如荷马史诗中的尤利西斯和苏格拉底，则认为天意延伸到个人，任何微小的运动或行动都瞒不过上帝。在这一点上，柏拉图紧随苏格拉底之后，他在《法律篇》第十卷中竭力证明，人类以及与人类有关的事物，不仅是大事，甚至是小事，都在天意的关照之下，并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论证。他在《书信集》中也有同样的论断，见上文第 301 页。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在他关于这个问题的整个论证中，他（柏拉图）都是以复数的形式来谈论诸神的天意，甚至是法律指示他们崇拜的诸神。尤其是他认为，下界万物的主宰和监督权属于星辰：因此，他在《律法》第十卷和《书信集》中都极力推荐人们

崇拜星辰。他还把那些认为太阳、月亮和星星没有生命，不能共同管理人类事务的人的学说视为无神论的入口和对天意的否定。

柏拉图和其他人谈到诸神的天意，并不仅仅是为了迎合流行的表达方式。因为柏拉图派和其他哲学家的体系是这样的，他们似乎对神性有着最崇高的想法：他们视为第一位和最高的神，并不关心人类或人类的事务，而是将人类或人类事务的行政和管理委托给了偶像众神，即完全归于下位神。因此，博林布鲁克勋爵不无道理地指出，“异教徒在某种程度上把主神或第一统一体贬低为抽象的或名义上的存在，几乎把他（造物主）完全驱逐出了自己的作品（受造物）体系”。赫伯特勋爵说，“关于一般的异教徒，他们把最高的神作为最幸福的神，免除了他们的忧虑。Deum summum, tanquam beatissimum, curis eximebant olim Gentiles”。他还其他地方指出，在那些相信有一位至高无上的神的人当中，许多人认为他（上帝）并不干涉这个低等世界的事情；但他将自己和他的同伴众神从凡人的视线中撤走，因为他们的性质是如此崇高，以至于没有任何敏锐的视觉或理解力能够触及到他们：取而代之的是，他将那些我们称之为太阳、月亮和天堂的天神带到了人们的视线中。

这种认为最高的神不关心人类事务，而将人类事务交由下级神灵负责的观念，在许多保留着唯一至高神观念的异教国家中都存在。这是多神教盛行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这导致他们向下级神灵进

行崇拜、祈祷和献祭，他们认为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依赖于下级神灵，而至高无上的上帝却被忽视了，他们认为上帝并不关心他们。犹太教启示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纠正这一错误，主张独一至高神的普遍和特殊的天意，我们救世主的福音书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异教徒认为上帝忙于人类的事务不符合至高无上的神的威严，也不符合他的幸福。阿普列乌斯有一段冗长而引人注目的文字，在此不妨稍加留意：其大意是，至高无上的神远在我们之上，以至于最纯洁的人类智慧也难以接近他：我们与第一类有形或无形的从属神之间没有直接的交往，这种交往是由被称为“达蒙”的中间力量进行的。“*Neque enim pro majestate deûm cœlestium fuerit hæc curare*”。波菲利还认为，最高的神并不关心地面和肉体上的事情：应该由下位神赐予我们今生所需的美好事物，而这些美好事物的最初果实应该献给他们（偶像众神）。是的，如前所述，他（波菲利）认为邪神有赐予财富和其他与身体有关的东西的能力，而这些东西通常被认为是好的；因此，那些想要获得这些东西的人有必要通过祈祷和献祭来获得他们（邪灵）的青睐。

在哲学家中，没有人比斯多葛派更热衷于主张天意对人类的眷顾。斯多葛派的代表人物巴尔布斯（Balbus）在西塞罗的第二部《诸

神的本质》一书中为此提出了许多主张，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而，正如柏拉图之前所做的那样，在他的论证过程中，他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即星星是有生命的，它们是有理性的生命，它们是神。参见上文为此引用的一些段落，在此无需赘述。同样，普鲁塔克在他反对伊壁鸠鲁派的科洛特斯的小册子中，也把“诸神有天意，太阳和月亮有生命，所有人都崇拜他们，向他们祈祷和献祭”作为人们普遍相信的事情之一，他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没有理由提出异议。因此，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似乎把“天意”学说和“星辰有生命并被当作神来崇拜”的学说放在了同一个基础上，就好像它们同样需要被相信，而且一个和另一个都有同样的证据。这肯定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因为那些认为相信恒星是有生命、有智慧的生命，并对人类及其事务进行管理是不合理的人，有可能会被引导去否认天意；根据这些哲学家，甚至柏拉图本人的推理，天意的证明也依赖于同样的原则。

我刚才提到的斯多葛学派的巴尔巴斯，在说了许多精彩的话来说明天意对整个人类的关怀之后，接着证明，不朽的神灵会为个人或特定的人的福祉提供咨询和保障。不朽之神对个人或特定的人的福利是有咨询和规定的，“*Nec verò universo generi hominum solum, sed etiam singulis a diis immortalibus consuli et provideri solet*”。但从他后面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并不打算用这句话来表示，天意的关怀和干预延伸到所有的人，而只是延伸到更有价值和更杰出的人；也不是延伸到他们的所有事务，而只是

延伸到那些更重要的事务。在列举了古罗马人中几位最杰出的伟人和贤人之后，他补充说，希腊和罗马都产生过许多非凡的人物；他们中没有一个不是靠上帝或一位神的帮助才成为这样的人；“*Juvante Deo*”这个短语在这里可以翻译成“神的帮助”。因为他在前面谈到了不朽的神灵：紧接着他又指出，由于这个原因，诗人，尤其是荷马，为他们的英雄指定了一些神灵作为他们的伙伴。他还补充了一些证据，证明诸神会照顾城市和特殊的人，即他提到的那些特殊的人。因此，他宣称，如果没有神的眷顾或影响，没有人能成为伟人。“*Nemo igitur vir magnus sine aliquo afflatu divino unquàm fuit*”。但他认为，如果一个人的谷物田或葡萄园受到暴风雨的伤害，我们不应该认为天意会关注这些事情。他说：“因为诸神”，“关心大事，忽视小事”。科塔在《诸神的本质》第三卷中回答巴尔布斯时，注意到了斯多葛学派的这一学说，即诸神忽视小事；他们通过这样的考虑来说明这一点，即国王们并不在意他们王国中发生的小事。他回答说，如果他们（国王们）明知故犯，对小事视而不见，那就是一种过错。但是，神不能以无知为借口，也不能以缺乏权力为借口。他指责他们（斯多葛学派）自相矛盾，声称神灵并不关注万事万物，也不关心人类的个人，但人们却应该向神灵祈祷和发誓，这就意味着神灵关注具体的人和他们的职务；因为祈祷和发誓是由具体的人作出的。“*Vota suscipi dicitis oportere: nempe singuli vovent. Audit igitur mens divina etiàm de singulis*”。巴尔巴斯所代表的斯多葛派的这一观点与欧里庇得斯的观点一致，后者被伟大的哲学

家普鲁塔克引用并认可，即“上帝只关心最伟大的事情，而把较小的事情留给命运”。不过，巴尔布斯观点似乎并不是所有斯多葛派的观点。据说著名的斯多葛派人物克利希普斯（Chrysippus）认为（上帝不仅关心大事，也关心小事），普罗塔克（Plutarch）为此对他进行了指责。

伊壁鸠鲁和安东尼似乎也有同样的观点，但塞内加似乎对此并不满意。在他的第 95 封书信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其中写道，他认为有必要知道：“诸神主宰世界：他们安排与整体有关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理应属于他们：他们对人类行使监护权，有时也对个人感到好奇”。他在这里似乎认为，天意很少关注个人或具体的人和事，尤其是那些影响较小的人和事。——如果是这样的话，人类中的绝大多数人就不能确信，他们和他们所关心的事情都在天意的关照和检查之下：这样就没有什么余地对上帝产生宗教上的敬畏，也没有余地行使应有的顺从和顺服。

许多哲学家对“命运”的看法，也使他们的天意学说受到困扰和困惑。泰勒斯曾说过，必然性是万事万物中最强大的，因为万事万物都受制于必然性。正如普鲁塔克告诉我们的那样，巴门尼德和德谟克利特认为，万物的产生都是必然的：德谟克利特将其理解为绝对的物质必然性。赫拉克利特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命运使然，命运与必然性是相同的。斯多葛学派对命运的论述尤其多。芝诺（Zeno）认为万事万物都受命运的支配，拉尔提乌斯

(Laertius) 也告诉我们这一点。但芝诺、克利希普斯和斯多葛学派最杰出的人对命运的论述却非常晦涩和混乱。他们认为，在构成世界的过程中，朱庇特本人受到自然需要的阻碍，因此，他不可能总是做他想做的事。因此，他们认为有些人不可避免地具有邪恶和反常的倾向，而好人则必然会遭受外来的邪恶和灾难。普鲁塔克说，在斯多葛派看来，必然性是一种猛烈的、不可战胜的或不可移动的原因；而命运则是一种有序的、既定的复杂性或原因的组。然而，他们努力这样解释，以便为人的自由留有余地。但必须承认的是，在基督教在世界上取得一些进展之后，后来的哲学家，特别是希罗克勒斯 (Hierocles) 和辛普利修斯 (Simplicius)，在这个问题上表达得更为清晰和一致。

哲学家们所面临的困惑和不确定性还表现在，他们似乎将事件的安排划分为上帝或天意、命运和运势。根据普鲁塔克的说法，柏拉图本人将一些事情归于天意，将一些事情归于必然。他在《法律篇》第四卷中说，“(众)神，以及与神同在的命运和机遇，主宰着人的一切事务”。马克西穆斯-提里乌斯认为，发生在人身上的所有事情，要么是天意的检查和安排，要么是命运的必然，要么是命运的变化，要么是人类艺术和技能的管理。他把命运比作一个死板的暴君，它既不承认有上级，也无法改变：它强行牵引着我们，我们必须顺从：它不可抗拒，向它祈祷也是徒劳，甚至连朱庇特本人也无法阻止它。因此，他引用了荷马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朱庇特抱怨命运之神已决定他亲爱的儿子萨尔佩顿将

被帕特洛克罗斯杀死，因此他无力拯救他。——至于命运之神，这位哲学家把它描绘成一个没有理解力的强权者，没有智慧，没有判断力，没有天意，只有狂怒、激情和躁动的任意意志：它没有理智，没有远见，耳聋且无常，被驱使着来来去去，不能用任何艺术或管理者的技巧来管理。他曾在同一篇论文中指出，命运和通常所谓的命运之物并非神灵所赐，而是疯狂的命运的疯狂馈赠；他把它们比作我们从醉酒的人那里得到的礼物。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古代异教徒，无论是庸人还是哲学家，对天意的认识都是非常混乱和不确定的：因此，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有上帝的明确启示来指导和指示我们，一定是最令人满意和最有利的。这就是我们的无价之宝，因为我们受益于《圣经》中的启示。圣经以上帝的名义向我们保证，尽管他无限地超越了人类的理解能力，尽管他对最优秀的受造物的服务（即人的服事）给予了极大的宽容，但他的天意关怀却延伸到了他所创造的所有受造物，尤其是人类：不仅是国家和大群体，还有人类的每一个个体，最卑微的人也不例外。

即使是那些在我们看来是偶然的事件，也是在上帝最睿智的天意的支配之下，没有他的指示或允许，我们不会发生任何事情，无论是善是恶，但这是有序的，为人的自由和道德能动性的行使留有余地，也为第二原因和工具的运作留有余地：有一些比人更高贵的生命（天使），上帝乐于利用他们来管理他对人类的天意，

但事情并不是绝对由他们来指挥和处置的：他们与我们同为至高无上的普世之主的仆人；对他们的宗教敬意或崇拜中也没有任何部分是不本应当归于上帝的（即我们不应当敬拜天使，而是要单单地敬拜上帝、造物主）：邪灵是存在的，它们有强大的力量，也有恶意；但它们所能做的不过是上帝所允许的，而且都在上帝的主宰之下；所以善良的人不必害怕它们，只要他们信靠上帝，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上帝在他的一切安排中都是公正善良的，而且总是根据最明智的理由行事，尽管我们现在可能无法理解这些理由：我们今生的一切好处和便利都归功于他的仁慈；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苦难都是他为了智慧和公义的目的而允许和安排的；他会使这些苦难互相效力，使诚心爱他和侍奉他的人得益处。我们还得到进一步的保证，上帝随时准备将圣灵的影响和帮助赐给好人，帮助他们履行职责，在他们的一切苦难中给予支持和安慰；最后，他时刻监察所有人，知道他们的一切言行，甚至他们最隐秘的想法和倾向。

他们（世人）必须对上帝负责，并受到上帝相应的奖赏或惩罚。这就是《圣经》赋予我们的关于上帝天意管理的总体思想，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它，就没有比它更崇高、更有用的了。最有益处的是，这一切不只是作为智者和哲学家的观点向我们提出，也不是被其他大名鼎鼎的人（哲学家）所辩论、提议，而是由上帝自己的明确启示所确定的。这无疑为我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我们对神圣的陛下产生宗教般的敬畏和崇敬，对他的律法恪尽

职守，对他的旨意完全服从和顺从，对他的天意平静地默认、在我们所享受的祝福中感恩地感受到他的仁慈，在我们目前可能遇到的一切苦难和逆境中保持稳定的忍耐和坚毅的心态，并在我们的整个过程中不断地像在他的视线中一样行事，保持对他的习惯性关注。

在此，我们不妨谈谈祈祷的义务，正确履行祈祷的义务显然有赖于关于天意的教义和信仰。只要有宗教出现的地方，就普遍存在这种情况；可以合理地认为，它是人类最初的父母和祖先所信奉的原始宗教的一部分。当这种宗教在相当程度上未被破坏时，祈祷和其他神圣的崇拜行为都是针对唯一的真神，即世界的创造者和管理者。但随着偶像崇拜的发展，他们（偶像崇拜者）的宗教崇拜，尤其是这部分崇拜，是针对多神的。他们向这些神灵献上祈祷和供品，将他们（偶像众神）视为世间福气的赐予者或邪恶和灾难的施加者：而即使是那些对至高无上的神有一些概念的人，也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至高无上的普世之神，——因为他们认为神远在他们之上，不会关心他们的事务。因此，尽管异教徒几乎普遍使用祈祷，但他们的祈祷对象是错误的，而且一般在祈祷的问题上也是错误的。除了世俗的命运、财富、荣誉、长寿、健康、繁荣、事业成功、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之外，他们似乎大多没有向神灵祈祷的想法。他们中一些最聪明的人看到了这样做的不妥之处，同时他们也意识到自己无法判断应该祈求什么，因此他们认为最好只祈求一般的美好事物，而不要妄想提出特别的请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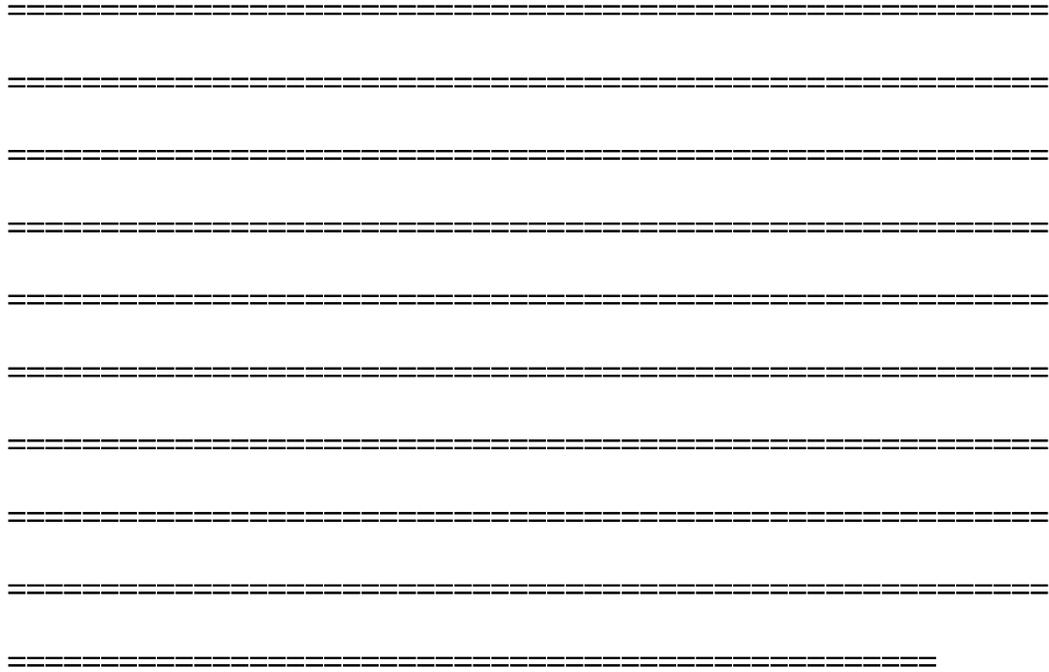
这就是苏格拉底在《阿尔西比阿德》第二章中的用意；他在书中对那位年轻的贵族说，对他来说，祈求任何具体的事情都是不安全的，以免他所祈求的事情被证明是一种诅咒而不是祝福；因此，他建议他等到某个神灵在善恶的知识方面给他启迪。毕达哥拉斯告诉我们，他不允许任何人为自己祈祷，因为没有人知道什么对自己有益。马克斯·Tyrius 有一篇论文证明，我们根本就不应该祈祷。其他哲学家可能也持同样的观点。

【我们现代的自然神主义论者自称以自然法则管理自己，他们对祈祷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一些人认为祈祷是自然宗教的义务，另一些人则不允许这样做。丘博先生认为，向上帝祈祷是不恰当的，他怀疑这样做会让神不高兴。见其《遗著》第一卷。】

他们中的一些人，尤其是伊壁鸠鲁和安东尼，对祈祷的义务和我们应当祈祷的最佳对象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但对于祈祷的对象，他们并没有注意纠正流行的多神教观念，而是予以支持。但是，如果哲学家们在祈祷的义务方面从来没有如此正确或如此一致的意见和指示，那么，与来自上帝的明确而有据可依的启示的权威所产生的影响相比，它对人类大众的影响肯定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启示规定向上帝祈祷是我们的义务，并通过仁慈的宣言和应许鼓励我们这样做。我们在圣经中得到了这样的启示。我们在圣经中得到保证，上帝虽然被高举，超过一切祝福和赞美，但他允许、并要求我们为从他那里得到的好处向他这位神圣陛下献

上我们的赞美和感谢，为得到我们需要的好处和避免我们有理由惧怕的邪恶（灾祸）献上我们的祈祷和恳求；——这并不是说，如果我们不表达出来，他就不知道我们的需要，而是因为他的旨意是让我们始终保持一种对上帝绝对依赖的意识，并尽职尽责地顺从和祈求。

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他的恩典宝座前；耶稣基督是他（天父）自己指定的伟大而唯一的调解人；我们可以像子女一样，向一位能够帮助我们、并愿意随时准备帮助我们的父亲尽孝；我们甚至可以向他（天父）申请与肉体 and 现世有关的美好事物；只要我们是完全顺从他的旨意，只要他认为这些东西对我们是真正合适和需要的，我们就可以向他申请：但尤其要向他祈求属灵的祝福，祈求他的恩助，以支持和激励我们履行我们的职责。在圣经中，我们有最优秀的祷告模式，有正确进行祷告的最佳指南，有诫命和榜样教导我们该祷告什么和如何祷告。但与此同时，圣经也非常谨慎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如果脱离了圣洁和良善的实践，就无助于我们被上帝接纳；恶人坚持恶行的祷告是主所憎恶的，但正直人的祷告却是他所喜悦的。



第 XVIII 章.

对上述古代异教徒宗教的一般思考。第一个思考是：《圣经》中向我们描述的外邦人可悲的宗教状况是真实的，与事实相符，并得到了异教毋庸置疑的遗迹的证实。一些学识渊博的人试图解释这些表述，但这是徒劳的，也是不充分的。

在结束对外邦世界宗教状况的叙述时，我将提出一些一般性的思考和看法。

显然，即使是最博学、最文明的异教国家，也陷入了黑暗和堕落的可悲境地。他们从对唯一真神的认识和崇拜堕落为最惊人的偶

像崇拜和多神教。神的名字、品格和属性被错误地应用于多种偶像神灵。他们不是被上帝的作品（受造的世界）引导着去承认和崇拜他（造物主）这位荣耀的创造者，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崇拜作品本身，并向它们表示只有上帝才应得的崇拜。他们到处建造庙宇，筑起祭坛，向虚构的神灵祈祷和献祭，流行的神学把脆弱凡人的一些最恶劣的恶行和激情都归于其中的许多神灵。他们甚至崇拜他们自己也承认是邪恶的神灵；他们的许多宗教仪式都是根据所谓神谕的命令制定的，是如此残忍、淫秽和不洁，只适合邪恶和恶毒的生物。他们的许多哲学家要么坚持倾向于无神论的信条，颠覆一切宗教的基础；要么竭力摧毁一切确定性和证据，他们给人们带来了普遍的怀疑和怀疑主义，使人们甚至在信仰上帝和天意方面都没有原则可依。至于那些对宗教和神灵抱有更公正、更崇高情感的哲学家们，他们的崇高思想，我们很容易欣赏，却掺杂着非常危险的错误，充其量对人们没有什么好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他们的学校。此外，必须补充的是，在他们自己的实践中，他们（哲学家们）普遍陷入了常见的偶像崇拜和多神教，他们非但没有将人们从偶像崇拜和多神教中拯救出来，反而用他们的格言来支持偶像崇拜和多神教，并设计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色彩来为偶像崇拜和多神教辩护。

异教徒作家们自己的大量记载证明了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异教的所有遗迹也证实了这一点。这完全证明了《圣经》中向我们描述的异教徒世界的宗教状况是正确的，尤其是在基督教启示首次出

版之时（即新约圣经）。圣保罗在给罗马人的书信第一章中描述了一般的异教徒，特别是罗马帝国的异教徒，当时罗马帝国是世界上最博学和最文明的地方，他们的偶像崇拜和礼仪堕落已经到了最畸形的程度：尽管在造物工程中发现了神的本性和完美，使他们“无可辩解”，但他们“不荣耀神是神，反倒妄想，愚昧的心也昏暗了。他们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光，改变为像朽坏的人、飞鸟、四足走兽、爬行之物的形像”。又说：“他们将神的真理变为谎言，敬拜事奉受造之物，胜过敬拜那永远蒙福的创造主。”因此，他（造物主）让“他们存邪僻的心”，使他们自暴自弃，沾染最不自然的污秽，以及各种可憎的恶行和邪恶。见罗马书一章 17 节至该章末尾。圣保罗在其他书信中也有同样的论述。在给帖撒罗尼迦人的第一封书信中，他说外邦人“不认识上帝”，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 5 节。他是这样描述他们皈依基督教的：他们“离弃偶像，事奉永生的真神”，他认为当他们从前继续处于外邦人的状态时，他们事奉偶像，不事奉永生的真神。帖前一章 9 节。他对曾经是外邦人的加拉太人说：“那时，你们不认识神，就侍奉那些本性不是神的”。加拉太书第四章第 8 节。在给以弗所人的书信中，他也以同样的方式让他们记住，他们“从前在肉身是外邦人”，那时他们“没有指望，在世上也没有神”，以弗所书第 2 章第 11、12 节。a **ơ i đ ập x á c ph ụ** 并不是说他们根本没有神的概念，也不相信神的存在，而是一种强烈的表达方式，表示他们对唯一的真神没有正确的认识和敬拜，他们的宗教仪式不是献给真神，而是献给偶像（假）神。在这封书信的第

四章第 17、18 节中，他将外邦人的普遍特点描述为“悟性昏暗”，“因着他们心里的无知，心里瞎了眼，就与神的生命隔绝了”。同一位使徒（保罗）告诉哥林多信徒，“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献给鬼，不是献给神”；他说，“我不愿你们与鬼相交”。林前十 20。如果 *daavias* 一词不像我们的译者那样译作魔鬼，而是像有些人选择的那样译作 *dæmons*，那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可以肯定的是，“*dacónior*”一词在斯克里普斯语中通常被理解为不好的意思。无论我们如何解释这个词，使徒在这里显然是把对这些“偶像”的崇拜与对独一真神的崇拜对立起来，并认为这两者是不一致的，其中一个不能安全地与另一个结合在一起。在所引用的几段经文中，很明显使徒说的是一般的异教徒。至于他们中间有哪些特殊的人，没有堕落，没有拜偶像，这就无从考究了。但事实已经证明，他们中最伟大、最有智慧的人也陷入了这种堕落和偶像崇拜之中。

由此可以得出异教徒世界在宗教方面的总体状况。

我在这里要注意的最后一件事，是那些对异教世界的宗教状况给予了最有利评价的博学作家所主张的，他们从异教徒的著作中摘录了一些段落，以证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承认并崇拜唯一的至高神，即宇宙的主宰和管理者。本著作的第二章已经说明，在许多异教徒民族中，甚至在那些被认为是最野蛮的民族中，都存在着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模糊概念，他们的这一概念来自古老的传统。但也有证据表明，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崇拜被他们视为至高

无上的神，因为他们认为神远在他们之上，与他们或他们的事务无关，因此他们完全崇拜低等神灵。还有一些人把至高无上的神理解为太阳，或者把太阳和他们的英雄神的主神混为一谈。还有许多人认为，万物的统治权和管理权被多个神灵瓜分，他们认为这些神灵在各自的地区都是至高无上的；或者，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神灵被认为在权力和尊严上优于其他神灵，人们仍然认为他与其他神灵具有相同的种类和性质。

因此，不能公正地说，人类普遍认同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概念，尽管我很乐意承认，人类也认同存在某种更高的无形的神力，而且几乎没有一个民族不承认某种神灵或其他神灵。迄今为止，人类普遍同意反对无神论者，而且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因此，柏拉图和西塞罗，以及救世主降临之前的其他古人，在谈到人类对神灵的普遍认同时，都认为这种认同的对象不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而是众神：他们提到的普遍相信和承认的天意就是众神的天意。关于这一点，已有多处论述，在此无需赘述。但是，当基督教在世界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之后，异教的拥护者们却假装声称全人类都承认并崇拜唯一的至高真神，而且在所有民族中只有一种普世宗教。为此，马克西姆斯-提里奥斯（Maximus Tyrius）有一段引人注目经常被引用的话经常被引用。我将以库德沃思博士的译本向读者介绍这段话，在我看来，库德沃思博士的译本是公正的。他断言，“如果要求所有的人都说出他们对上帝的看法，那么不会有人说一套，有人说另一套。斯基泰人不会，希腊人不会，希伯来人也不会。

在其他事情上，我们发现人与人之间的言语非常不和谐；在诚实与不诚实、善与恶的问题上，所有的人都是众说纷纭。然而，他又说，在这巨大的战争、争执和不和中，你们可以发现全世界到处都有一个一致的法则和观点，那就是有一位上帝，他是万物之王，万物之父，还有许多神，他们是上帝之子，与上帝同为君王：希腊人和蛮族人都肯定这些事情，各个地区的居民也都肯定这些事情”。在这里，他显然把自己的柏拉图体系作为全人类的普遍体系强加给我们。但他怎么知道所有国家都同意这一点呢？除了他自己的话，我们一无所获。他说得好像他们（全世界各地的人）对神性的观念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要求他们说出自己对神的感觉，不会一个人说一种，另一个人说另一种，而是所有人都会说同样的话；这显然违背了真理和事实。因为如果我们探究一下他们对神性或高级无形力量的看法，就会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西塞罗说：“Deos esse nemo negat”，“quales sint, varium est”。西塞罗又说：“Multi de diis prava sentiunt”。因此，马克西姆斯-提里乌斯的权威并没有什么分量。

库德沃思博士还引用了普鲁塔克在de Isid. et Osir.所说的：“神在不同的民族并无不同，就好像蛮族和希腊人，地球上南方和北方的居民，都并非有不同的神。太阳、月亮、天、地、海，虽然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名称，但都是共通的；因此，只有一个原因在支配着这些事物，只有一个神在调配着一切，而为其服务的下级神灵则被不同国家的法律赋予了不同的名称和荣誉，因此

他们在世界各地都受到崇拜：——虽然这（多神主义）并非没有危险或危害，会使人们陷入这两个极端中的一个或另一个，要么是迷信，要么是无神论”。在这里，我们又看到普鲁塔克只是赤裸裸地断言，把他自己的观点说成是全人类的观点：同样，我们发现他在同一篇论文中，把他自己为之辩护的两个永恒原则，一个是善，另一个是恶的学说，说成是自古以来各国智者的普遍学说。他现在引用的这段话，实际上也是整篇论文的内容，显然是为异教徒的偶像崇拜和迷信辩护，借口是他们对众多神灵进行的多种形式的崇拜，只是以不同的名称和符号来表达对唯一至高无上的神的崇拜。

在这之前，埃及人认为他们的神不是所有人共有的，而是他们自己特有的。在其他地方，他（普鲁塔克）说所有人都同意有神存在，但关于神的数量、顺序、本质和力量，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分歧。哲学家不同于诗人和立法者，而诗人和立法者又不同于哲学家。见他的 *Amator. Oper. II. p. 763*。紧接着他的这段话，他推荐哲学，认为哲学是引导人们正确理解神圣仪式的必要条件；他还说，应该从最符合理性的角度来理解这些仪式。由此可见，如果他发现这些礼仪与理性不符，他就决心让它们看起来与理性相符，并赋予它们一种意义，以掩盖它们的荒谬性。尽管他的许多寓意式阐释显得奇怪、勉强和不自然，但他在该著作中确实给出了这种阐释方式的几个例子。他在这里假定，如果没有哲学的指导，人们就不会正确理解神圣的仪式。但是，人们似乎并没有就

他们的神灵或对神灵的崇拜咨询过哲学家。他们总是习惯于把那些神（偶像众神）当作许多不同的神来崇拜，而一些哲学家却把它们当作同一个神的不同名称，他们很少理会这些哲学解释，因为它们对公众的崇拜没有任何影响。事实上，即使如果他们听从了哲学家们的意见，也不会对事情有多大的改善；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其中最杰出的哲学家们非但没有把人们从偶像崇拜和迷信中拯救出来，反而鼓励他们，通过神化自然界的事物，为最粗暴、最广泛的偶像崇拜开辟了道路。普鲁塔克结束这段话的方式暴露了他的一种意识，即在他试图对异教徒的神学进行一番似是而非的描述之后，却发现他们的神学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它有可能使人们陷入奢侈的迷信或无神论。

我很乐意承认，在马克西姆斯-提里奥斯、普鲁塔克和阿普列乌斯写作（他们都以同样的笔调谈论）的时候，上帝的统一性在异教国家中比以前得到了更普遍的认识和承认。但这并不是因为哲学家们的推理，而是因为基督教的光辉，它在当时得到了普遍的传播，而犹太教的启示则为其铺平了道路。贾斯汀-玛蒂尔（Justin Martyr）与我提到的那些哲学家几乎生活在同一时期，他宣称，“人类中没有一个地方，无论是希腊人还是蛮族人的地区，也无论他们（各国各族）被称为什么名字，不是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名义，向天父和宇宙的创造者献上赞美和感谢的”。它表明，众所周知，基督教在当时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将真神的知识传播到各国，甚至是遥远的野蛮人中间。

在之前的异教时代，合一的学说（即只有一位真神）只是少数人的秘密，他们并不向人们公布。这一点甚至可以从那些学识渊博的作者自己提供的证据中看出来，尽管他们想把它说成是异教徒世界的普遍教义：——因为他们要么认为这是在不同国家举行的神秘仪式中传授的，要么认为它是埃及人、迦勒底人、波斯人等神秘神学的一部分。

至于（异教徒的）奥秘（神学），如果正如《摩西的神圣使命》的博学作者所努力证明的那样，唯一的至高神、创造者和管理者的教义是在那里传授的，是更大的奥秘中的特殊教义，在最严密的封印之下，只传授给那些适合被托付给秘密的入门者，他们负有最庄严的义务，不能泄露这个秘密。如果这是一件普通人以前就知道的事情，而且是共同接受的宗教条款，那么，将其作为不合法透露的深奥秘密保留给奥秘，这能说得通吗？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里提到的这位博学的作者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前后矛盾的问题。他说，“上帝的知识（即只有一位真神）是在秘密庆祝的奥秘中传达给少数精选的外邦人的”。他还说，“在异教公开或特别的崇拜中，受造物是唯一的崇拜对象”。

博学的赛克斯博士似乎很想把神的统一性（只有一位真神）和完美性的学说说成是异教徒的普遍学说，声称——他们不是从启示或传统中，而是从纯粹的自然之光中得出这一学说的，但他不得

不承认，这对他的计划毫无益处。他说：“异教徒中的奥秘在他们神学的许多部分都不是正确的，但他们很难接触到那些能够或愿意纠正他们的人。尤其是关于上帝合一的知识，以及类似的重要真理”。如果这是人们仅凭自然之光就能普遍知晓的教义，他们肯定不会需要别人帮助纠正他们。同一位天才作家在说到“埃及人确实传授了唯一的最高思想，即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之后，又指出，“这是埃及人秘密神学的一部分，只传授给他们的国王和祭司；毕达哥拉斯为了了解他们的神学，不惜接受割礼，并让国王给祭司们写信”。他还进一步指出，“毕达哥拉斯哲学的最大秘密也在于此，即存在一个神，是万物的最高主宰”。每个人都知道毕达哥拉斯和他的追随者是多么小心翼翼地让人们隐瞒他们哲学的秘密：甚至连他们自己的弟子也不知道这些秘密，直到经过漫长而艰难的准备之后才告诉他们。他还假定柏拉图的神的概念来自埃及。这位哲学家遵照埃及人的格言，认为向人们公开宣布上帝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不难看出，这些假设与关于唯一真神的知识、他的完美和旨意是异教徒世界的共同教义这一假设并不十分一致。

著名的库德沃思博士经常指出，“古埃及神学源自希腊和欧洲神学”。他煞费苦心证明，“埃及人承认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宇宙神”。尽管我必须承认，如果把这理解为唯一的真神，那么在这长达近50页的整个章节中，为其提出的证据在我看来并不令人满意。他自己断言，而且从他提供的证据来看似乎也是如此，“希腊人和埃

及人都认为，第一神或至高神与 rò wav 或宇宙其实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承认埃及智者对唯一至高无上的神有正确的观念，那么博士本人却认为这是他们神秘神学的一部分，只传授给了极少数人，并被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不让人们知道。这位博学的作家断言，根据希腊人和拉丁人公认的神学，不仅哲学家和智者，甚至是庸俗的异教徒，都承认唯一至高无上的神，即天地之主，也就是我们所崇拜的神，并以朱庇特之名对其顶礼膜拜，我认为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在他的书中，确实有几段与这一计划不太一致。他将异教徒的庸俗神学与自然神学和真正的神学区分开来，在庸俗神学中，他将诗歌神学、神话神学、民俗神学或政治神学都包括在内。他所说的用不同的名字和称谓崇拜唯一的真神，似乎仅限于那些他称之为“更聪明的异教徒”的人。他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这些人是谁，但可能是他意在将他们与一般庸人区分开来。从他在这部著作中引用的几段话中可以看出，即使是异教徒中最博学的人，在他们对唯一至高无上的神的观念上也有很大的缺陷和错误：他们一般都是世界崇拜者，崇拜这个物质系统的各个部分，他们认为这些部分是有生命的，是神的组成部分和成员：他们中最高雅的人在这两件事上意见一致，即打破和破坏一个简单的神，并将其繁衍成许多神：然后把整个世界神学化，把事物、意外和无生命体的本质神化：人们通常把朱庇特（他们的神灵之首）理解为诗人和神话学家笔下的朱庇特：神学（即他们的英雄神的历史）和生理学与神学长期混杂在一起：他们的公共政治崇拜看起来是由多个不同的独立神灵组成的，人们也是这样看待和

崇拜他们（偶像众神）的。这些让步，以及这位博学的作者经常不得不做出的其他类似让步，实际上推翻了他费尽心机要建立的假设（换言之，异教徒世界并不认识唯一真神）。

=====

=====

=====

=====

=====

=====

=====

=====

=====

=====

=====

=====

=====

=====

=====

=====

第 XIX 章.

第二个一般性思考。异教世界宗教的堕落并不是反对天意的智慧和仁慈的正当理由。上帝并没有让自己在他们中间没有见证人。

长期以来，他们一直保留着一些最初源自启示录的古老传统。除此之外，他们还在神的奇妙作为中找到了神性的证据。犹太教启示录的初衷是遏制日益增长的偶像崇拜，其趋势是在各民族中传播对唯一真神的认识和崇拜：它在许多情况下确实起到了这种作用。

对异教世界状况的描述可能会让所有宗教的敌人有机会指责上帝的智慧、正义和仁慈。假定上帝关心人类，让所有民族长期处于黑暗、迷信和偶像崇拜的悲惨境地，却不给他们提供任何防范或挽救的方法，这似乎与上帝的道德管理不符。如果情况果真如此，这似乎是对天意的强烈反对：但我现在要继续说明，这远不是对此事的公正和公平的解释。

我们已经注意到，上帝在洪水之前和之后，给人类的始祖和祖先以关于他自己和他的旨意的充分启示，并由他们传给他们的后代：除了给亚当和挪亚的一般启示，并通过他们向全人类颁布的启示之外，上帝在那些早期的时代还不时地愿意向特定的人作出关于他自己的特殊启示；在不同的国家，人们倾向于保留对独一无二神的认识、对他的天意的认识以及对他的崇拜：古代原始宗教和传统的大量遗迹在各民族中延续了一段时间，他们有最大的义务保持这些遗迹的纯洁性：在创造和天意的工作中，神性的确凿证据使这些关于独一无二神、伟大的创造者和世界的管理者的传统更有分量。尽管人们一直在争论，没有听说过神灵的人，如果不经教

导，仅凭自己的理智，是否能够认识唯一的真神；但所有人都承认，一旦人们认识了神的观念并将其传播出去，对神的奇妙作为的思考，如果得到适当的改进，就会有一种明显的趋势，即保持这种观念，这符合人类的共同理智。在这方面，上帝从未让自己在世界上的任何时代或民族中没有见证人。综上所述，不可否认的是，上帝在他对人类的恩赐中，已经做了足够多的事情，来维持世人对神性的认识，以及对宗教的了解和实践。如果他不再以特别的方式做更多的事情，而是在此之后让人们完全依靠自然和理性的光辉，再加上那些最初归功于神的启示的传统帮助，那么没有人会合理地发现错误。

在迦勒底、迦南、埃及和邻近的国家，巨大的堕落首先开始；或者至少这些地方是堕落最严重的地方，堕落似乎也是从那里传到其他国家的。因此，上帝以他的智慧和良善的天意，愿意采取了适当的方法，及早制止了这些地方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

为此，他呼召了亚伯拉罕，并向他展示了自己非凡的旨意，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也是信仰和虔诚的杰出典范。他的智慧和美德的名声在各国之间广为流传，约瑟夫引用的贝罗索斯（Berosus）、赫卡泰乌斯（Hecataeus）和尼科劳斯-大马士革（Nicholaus Damascenus）的证词，以及亚历山大-波利希斯特（Alexander Polyhistor）、欧波莱穆斯（Eupolemus）、阿尔塔潘努斯（Artapanus）等人对他的评价都证明了这一点，这些人的

证词可参见尤西比乌斯的书作。时至今日，他的名字仍在东方广为流传。他旅居迦勒底、埃及和迦南，在那里还住着杰出的麦基洗德和其他人，在他们中间仍保留着宗法宗教。从关于亚伯拉罕的记载来看，他一直非常谨慎地教导他的家人信奉真正的宗教，他的家人非常多。创 xviii. 19. 从亚伯拉罕开始，夏甲和基士拉传出了许多伟大的民族，在这些民族中，对唯一真神的认识和崇拜，以及宗教的主要基本内容，似乎延续了好些时代。这可以从《约伯记》中的几段经文中看出。如果我们能更好地了解人类的古代史，其他一些民族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但是，亚伯拉罕的信仰和应许的继承人以撒特别注意将真正的宗教传承下去，以扫和雅各以及他们众多的后裔都是以撒的后裔。约瑟在埃及的发展得益于非凡的天意，雅各和他的家人在那里定居下来，很快就发展成了一个国家，其中至少有一些人对真神的认识仍然存在。这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对埃及人产生良好的影响。

很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各国都有一些特殊的人，他们还没有被普遍的偶像崇拜所感染。但他们的权威和影响力很小，也很少受到重视。因此，上帝以他的大智慧和对人类的仁慈，为了进一步防止偶像崇拜的蔓延（偶像崇拜有可能成为普遍现象），他不仅向少数几个特定的人，而且还向为此目的而分别出来的整个民族表明了他的旨意。通过非凡的神力干预，一种特殊的制度得以建立，其基本原则是承认和崇拜唯一永生的真神，而且只崇拜他。其他国家的立法者将偶像崇拜和多神教作为其政体的基础，

为了使这一与他们所建立的政体截然不同的政体更有份量，神的权威得到了最杰出的证明和一系列奇妙的行为的证实，这些行为最惊人地展示了神无与伦比的力量和荣耀。这就是摩西宪法；它的问世光荣地战胜了偶像崇拜，甚至在偶像崇拜的主要发源地埃及也是如此。建立这种宪法和政体的人民，并没有被安置在地球上一个偏远和晦暗的角落，而是被安置在一个非常适合传播他们的宗教和法律知识的地方。他们位于当时已知世界的中心，一边是埃及和阿拉伯，另一边是叙利亚、迦勒底和亚述。

他们也在西顿和推罗附近，西顿和推罗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埠，船只从那里驶往各地，他们在最遥远的国家建立殖民地。以色列人本身也不是一个非常渺小和可鄙的民族。考虑到他们民族惊人的繁衍，在那个世界的时代，他们与其他人类的数量相比，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奇特的政体，再加上天意对他们的非凡作为，自然会使邻近的人对他们的宗教和律法进行探究，从而引导他们承认和崇拜唯一的真神，并让他们发现自己的迷信和偶像崇拜的愚蠢和不合理之处。从圣经中几处明确的经文可以看出，这确实是神的智慧在对以色列人民进行分配时所考虑的设计的一部分。他们的律法确实是为了使他们与其他民族区别开来；为了达到明智的目的，他们必须如此；但他们愿意接受其他民族的人，只要他们愿意放弃偶像崇拜，崇拜唯一的真神、宇宙的创造者、而且只有他。在他们国家最兴盛的时期，特别是大卫和所罗门统治时期，他们拥有广泛的统治权和通信联系。之后，他们又与埃及、

叙利亚、亚述、巴比伦尼亚和波斯频繁往来。如果我们考虑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玛德王大流士、波斯王居鲁士、大流士海斯塔斯佩斯和亚达薛西斯等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所颁布的令人难忘的法令，他们向世人展示了他们对以色列人所崇拜的上帝的敬仰，将其视为宇宙的伟大主宰；如果再加上但以理和他的三个同伴的杰出成就，他们是神的狂热崇拜者，反对一切偶像崇拜；以及后来以斯帖和末底改的强大权力和权威，还有亚哈随鲁王统治时期对犹太人的特别恩惠，我们被告知“那地的许多人都成了犹太人”：——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事情，那么很有可能，他们的律法的名声，以及在他们继续遵守这些律法时神的天意对他们的特别眷顾，还有当他们偏离律法崇拜偶像神时所遭遇的灾难，都在列国中广为流传。这可能比人们通常想象的更有助于保持对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唯一真神的认识，并对盛行的偶像崇拜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我很清楚，有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外邦人或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伟大的智者，在认识独一真神方面从犹太人那里得到了任何巨大的好处。

众所周知，基督教会的许多原始教父都坚持认为，希腊人的学问和知识是从希伯来人那里借来的。不可否认的是，其中的一些好人把这一点说得太过分了，他们随时准备抓住希腊哲学家和诗人著作中的任何东西，只要这些东西似乎与希伯来人的思想和知识

有关联。

与此相反，一些现代人却走向了相反的极端。我以前曾有机会提到过一位聪明博学的作家，他花了很大的力气来研究和否定教父们为支持他们的假说（即希腊人的学问受到希伯来人的影响）而提出的事例。他欣然同意，甚至断言希腊哲学家从埃及人和迦勒底人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但绝不承认他们从希伯来人那里学到了任何东西。然而，他自己也指出，“可以肯定的是，摩西比任何希腊哲学家都活得更早；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所说的关于上帝、世界的创造等方面的第一件好事，都是摩西和先知们说的，而且是在他们中任何一个哲学家提出这种观念之前说的”。他还说，“埃及和犹太教一样传授这一原则，马吉亚人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并没有像希伯来人的神学那样，有确凿的古迹来向我们保证埃及人和马基雅人的古代神学。既然希腊人自己也承认，他们到东方”是为了获得关于（神的）统一性的知识（即只有一位真神），以及类似的自然宗教的重要真理”，那么，我们有更多的把握证明，早在希腊哲学家兴盛之前，犹太人就已经传授了这些知识，这比我们所掌握的、关于他们到过的其他民族的知识要多得多，那么，还有什么理由将所有东方民族中的犹太人排除在外呢？古人普遍认为（神的统一性、唯一性），许多哲学家也试图这样做，这是非常正确的；但这并不是普遍的情况，这一点可以得到明确的证明。毕达哥拉斯曾到过埃及；同样告诉我们这件事的作者还告诉我们，他到过腓尼基和巴比伦，并在那里待了好几年；当时犹太

人在巴比伦很有名。我们博学的作者自己引用的波菲利在他的《毕达哥拉斯传》中明确说，他不仅游历了埃及人和阿拉伯人，还到希伯来人和迦勒底人那里去求学。柏拉图也是如此，他在旅行中效仿毕达哥拉斯。博士确实反对说，早在毕达哥拉斯时代，甚至柏拉图时代，还没有将犹太经文翻译成希腊文（即七十士译本）：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与埃及、腓尼基或迦勒底的一些犹太人交谈。埃及语和迦勒底语对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来说也是外来语（但博士认为，他们从埃及语和迦勒底语中汲取了一些观念和原则）：对犹太人来说也是如此，他们当时普遍使用腓尼基语、迦勒底语或叙利亚语。在柏拉图的时代，毫无疑问有许多犹太人懂得希腊语；他们在小亚细亚以及东方许多地方定居已久。因此，尽管赛克斯博士指责贾斯汀-玛蒂尔和其他教父，但我认为他们的假设（即，柏拉图等希腊哲学家受到了希伯来人的影响）并不荒谬，柏拉图可能从犹太人那里借用了他关于上帝的一些崇高观念，或者至少是从那些从犹太人那里借用了这些观念的人那里借用了这些观念；这可能是某些埃及人自己的情况。因为从圣经的明确见证中可以看出，埃及人对摩西非常崇敬。“摩西这个人在埃及地，在法老的臣仆和百姓的眼中，都是非常伟大的”。出埃及记十一3。考虑到埃及和犹太之间在所罗门时代和之后不时进行的交往，他们的一些智者可能希望获得犹太律法，这并非不可能。

只要公正地考虑尤西比乌斯在《福音书准备》第九卷中从异教徒作者那里获得的证据，就会确信这一点。狄奥弗拉斯托斯

(Theophrastus)，正如波菲利 (Porphyry) 所引述的那样，把犹太人描述成一个哲学家的民族或世代，“Qinovopoi tò gevòs örtes”，他们习惯于就神性相互交谈，“regir eis”，他们向神献上自己的祈祷和誓言。阿布德拉的赫加特乌斯不仅是一位哲学家，还是一位精通事务的人，他对犹太人做了有益的描述，约瑟夫在他的第一本反对亚庇安的书中就证明了这一点。奥利 (Origen) 说，赫加太 (Hecatæus) 在他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犹太人历史中，表达了他对这个民族智慧的钦佩。在克利门斯-亚历山大里努斯 (Clemens Alexandrinus) 引用的一段话中，梅加斯特尼将“叙利亚的犹太人”与“印度的婆罗门”并列，后者在异教徒中享有最高的智慧声誉，并将他们描述为与希腊哲学家教授同样的东西。通过与斯特拉波从梅加斯提尼那里告诉我们的内容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事情是这样的：世界有始有终，神创造了世界，管理着世界，遍布整个世界，地球是由水组成的。众所周知，从他们 (希腊人) 的一些著作可以看见，至少从他们 (犹太人) 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他们自己也在使用这些东西，尽管他们认为不应该承认这一点。

希腊哲学家到东方求知，犹太人也是这些原则的来源之一。同样，毕达哥拉斯派著名哲学家努米尼乌斯 (Numenius) 在他的著作《wigi r' ayad》中谈到最著名的民族所使用的学说和制度时，也提到了犹太人以及布拉奇曼人、玛吉人和埃及人。奥利告诉我们，关于这位努米尼乌斯，他说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他认为犹太

人也是相信上帝是无体的民族之一；他并不羞于使用他们先知的
话，也不羞于解释他们形象化的表达方式。阿尔塔帕努斯
(Artapanus) 写了一本关于犹太人的书，亚历山大-波利希斯特
(Alexander Polyhistor) 引用了这本书，尤西比乌斯 (Eusebius)
保留了其中的大量摘录；虽然他的叙述掺杂了一些寓言，但它有
助于说明异教徒自己对摩西的高度评价。他说，摩西交付了对人
类有用的所有东西；埃及祭司认为他值得神圣的尊敬，并将哲学
的发明归功于他，称他为赫尔墨斯或墨丘利。欧波莱穆斯称他为
第一智者，“托伊 #ΕΝΤΟΝ ΒΟΒΟΥ”。斯特拉波在他对犹太人的描
述中非常尊敬地谈到摩西，认为他比埃及人、利比亚人或希腊人
对神性有更崇高的观念。他认为摩西离开埃及的原因是他对那里
的观念以及他们对神的崇拜不满意：许多好人和尊敬神的人
“*ἄλλοι ΤΙΜΟΙΤΕΣ ΤΟ ΙΟΥΔΑΙΣΜΟΥ*” 陪伴着他。继任者他在以后一段时间
内继续从事正义的工作，是真正虔诚的上帝崇拜者，
“*δικαιοπραγῶντες καὶ θεοσεβεῖς ἀληθῶς ὄντες*”。同样，贾斯汀在
《特罗古斯-庞培乌斯》中称赞古代犹太人将正义与宗教相结合。
“正义与宗教并存”；瓦罗这位伟人明确表示，他认为犹太人崇拜
一个没有肖像的神是正确的。他认为他们崇拜的是朱庇特，只是
他们用另一个名字称呼他：他所说的朱庇特指的是哲学意义上的
最高神，他认为朱庇特是世界的灵魂。圣奥古斯丁在提到瓦罗的
这段话时，认为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从中可以得出这样的
结论：他是罗马人中最博学的人，知识渊博，却在此证明犹太人所
崇拜的先知之神在他看来是至高无上的神。波菲利在他的《神

谕哲学》第一卷中引用了阿波罗的神谕，其中谈到那些知道并传授“有福之人之道”的人时，特别提到了“埃及人、亚述人或迦勒底人”以及“整个希伯来民族”。在同一作者提到的另一个神谕中说，迦勒底人和希伯来人“独自获得智慧，纯粹崇拜上帝、永恒或自源之王，—avtoyéve λ ov ávánta”。这里还引用了另一个神谕，其中称他们为“g ζ η λ η τοι Εβραιοί，杰出或值得效仿的人”。虽然阿波罗神谕的证词并不重要，但它表明了异教徒本身对希伯来人的智慧和宗教的看法。如果希伯来人的名声不是因此而远扬，神谕也不会这样描述他们。此外，罗马人和其他国家还颁布了有利于希伯来人的法令，在这些法令中，犹太人被称为“希伯来人”，他们可以不受干扰地遵守自己的法律和习俗。约瑟夫在其《犹太古迹》第十四卷第十章中，从公共记录中摘录了许多这样的法令。哈利卡纳苏斯城的法令尤其引人注目，该法令的开场白是：“由于我们一直非常重视对上帝的虔诚和圣洁，我们已经颁布法令，允许愿意这样做的犹太人中的男男女女庆祝他们的安息日，按照犹太律法履行他们的圣职，并可以按照他们祖先的习俗在海边举行他们的Proseuchæ”。

【在此不妨指出，外邦人并非不知道上帝的特殊名称，犹太人最崇敬的就是这个名称，并以此将唯一的真神最恰当地表示为自在的存在。狄奥多鲁斯-西库罗斯（Diodorus Siculus）在谈到犹太人的律法制定者摩西时告诉我们，他宣称被称作“law”（自有永有者）的神将他的律法传给了他。腓罗-比布利乌斯（Philo

Biblius) 是桑乔尼阿松腓尼基历史的译者，他称桑乔尼阿松为伊沃 (Ivw)，他在书中声称桑乔尼阿松的历史是从伊托神的祭司耶龙巴勒那里得到的，耶龙巴勒与摩西的时代相近，生活在摩西时代之前。

从这些证据（还可以加上其他证据）中可以看出，尽管人们对犹太人有偏见，但在异教徒中，对他们表示尊敬并对他们的法律有好感的人并不在少数。众所周知，他们崇拜唯一的神，即天地的创造者，因此，异教徒作家所推崇的某些段落，如上文提到的索福克勒斯和阿拉图斯的段落，很可能最初就是从希伯来人那里得到的启示。从波斯帝国建立之初，他们（犹太人）中的许多人不仅分散在波斯、巴比伦尼亚和东方其他地区，而且还定居在小亚细亚。天意使然，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而他们的分散也达到了有价值的目的。西塞罗说过，犹太人每年都会从意大利运来黄金，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特洛伊战争。马克罗比乌斯告诉我们，神族阿波罗的神谕在询问哪一位神被称为“伊奥”时，回答说，称他为“最高的神法”。在这里，他把他说成是至高无上的神，尽管之后正如神谕所预料的那样，他将其用于太阳。此外，Jovis 和 Jovis Pater (Jovis Pater 被缩写为 Jupiter) 这个名字也很可能来自耶和华，由于这个名字在最古老的时代就传入了意大利，因此它所代表的概念也可能被传播出去。事实上，古代原始宗教的一些明显痕迹似乎

在罗马国家建立之初就在意大利延续了下来；尽管后来这个原本用来指代唯一真神的可敬名字被转移到了偶像神灵的首领身上，神灵的属性和崇拜也被赋予了这个名字。】

罗马各省的犹太人都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老阿格里帕在写给卡里古拉皇帝的信中告诉他，无论是大陆还是最著名的岛屿，都有很多犹太人的殖民地；几乎没有一个著名的国家没有犹太人的居住地。出于同样的目的，小阿格里帕在一次对犹太人的演讲中竭力劝阻他们不要与罗马人开战，因为这样做会使他们的同胞陷入灭顶之灾；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中没有他们民族的一部分。斐洛也是这么说的，他还说在亚历山大和埃及其他地方有不少于一百万的犹太人。约瑟夫引用斯特拉波的话说，“犹太人已经进入了所有的城市”：在可居住的地上，要找到一个不接纳犹太人的地方并不容易；许多人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使用同样的法律。他特别指出，“亚历山大城的很大一部分是专门分配给他们的：他们被允许用自己的法律来管理”。圣奥古斯汀引用的塞内加在他的著作《迷信》（*De Superstitione*）一书中，对犹太人持有强烈的偏见，指责他们的仪式，尤其是他们庆祝安息日的仪式，是一种空洞的迷信，但他同时又指出，他们的这种仪式和其他仪式在各民族中非常盛行。“*Cum interim usque eò sceleratissimæ gentis consuetudo convaluit, ut per omnes ferè terrâs recepta sit: victi victoribus leges dederunt*”。由于安息日是专门为纪念

世界的创造和纪念宇宙的创造者而设的，如果犹太人遵守安息日的习俗在外邦人中传播开来，这就说明对独一真神的认识和崇拜在他们中间得到了传播。此外，犹太人的经文被翻译成希腊文后，当时几乎人人都能理解的语言也变得非常普遍。因此，不能公正地说，外邦人被剥夺了启示的所有益处，因为除了他们中间仍然保留着古代传统的遗迹（这些遗迹最初是由于神的启示）之外，相当一部分异教徒有机会通过分散在他们中间的犹太人，获得对唯一真神的认识和崇拜，并发现他们的偶像崇拜和多神教的错误和虚荣。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通过这种方式，许多人脱离了他们的偶像崇拜；无论是从约瑟夫的几段话中，还是从基督教刚兴起时许多著名城市中虔诚的外邦人的数量中，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点：我们在《使徒行传》中有这方面的记载。如果每个国家的异教徒的主体，甚至他们的智者和哲学家，仍然顽固地坚持古代流行的迷信和偶像崇拜，而不是适当地利用由此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要么轻视犹太人，认为他们不值得注意，没有经过研究和调查就立即拒绝他们的宗教；要么因为他们的宗教与他们自己的宗教如此相反而憎恨他们，那么过错就应该归咎于他们自己。

西塞罗认为犹太教是一种“野蛮的迷信”，并认为它“与罗马名字的严肃性、帝国的辉煌和祖先的制度格格不入”。然而，如果这位伟人允许自己对它进行研究，他就会发现它（犹太教）所教导的神性观念甚至比他们最敬仰的哲学家还要高尚。但是，人类政策

的功利主义观点、他们对自己智慧的骄傲、他们对那些被他们视为野蛮人的人的蔑视，以及他们对祖先的仪式和法律的依恋，阻碍了希腊和罗马最伟大、最有智慧的人公正地评判一个与既定的多神教和偶像崇拜背道而驰的宗教（犹太教）。没有什么比他们的一些著名历史学家对犹太民族的起源、宗教和法律的描述更不公平、更虚伪的了。在他们的记载中，确实有一些严格的真实性，但其中掺杂了许多虚假和荒谬，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犹太民族有多么强烈的偏见，以及他们是多么不注意获得关于犹太民族的正确信息。贾斯汀（Justin）从特罗古斯-庞培（Trogus Pompeius）、狄奥多鲁斯-西库罗斯（Diodorus Siculus）和塔西佗（Tacitus）那里得到的关于他们的描述就是如此。最后提到的这位作者（塔西佗）是一位具有令人钦佩的部分和智慧的人，在其他方面也是一位精确而忠实的作家，他告诉我们，犹太人在他们的圣殿中供奉了驴的形象，并将其作为他们崇拜的对象，因为，正如他所声称的那样，一群驴把他们带到了一块岩石上，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大量的水泉，而当时他们正准备在旷野中因干渴而死去。使他采用这个愚蠢的故事更不可原谅的是，不久之后，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埃及人把神的尊荣献给动物和用艺术创造的形象，而犹太人却只承认一位神，可以被理解为他们忽视了这些手段和帮助，就像他们在古代传统向他们传达的发现和基督徒作品中向他们展示的光明之前所做的那样。这就是“上帝”和“天意”。更能说明犹太人特有的宪法和对以色列人民的启示是非常恰当和有用的，那就是，他们认为，至高无上的永恒存在既不会改变，也不会消

亡：因此，他们的城市里没有神像，他们的庙宇里更没有神像”。

“埃及人崇敬动物肖像；犹太教人的心灵只有一个数字：亵渎神明的人在人的形体中塑造出凡人的形体：人的形体和永恒的形体，既不会变化，也不会消亡：因此，他们的城市里没有任何肖像，他们的庙宇里更没有任何肖像”。因此，他随后指出，庞培是第一个征服犹太人的罗马人，他凭借征服权进入圣殿，却发现那里没有神像，圣地空空如也。伟大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博览群书，好奇心强，勤于探究，但在有关犹太人的问题上，他却表现出可耻的无知或强烈的偏见。他像塔西佗一样指责犹太人崇拜驴子，并怀疑他们不吃猪肉是否出于对这种动物的特殊崇拜。他们对他们的神圣仪式所做的描述完全是琐碎可笑的。然而，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很容易地获得更好的信息。犹太人分散在各民族中，人数众多。他们的圣书早已被翻译成希腊文，流传在许多人手中。约瑟夫和斐洛都是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书都是现存的。他（普鲁塔克）确实自作主张地宣称，他们所说的这些事情都是子虚乌有的。但很明显，他并没有查阅犹太人的著作和记录，而这本是获取正确信息的正确而合理的途径。

【从那时起，不仅有光芒散落在异教徒中间，如果加以适当的改进，可能会有很大的好处，而且它有一个很大的趋势，就是让世界做好准备，接受将接替它的最完美的分配，它的范围更广，传播更普遍。】

【从上述几个方面来看，上天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来防止或挽救那些普遍陷入偶像崇拜和多神教的民族。如果他们能够利用和改进他们所掌握的手段，而这确实是他们力所能及的，并且能够以如此重要的事情所需要的谨慎和勤奋来处理，那么他们的宗教状况就会截然不同。因此，圣保罗公正地宣布，他们“不喜欢在自己的知识中保留上帝，”他们“没有借口——ὁυτο λ ουντοί，”也就是说，如果在上帝的审判台上被严格地要求为自己做出解释，他们无法为自己做出充分的申辩。】

然而他（贾斯汀）的观点极其公正：他说：“我们应该问塞尔苏，为什么他对希腊人和野蛮人的历史赞不绝口，并对他们的古迹给予肯定，却只对犹太人的古迹表示怀疑。如果其他民族的作家都真实地描述了他们自己的事情，为什么只有犹太先知是我们拒绝相信的人？”但是，塞尔苏对他们的偏见的真正根源是他们（犹太人）坚持上帝的统一性，反对普遍的多神论，这可以从他（塞尔苏）自己对以色列人的评价中看出来：“那些牧羊人和牧民追随摩西作为他们的领袖，被摩西土里土气的骗术所强加，相信只有一个上帝”。

【至于他（上帝）是否会以他无限的仁慈来补偿他们（异教徒）当时所处的环境，以及他们所处的无知、错误和偏见，我们无从判断；而必须把这个问题留给他，这位最睿智、最仁慈、最公正的审判者和人类之父，他一定会做出最合适、最好的选择。】

在这个场合，我们应该看到上帝的伟大良善，以及他对这个堕落和崇拜偶像的世界所表现出的忍耐和宽容。尽管他们（异教徒）已经从对唯一真神的认识和敬拜中堕落到如此地步，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而是把唯有他（上帝）才有的荣耀归于虚假和虚构的神灵（偶像众神），但他并没有完全抛弃他们，也没有对他们施以他们的罪恶所应得的审判。他继续以他的智慧和仁慈的天意为他们造福；他如此安排，以至于（真正）宗教的一些遗迹仍然保留在他们中间。关于神的观念，关于无形力量的观念，关于天意对人类行为和事务的认识的观念，虽然掺杂了许多模糊不清的东西，也有许多巨大的错误，但从未完全消失。人们对事物的道德差异仍有一些认识，对未来的报应也有一些微弱的忧虑。这些东西有助于对恶行和邪恶施加一些约束，为美德提供一些鼓励和支持，赋予民法和政府以力量，维护世界的秩序。这些原则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只要这些原则得到最起码的维护并得以发挥作用，它们就几乎不会不产生一些有益于社会的影响。而绝对的无神论和对所有宗教的匮乏，会削弱一切秩序的基础，会瓦解人类社会最牢固的纽带，会为普遍的混乱和放荡敞开大门。

因此，把人类从黑暗中拯救出来，——我们必须承认，这是神的智慧和良善的设计，它（基督福音）是在人类最需要它的时候，在人类最需要天意这种非同寻常的干预的时候，引入这个世界的。这就是基督教救赎的目的，它是在最需要的时候传入这个世界的，

代更不腐朽。艺术和科学在异教世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他们仍然越来越沉迷于最荒唐的偶像崇拜和最可恶的恶行；在我们的救世主出现的时候，这两样东西都达到了顶峰。

另一个重要的思考可能有助于进一步阐明当前的主题：迷信和偶像崇拜非但没有得到纠正和减少，反而随着异教徒民族的学识和礼制的增长而增加和壮大。

任何一个人如果考虑到我们对艺术和科学进步的描述，考虑到它们是如何从最初的粗陋不断发展到更加完美的，考虑到随着民族变得更加博学和文明，它们（艺术与科学）也在不断改进，就会很容易想到宗教也一定是如此。人们自然会认为，随着他们的知识更加广博，理解力得到更好的培养，并在推理艺术方面得到锻炼，他们一定会更清楚地看到迷信和偶像崇拜的荒谬性，并在宗教、对唯一真神的认识和崇拜以及其他科学分支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然而，如果我们参考一下事实和经验，就会发现外邦人在最古老的时代的宗教在某些情况下比艺术和科学取得长足进步的后世更加纯洁和简单，更少受到偶像崇拜的侵扰和腐蚀。这似乎表明，在最初的时代，人们对上帝和宗教的认识最初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理性努力的结果，因为他们的理性在当时还没有得到什么培养和提高，而是神给人类始祖的启示，并由他们传给了他们的后代。人们本希望，这种（真正宗教）传统在被适当地提出后，会符合正确的理智，会被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尤其是在

学习和知识得到提高之后：但它（宗教）很快就开始堕落，而且越远离它的本源，就变得越腐朽。真正的原始有神论（对于唯一上帝的信仰）是人类最古老的宗教，它很快就被掺杂进了多神教的混合物，在所有的堕落中，大部分仍然保留着某种至高无上的神的模糊观念，直到最后，它几乎消失了，被混淆在众多的偶像神中。

前面已经说明，最古老的偶像崇拜和对唯一真神崇拜的偏离，首先是（转变为）对天和天体的崇拜。但正如尤西比乌斯所言，最初的偶像崇拜者并没有为天体树立雕像或形象，而是将目光投向可见的天体（星星），崇拜他们在那里所看到的一切。这与古代《约伯记》中的描述是一致的，《约伯记》中暗示，当时崇拜天体的人习惯于举目望天，当天体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向天体鞠躬并亲吻双手（即顶礼膜拜）。这位圣人（约伯）为了洗脱偶像崇拜的嫌疑，在他令人钦佩的申辩中这样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我看见太阳照耀，或月亮在空中行走，我的心被暗中引诱，我的嘴亲吻我的手（顶礼膜拜），这也是偶像崇拜。是我背弃在上的神”。《约伯记》xxxii. 26, 27, 28。摩西似乎也在暗示同样的事情，申命记第四章第19节。“免得你举目望天，看见日月星辰，甚至天上的万物，就被驱使去敬拜事奉它们”。他将此与之前禁止的偶像崇拜列为同类。

尤西比乌斯对最古老时代偶像崇拜者的另一个看法是，他们（最

古老时代的人)没有提到后来希腊人和野蛮人崇拜的众多英雄神。在他们中间,没有关于神灵产生的神话传说。众多的神和英雄,以及与他们有关的畸形虚构,都是后来的事,在埃及人和腓尼基人中兴起,并从他们那里传到希腊人那里。在迦勒底人、腓尼基人和埃及人中,图像崇拜以及英雄神、或被神化的人的崇拜似乎最早出现。正如一些有识之士可能认为的那样,各民族对图像崇拜的最初尝试是竖立石头和柱子来纪念他们的神灵。这似乎是对真神崇拜者最初使用的一种习俗的滥用;真神崇拜者习惯于在古代神迹显现的地方竖立大石头作为纪念碑,并在那里建立祭坛和献祭。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好人雅各身上有一个难忘的例子。在前往美索不达米亚的第一天旅程结束时,他看到了一个神异的景象,在这个景象中,上帝向他显现;之后他(雅各)取了一块大石头,立起来作柱子,在柱子顶上浇上油,这样就把它献给了宗教使用;这可能是为了符合古代的习俗。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上帝的殿”。创二十八18, 19。同时,他(雅各)庄严起誓,如果他平安回到父亲的家,他立柱的这块石头就应该成为上帝的殿,也就是说,他要在那里为唯一的真神立坛,向他献祭。后来,他遵照神的旨意这样做了,但他首先注意洁净他的家人,除去他们中间的异神(偶像);他众多的家人中,有些人私下引入了偶像崇拜的习俗。创三十五 1-4。一些有学识的人,特别是著名的约瑟夫-斯卡利格(Joseph Scaliger)和博哈特(Bochart),巧妙地推测,雅各把石头竖立成柱子,并把这个地方称为伯特利,由此产生了异教徒,特别是腓尼基人中使用的“卡鲁”(Carú)一

词，用来指那些被奉为神的象征，他们认为其中蕴藏着某种神力的粗糙石头。他们崇拜这些石头，就像后来崇拜雕像和图像一样。在这个例子和其他例子中，原本是为了纪念唯一的真神而设计的仪式和习俗，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错误地用于崇拜偶像神灵。

希罗迪安（Herodian）提到为纪念太阳而竖立的一根柱子或一块大石头，被称为埃利加巴勒斯（Eligabalus）。保萨尼亚斯在《Arcadicis》一书中指出，在最古老的年代，希腊人普遍用粗糙的石头代替图像来表达对神的敬意。

“ἀντιάγαλμάτων εἰχονάργοι λίξοι τίμας”。接踵而至的是雕像和塑像，起初这些雕像和塑像的工艺并不精湛，但随着艺术开始兴盛，对英雄神灵的崇拜越来越流行，这些雕像和塑像的工艺和美感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正是因为柱子被滥用于偶像崇拜的目的，摩西律法明确禁止在宗教上使用柱子，以及雕像和图像。利未记二十六章 1 节。申命记十六 22。这两处的希伯来文都是 Matzebah，我们的译者译为“立像”，而七十士译本则译为“柱子”，我们的《圣经》页边也是这样写的；δ ἦ λ η，犹太人也是这样理解的，正如塞尔登先生所揭示的那样。

吕西安在《叙利亚的历史》（de Dea Syria）一书中说，亚述人的神庙和神像来自埃及人；但埃及人的神庙自古以来就没有神像。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人和其他动物形像的崇拜，在埃及和邻近国家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

根据狄奥多鲁斯-西库罗斯 (Diodorus Siculus) 的记载, 埃及人从崇拜太阳和月亮开始, 进而崇拜土、水、火和空气等元素, 最后崇拜动物和爬行动物。就这样, 偶像崇拜在他们中间愈演愈烈。象形文字和神圣符号的滥用, 这些文字和符号早在摩西的时代, 从第二条诫命中对它们的禁止就可以看出, 这在申命记第四章第 16、17、18 节中有更具体的表述。但仍有一些国家, 在很久以前的远古时代都不崇拜偶像。我们有希罗多德、色诺芬和斯特拉波的证明, 古波斯人就是这样。克莱门斯-亚历山大里努斯告诉我们, 在波斯帝国的后期, 阿塔薛西斯在他们中间树立的第一尊雕像是维纳斯的雕像, 舒克福德博士可能猜测, 他就是奥古斯。尤西比乌斯 (Eusebius) 引述巴尔德萨尼斯 (Bardesanes) 的话说, 印度的一个著名民族塞雷斯 (Seres) 有一条法律禁止崇拜任何图像。同一作者还提到印度的布拉奇曼人, 根据他们祖先的传统, 他们不崇拜图像。至于希腊人是何时开始崇拜图像的, 我们没有确切的记载。但使用图像可能是从埃及传入希腊的。最古老的希腊人没有神庙, 而是在露天进行崇拜。据说, 来自埃及的塞克洛斯首先教他们建立神庙, 并带来了英雄神和神像的崇拜: 随后, 其他古代国王和立法者也效仿他的做法; 他们的神和女神的数量以及崇拜仪式不断增加, 并从他们的诗人和神话学家的寓言中不断得到补充。至于意大利, 研究其古迹的最好的作家一致认为, 关于意大利居民的宗教信仰, ——埃及在这方面的贡献也不小。就这样, 在智慧超群的幌子下, 古老宗教的纯洁和质朴变得越来越

败坏。

古罗马人对神的崇拜在多个方面与希腊后世盛行的崇拜不同。瓦罗在谈到古罗马人时特别指出，他们在超过一百七十年的时间里崇拜神灵时都没有使用神像。他还说，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人们对神的崇拜会更加纯粹。“*Quod si adhuc mansisset, casti ùs dii observentur*；”他提到犹太人就是一个例子。是的，他坚持宣称，“那些最初为人们树立神像的人，既从城市中夺走了人们对神的敬畏，又增加了民众的错误”。“*Qui primi simulacra deorum populis posuerunt, eos civitatibus suis et metum demsisse, et errorem addidisse*”。出于同样的目的，普鲁塔克在他的《努玛生平》中指出，“他禁止罗马人以人或兽的形象来表现神；以前他们中间也不允许有任何雕刻或绘画的形象。在最初的一百六十年里，他们建造了庙宇，却没有雕像或画像，因为他们认为将最美好的事物比作卑鄙下贱的事物是不虔诚的”。后来，图像在他们中间和在希腊人中间一样多了起来，并且在学问和艺术繁荣的时代越来越多地被使用。他们的“智者和哲学家”为图像辩护，认为图像对人类的虚弱有必要的帮助；没有图像就没有宗教。因此，他们认为那些没有图像的民族根本就没有宗教。这也是他们反对原始基督徒的主要理由之一，因为他们（基督徒）没有祭坛或图像，而原始基督徒都是图像崇拜的狂热敌人：“*nullas aras, nulla nota simulacra*”。因此，博学而彬彬有礼的民族比起被他们称为野蛮人的一些民族来说，在（宗教）这一点上和其他一些情况下，

他们（即后者）更遵守最初时代的传统，对人类的学问和哲学的精髓感到陌生。

我以前曾有机会注意到狄奥尼修斯-哈利卡纳塞斯对最初罗马人宗教的赞美。从他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在罗马国最古老的年代，人们被认为是粗陋和不识字的，他们的宗教与后来相比，有更多的朴素，更少的荒谬，那时他们与博学的希腊人有了贸易往来，哲学和科学在他们中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因此，讽刺作家在比较古代和后世时指出，他们当时没有像后来那样崇拜众多的神。

从博学的瓦罗（Varro）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在他的时代，罗马共和国的后期，也就是救世主降临前不久，他们（罗马人）的神灵和神圣仪式多到了惊人的程度。他们对宗教的认识和对真神的纯粹崇拜，远远没有随着他们文学的发展而增长，相反，他们更深地沉浸在偶像崇拜和多神教之中。罗马最终成了各种偶像崇拜，甚至埃及仪式的发源地。

因此，德尔图良斥责罗马人，尽管他们自称对祖先怀有崇高的敬意，但他们却偏离了他们（祖先）的制度，而这些制度都是正确的。他们恢复了巴克斯的奥秘，而根据元老院的一项法令，巴克斯已经从罗马和整个意大利消失了。埃及的神灵，特别是塞拉皮斯、伊希斯、哈波克拉特斯、赛诺斯法勒斯或阿努比斯，曾被执政官驱逐出都城，他们的祭坛也被推翻，但他们（罗马人）又重

新接纳了这些神灵，并给予他们最高的荣誉。

由此看来，文盲时代由于更严格地遵循从最古老的时代流传下来的传统，从而避免了一些在更政治的时代出现的腐化现象。偶像崇拜和多神教继续在学术和哲学中积聚力量。不仅是诗人和祭司，立法者和地方行政长官（其中许多人被认为是智者和哲学家）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在上文引述的一段话中指出，从最古老的时代开始，人们就认为星辰是神，神性包含了整个或普遍的自然界，之后他又补充说，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为了说服众人，为了让人们服从法律，为了促进公共事业而杜撰出来的：比如把神说成是人形，或者像其他动物一样，还有其他具有这种性质的东西，这些都是由此而来的。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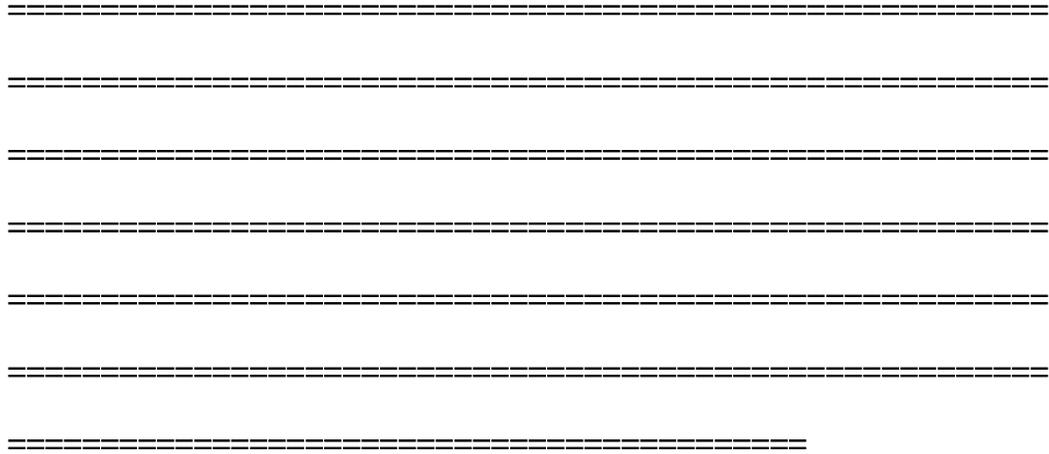
=====

=====

=====

=====

=====



第 XXI 章.

第四个一般性思考。人类的智慧和哲学，如果没有更高的帮助，不足以使人类从偶像崇拜和多神教中恢复过来，不足以引导他们正确认识上帝和宗教，以及对上帝应有的崇拜。无论是从哲学家、祭司，还是从文官（民事政府官员）那里，都不能指望用普通的方法来补救。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来自上帝的非凡启示才是有效的补救办法。异教世界最聪明的人都意识到自己在上帝的事情上的黑暗和无知，意识到他们需要上帝的启示。

前面提出的几个问题充分表明，人类的学问和哲学对于指导人类正确认识和敬拜唯一的真神，以及使他们从普遍陷入的严重偶像崇拜和多神教中恢复过来，是多么的乏善可陈。从事实和经验来看，使徒现在所观察到的似乎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世人凭着智慧

不认识神”。林前一 21（哥林多前书1章21节）。如果没有其他的补救办法，我们一定会继续在异教徒的偶像崇拜和多神教之下，直到今天。

既然自然之光和理性之光已经在基督教启示的光辉照耀下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和帮助，那么要高谈阔论自然之光和理性之光能够引导人们达到什么境界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福音书中接受过教育的人，有机会接触到福音书中的真理与发现，他们就可以追求和拓展这些发现，然后自信地夸耀他们凭借自己的理性和洞察力可以做多么伟大的事情。但是，要想知道自然理性的真正力量，以及在人类目前的状况下，如果任由自然理性自生自灭，人们会对它抱有怎样的期望，正确的方法是考虑以下几点。

让我们考察，——在那些孜孜不倦地培养人类理性的国家和时代，当礼貌文学和自由艺术处于最高峰时，仅仅在人类理性的指导下，在宗教问题上做了些什么。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比那些崇高的天才们拥有更全面的思想、更深刻的洞察力和更强大的理性，那就太傲慢了，因为这些天才们一直为后世所敬仰。他们学识渊博，才智过人，但在认识和崇拜唯一真神、反对一切偶像崇拜和多神教方面却茫然无措，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果我们只靠自己，没有神的启示，即使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我们也仍然会在错误的迷宫中徘徊。

如果我们谈论人类文学以及艺术和科学的进步，那么基督教首次出现在世界上的时代远非一个无知的时代。但是，在宗教方面，原本博学有礼的民族却陷入了最可悲的无知、黑暗和堕落之中。现在问题来了，怎样才能使他们摆脱这种悲惨的境地，重新正确认识上帝和他们自己的职责呢？在推测中，人们可能会认为只有人类的学问和哲学才能提供足够的指导：在异教徒中，有一些能力超群的人，他们终生勤学苦练，以探究事物的原因和本质为己任；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寻求知识，到过最遥远的国家，到过当时最著名的科学之乡；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些人通过他们的指导，可以改造这个世界，使他们（世人）摆脱严重的迷信和偶像崇拜，并引导他们形成对上帝和宗教的公正观念。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他们有没有反对当时的腐败现象？或者对流行的多神教体系进行过改革吗？根本没有。即使如果他们中有人有公正而美好的观念，他们也希望有一个神圣的权威来执行他们的指令。他们的教条不过是一些精细的推测，或者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或哲学家派别的观点，与人民的关系不大，因此影响也很小。因此，我们发现，事实上，流行的偶像崇拜和多神教，以及异教迷信中许多荒诞可憎的仪式，仍然保留着它们的阵地。哲学家们也从未使一个村庄从偶像崇拜中悔转。相反，他们（哲学家们）用自己的格言来支持偶像崇拜，用自己的实践来支持偶像崇拜。由此可见，无论有些人对异教徒的学问和哲学有多高的评价，它都无法改造这个堕落和崇拜偶像的世界。它已经被尝试了很多年。“哲学”，正如洛克先生所指出的，“似乎已经耗尽了它的力量，尽了它的最大努力

”，但最终却发现毫无效果。这就提供了一个明确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人类的理性如果仅仅靠自己而没有更高的帮助（启示），在神圣的问题上就不是一个安全而充分的指南，它所提供的是一种模糊而不确定的光亮：当人们以自己的傲慢和自足，以及对自己智慧的高度自负来处理这些事情时，他们大多要么抛弃所有的宗教，要么奇怪地败坏或歪曲其最重要的教义和原则。当理性在神的启示下，利用神的启示所提供的光明时，它可能会有很大的用处，而且一直都有很大的用处。但是，当它（理性）相信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努力开辟新的道路时，它常常在宗教中胡作非为，使人们陷入无神论、怀疑论和不忠的境地，或陷入偶像崇拜、迷信和数不胜数的错误之中。

如果说从哲学家那里寻求宗教改革是徒劳的，那么还能指望谁呢？当然不是祭司，他们是多神教和所有异教迷信荒谬仪式的主要推动者。难道以为他们（偶像众神的祭司们）会教导人们放弃偶像崇拜吗？——而他们就是靠偶像崇拜来维护自己的声誉和利益的。或者，立法者、政治家和国家的大人物会尝试这样做吗？如果这就是他们所设立的神秘仪式的目的，那么很明显，这些仪式对于使人们摆脱普通的多神教并没有什么作用，而且，由于他们的管理方式，也不可能指望他们做到这一点。每个城市和国家的公共法律都确立了偶像崇拜。他们最著名的立法者将对偶像神灵的崇拜写进了他们的民事宪法，而他们最有才华的政治作家，在写到最好的政府形式时，也肯定了这一点。人们或许希望，当

一位哲学家将政府的缰绳掌握在自己手中时，也就是柏拉图提出的规范联邦并以最合适的方式管理联邦的最佳权宜之计，这些严重的弊端就会得到纠正，并建立一个更好的宗教计划。这就是马库斯-安东尼，一位伟大的皇帝，一位优秀的哲学家。但他是否引入了更好的宗教形式，或更纯粹的神灵崇拜呢？恰恰相反，他自己遵守着习惯的仪式；他崇拜民间的神灵，甚至似乎热衷于既定的迷信。

除了智者和哲学家的学说、祭司的教导、立法者和文官（政府）的权威，人类的智慧还能想出什么其他方法来改造人类，让他们从偶像崇拜和多神教中恢复对神的正确认识 and 崇拜呢？所有这些在事实和经验中都是不够的。难道要让人们完全听凭自己和自己的自然观念吗？但是，这些观念已经败坏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以至于西塞罗不惮于说，自然之光在哪里都没有出现。至于关于神灵、天意和未来世界的古代传统的残缺，原本是由于神的启示，但最终在很大程度上被无数的错误和迷信所玷污和淹没。事实上，如果最优秀的天才都无所适从，还能指望庸俗的人做什么呢？很显然，人类的本性决定了，如果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几乎没有理由指望他们能够摆脱偏见，摒弃那些堕落、迷信和偶像崇拜；而这些堕落、迷信和偶像崇拜已经在他们的祖先中被接受了许多年，并被法律所确立，被他们的智者和哲学家所推荐和奉行，同时也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感官欲望和倾向。尽管有各种学问的辅助，世人在原则和实践上仍然越来越堕落，越来越沉迷于最荒谬的迷信

和最可恶的恶习。而在救世主（耶稣基督）出现的时候，这两者（迷信与恶习）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学识渊博的赛克斯博士是我经常引用的人物，他对理性的力量非常推崇，并对异教哲学家持有强烈的偏见，他明确断言，在异教世界的情况下，神的启示不仅有用，而且是必要的。他说，“由于增加了许多荒谬和愚昧，由于他们到处建立的粗暴偶像崇拜，由于他们将大量的寓言故事混杂在一起，由于他们所接受的明显的谬误，由于每一个敢于向他们展示纯粹真理的好人所面临的巨大危险，——有必要进行改革，把人们唤回真正的行动准则。怎样才能清除逐渐堆积在真理的美丽结构上的垃圾，这是最聪明的‘凡人’也说不清楚，也不敢承担的。每一个缝隙都被挡住了，光线无法进入：这使得苏格拉底也宣布，他认为最好安静下来，期待着，直到有人来，通过神圣的教导，拨开人们眼前的迷雾”。Plat. Alcib. II. et Phæd. 见赛克斯的《自然宗教与启示宗教的联系与原则》，第 431、432 页。他曾经说过，“如果没有找到一种方法来传播真理，对抗世人的一切权力、权威和影响，那么错误就会永远占上风”。同上，第 383 页。】

基督教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们开始努力恢复异教哲学的声誉，并将其提高到比以前更高的水平。那些被称为折衷派的哲学家声称要从各派哲学家中挑选出最好的，并将他们的原则整合成一个整体。亚历山大学派声名鹊起，而且必须承认，他们在许多方面

都超过了前人，更明确地宣称了上帝的统一性，并对神的属性和天意进行了崇高的推测：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在这方面非常得益于从基督教启示（圣经）中得到的启示，尽管他们过于骄傲而不愿承认这一点。

尤西比乌斯告诉我们，从基督教会的第一个时代起，亚历山大的基督徒中就建立了一所圣学学校，这所学校一直延续到他的时代，里面的人都以雄辩和神学知识著称。他特别提到了著名的潘提努斯，他是第二世纪后半期该学校的校长，在斯多葛哲学的原则中成长起来。杰罗姆也给出了同样的说法，他的继任者是克莱门斯-亚历山大里努斯（Clemens Alexandrinus），后者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人，对异教哲学极为精通。著名的亚历山大哲学家阿蒙尼乌斯-萨卡斯（Ammonius Saccas）被波菲利（Porphyry）和希罗克勒斯（Hierocles）推崇备至，后者的柏拉图派和毕达哥拉斯派视其为父亲，并从他那里获得了所谓的神圣继承权，但他生前和死后都是基督徒，——尤西比乌斯和杰罗姆都这么说，这也是有识之士的普遍看法。或者，如果我们和法布里奇乌斯一样认为阿摩尼乌斯-萨卡斯与尤西比乌斯和杰罗姆所说的阿摩尼乌斯是不同的人，但波菲利自己也承认，他是在基督徒父母的教育下接受基督徒教育的。尽管波菲利声称，当他长大成人并“对哲学有了一定的了解后，就选择了一种符合律法的生活”，即信奉异教，但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由于他熟知基督教，他在自己的哲学演讲中散布了许多神圣真理的种子，这些种子最初来自犹太教和基督

教的启示。他的学校里既有基督徒，也有异教徒；其中有令人钦佩的哲学家普罗提诺，还有著名的奥利；波菲利告诉我们，奥利是他的听众之一，在这位大师的指导下，奥利的哲学知识大有长进。从这一学派中产生的异教哲学家们将从圣经中获得的观念与异教神学相融合；然而，为了说明异教哲学的精髓是多么不值得期待，他们并没有试图让人们从偶像崇拜和多神教中恢复过来，而是用他们所有的功劳和努力来维护日渐衰落的异教，并设计出最可信的色彩来为其辩护。基于这种观点，他们努力使自己的哲学计划与异教相适应，并以异教支持哲学计划。如果想对他们想要引入的新哲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可以参考博学的法布里西乌斯在他的《马里努斯所著普罗克洛斯生平序言》中的论述。

在结束与异教哲学家有关的内容时，我将指出，尽管他们无疑对自己的智慧有很高的评价，但他们中最杰出的人也意识到了他们所处的黑暗、无知和不确定性，尤其是在神的问题上，人类非常需要神的启示和教导，以引导他们正确认识神和宗教。

【博林布鲁克勋爵在对克拉克博士书中这一部分的反驳中承认，柏拉图在许多地方影射了神的启示的缺乏或必要性：但他不承认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其他哲学家的观点可以证明这种缺乏是真实的。他的例外观点已在别处论述过。现在我只想谈，他自己承认，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们自己也意识到，在人类目前的状况下，需要神圣的启示。《博林布鲁克作品集》，第五卷，第 214、215、216

页。】

【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我们再附上一些其他的段落。柏拉图在其第六部《共和国》的后半部分指出：“在可见的世界里，太阳对视觉和被看见的事物的尊重是一样的，在智慧的世界里， $\rho\acute{o}\ \lambda\upsilon\alpha\lambda\ \delta\upsilon\nu$ ，即善（即神），对智慧和被理解的事物的尊重也是一样的：就像眼睛在黑夜里看东西时几乎是盲目的，好像根本没有视力；但当它转向太阳照耀的物体时，就能清楚地看到它们，心灵也是如此。当它依附于 $\rho\acute{o}$ ，即“真正的存在”，或“存在的存在”时，它就会理解和认识，并显得有智慧；但当它转向混杂着黑暗的、生成的和腐朽的东西时，它就会被各种观点所左右，并显得好像没有理解力一样”。Plat. 歌剧，第 478、479 页。Ficin.】

在《忒阿格斯》对话中，柏拉图介绍了苏格拉底对一个名叫忒阿格斯的年轻人的教导，他的父亲带他来学习智慧：在对话的结尾，苏格拉底向他暗示，如果他学习智慧的尝试能得到神的悦纳，他将在很短的时间内精通智慧；如果不能，那就不行了：因此，他应该通过祈祷和献祭来向神申请。苏格拉底在这里似乎特别提到了德尔斐人阿波罗，他在其他地方也推荐过阿波罗：然而，从他在这里所说的话可以看出，他是多么明白人需要神的帮助和教导才能获得真正的智慧。

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在柏拉图的《阿尔西比阿德》（se cond

Alcibiad) 中那段著名的文字中，博学的克拉克博士详细引用了这段文字。这段话的大意是苏格拉底遇见阿尔西比阿德斯去神庙祈祷，并借此机会教导他；苏格拉底认为，要使人们以适当的方式进行崇拜，必须有神的指示和帮助。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他（苏格拉底）一定会认为，上帝在《启示录》（圣经）中宣示他对关于人向神的崇拜的意愿，是一种不可估量的祝福。伟大的哲学家普鲁塔克在他的小册子De Isid. et Osirid. 里，清楚地表明了他对神性知识重要性的认识，以及这种知识必须来自神。

Iamblichus 在《毕达哥拉斯的生平》中、在谈到神圣崇拜的原则时，他说：“显而易见，要做那些神所喜悦的事：但这些事是什么，却不容易知道，除非一个人由神来亲自教导，或由某个从神那里得到这些事的人教导，或通过某种神圣的方式获得这些事的知识”。

事实上，所有后世的柏拉图派和毕达哥拉斯派、波菲利、伊安比丘斯、希罗克勒斯、普罗克洛斯等人虽然与基督教为敌，但他们都认为必须有神的启示，或来自神的启示，才能引导人们认识神圣的真理，以及崇拜神灵的可接受的方式。但他们并没有正确地利用这一原则。他们没有接受上帝真正赐予的、得到最杰出的神明证实的启示，而是试图进入世界上一些地方的神明的神秘世界，并将自己应用于他们所谓的神术，其中混合了一些魔法仪式，他们建议通过这种方式与神明进行亲密的交流和沟通。但不久之后，

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一般性思考。基督教的启示适合人类的需要。它给事物的面貌和世界的宗教状况带来了光辉的变化；然而，它是由看似最卑微的工具在最大的困难面前完成的。它在最合适的季节降临，并附有最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了它的神圣起源。我们应该多么感谢它带来的有益之光，又应该多么小心地拓展它！圣经在我们手中是何等的好处，为了保持基督教的纯洁和简单，我们有必要严格遵守圣经中的神圣规则。

异教世界的宗教状况如前所述十分糟糕，经过长期的考验，经验表明，如果任凭人类的智慧和理性，是不足以恢复和改造人类的，于是上帝以他的大慈大悲，从天上赐下了启示，旨在向异教国家公布，并以神圣权威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加以证实。最初，宗教的主要基本内容是通过上帝的启示传达给人类的；当人类几乎普遍偏离宗教时，就需要新的上帝启示，因为所有其他方法都已无效。诚然，摩西和先知们的著作中所包含的启示，非常适合让那些接受启示的人正确认识 and 崇拜独一永生的真神，伟大的造物主和宇宙的主宰，反对一切偶像崇拜和多神教。他们确信普遍偶像崇拜的不虔诚和荒谬。但必须考虑到，犹太教的启示录是立即颁布给一个特殊民族的，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他们所用；该启示录（旧约圣经；特殊启示）通过许多特殊的仪式和惯例与所有其他启示录（神在自然世界与人心中的一般启示）保持区别。尽管

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达到有价值的目的，这种做法是必要的，但却使它们不受（其他民族）欢迎，并在其他民族中造成了对它们的偏见。此外，还可以补充一点，即有些重要的事情需要人们知道，但天赐的智慧将其留待以后的启示录（新约圣经）中才能完全揭示，而启示录（新约）最初的框架和意图是为普遍使用而设计的，并将向所有国家公布。事实上，犹太教的整个体系都是为了给日后更完美的教派铺平道路。犹太教的礼仪和教规不仅适合当时的时代和教会的状况，而且其中一些礼仪和教规原本是为了预示未来的美好事物，这些美好事物将在最合适的季节完成。一直以来，以色列人民中都保留着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从最古老的时代就开始流传，是关于一个荣耀的人，他的名字叫“弥赛亚”。

【如果没有这些独特的仪式，犹太人很可能会与其他民族混为一谈，并卷入共同的偶像崇拜中，而这种偶像崇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他们非常容易卷入的。但是，当他们完全确立了对唯一真神的敬拜，与所有偶像崇拜相对立的时候，当引入最后也是最完美的宗教调派（犹太体系的目的就是为其做准备）的指定时间到来的时候，那些作为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墙的独特礼仪就会被搁置一边，使他们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

他（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到来将造福万民，地球上的所有家庭都将因他而蒙福。这一传统贯穿了他们的圣书（旧约圣经），也是（旧约中）许多明确预言的主题。不仅宣布他（弥赛亚；即基

督) 将从他们的民族(以色列民)中产生, 而且明确指出了他来自哪个部落, 甚至哪个家庭, 他的出生地, 以及他在世界上出现的时间。他还被描述成具有许多非凡特征的人物, 其中一些似乎相互矛盾, 但在他身上都准时应验了。有清楚明确的预言说, 通过他, 异邦将从偶像崇拜和多神教中皈依, 并承认和崇拜唯一的真神; 外邦人将接受他的律法; 他们将信赖他, 偶像将被废除。关于他的预言(在旧约圣经中)由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时间, 以不同的方式, 在漫长的岁月中相继传出。事情就这样准备好了, 在这些预言所标明的时间, 一位神人出现了, 在他身上, 所有这些特征都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而且从未在任何其他人身上出现过。这给他带来了一种特殊的证明, 在任何其他情况下都无法比拟。除此之外, 他所行的一系列惊人的神迹也证明了他的神圣使命, 他施行了这些神迹, 并使他的门徒能够以他的名义施行这些神迹; 他从死里复活, 升天, 圣灵以他非凡的恩赐和能力无与伦比地浇灌在他的门徒和那些信他的人身上, 正如他自己所应许和预言的那样。这就是荣耀和令人钦佩的圣者(耶稣基督), 上帝喜悦通过他向人类最完美地启示了他的旨意。不可能再有比他更杰出的使者了, 也不可能再有比他更杰出的人了。

他的神圣使命得到了更多令人信服的证据的证明和证实。他从天上带来的启示在各个方面都符合世界的需要。他展示了最纯正、最完美的道德义务准则, 这在当时是非常需要的, 他通过最有力的权柄和神圣的权威来执行这一准则, 同时在他自己神圣的生命

和实践中为普遍的圣洁和善良树立了最完美的榜样。他还对普遍的审判和未来国家的重要报应做出了最充分的彰显（即，神的公义圣洁的终极审判将要临到所有世人），——由于人类的堕落和自诩为智慧和哲学的人的错误推理，这些概念被大大模糊和玷污了。鉴于整个世界在上帝面前都是有罪的，并因背离上帝和沉溺于许多罪孽深重的过犯而受到他公正的愤怒，他（基督）以上帝的名义来揭示他的智慧和爱的安排，使罪人与他和好。他向真正悔改的人最充分地保证，他们所有的罪过都会得到赦免，上帝会以他丰富的恩典和怜悯，通过他所指定的救赎主（基督），用祝福的复活和永生来加冕他们诚挚的、尽管并不完美的顺从。为了使上帝的恩典不被滥用，——同时对那些顽固坚持妄自尊大的罪行和不顺从的人施以最可怕的惩罚。

这些都是对人类最重要的事情，也是神的启示的适当内容。但是，我现在要特别考虑的是，基督教的启示非常适合让各国从对上帝的无知、偶像崇拜和多神教中恢复过来，因为他们普遍陷入了对上帝的无知、偶像崇拜和多神教中，从而正确地认识和纯洁崇拜唯一的真神、伟大的造物主和世界的主宰。

最清晰的证据显明了，这些真理说明了上帝的无限威严和无与伦比的完美，说明了他用自己的能力创造了这个浩瀚的宇宙，说明了他管理万事万物的天意，尤其是他道德上的卓越和属性，他的圣洁、善良、正义和真理。这些真理的彰显，具有明显的倾向性，

会引导人们对上帝形成最公正、最有价值的观念，并激发他们对上帝的神圣情感和态度，一种至高无上的爱、一种虔诚而深沉的敬畏和崇敬、对他的权威毫无保留的服从、对他的意志的顺从，以及对他的真诚信任和信赖。

为了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福音启示给人类带来的好处，让我们考虑一下《圣经》中所描述的异教徒曾处于撒旦的权势之下。尽管他们从古代传统（这些传统最初来自于神的启示）和创造与天意的作为中都有所发现，但他们还是背弃了对独一无二永活真神的认识和敬拜，并因此背离了神，实际上将自己置于撒旦及其同伙邪恶天使的权势之下。本著作的前半部分充分证明，在异教徒的世界里，人们崇拜的是被视为邪恶的生命（撒旦、邪灵）。圣保罗的权威向我们保证，“外邦人所祭祀的东西，都是献给恶魔的”；在圣书中，这个词一般都有不好的含义。异教徒的著作中也有同样的说法。

**【奥利（Origen）表达了原始基督徒的普遍意识，他宣称：“对被
称为神的人的崇拜就是对恶魔的崇拜。”】**

普鲁塔克明确断言，他所提到的许多异教徒之间常见的崇拜仪式都是为了安抚和满足邪恶和恶毒的恶魔。他特别指责那些邪恶的恶魔，（它们）认为人祭可以被接受。这一点很容易证明；在异教徒的神灵中，几乎没有不要求向他们献（人）祭的，朱庇特是

其中的佼佼者。我们可以提到一些神谕，它们明确要求用人祭祀。西庇阿神谕也曾多次如此，罗马人对其极为崇敬。事实上，即使在希腊和罗马等文明国家，至少在某些特殊场合，直到我们的救世主降临，甚至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仍在继续献（人）祭。

波菲利反对基督教，笃信异教，这是众所周知的，他甚至宣称埃及神灵的首领塞拉皮斯（Serapis）是埃及人崇拜的最高神。这位博学的哲学家说，邪恶的恶魔非常渴望得到神灵所受的崇拜和献祭：他（波菲利）不仅承认他们受到崇拜，还试图证明这种做法是合理的，因为这是避免他们（恶魔）的愤怒和从他们那里获得世俗的好东西所必需的。尤西比乌斯引用的这同一位波菲利

（Porphyry）引用了阿波罗的神谕，其中规定首先要向邪恶的恶魔献祭，以便为直接见到神灵做好准备。

摧毁在外邦人中建立起来的撒旦王国，废除他们对偶像神灵的崇拜，在人类中建立起可见的王国和对独一无二永生真神的纯粹崇拜，这是耶稣福音的一个光荣目标。在这一点上，以及其他方面，“上帝的儿子为此显现，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当然是真的。约翰一书第三章第 8 节。为此，他委托他的使徒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叫他们脱离黑暗，归于光明，脱离撒旦的权势，归于上帝”。使徒行传二十六 17, 18. 由这些看似卑微和孱弱的工具（即使徒们在世上非常卑微）来执行这一伟大的计划！但这是命令，“要显出这能力的卓越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人”。林后四 7（哥林多后书

4章7节)。

撒旦篡夺的帝国和统治权建立在偶像崇拜和多神教之上，似乎已在异教徒的世界中稳固地建立起来。它已经屹立了许多年，有长期的辩护理由：它有人民的偏见在它一边；它通过地方行政长官的权力和权威、政治家的艺术和狡诈、偶像崇拜者祭司的技艺和影响、哲学家和世间智者的学识和口才得到加强和维护。它与公民宪法交织在一起，被视为国家繁荣和幸福的根本。一方面，它被世间的一切力量和一切恐怖所守护，另一方面，它又被世间的一切浮华和诱惑所诱惑；它还被一切容易谄媚人的恶习、激情、野心和感官的东西所推荐。

【普鲁塔克的《阿马托利乌斯》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文字，从中可以看出，异教徒和哲学家们对“爱”提出质疑或询问其原因，是一件多么荒唐和不虔诚的事情。普鲁塔克在《阿马托利乌斯》中写了一段很有意思的文字，其中有一个人被普鲁塔克称为“庞普提德斯”，他想知道“爱”为什么会成为神，对话者中的另一个人是对话的主要参与者，他似乎表达了普鲁塔克自己的观点，他严肃地对他说：“在我看来，你似乎试图挑动那些不应该被挑动的关于神的观点，你要求每件事情都有一个具体的理由和证明。因为我们祖先和我们国家的信仰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了，我们无法说出、或发明比它更明显的论据。因为这是所有虔诚者共同的根基；如果它的稳固性和既定规则一旦在任何一个事例中受到干扰

和动摇，那么它在所有事例中都会变得不确定和可疑。”—— 这种思维方式和说话方式阻碍了对异教进行改革的所有尝试。每一种这样的努力都被视为高度的不虔诚和无信仰。这充分证明了基督教在颁布之初遇到了来自有识之士和庸俗之人的重重阻挠。】

然而，以被钉十字架的耶稣的名义和精神，福音的第一批传播者刚刚发出，撒旦的有形帝国就受到了明显的冲击。从来没有比基督教在世界上首次出现后不久所带来的变化更突然、更辉煌的了。人们纷纷脱离偶像，转而侍奉永生的真神，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他亲爱儿子的国度。旧有的偶像崇拜和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喜爱的神灵陷入了迷惑之中：偶像庙宇很快就开始被人们大量抛弃，那些自吹自擂的神谕也被打得哑口无言。

【神谕在救世主显现前后不久就被压制了，这不仅可以从基督教作者的明证中得到证明，也可以从异教作者的明证中得到证明。卢坎在尼禄统治时期，也就是我们的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不到三十年，写下了他的《法尔萨利亚》，他感叹道，德尔斐神谕是那个时代最大的不幸之一，他认为它是众神最珍贵的礼物之一，但却变得沉默（即被世人忽视）了。】

【吕西安说，他在德尔斐时，神谕没有给出答案，女祭司也没有得到启示。见他的《法拉里斯》，《歌剧》，第 745 页。阿姆斯特。这同样见于普鲁塔克的论文《神谕为何不再给出答案》。】

在异教徒中被承认和崇拜的“神”，现在却被大量地承认和崇拜那位——“独一的父神，万物出于祂，我们也在祂里面；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万物由祂而有，我们也由祂而有”。他们（世人）摒弃了异教崇拜中许多荒谬和不敬的仪式，受命以纯洁和属灵的方式，用心灵和真理敬拜无限的神。许多人在各个地方向上帝举起纯洁圣洁的双手，通过他自己指定的伟大中保（耶稣基督），向他献上祷告和赞美的灵祭。即使在第一个时代，福音之光也以奇妙的速度传播得很远很广；所以圣保罗说它已经进入了整个世界，西一 6. 23（歌罗西书1章6、23节）；罗马书 x. 18（罗马书10章18节）。而这正是我们的救世主自己明确预言的，当时没有什么比这更违背人类的可能性了，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 14 节。塔西佗（Tacitus）在一段话中提到罗马的基督徒“人数众多”，他在这段话中显明了对基督徒最强烈的偏见；他还描述了尼禄的残暴使基督徒遭受的各种折磨和痛苦。这发生在我们的主受难后的三十多年里。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最博学的异教徒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对其进行合理的描述。波菲利在尤西比乌斯引用的他的一段话中说：“罗马城疾病横行，埃斯库拉庇乌斯和其他诸神都不再与人交谈：因为自从耶稣开始被崇拜以来，没有人从诸神那里得到过任何公开的帮助或好处”。

从普林尼写给特拉扬的著名书信中可以看出，基督徒在他那个时代有多么众多。他说：“这种迷信（即基督教）的传染不仅遍布城市，而且遍布城镇和乡村：神庙几乎荒废，神圣的仪式和典礼长期被忽视，很少有人愿意购买（献给偶像众神的）祭品”。他称基督教为邪恶和不道德的迷信，这表明了他对基督教的强烈偏见；他把他们的过错或错误归结为：——他们习惯于在规定的日子里，天还没亮就聚在一起，对着基督唱赞美诗，就像对着神一样，并通过宣誓要求自己不做任何坏事，不偷盗、不抢劫、不通奸，信守诺言，归还任何委托给他们的抵押品。他还见证了他们的坚韧和恒心，他称之为顽固不化；——（他记载道）“有人说，没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能被强迫向神灵（偶像众神）献酒或乳香、以此亵渎基督”。贾斯汀-玛蒂尔（Justin Martyr）生活在下一个时代的早期，他在前面引述的一段话中说，人类中无论是希腊人还是蛮族人（的地区），没有不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名义向天父和宇宙的创造者祈祷和感恩的。

事物面貌和异教世界宗教状况的这一奇妙变化，是由“上帝所作见证”的福音传道带来的。

神给基督教的第一批出版者（基督使徒与初代基督徒）以——奇迹、各种神迹和圣灵的恩赐、（希伯来书第二章第4节）、神灵干预的明显迹象，唤醒了人类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欣赏和赞美于唯一真神的威严。他们看到了所有假装的、他们的偶像神灵的奇

迹被无限超越。他们看到，作为第一批福音传道者，尽管他们自己外表柔弱可鄙，而且身无长物，但凭着他们从高处来的力量，使他们不仅完成了最非凡的作品，明显超越了任何人或世上所有人的能力或技巧、而且邪灵奉耶稣的名就服了他们。

这些事实不是在角落里完成的，而是在开阔视野和敌人的强烈偏见下完成的。撒旦被我们的救世主征服；基督凯旋而归；甚至连他的仆人都有权胜过撒旦。对此，我们的主是这样表述的：“我看见撒旦像闪电一样从天而降，”《路加福音》x. 18。他（撒旦）曾妄称自己的王位在天上，并僭称神圣的荣誉。但现在，他被胜过；一个可见的教会或王国被建立起来。

总的来说，基督教启示录是在世人最需要它的时候，在人类的黑暗和堕落达到顶峰，古老的原始宗教在各民族中只剩下很少的痕迹的时候向世人公布的。如果《圣经》更早地出版，在对人类智慧和哲学的预期进行充分试验之前，人们就不会认识到，他们如此迫切地需要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神的恩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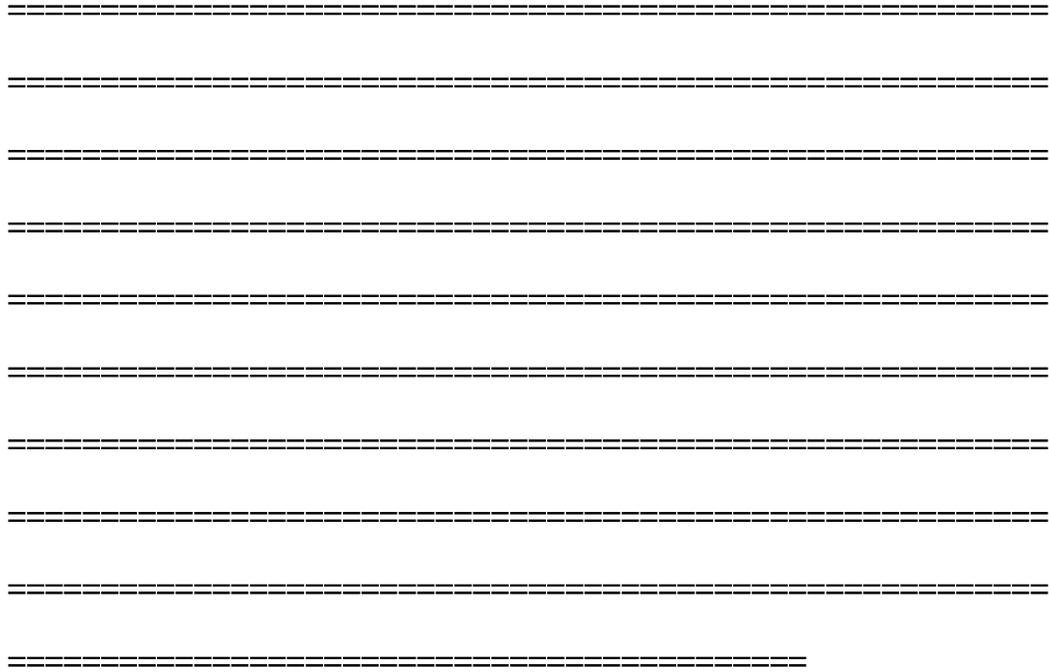
=====

=====

=====

=====

=====



第 XXII 章.

基督教在最合适的季节来到世界。它不是在文盲和未开化的时代传入世界的。此外，它有着犹太教预备体系所带来的巨大优势，以及延续了许多时代的一系列杰出预言，这些预言都指向那位被神圣的智慧和良善任命为人类伟大导师和救世主的奇妙人物（耶稣基督）。除此之外，还可以补充一点，即基督教的启示首次面世时，罗马帝国已将已知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置于其统治之下。它首先在该帝国所属的民族中出版，因为当时该帝国是地球上最文明、最有知识的地区，从那里可以最方便地向其他国家传播。伴随着最杰出、最令人信服的证明和证据，神圣的力量、存在和荣耀，以及它所具有的真理、善良和纯洁等显著的内在特征，它很

快就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尽管它不得不遇到似乎无法逾越的障碍，直到最后，似乎如此牢固确立并盛行了许多时代的异教（偶像众神）的整个体系在它面前倒下了。（目前）这个宗教（基督教）已经传播得很远了；如果基督徒们能够适当地注意保持它的纯洁性，并通过他们的指示和榜样来宣传和推荐它，那么它很可能在此之前就已经被传播得广为人知了。

【韦斯特先生在其出色的“耶稣基督的历史和复活的观察”中，以优雅和惊人的方式描述了基督教必须与之斗争的困难和障碍。】

上帝以他的大智慧和仁慈，可能会采取什么更特别的手段，在（整个地球上的）世界上传播和建立真正的宗教（基督教），我们（事先）无从得知。但圣经中的几段经文教导我们要期待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些经文似乎明确地提到了犹太人将来普遍皈依基督教信仰，以及外邦人的大量涌入。每当这一切发生时，都会展现出令人惊叹的一幕，让我们充满愉悦的惊奇，并有力地彰显出上帝天意的荣耀。

同时，让我们感谢上帝，因为我们通过福音享受到了宗教和道德进步的好处。尤西比乌斯说：“我们救世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对我们来说是多么伟大和令人钦佩啊！它教导全人类以虔诚的思想崇拜上帝和日月之主，整个世界的创造者，而他本身又高于和超越宇宙：不是赞美和颂扬身体的各种元素，而是赞美和颂扬生命、食

物和一切美好事物的赐予者：无论如何都不要崇拜世界的可见部分，或肉体感官可以感知的任何事物，因为所有这些都是事物都具有腐朽的本质；而是要崇拜那不能朽坏的；——唯有“心”，它本身是不可见的，却存在于所有这些事物之中，它是整个宇宙和宇宙中每一部分的建筑师，它在天地万物中彰显其神性的奇妙美德和伟大，它以我们的感官无法感知的方式，以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的智慧理由，管理着整个世界！”

【《青年书信集》的巧妙作者以犹太人的口吻承认了第一批基督徒的虔诚和热忱，——“我们必须承认，有许多伟大的人，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将人类从偶像崇拜中拯救出来；如果上帝的统一性为全世界所知，那么这主要归功于他们”。】

为了正确利用福音启示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让我们高度重视圣经，并将其作为我们信仰和实践的重要准则。所有基督徒都承认圣经具有神圣的权威。它包含了我们神圣宗教的原始记录，以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他的使徒在原始纯洁和简单的状态下从天上带来的启示。如果我们想对基督教有一个公正的认识，摒弃（天主教等）后来的各种添加和篡改，我们就必须仔细查阅这些神圣的神谕（圣经）。如果基督教会一直谨守这一神圣规则，那将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他们就不会在教义、崇拜和实践中陷入那些严重的堕落，而这些堕落在许多人心中造成了对基督教的偏见，异教徒也因此有机会提出他们最可信的反对意见：尽管事实上，这些

（谬误的）事情并不能公正地归咎于《圣经》中所传递的耶稣的宗教（即，而是要归咎于天主教等后来的添加与扭曲）。然而，书面启示录（圣经）的强大优势在于，通过公正的查阅，可以发现（后世的添加扭曲）与启示录（圣经本身）的偏差，并将事物还原到最初的标准。通过《圣经》，即使是庸俗的人自己也可以在最重要的宗教条款方面得到充分的指导，并且可以得到适当的补救措施，既可以抵御别有用心的人的强加，也可以抵御各种形式的偶像崇拜，尽管这些偶像崇拜被最似是而非的借口所掩盖。尤西比乌斯（Eusebius）公正地认为，我们应该高度尊重福音启示录的好处之一，就是它的书籍和教义包含了完美美德的规则，有助于形成真正虔诚的礼仪，这些书籍和教义被传递给男人、女人和孩子，并公开阅读和解释，供所有人使用。

如果我们现在已经认识了唯一的真神，如果不仅是那些学识渊博、深思熟虑的人，而且基督教国家中成千上万的人都对神、对他的天意、对他应有的崇拜有了更公正的认识，甚至比异教徒中的智者和哲学家都更要反对一切偶像崇拜和多神教，——那么这一切又该归功于什么呢，难道不正是照耀在我们中间的神圣启示之光吗？因此，我们应当多么感谢上帝，多么渴望彰显他的赞美和美德，他以他的恩典和怜悯，将我们从黑暗中召出，进入他奇妙的光明之中！当然，我们应该把手中的圣经视为我们所有特权中最伟大、最宝贵的特权。我们应该努力活出上帝救赎主的教义，以圣洁的言行为榜样，成为基督的福音。我们有义务这样做，——

如果考虑到这样做不仅能使我们获得正确的知识和教导，而且还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那就更显而易见了。

我们不仅崇拜唯一的真神，反对一切偶像崇拜和多神教，而且我们面前还有一条完美的道德义务准则，它的所有内容都是公正的，并由神圣的权威和最强大、最吸引人的动机来强制执行；我们还最充分地发现了未来的报应状态，以及一个看不见的永恒世界的重大现实。在这两方面，各国都非常需要非同寻常的神的启示，特别是在我们的救世主显现的时候。